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斯台芬·茨威格

张玉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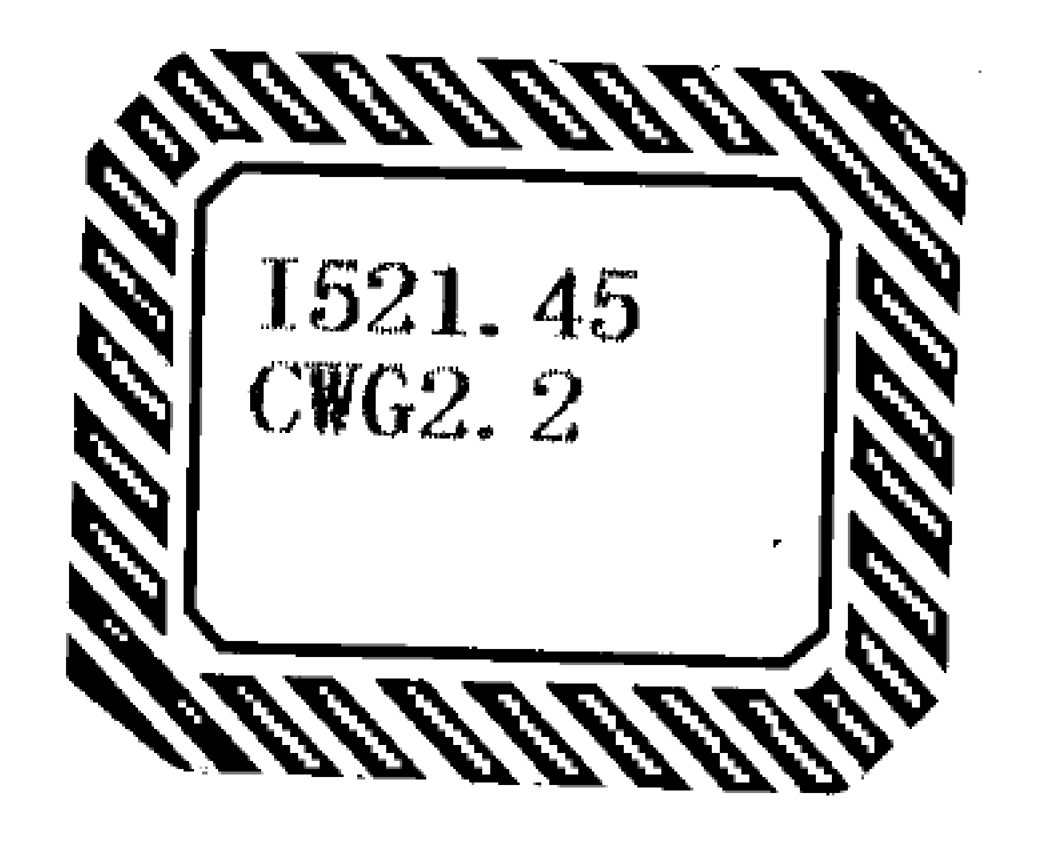
定价：20.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奥] 斯台芬·茨威格

张玉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奥)茨威格(Zweig, S.)著;张玉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7 (2007.9重印)
(茨威格作品集)
ISBN 978-7-5327-4157-1

Ⅰ.一… Ⅱ.①茨… ②张… Ⅲ.短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Ⅳ.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8356号

Stefan Zweig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本书根据菲舍尔出版社1992年德文版译出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Stefan Zweig
斯台芬·茨威格 著
张玉书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月敏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03,000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327-4157-1/I·2321
定价:20.00元

Briefeiner Unbekannten

目录

普拉特尔的春天*

（一个故事）

她像一阵旋风似的从门口冲了进来。

“我的衣服送来了吗？”

“没送来，小姐。”使女答道，“我也不大相信今天这衣服还会送来。”

“当然不会送来了。我知道这个懒家伙。”她嚷道，声音里颤抖着一阵强压下去的抽泣。“现在是十二点，一点半我就该乘车出门到普拉特尔公园去看赛马。这个蠢货害我去不成了，碰巧今天的天气这样好。”

她火冒三丈，苗条纤秀的身子猛地一下倒在那张狭窄的波斯长沙发上，长沙发罩满了毯子和流苏，放在这间布置得光怪陆离，然而俗不可耐的闺房的一角。她没法去参加赛马会，而通常在这种场合，她作为众人熟悉的贵妇和著名美女，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为此气得索索直抖，滚滚热泪从她那戴了许多戒指的手指夹缝里流了下来。

她就这样躺了几分钟，然后稍稍抬起身子，这样她的手便可以

够着那张英国式的小桌，她知道巧克力糖就放在这张小桌上，她机械地把糖一粒又一粒地送进嘴里，让它慢慢融化。她一夜未眠，极度疲劳，凉爽的屋里半昏半黑的光线和她那巨大的痛苦合在一起，同时发挥作用，使她慢慢进入梦乡。

她睡了约莫一个小时，睡得不沉，没有做梦，半睡半醒，还多少意识到一些身边的事情。她非常漂亮，尽管此刻眼睛闭着。平时这双眼睛顾盼神飞，是她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只有那两道精心描过的眉毛赋予她一种社交场上的贵妇人模样。不然，人家此刻真会把她当作一个沉沉入睡的孩子。她脸上的轮廓线条是那样清秀，那样匀称，睡神从她脸上把她因为失去快乐而产生的痛苦一扫而光。

快一点钟的时候她醒过来了，对于自己睡了一觉感到有些吃惊，渐渐地她记起了所有的事情。她拼命打铃，神经质地一再打铃。使女应声走进房来。

“我的衣服送来了吗？”

“没有，小姐。”

“这个该死的家伙，她明明知道我需要这件衣服，现在完了，我没法儿去了。”

她激动地跳了起来，在狭窄的闺房里来来回回跑了几圈，然后把脑袋探到窗外看看她的马车来了没有。

当然，马车已经来了。只要该死的女裁缝来了，一切都会配合得尽善尽美，可是现在她不得不呆在家里。她渐渐产生了这样一

---

* 本篇最初于一九〇〇年十、十一月在艾伯斯瓦尔德的《现代之声——现代文学与批评月刊》第七、八期上连载。普拉特尔系维也纳著名的公园。

个念头：她不幸极了，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女人像她这样不幸。

可是悲伤几乎给她一种快感，她无意中发现，在悲哀中自我折磨有它独特的魅力。在这种感情支配下，她命令使女把她的马车打发走，马车夫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道命令，因为在赛马的这一天他可以做一笔好买卖。

可是她刚看见这辆时髦马车飞驰而去，就已后悔下达了这道命令。如果不怕害臊，她恨不得自己从窗口把这辆马车叫回来，毕竟她是住在维也纳最高贵的地区，住在格拉本街呀。

好，现在全完了。她关在屋子里，像士兵被罚关禁闭，不得离开营房一样。

她闷闷不乐地在屋里乱转。狭窄的闺房里塞满了东西，从最劣等的破烂货到最精致的艺术品，应有尽有，毫无选择，趣味低下。她在这里感到极不舒服，更有那二十种不同的香水混杂的气味和刺鼻的烟味，屋里每样东西都沾上了这种气味。这一切第一次使她如此厌恶，甚至那些黄皮装帧的普雷沃的小说集今天对她也失去了魅力，因为她总是一个劲地想着普拉特尔公园，想着她的普拉特尔和欢乐草场上的赛马。

这一切全都落空了，仅仅因为她没有漂亮的礼服。

这真叫人伤心落泪。她靠在圈手椅里，心灰意懒，又想昏昏睡去，以此消磨这整个下午的时光。可是这法子不灵，眼皮合上，又老是一个劲地硬要张开，想看亮光。

她走到窗前，俯瞰那被太阳晒得发亮的格拉本街的人行道和那上面行色匆匆的过往行人。天空澄碧如洗，空气和煦宜人，她想投身旷野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不觉心急如焚。突

然，她闪过一个念头——独自一人到普拉特尔公园去，既然她坐不上饰满鲜花的彩车，至少也得看看彩车，她可不能不去普拉特尔。这样，她就不必身穿高贵的礼服，穿一身朴素的衣服甚至更好。因为这样一来，别人就认不出她了。

有了这个念头，她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她打开衣柜，挑选衣裙。满眼都是鲜亮刺目、花里胡哨、大红大绿的颜色，看得人眼花缭乱。她挑来挑去，丝绸在她手中沙沙作响，她真不知道挑哪件才好，因为她所有的礼服几乎都有一个明确的意图，就是引人注目，而这正是她今天想竭力避免的。找了半天，终于有一抹天真而愉快的微笑突然浮现在她的脸上。在柜子的一角，她发现了一身简朴的、近乎寒酸的衣衫，满是灰尘，压得很皱。引她微笑的不光是她发现的这身衣服，还有这件纪念品勾起的栩栩如生的往事。她想起那一天，她穿着这身衣服和她的情人一起离家出走，想起她和情人一起享受的许多幸福，然后又想起她以幸福为代价换来华裳丽服的日子，先是充当一位伯爵的情妇，继而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情妇，接着成为其他许多人的情妇……

她不知道自己干吗还留着这身衣服。但是这身衣服现在还在，她很高兴。她换上这身衣服，在笨重的威尼斯大镜子前左右顾盼，不禁对自己的模样感到好笑，她看上去规规矩矩，像一个市民家的姑娘，天真烂漫，像甘泪卿[1]似的纯洁无瑕……

到处乱抓乱摸了一阵，她也找到了与衣衫配套的帽子，然后笑吟吟地冲着镜子看了一眼，只见镜子里有个市民家的少女，穿着星

① 歌德《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

期日的盛装，同样笑吟吟地向她还礼。于是她出发了。

她唇边挂着微笑走到街上。

起先，她感到每个人想必都会觉察到，她其实并不是她装扮出来的那种人。

但是，那在正午的骄阳暴晒下从她身边匆匆走过的稀疏的行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时间去打量她。慢慢地，她自己真的进入了角色，一路遐想，沿着红塔大街走了下去。

这里，一切都在阳光的沐浴下熠熠生辉。星期日的气氛从身着盛装、心情欢快的人们身上传给了动物和其他东西，一切的一切都闪闪发亮，光彩夺目，向她欢呼，向她致意。她目不暇接地注视着五彩缤纷热闹非常的人来人往，这种场面其实她从来也没见识过，她只顾傻瞧傻看，差点儿撞上一辆马车，这时她不禁自语："简直像个乡下姑娘。"

于是她稍微收敛一些。当她走到普拉特尔大街的时候，突然看到她的一位爱慕者乘着时髦的马车和她擦身而过，距离近得她都可以扯到他的耳朵，她还真恨不得去扯一下他的耳朵呢。这时候，她又忘乎所以起来。可是那位爱慕者摆出一副高贵的样子，懒洋洋地把身体往后靠着，竟然没有注意到她。于是她扬声大笑，笑得那位爱慕者回过头来。要不是她飞快地用手绢遮住脸，真说不定会被那人一眼认出。

她兴高采烈地继续往前走，不久就挤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这些人在星期天穿着鲜艳的衣服成群结队地到维也纳国家圣地去朝拜，到普拉特尔公园的一些林阴道上去漫步。普拉特尔河边草

场绿草如茵，林木森森，没有幽径，这些横穿草场的林阴道，宛如铺在绿茵草地上的白色木板。她的疯劲不知不觉地与人群的欢快情绪融为一体。人们被星期天的欢乐气氛所感染，为大自然的迷人风光所鼓舞，全然忘记了星期天前后那六天的枯燥无味和繁重劳动。

她卷在人流中，像大海里的一朵浪花，漫无目标，毫无计划，却在充满活力的欢呼中不断喷吐着水花，向前翻腾。

她几乎要庆幸女裁缝忘记给她送衣服了。因为她在这里体验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幸福、自由，简直和童年时代初游普拉特尔时差不多了。

这时，那些记忆和画面又纷纷浮现出来，只是被那欢乐的情绪镶上了一道光亮的金边。她又想起了她的初恋，但并不是像人们在回忆不愿触及的事情时那样带着悲伤别扭的心情，而像是回忆着一种命运，一种使人想重新再经历一次的命运，那只是奉献而不是交易的爱情……

她继续向前走，沉浸在往事的迷梦之中，人群中嘈杂的欢声笑语对她来说变成了汹涌澎湃的滚滚涛声，她分辨不出单个的声音。她独自一人畅想着。往常，她在自己房间里躺在波斯长沙发上无所事事，向宁静、滞重的空气喷吐一个个烟圈的时候，从没有想过这么多……

突然，她抬起头来。

起初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只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给她的思想突然蒙上一层难以看透的轻纱。现在，她抬头一看，发现有一双眼睛总是注视着自己。尽管她没有朝那儿看，但她那女

性的直觉，正确解释了把她从梦中惊醒的这道目光。

射出这道目光的是一双深色的眸子，镶嵌在一张年轻人的脸上。尽管小胡子长得浓密，这张脸依然流露出稚气，十分讨人喜欢。论穿着，此人像个大学生，扣眼里插了一朵民族党的党花，这只能更加证实这一推测。一顶圆顶宽边毡帽斜遮住他脸上柔和而规则的线条，赋予那颗普普通通、几乎可说极为平常的头颅一些诗人的丰采和理想的成分。

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轻蔑地皱起眉头，高傲地把目光移开。这个普通人想在她身上转什么念头呢？她可不是郊区来的姑娘，她是……

突然，她中断了思路，眼睛里重又闪出不安分的笑意。适才片刻间，她又自认为是社交场上的时髦女子，完全忘记了自己已经戴上了市民少女的假面。她的乔装打扮这样成功，她孩子气地感到得意非凡。

这年轻人把她的微笑理解成一种鼓励，便走近她，目不转睛地盯住她。他试图使自己脸上表现出一种必胜的信心和男子气概，但是徒然。那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样子，一次又一次地把刚强的表情扫得一干二净。而这正好是他讨她喜欢的地方，因为男人表现出含蓄和收敛对她来说是那样的陌生。这年轻人身上还没有消失的稚气给她带来了一些从未体验过的感觉，一种崭新的强烈感受，它又是那样自然，简直无法比拟。大学生十几次地张开嘴，想跟她搭讪，可是到关键时刻，又总是由于畏惧和羞怯而作罢。仔细观察这个大学生一而再再而三欲语又止的样子，对她来说简直像看一出无限幽默的喜剧。她不得不使劲咬住嘴唇，免得冲他笑出

声来。

这年轻人还有一个优点——他眼睛不瞎。他清楚地看到她漂亮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流露出了真情，这使他勇气倍增。

突然，他一下子没头没脑地说起话来，彬彬有礼地问道，他是否可以陪她一程。他没说任何理由，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因为他尽管绞尽脑汁，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

尽管那年轻人准备了很长时间，可是在他提问的一刹那，她仍然大吃一惊。她该接受吗？为什么不呢？千万不要马上就想这事情该如何收场。既然她已经是市民少女的装束，也得扮演一下这个角色。她也要像市民少女一样，与自己的爱慕者一起去逛逛普拉特尔公园，没准这还很有趣呢！

于是她决定接受邀请，便对他说，她很感谢，不过他还是不陪她为好，因为这会占去他很多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肯定回答就隐藏在这个原因从句里。

他马上明白了，便走到她身边。

不久两人便滔滔不绝地交谈起来。

这是一个快快活活的年轻大学生，离开高等文科中学还没几年，他从中学带来一股子奔放的疯劲。人生的经历他还很少，虽说他以少男的方式不知爱过多少次，但大多数年轻人向往的“艳遇”，他即使不是毫无体验，也少得可怜，因为他缺少获得这种经历的首要条件——大胆进取的勇气。他的爱情往往只停留于暗自思慕，表现为小心翼翼地远处观赏，沉醉于诗句和梦境之中。

相反，她却吃惊地发现自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大话匣子，对什么事情都关心起来，并且突然间又操起她从前说的一口维也纳方

言。这种方言她大约有五年没说没想了，她似乎觉得这五年风流放浪的生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又变成了那个身材纤瘦渴望生活的郊区少女，如此迷恋普拉特尔公园和它特有的魔力。

她不知不觉地跟他一起慢慢离开了大道，脱离了喧嚣的滚滚人流，走进了春意盎然的普拉特尔广阔草场。

枝叶繁茂的百年老栗子树，浓阴匝地，翠绿一片，宛如巨人高高矗立。那缀满花朵的枝桠沙沙作响，像恋人们在悄声细语互诉衷肠，白色的花絮宛如冬日的雪花飘洒在翠绿的草丛里，落英成阵组成奇特的图案。一股甜蜜而浓郁的芳香从泥土里喷涌而出，紧紧依偎在每个人身上，贴得又紧又近，以致人们无法明确意识到获得了什么样的享受，而只有一种甜蜜舒适的朦朦胧胧的感觉催人昏昏欲睡。天空像蓝宝石的拱顶笼罩在千树万木之上，湛蓝明亮而又清纯。太阳为它精妙绝伦、亘古长存、无可比拟的创造物——普拉特尔的春天洒上万道金光……

“普拉特尔的春天！”

这个词组生动具体地飘在空中，大家都感到身边有它深深的魔力，人人心中都产生了一种万物萌发繁花盛开的感觉，一双双情侣手挽着手穿过广阔无垠的草场，洋溢着幸福，孩子们还不熟悉这种幸福，却感到内心的冲动迫使他们欢呼雀跃手舞足蹈，那快乐的声音随着轻风远漾，消失在密林之中。

普拉特尔的春天像荣耀的光轮普照在这些摆脱了繁重工作的幸福的人们身上。

他们两人丝毫没有感觉到这魔力也已经慢慢萦绕在他们心上。渐渐地在他们的欢快戏谑之中渗入一丝知心朋友间的亲密，这可是

一位不请自来，但是颇受欢迎的客人。他们变成了好朋友，他遇见这位活泼开朗、快活迷人的姑娘，感到满心喜悦，她那旁若无人放浪形骸的神态使她看上去活像一位乔装的公主。她也喜欢这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而她与这个小伙子合演的这场喜剧，现在她自己也有些认真了。她穿上了过去的衣服，也找回了过去的感觉，她又渴望着一种幸福，那初恋的幸福……

她感到，她仿佛希望现在她是初次经历这种感情，那化为玩笑的赞赏，那隐而不露的渴望，那单纯宁静的幸福……

他轻轻挽住她的胳膊，她没有拒绝。他给她讲了好多好多事情，讲他的少年时代，讲他的种种经历，然后，讲他名叫汉斯，正在上大学，他非常非常喜欢她。他讲这些的时候，她感到他温暖的呼吸吹到她的发际。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她求爱，使她因快乐和幸福而浑身颤栗。求爱的话她听过千百遍，有些人也许说得更美妙，她也接受过许多人的求爱，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求爱的表白像今天在她耳际低声道出的发自内心的朴素话语，使她的面颊变得绯红，发出光彩。他的声音因内心激动而微微震颤，这些发颤的话语听起来犹如一场人们渴望着亲身经历的甜蜜的梦，轻微的颤栗渐渐传遍她的全身，她幸福得浑身哆嗦起来。她觉得他的手臂越来越重地压着她的手臂，这男性的力量狂野、强烈，透着柔情蜜意，使她感到如醉如狂。

他们已经走进辽阔无边、人迹罕至的草场，只有汽车的轰鸣偶尔传来，声音轻微，犹如喃喃人语。时而万绿丛中会有鲜亮的妇女夏装闪现，宛如白色蝴蝶，又继续自顾自地翩然飞去。很少有人声传到他们耳际。宇宙万物都像不耐日晒，疲倦地沉入了酣梦之

中……

只有他的声音不知疲倦地、在她身边温存地诉说着千种柔情，万般蜜意。一句比一句亲切，一句比一句奇妙。她昏昏沉沉地听他诉说，就像入睡时恍恍惚惚听着远处飘来的一首乐曲，听不清一个个音符，只听见音响的节奏和旋律。

当他用双手捧住她的头吻她的时候，她也不作反抗，那是长长的、深情的一吻，里面包含了无数埋在心底表示爱情的话语。

这一吻驱散了她的全部记忆，她觉得这是平生得到的第一个爱之吻。她想和这个年轻人演的这场戏现在变得生意盎然，感情充沛。她心中萌发了一种深挚的爱，使她忘记了自己的全部过去，就像演员演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时候，感到自己真是国王或者英雄，不再想到自己的职业。

她觉得，仿佛发生了一个奇迹，使她可以再一次体验初恋的滋味……

他们就这样漫无目标地走了几个小时，手挽着手，沉浸在脉脉柔情的甜蜜醉意之中。晚霞烧红了天幕，树梢像漆黑的手指插入赤红的天空，暮霭浓重，树木的轮廓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朦胧，晚风习习，树叶瑟瑟作响。

汉斯和莉泽——平素她总管自己叫莉齐，此刻她觉得“莉泽”这个儿时的名字突然变得如此可爱、可亲，于是她就告诉了他这个名字，——转身向普拉特尔公园走去，远远就能听到公园里人声鼎沸，夹杂着各式各样无奇不有的喧闹声。

形形色色的人流从一个个灯火耀眼的小摊前涌过，有手挽情人的士兵，有活泼开朗的年轻人和纵声欢呼的孩子们，他们在见所未见的稀罕玩意儿面前流连忘返。四周声音嘈杂，震耳欲聋。好几个军乐队和其他乐师们拼命吹奏争相压过对方的声音。小商贩用已经沙哑的嗓子连声夸奖自己的宝贝。游艺靶场的射击声和不同音域的童声混杂在一起。举国上下都挤在一处，三教九流各有代表，怀着各自的心愿，那些摊贩和店主尽力去满足这些愿望。这一大堆人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却汇成浑然一体。

对莉泽来说，这个普拉特尔公园简直是一块新发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找回的童年乐土。以前，她只知道那条主要的林阴道和上面蔚为壮观的车队漂亮而又高贵，但是现在，她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迷人，活像一个孩子被带进玩具商店，贪婪地抓向每一样东西。她又变得快快活活、疯劲十足，那梦幻的、近乎抒情的情绪烟消云散。他们像两个淘气的孩子，在无边的人海里欢笑着、嬉闹着。

他们在每一个小摊前都要停下来，乐不可支地欣赏摊主们以极其滑稽的样子用单调而夸张的叫声招徕顾客，快看："世界上最高的女人"，"欧洲大陆上最矮的男人"，或者请看柔体杂技演员、女算命先生、怪物、海底奇观等等。他们坐旋转木马，请人算命，什么事情都干，他们是那样的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大家都吃惊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又过了一会儿，汉斯发现，肚子的问题也该解决了。她欣然同意，他们便一起走进一家稍稍远离热闹人群的酒店。在那里，喧嚣的人声渐渐变成持续不断的嗡嗡声，越来越轻，越来越静。

他们坐在一起，紧紧依偎着。他给她讲各种各样欢快的故事，并且善于巧妙地在每个故事里安插进一些奉承话，让她总保持愉快的心绪。他给她取了好些滑稽的名字，把她逗得捧腹大笑，他又故意做出一些傻事，让她乐得尖声大叫。她平素喜欢自我克制保持高贵平静的神气，现在变得从未有过的纵情奔放。童年时代的故事她早已忘却，如今又重新忆起，那些早已从她记忆中消失的人物形象，如今又重新浮现，并且以幽默的方式汇集在她的脑海中。她像中了魔法，和原来判若两人，变得更加年轻。

他们就这样一起聊了很久……

黑夜早已带着浓黑的面纱来临，却没有驱走傍晚的郁闷。空气滞重，犹如一道沉重的魔障。远方，一道闪电打破越来越深沉的宁静。渐渐地，灯火阑珊，游人四散，大家向着不同的方向各自回家。

汉斯也站起身来。

“来，莉泽，我们走吧。”

她跟着他走，他们手挽着手离开幽暗而神秘的普拉特尔公园，最后几盏彩灯像闪闪发光的猛虎眼睛在簌簌作响的树丛中闪烁。

他们走过洒满月光的普拉特尔大街，没有多少行人，街道也已沉睡安息。走在石子路上，每一步都引来很响的回声。幢幢人影怯生生急匆匆地从路灯旁一闪而过，街灯漠然地发出微弱的幽光。

他们没有谈论归途的方向，但是汉斯默默地充当起向导的角色。他是在向自己的住处走，这点她预感到了，却不想说出口来。

他们就这样向前走，很少说话。他们走过多瑙河大桥，接着

穿过环形大道，走向第八区。这是维也纳的大学生区。他们走过维也纳大学那闪闪发光的用石块砌成的宏伟建筑，路过市议会，向着狭窄寒碜的小巷走去。

突然，他开始对她说话。

他向她倾诉着炙热灼人的话语，用火烧火燎的色彩吐露出青春爱情的渴望，那是只有在最热烈的欲念支配下的瞬间才能说出的最炽烈的话语。在他的言词中，隐匿着一个年轻生命对幸福与享乐的无限向往，对爱情的最迷人的目标的全部狂热的追求。他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语流越来越奔放，欲望越来越强烈。他的话语犹如贪婪的火焰腾空而起，男人的天性在他身上升到了最高点。他像乞丐一样苦苦恳求着她的爱情……

听着他的这番话，她浑身颤抖。

醉人的词句和狂野的歌曲，在她耳中汇成一片令人痴迷的喧腾。她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但他急切的催逼在她心中引起强烈的欲望，驱使她去靠近他的身体。

她终于答应把以往曾经成百次地像打发乞丐似的给与别人的东西，像一件价值连城、精美无双的珍奇礼物似的馈赠给他。

在一座古老而狭小的房子前面，他停住脚步，按了一下门铃，眼睛里闪耀着极度的幸福……

门很快地打开了。

他们先快步穿过一条细长阴湿的过道，然后是好多好多狭窄的旋转楼梯。但是这些，她都没有注意到。他用强壮的双臂把她像羽毛似的抱上楼梯，他的双手由于期待快乐而颤抖，这颤抖也传到了她的身上，与此同时，她如历梦境般向上飞升。

爬到楼上他站住了，打开一间小屋。这是一个狭小昏暗的房间，需要费尽目力才能辨明屋里的陈设，因为一条破烂的白色窗帘遮住了狭小的天窗，稀疏的月光就洒在这窗帘上。

他把她轻轻放下，然后更加冲动地抱住她。无数的热吻涌入她的血脉，她的四肢在他的爱抚下颤动不已，她的话语化为充满渴望的低吟……

房间昏暗而又狭小。

但是，无边无际的幸福充溢于屋里安宁而满足的静谧之中。爱情的灼热阳光照亮了这深沉的黑暗……

时间还早，也许才刚到六点。

莉齐刚才重新回到家里，回到她自己漂亮的闺房。

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扇窗户敞开，呼吸早晨新鲜的空气，因为那混浊的、甜得发腻的香水味道实在令她恶心，这香味使她想到眼前的生活。过去，她漠然地容忍了生活的现状，不去深想，盲目顺从，听天由命。但是昨天的经历像一缕清新愉悦的青春幽梦落入她的命运，使她突然产生对爱情的渴望。

但是她感觉到，她已无法回头。马上就会有她的一个崇拜者上门，接着是另一个。想到这儿，她悚然一惊。

她害怕这渐趋明亮、更加清晰的白天……

但是她又慢慢地开始回想起昨天，它像行将消散的阳光照进她如此昏暗、阴郁的生活。她忘记了即将到来的一切。

在她唇上闪着一缕孩子般的微笑，那是一个清晨从美梦中醒来的幸福的孩子。

十字勋章*

一八一〇年，战争年代[1]。在加泰罗尼亚[2]的行军大道上，尘土飞扬，犹如一股焦煳味甚浓的滚滚乌云，向着霍斯塔尔里希移去。西班牙人正拼命保卫这座城市，法国人则不停地向它发起冲锋。有时吹来一阵懒洋洋的风，打开了这片白色的纱幕，影影绰绰的沉重车辆，队伍松散的士兵行列，无精打采地向前迈步的马匹，从纱幕中涌现。这是一支运送给养的队伍，一位久经沙场的上校率领他的部队为之护送。白色的道路蜿蜒曲折地从丘陵起伏的地里爬了出来，向着一座小树林延伸过去。映着西沉的落日，树林像燃起一片紫焰，镶着火红的滚边。尘土的浓云不疾不徐地滚进林木的浓阴之中，树林正沉寂地期待着这支车声辚辚的队伍。

蓦然间一声枪响，像支火箭从昏黑中响起。显然是个信号。接着便是密集的致命的连发枪响，射向这支陷在林中的车队。左右两边都有士兵倒下，他们都还来不及抓起步枪，受惊的马匹嘶叫着扬起蹄子向前猛冲，车辆翻倒，或者沉重地相互撞击，挤成一堆。上校一眼便看清形势：抵抗是疯狂之举，逃跑则是危机四

伏。他大声喊叫，像军号一样盖过了喧闹。他下令向侧翼发起进攻，把运输车和伤员全都交给敌人。小鼓手狂热的双手敲击战鼓，鼓声隆隆，激烈热狂。法国人散乱不成队形，来势凶猛，不可阻挡，冲向道路左边，跳进树林深处。林中的树木也开始奇怪地活跃起来。树梢不堪重负，不停摇晃，从树上落下阵阵霹雳，黝黑的人影像黑蛇似的从树枝上滑下，有时候，人的躯体犹如一只硕大无朋的果实，从树上掉下，枝桠还使劲地颤动不已。法国人的刺刀盲目地向暗处猛刺，他们拼命向前扫荡，以便夺取高处林木稀疏的空地。面对法国人的刺刀，埋伏在灌木丛中的西班牙人纷纷向后撤退。与此同时，枪声喊声汇成一片，激起令人心悸的回响。上校身先士卒，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擎着佩刀，冲在前面。突然之间，他的手一阵痉挛，手臂僵硬地停在空中。他的脚缠在一个树根上，他倒了下去，脑袋沉重地撞在一棵树上，他跌进一片灌木丛中，什么也看不见，枝条猛地弹了回来，在他头上合在一起。在这昏死过去的人身旁，战斗不顾一切，继续进行。

等上校睁开眼睛，他独自一人躺在昏黑之中，周遭一片寂静。在他头上，枝条在昏暗朦胧的夜空中摇曳、摆动，夜风过处，飒飒有声。他想抬起头来，感到唇上有血。他模模糊糊地想着，一面用手摸着划破的痕迹。这是树上的枝条在他倒下时留在他

---

* 本篇最初于一九〇六年一月六日发表在柏林《民族》杂志上。

① 一八〇四年拿破仑登基，成为法兰西帝国的皇帝，在战胜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三国的联军之后，于一八〇七年挥师西向，出兵葡萄牙，第二年侵入西班牙，占领马德里，立其兄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于是开始了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军，捍卫自由的英勇斗争。一八一一年拿破仑被迫从西班牙撤军。这篇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② 西班牙的一个行省。

脸上的伤痕。现在回忆活跃起来。从他们遭到伏击的地方，隐隐约约有上了套的马匹和滚动着的车轮汇成的杂乱的声响随风传来，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显然，打了胜仗的游击队正把战利品运走。这最初的回忆便夹杂着沉重的痛苦：上校感到，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前途如何，将由命运决定。他孤零零地独自一人呆在一座陌生的树林里，独自一人呆在敌人的国度里。他的佩刀一闪，脚下的树枝喀嚓一响，就可能把他出卖，变成暴民的战利品，无法自卫，备受酷刑。自从奥杰罗①在大小通衢上插满了立即行刑的绞架，西班牙人不经审讯，就地正法，法兰西人便在被西班牙人放弃的村庄里找到可怕的复仇痕迹，被文火活活烧死的士兵的尸体活像焦炭，吊在木桩上的俘虏的尸体正在腐烂，死者经受了诸般酷刑、残暴对待，景象可怕，惨不忍睹。凡此种种，此刻闪电似的涌上他的脑际，迅急异常，分外刺眼，他不由得一阵哆嗦，就像得了热病。预示灾难的树林把他俘获，在他身边发出越来越阴沉的喧闹。

上校静心思忖，把一切冲动激烈的念头全都一一排除。只能逃去，黄夜从林中遁逃。或者向霍斯塔尔里希逃去，或者回到大道上去，直到他重新遇见法国军队。反正要不惜一切代价逃走，这点他感觉到了，尽管想到他处境可怜无力抵抗，心里感到烧灼般的疼痛。浮在树梢上的半明半暗的微光迫使他暂时还无法采取行动。他紧闭着嘴唇，眼里冒火，躺在树丛底下一动不动，不得不还等待着，等到圆圆的月轮从夜雾中浮出，泛出绿幽幽的微光，移到

① 皮埃尔·弗朗索瓦·查理·奥杰罗，拿破仑手下的元帅，率领法国大军进攻西班牙。

天顶。

他不得不侧耳细听地面的每一种声响，夜风的轻微的颤动，树林深处传来的每一声鸟叫，晚风吹拂后微微摇摆的枝桠的呻吟。回忆起在埃及度过的无尽的长夜，想起那硫磺般黄色的夜空充满了无边无际的沉寂和难以名状的威胁，他至今还不寒而栗。无援无助，被人抛弃，这种念头沉重地悬在他的心上。

终于熬过了几个小时。树林沐浴着寒冷的月光，像是结了冰。他手脚并用地爬回到他们遭到伏击的地方，浑身发抖，倒不是由于恐惧，而是因为不知在期待着什么而心里发急。他极端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爬过一个个盘根错节的灌木丛，越过暴突虬结、散布遍地的树根，这无穷无尽的谨慎，对于五内如焚的他来说，真是极端可怕的痛苦。从一棵树爬到另一棵树，他觉得路途遥远无止无尽。终于，透过路边睡意浓重的暗处，大路泛出亮光，犹如池塘一样明亮。

他舒了口气，站直了身子，现在可以在这荒无人迹的路上快步往回走去了，他手里握着手枪，拿着佩刀，时刻准备应变。这时——他吓了一跳——有个影子在他面前掠过，又跑了回来，然后跑来跑去，模糊不清可是感觉到宛如一股冷气。

上校握紧了手枪，眼睛直瞪着树木当中的暗处，可是没有任何声响。别忙，又有一个影子缓缓地、不停地爬到大道的碎石上面，又不安地退了回去，似真似幻，行将幻灭。黑夜中的一个幽灵，像钟摆似的来来回回，神秘莫测，声息全无。上校屏住呼吸，迈步向前。他抬起眼睛，仰望月光，不由得浑身猛地一哆嗦。

就在他头上，在一株小橡树伸出的枝干上，挂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尸体，在灰白色刺眼的月光映照下闪着白光，阴森可怕，它像一道影子缓缓地在大道上来回摆动，他那受惊的目光从一棵树移向另一棵树，这可怕的景象一再重复。好多死人，高高地挂在树梢上，和树阴汇成一体，在鬼气森森、若明若暗的微光中泛出苍白的颜色，似乎在用奇特的手势向人招手，白森森的尸体在风中不安地乱摇乱摆。上校看到他士兵的熊皮帽子高高地扣在这些扭曲的脸上，显出一副嘲弄人的神气，他嗓子里喷出的呼吸发出疾喘的声音。他的士兵，骁勇剽悍的家伙，昨天他还傍着篝火和他们说笑，如今被这帮土匪，这帮强盗，被这帮西班牙人像小鸡似的拔了毛，挂在树上活活吊死，不仅遭到杀害，还备受凌辱、蹂躏、耻笑！他腾地跳了起来，愤怒得脚步踉跄。他发疯似的想干点什么，便挥拳向那坚硬的树木猛槌。然后又咬紧牙关扑倒在地，猛拔树根，想到自己无力反抗，痛苦万状，浑身发烧，心里说不出的愤恨，心心念念，只想干点什么，大声咆哮，挥拳猛击，拔刀乱砍，拼命杀人。在他心里升起一股势不可挡的迫切欲望，激起一阵交织着绝望心情的怒火。阴影继续不断地投向大道，林中不时传来低沉的呼啸！多年来上校第一次感到眼睛发涩，第一次连同一声诅咒把拿破仑的名字从他的嘴里吐出。是拿破仑把他派到这个满是杀人凶手和毁尸暴徒的国家来的。这股一筹莫展的灼热怒火在他胸中翻腾，在他手里似乎迸涌出烈火。

突然听见一些声响！是脚步声……一秒钟之间血液凝固，呼吸停顿。满腔怒火和全部思想全都化为热切的期待。的的确确是脚步声，是急步走来的脚步声。一个影子已经出现在那边的树木之

间，就在大道弯进树林里去的那个进口处。暗中等待的上校本能地爬进浓阴深处，手里使劲地握着武器，他在幽微的月光下认出来者是一个西班牙人，胸脯便沉重地喘息着，暗暗发出欢呼，也许是个信使，一个牧人，一个掉队的士兵，一个散兵游勇，一个农夫，也可能只是个乞丐——但是——他的手在发烫，在抽动：一个西班牙人，一个凶手，一个无赖，愤怒和意志融成一体，变成一个目的，埋伏在一旁的上校让那个赶路的西班牙人往前走一步，接着便发出一声低沉的怒吼，扑向那惊恐万状的人，用左手痉挛地捏住他的咽喉，手指使劲，硬把他的惊呼压了下去。然后——他无比欢快地看了一眼那人在拼命挣扎时突出的双眼——把刀子刺进他这牺牲品的背部，起先动作缓慢，残忍而又深思熟虑地享受着自己的行动。接着，怒火涌来，他便一刀接一刀刺个不停，越刺越快，扎向背部，扎向咽喉，越扎越猛，最后刀刃在脊椎上一滑，锋刃刺到他自己手上，一阵刺疼，热血渗出，使这发疯的人又清醒起来。他像感到恶心似的把尸体从身边推开，尸体便像陀螺似的滚进沟里，一声闷响，摔在沟底。

他把清冷的夜间空气深深地吸了一口。他觉得自己又轻快无比。既无愤怒，亦无恐惧，不再担忧，不再悔恨，也不再激动，他只感到凉爽的空气像月光一样清凉似水，被和风鼓动，从唇上流过。他的四肢百骸又充满了力量、勇气，他匆匆思索一遍：他挺直了身躯，又感到自己是拿破仑麾下的上校。他气定神闲地平平稳稳地从过去想到未来。那个被他一时鲁莽、盲目怒火之中杀死的人的尸体想必会把他暴露出来：这点他看得非常清楚。他弯下腰去看看那张扭曲变形的脸，它似乎在摇曳不定的月光下活动，具有鬼气

森森的生机，一双玻璃珠似的眼睛凝视着他，神情阴森可怕。但是上校既不感到恐惧，也不感到后悔，甚至都没感到一时心悸，毛骨悚然。他毫无畏惧地一把抓住那具尸体，穿过不由自主地纷纷折断的树丛把它拖到他先前的藏身之地，把那沉重的尸体随随便便地扔进树丛之中。他长长地吁了口气。身上再也不感到热血汹涌，但是疲劳开始沉重地压到他的身上。经过这么多小时可怕的紧张情绪，他精疲力竭。清晨想必已经不远，叶丛里露出的月光已更加微弱。逃走已经太迟，他只好放弃，也不思考新的逃遁的可能性。他实在疲惫不堪，便卧倒在地，离开那具死尸不到两步。他睡得又死又沉，就像在意大利、奥地利战场上，置身于死亡的孤寂之中。

经过这惊吓恐怖的黑夜，上校在云霭弥漫的昏黄晨曦中醒来，被晓寒冻得浑身发抖。他一面使劲咽下咽喉里直往上涌的苦味，一面考虑这走投无路的绝境。一眼就会让人认出是个军人，又不会说本地的语言，他绝不能贸贸然从这座在他四周阴森森地不停喧响的树林迈出一步。他又只好再等，无所作为地干等，直到晚上，只好寄希望于过路的法国军队，寄希望于闻所未闻、不大可能的事情发生。慢慢地在他肚子里响起另外一个声音，活像一个不停咬噬的野兽，焦躁不安，令人难受：饥饿正在拼命折磨他的五脏六腑。口渴难耐，嘴唇干得发痛。一个充满各种苦难的可怕的一天开始了。他拔出树根来吮吸那带有土腥气的水分。思想也像这苦涩的水分，折磨着他的脑子。他心神不定地摆弄着手里上了膛的手枪，这一枪就可以把一切全都了结。可是就这样像头野兽似的在一片树林中无谓地丧命，未经战斗，远离部队，他感到痛苦，这也有伤

他的自尊心。就是这种痛苦和自尊阻止他扳动枪机。他忍受着这沉重的痛苦，躺在地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从清晨直到夜晚，漫长得像是永恒。在他周围，生活以含有讥嘲意味的同样节拍远行：从大道上有时传来过路人匆匆走过的脚步声，片刻工夫打破那可怕的孤寂，然后又是几个小时，只有飒飒的风声和树枝的呻吟。没有人走近，来打破这无影无形的囚牢的铁窗。他躺在林中，手脚无力，额头滚烫，犹如一个倒在沙场上的伤员，向着空旷的天宇呻吟，树林向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散发出缕缕湿气。

熬过几小时难以名状的疯狂痛苦，终于太阳西沉，斜阳满天。随着夜晚降临，他也作出一个绝望的决定。上校猛地一下子脱下身上的衣服，扔进黑暗之中，然后摸索着进入落叶乱堆的地方，那个被杀害的西班牙人的尸体就脸朝下躺在那里，他刨出这具尸体，剥下一件件衣服，从死者痉挛的手里扯下那件沾满鲜血的披风。为坚定不移的最后决定所驱使，他毫不恐惧地套上这身西班牙服装，把披风披在背上，披风背上有一道宽阔的、湿漉漉的痕迹还往衣服上滴血。他想就这样逃走，想去乞讨面包，想止住那把他身体撕裂的令人窒息的干渴，想从这恐怖之网，这死亡之林中逃脱。他想到人群中去，不愿再像一头野兽似的栖息在死尸中间，为恐惧和饥饿所驱使，他想回到他的部队里去，回到他的皇帝①身边，即使丧失荣誉，他也在所不惜。看到他的军装像个尸体似的弃在一旁，他的嗓子哽咽，直想抽泣，他穿着这身军装参加过二十次战役，这军装几乎和他合为一体，就像母亲怀着她的婴儿，

① 指拿破仑一世。

但是饥饿驱使他离去，向大道，向朦胧的夜色走去。等他回头，最后一次回头告别，他透过泪光看见有东西像眼睛似的闪闪发亮，这是一枚十字勋章，是拿破仑亲自在战场上别在他身上的，这可不能丢弃，他用那把血淋淋的匕首把十字勋章割下，放在兜里，然后向前走去，急匆匆地快步走向大道。

他知道，离开树林不到一英里，有一个荒凉的小村庄，连队曾在那里休息过，——饥火如焚，脉搏急促，折磨得他心慌意乱，他模模糊糊地记起广场上有一口圆井，他们曾在那里饮马。西班牙人一张张阴鸷的面孔，这些叛徒使劲克制住的嘲讽的神气，也在他记忆中浮现，但是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消失在他惟一尚存的感觉之中：饥饿！于是他几乎摇摇晃晃地沿着已经昏黑的大道快步走了下去，把脸深深地埋在帽子里，他跑啊，跑啊，以便在奔跑中把一阵阵直往上翻的饥火硬压下去。他就这样气喘吁吁地急急跑着，直到他终于看到眼前显出黑影，鳞次栉比的狭小房屋，从逐渐西沉的落日暗云中浮现出来。他摸索着走向广场。先让喷涌不停的流水灌进他的咽喉，把双手和滚烫的额头贪婪地浸入那清凉的泉水之中。经过数不尽的时辰，舒适的感觉第一次流贯他的全身。但是接下来，他又感到饥饿的巨拳从他身上伸出，猛推着他走向第一扇门。他惴惴不安地敲敲那扇朽坏的门，一个老太婆长着一张满是皱纹的黄脸，把门只打开一条缝，用凶恶、怀疑的眼睛直瞪着他。他用哑巴的手势指指嘴唇，做出一副哀求的样子。他那军人的心此时此刻已经死去，埋葬在那上边的林中，和他的佩刀和军装埋在一起。老太婆摇摇头，别过脸去，想把门关上。但是这个饿汉，被饭菜的油腥味，被屋里溢出的烟熏气弄得晕晕乎乎，忘记

了全部自尊，成了一头只有疯狂欲念的野兽。他一把抓住那惊恐万状直往后退的老太婆的胳臂，向她哀求。在他眼里，疯狂的火焰强烈地闪动。老太婆一句话也不回答，而是把那笨重的门砰的一下关上，打在那挤进门来的人的额上，打得他昏昏沉沉地趔趄着直往后退。一句狂野的法语诅咒从他喉咙里喷出。上校惊慌失措地回头张望，谢天谢地，没人听见他的咒骂，他还可以继续装聋作哑地去乞讨。他便痛心疾首地去讨饭，挨家挨户地乞讨，最后终于讨到几片黄麦面包，手里拿着五六枚湿漉漉的橄榄。他三口两口贪婪地把它们都咽了下去，夹杂着饥饿、恶心和耻辱，像头野兽似的狼吞虎咽，目光呆滞，表情丑怪。还没有走过村子里最后一间黑黝黝的棚圈，他已两手空空。

周遭弥漫着浓重的黑夜的阴影，一个可怕的问题随之涌上他的心头。现在上哪儿去？他想逃走，沿着车队来的那条路逃回去。可是此刻他的双脚像灌了铅一样。浑身的活力都已消失殆尽。自从他穿上这陌生的衣服，挨门挨户地乞讨，勇气和胆识全都丧失，求生的意志变得疲弱、迟钝。沉重的睡意充满了他的全身。不知不觉地，他又机械地拖着脚步回到那拘囚他的树林之中，这座林子似乎以一种神秘的力量留住他、诱惑他。他曾经和他的士兵一起欢快地无忧无虑地走过的那条大道又把他引到林中，死神曾经在那里窥伺他们，尸体现在还悬挂在黑乎乎的树枝上，鬼气森森地发出喧声。但是他身不由已地像在梦中被人推着向前。渴望休息休息，在休息中四肢松软全身化解，这种欲望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他进到林木阴森的地方。他疲惫不堪地使劲爬上一个斜坡，然后不假思索，没有感觉地倒在黑暗之中，就紧挨着大道。他不敢再往里

走，为了避开他那些死去的同伴的目光，不再看见他自己的军装，那血淋淋的一堆破布，讥嘲地躺在暗处。为了不致在这些不祥的现象中预感到死神的来临，他像一个神父一样，虔信地紧握着口袋里的十字勋章。这是他的欢呼，他的怨诉，他的希望。

又开始一夜，可怕的第二夜，一个寒星满天的月夜，清澈拱起的苍穹无限宁静，荒芜、凄凉、沉重的孤寂从天上坠落。

上校睁着一双没有眼泪、布满红丝、神气疯狂的眼睛，凝视着这条白森森的伸向沉沉阴暗中去的道路。从这条路上会走来什么呢？希望、解救，还是朋友？也许会驶来一辆邮车接他，会开来法国军队？在极度疲惫之中，这些念头杂乱无章一古脑儿地汇成一片，和树叶郁闷的飒飒声，在远处颤动不已的繁星和月亮流泻的光辉交织在一起。他安卧在这座孤寂的树林里，犹如躺在坟墓之中。

一清早，一声尖叫把上校从睡梦中惊醒。他以为是鸟叫，睡眼惺忪地举目凝望浓重的晨雾。可是现在又——这不是不祥之梦吧？——不，非常尖利，非常清晰，又传来一声号角，是渐渐走近的部队的喇叭声……

他的血液猛地凝住。这难道真是法国人，是朋友，是救星？难道他真的还能回到生活中去？难以名状的疯狂欢呼从他的咽喉迸涌而出。他一跃而起——瞧，他看见他们从大道上走来，法国士兵组成的部队排成松散的队列，他看见了帽子、佩刀、旗帜、大炮，显然是开往霍斯塔尔里希的增援部队。

这下他撒腿就跑。欢呼打破了他的深思熟虑。他的命运、危机四伏、乔装改扮，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他发疯似的往前直冲，

跌跌绊绊地迎着那些救星奔了过去，一个劲地抡着手里的披风表示问候，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把手枪。一声呼喊，一声野兽似的呼喊，恐惧、痛苦和绝望都汇集在这声呼喊之中，一声呼喊，把超乎常人的欢呼射向空中，在晨光中回响。

等他冲到空旷地段，不可避免的事情立即发生，两声、四声、十声枪响———梭子子弹——向这个被认作是西班牙人的人嘎嘎连声地射了过去，他在急促的奔跑中摇摇晃晃地直往前冲——迟疑着，摇晃着倒了下去，鲜血直流。整营士兵立即摆好阵式，他们等着有人发动伏击，喇叭锐声直响，鼓声敲个不停。接着是一片死样的沉寂。大家都戒备森严，等待着，屏住呼吸静静等候。但是没有一个敌人露面，便是派到前面去搜索的狙击手也没传来任何消息。队伍又重新散开。不再思考判断有误——只不过是一个西班牙人——士兵们又把步枪挂在肩上，继续向树林进军，走向霍斯塔尔里希。

只有几个士兵走出队列，想去掠夺那具尸体。他们不顾那垂死的人还在轻声痰喘，就去剥他的衣服，掏他的口袋。有个士兵在这鲜血淋漓的破衣服里找到了失踪的上校的那枚十字勋章，大家可真是火冒三丈，拿破仑的一枚十字勋章竟落在一个西班牙匪徒的口袋里！他们认定那是杀人凶手，无名火起，便举起枪托，狠狠地猛砸他的脑壳，照着那裸露的躯体狠打一气，一面咒骂一面把他乱踢。然后他们抓起这不幸的人的尸体使劲一抡，摔进田野——他的两臂划在空中，发出可怕的呼呼声响——他摊手摊脚地跌进地里，那枚惊人的耀眼的十字勋章闪闪发光，落在燃烧过的田地里的黑色土块当中。

贵妇失宠*

国王[①]褫夺了德·普里夫人的情人波旁公爵执掌国政的权柄。就在这天早上，夫人乘车兜风回来，发现两个门卫一面谦卑地鞠躬，一面强忍着窃笑，使她暗暗生气。她起先不动声色，从容不迫地从他们身旁走过。登上楼梯，刚走过第一层台阶，她猛不丁地转过头去，看到这两人咧开饶舌的嘴巴，满面是笑。他们当然又大吃一惊，随即迅速弯腰鞠躬。

现在她知道的事已经足够。在楼上她的客厅里，国王卫队的一位身穿锦衣的军官正手里拿着一封书信在等待着她，她装出无忧无虑，几乎有些过分欢快的样子，就仿佛她只是在一位朋友家里进行一次常规性的访问而已。尽管夫人看到了信上国王的御印，也注意到这位军官明白这次使命令人难堪，因而态度有些慌乱，她依然神色自若，既显得好奇也不忧心忡忡。她不忙把信拆开，或者仔细看上一眼，只是一个劲地和这位年轻的贵族军官闲聊，听出他有布列塔尼口音，就和他谈起一位夫人，她不论在哪儿都受不了布列塔尼人，因为有个布列塔尼人

曾经有违她的本意，成了她的情人。她举止轻佻，有说有笑，半是工于心计，故意装得无忧无虑，半是出于习惯，一个健忘成性没有心事的轻浮女子，每次装假作态都要显得自然而然，甚至要使假模假样都的确变为真实可信。她聊了很长时间，末了当真忘了她手里拿着的这封有些弄皱了的国王的信函。最后她终于打开火漆封印。

这封信没有多少客气的辞令，只是一道简短的命令，命她立即离开宫廷，回到诺曼底古尔贝宾她的庄园里去。她已失宠，她的敌人终于获胜：国王的信札未到，她从门卫的微笑已经知道了这点。但是她不动声色。军官仔细观察她的眼睛如何从上到下逐行看信。她的眼睛一眨不眨。等她抬起头来，冲着他看，眼里闪现出一丝微笑。“陛下非常关心我的健康，希望我离开这座炎热的城市，回到我的府邸里去。请您禀告陛下，我将毫不迟疑地按照他的愿望办事。”她说这几句话是微微含笑，仿佛她说的话有着秘密的含义。军官挥动帽子，鞠了一躬，随即退下。

门刚在军官背后关上，微笑便像一片枯叶从她唇上坠落。她怒气冲冲地把信揉成一团。有多少这样的信以国王的名义送到世上，每封都意味着一个命运，而这些信全都出自她的手笔！如今他们胆敢用这样一张信纸把她从宫廷里放逐出去。两年之久是她统治着整个法兰西：她没有想到，她的敌人竟有这么多的勇气。当然，年轻的国王从来没有爱过她，国王对她怀有恶感；但是她让玛丽·莱

---

* 本篇最初于一九一〇年九月在维也纳《新自由报》上连载。

① 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10—1774），他在一七一五年登基，先后由奥尔良公爵、波旁公爵执掌国政。一七二六年至一七四三年由其老师弗勒里摄政。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

什琴斯卡[①]当上了法国的王后。现在把她放逐，就只因为有一伙民众在她窗前鼓噪喧哗，国内发生了一点饥荒？她思忖了片刻，看是否反抗：法兰西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曾是她的情人。今天在朝中拥有权力地位的人全都多亏了她。她并不缺乏朋友，但是她过于高傲，这些人一向视她为主人，她绝不会以乞丐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在法兰西，她一向笑容可掬，谁也不得看见她是另一副模样。流放只可能持续几天，等到情绪平静下来，她的朋友又会使她蒙召返京。她脑子里已在预先尝到复仇的快乐，以此驱散她的烦恼。

德·普里夫人极端隐秘地进行出行的准备。她不给任何人以怜悯她的机会。她闭门谢客，这就不必预告出发的日期。她只想神秘莫测地富有冒险意味地突然消失，让她的离去继续不断地成为一个哑谜，使整个宫廷为之迷乱，因为她的性格有个奇怪的特点：总想欺骗别人，总想对她真正的所作所为蒙上一层谎言。她惟一前去拜访的，乃是她的死敌德·贝勒-依斯勒伯爵，是这位伯爵一手造成她的流放。她造访伯爵，是为了向伯爵展现她的粲然笑靥，她的无忧无虑，她的胸有成竹。她告诉伯爵，能够摆脱宫中生活的紧张劳累，稍事休息，真是正中下怀。她谎话连篇，说谎说得明显露骨，从而向伯爵表现出她的憎恨，她的轻蔑。伯爵只是冷冷地微笑说道，长期孤独寂寞想必难受难耐，怪里怪气地强调“长期”二字，使她悚然心悸。但是她稳住心神，客客气气地邀请伯爵到她的庄园里去打猎。下午她还在阿波利奈路她的一座小屋

① 波兰公主。一七二五年嫁给路易十五，成为法国王后。

里和她的一位情人碰头，嘱咐他把宫廷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全都详详细细地向她报告，晚上她便动身上路。她不愿在大白天乘着敞篷马车驶过全城。因为那次起义有人丧命，从此民众对她便怀有敌意，另外，也因为她对自己突然消失坚持保密。她要黄夜离去，以后在大青白日重新返回。她的房子依然保持原状，一成不变，仿佛她只是出门一两天而已。在马车起动之际，她大声说道，让人听见——因为她知道，这些话会传到宫里——她打算作一次短途旅行，休息休息，不久就要回来。她实在训练有素，惯于伪装，善戴面具，竟被自己说的谎话弄得心安神定，坐在颠簸不已的马车里不久就沉入无忧无虑的睡梦之中，直到远离巴黎，在第一个驿站才惊醒过来，满心惊讶，自己坐在一辆马车里，面对新的命运，不知前途是吉是凶。她只感到，车轮在她身下滚动，她无法命令它们。她正向着不可知的前途滑了过去，但是她过于轻佻成性，并没有认真担忧焦虑，不久又沉沉入睡。

前往诺曼底的行程讨厌而又漫长，可是到达古尔贝宾的第一天就使她恢复元气，欢快依旧。她生性好动，贪玩，总是喜新猎奇，发现乡间的夏日像水晶一般明净，沉湎其中具有不同寻常的魅力。她忘情地干着千百种傻事，开开心心地用一条浅色的丝带扎着头发，穿着一条洁白耀眼的裙子，活像个小姑娘，从前她就是这样，她原以为这个小姑娘早已在她心里死去。她这样打扮着，跑过林阴道，跳过矮篱笆，追逐翩跹飞绕的蝴蝶。她走啊，走啊，多年来第一次感到迈步向前，有节奏地舒展四肢是多么的惬意欢畅。这原始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她在宫廷岁月中业已忘怀，如今又欢欣无比地重新发现。她躺在翡翠般的碧草上，仰望白云。多

么奇怪啊，几年来她竟从未观赏过一次云彩。她问自己，这些浮云在巴黎的屋宇上空是否也呈现这样美丽的轮廓，是否也堆成朵朵白云，也是这样纯净，这样轻飘。她生平第一次认真观看苍穹，那湛蓝色的拱顶缀以斑驳的白云，使她想起前不久一位德国亲王馈赠给她的那些奇妙的中国花瓶，只不过苍穹更为美奂，形状更丰满，蓝色更深沉，而且充满了馥郁的和风，摸上去像丝绸一样柔软。她在巴黎总是赶来赶去，不断地寻欢作乐，在这里无所事事，使她感到心旷神怡。她四周的宁静竟像鲜美的酒浆甘洌清醇。她现在第一次意识到，在凡尔赛宫围在她身边的人，她全都感到漠然。她一个不爱，也一个不恨，他们对她来说，就和站在林边的那些农夫一样无关痛痒，这些农夫手里拿着闪闪发亮的大镰刀，有时用手在眉上搭着凉棚，好奇地向她张望。她越来越欢快，越来越奔放：她和幼树纵情戏耍，纵身跳起，抓住低垂下来的树枝，又猛地松手，让树枝反弹回去。几朵白色的花朵像中箭坠落，她便扬声大笑。落花朵朵，掉在她伸出去接的手里，掉在她第一次又披散的发上。轻浮成性的女人会奇妙地忘却她一生中任何时刻，此刻她也忘记，她已遭到放逐。她先前曾是法兰西的统治者，可以漫不经心地玩弄别人的命运，犹如此刻玩弄翻飞的蝴蝶、闪光的树木，她忘却已经流逝的五年、十年、十五年时光，现在又只是普娄内小姐，日内瓦银行家的女儿，一个年方十五的小姑娘，长得身材瘦小，疯劲十足，在修道院的花园里玩耍，对巴黎，对整个世界全都一无所知。

下午她帮助女工们去拣麦穗。她们让她把大把的麦穗捆起来，使劲一摔，扔到车上，她觉得分外有趣。女工们起先非常拘束，

对她毕恭毕敬。现在她和她们一起，高高地坐在满载麦堆的车上，荡着两只脚，和小伙子们一起开怀大笑，然后像去跳舞似的，钻到他们当中。她觉得这一切就像在宫廷里举行的一次成功的假面舞会。她现在就高兴地想到，以后可以在巴黎向人诉说，她这时间过得多么妙不可言。她头上插着野花，跳着轮舞，和农民从同一个水罐里喝水。她根本不觉得这一切都是现实，就像在凡尔赛不觉得牧人剧是幻觉一样。她的心总是沉湎于瞬间，在它说真话时，是在撒谎，在它想骗人时，却是一片真诚：她老是只知道她感觉到的东西。此刻她浑身上下只感到幸福和充溢，说她失宠遭贬，这个念头会使她发笑。

第二天早上便有一滴阴暗郁悒的情绪搀和到她眼下晶莹清澈的欢快之中。单单醒来便使人痛苦：经过昏黑的长夜，从无梦的沉睡之中一下子跌进大青白日，就仿佛从暖洋洋热烘烘的空气里跳进冰凉的冷水之中。她不知道，是什么把她唤醒。不是阳光，因为透过水汽浓重的窗户，照进来的是一个灰蒙蒙的阴雨天。也不是喧闹，因为这里毫无声息，只有墙上的死人从他们的画像里用直愣愣的目光死死地直瞪着她。她人是醒过来了，但不知道为何醒来，醒来干吗。这里没有东西呼唤她，没有东西引诱她。

她想到，在巴黎醒来是多么不同。晚上跳了舞，聊了天，和朋友们一起玩到半夜，然后精疲力竭地沉入香甜的梦乡，感官兴奋不已，让五彩缤纷的图像继续颤动。到清晨还闭着双眼，她就似乎从梦中听见前厅里传来压低了的人声。她刚开始晨妆，人们就一拥而入：法兰西的公爵们、请愿者们、情人们、朋友们，大家都来争宠夺爱，带来邀宠者的礼品，殷勤巴结的欢快情绪。人人有

说有笑，谈天说地，把蜚短流长、新闻传说送到她的床边。她从色彩斑斓的香梦醒来，直接进入生活的滚滚洪流，她在梦中挂在唇上的微笑并未飞逝，依然挂在嘴角，像笼中的小鸟，疯疯癫癫地晃动不已。

白天把她从梦中的人影带到真人之中，他们呆在她的身边，看她梳妆打扮，陪她驱车出游，和她一同进餐，直到夜幕降临。她感到自己像被一股波浪般不停涌动的潺潺流水裹挟着，向前移动。这股流水按着永不停息的舞蹈节奏，摇晃着她生活的绚丽花舟。

但是在这里，这股流水却使她撞上暗礁倏而惊醒，她像船儿搁浅似的一动不动，一筹莫展地停在时间的海滩上。没有任何东西吸引她起床。昨天的那些无伤大雅的欢娱已经失去魅力，她那惯坏了的好奇心很容易迅速消失。房间空空荡荡的，似乎连空气也没有，在这孤寂之中她觉得自己也是一片空虚，没有人需要她，空空洞洞的，毫无用处，色泽全无，消耗殆尽。她得慢慢地回忆再三，她为什么呆在这里，她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她不停地凝视着时钟，看到指针迈着颤悠悠的轻轻的步子，一刻不停地走过沉寂，她期望这一天会给她带来什么？

她终于蓦然想起。她曾请阿兰古尔亲王每天派一个骑马的信使把宫廷的消息给她传来；这是她惟一的一个旧日情人，她对他还怀有柔情，深深依恋。昨天她想到她突然消失轰动整个巴黎，竟忘了这件事情，此刻她渴望着充分享受一下她的胜利。不久信使果然来到，但是没有传来消息。阿兰古尔给她写了几句不痛不痒的套话，是些关于国王健康状况，外国王侯来访的消息，最后亲切友好地祝她身体健康，关于她和她的突然消失竟只字未提。她心里生

气。难道这个消息没有传开？还是说人家真的相信了她的谎话，以为她到这沉闷的乡间小巢来是为了休养？

信使是个头脑简单的骑兵，脖子像牛一样粗壮，他耸耸肩膀，什么也不知道。夫人压下自己的气恼，给阿兰古尔写封回信，丝毫不露自己的不快。——她感谢亲王给她送来的消息，迫切请求他继续给她详细的报告。她希望在这儿呆的时间不致太长，不过话说回来，她觉得在这儿真是妙不可言。她丝毫没有觉察到，她对亲王说的尽是谎话。

但是这儿过的日子变得多么漫长啊。时光在这里就和本地人似的，迈的步子都更为从容不迫。她想不出任何方法使它加快步伐。她对自己也一筹莫展，她心里的一切均已喑哑沉寂，心灵发出的聪颖曼妙的音乐业已死寂，就像那只音乐闹钟，发条已经丢失。她作了种种尝试，让人弄来各种书籍，但是最富睿智的书籍在她看来只是印了黑字的篇页而已。她感到内心烦躁不安，多年来她生活在许多人当中，没有这些人，她怅然若失。她一意孤行，胡下命令，无端地把仆人支使来支使去，只是想听见楼梯上有上上下下的脚步声，只是想看见人，只是想人为地制造谣言四起的局面，她想自欺欺人，可惜很不成功，就像她此刻所有的计划一样。饭菜使她恶心，房间、天空和仆人也都令她作呕：她现在只求一点，夜幕低垂，没有昏梦、香甜深沉的酣睡，直到明天，传来更好的消息。

夜晚终于来临。可是这样的夜晚多么悲哀啊！除了夜色四合，万物消失，光线昏黑，别无所有。此刻在这里一切都已告终，而在巴黎各项欢娱才刚刚开始。在这里夜晚把浓重夜色尽情倾

泼，而在巴黎王宫的厅堂里，华灯初上，刚点燃的滚了金边的蜡烛使得众人目光闪烁，光彩奕奕，人们心里火星直冒，感到温暖、陶醉、欢欣鼓舞。夜晚在这里只是使人更加心惊胆战。她急匆匆地从一个房间快步走向另一个房间：在所有的房间里都是一片沉寂，犹如一头豢养了多年的凶恶野兽蹲在那里，因为没人在这里走动，她害怕这头凶兽会向她扑来。地板吱吱作响，打开书籍，会发出响声，一碰钢琴的琴键，弹出一个哭兮兮的声音，钢琴就发出可怕的呻吟，就像挨打的孩子在哭叫，所有的一切都抵制这个入侵者，在黑暗中牢牢地团结在一起。

她感到浑身发冷，叫人点燃整幢房子的灯。她试图呆在一间房里，可是她呆不住，从一间屋匆匆逃到另一间屋，仿佛这样才能平静下来。但是不论到哪儿，她都碰到那堵看不见的沉寂的墙。多年来，沉寂在这里行使主人的权力，它不愿让人赶走。甚至蜡烛似乎也感到这点，它们轻轻地嗤嗤作响，流下一滴滴灼热的烛泪。

然而从外面看，这座府邸的三十扇窗户里灯火通明，仿佛这里正在举行喜庆的盛会。村里来的人群站在楼前，惊奇地张望，七嘴八舌地说，这么多客人突然之间从何而来。但是他们不久看见，影子似的时而从这扇窗玻璃，时而从那扇窗玻璃一掠而过的身影总是同一个：德·普里夫人。她感到内心孤寂，犹如一只发狂的野兽身处牢笼，拼命跑来跑去，透过窗户向外窥视那没有到来的东西。

第三天，她的焦躁不耐已经全然失去控制，变得狂野难驯。孤独把她挤垮，她需要人们，或者至少关于人们，关于宫廷的消

息，她的整个生命都和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需要有关她朋友的消息，需要一点使她兴奋，或者哪怕只是触动她的事情。她等不及信使前来，一大清早就骑马驰骋三小时，迎上前去。天下着雨，狂风劲吹。雨水淋透的头发使她的头直往后仰。狂风夹着急雨打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她的两手发僵，几乎握不住缰绳。最后她疾驰而归，让使女帮她脱去一身湿衣，又躲进床上，她像发寒热似的等待着，牙齿咬着被子。她现在明白了德·贝勒-依斯勒伯爵的那张满含威胁的笑脸，正如伯爵所说，漫长的寂寞她会难以忍受。而现在才只过了三天！

信使终于来到，她不再装模作样，而是贪婪急切地用指甲撕开封印，就像饿汉剥去果皮一样。里面有许多关于宫廷的事情，她的眼睛迅速地一扫而过，她在寻找自己的名字，没有，没有。但是有个名字像火焰似的烫着了她：宫廷命妇的职位分配给德·卡兰古尔夫人。

一瞬间，她浑身哆嗦，感到非常虚弱。这么说，这不是一时不快，而是持久放逐。这是宣判她的死刑，而她热爱生活。她猛地一下子从床上跳起，在信使面前也顾不得害羞，就这样半裸着身子，冻得浑身哆哆嗦嗦地狂劲大发，急急地一封封地写信。她不再装出孤傲的样子。她上书国王，尽管她知道，国王恨她；她措辞极端谦卑，低三下四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她向国王保证，永远也不再干预朝政。她致函莱什琴斯卡，提醒对方完全由于自己从中撮合，她才当上了法兰西的王后。她写信给各位大臣，答应给他们拿钱。她求助于她的朋友们。她请求伏尔泰——是她出手相救，伏尔泰才免于关进巴士底狱——为她的去职制作一首哀歌，并

且公开朗诵。她命令她的秘书，雇佣一些末流文人，撰写讽刺诗文，攻击她的敌人，并且把诗文的抄件广为散发。她就这样用狂热的手飞快地写了二十封信。所有的信都只求一件事：回到巴黎，返回世界，救她逃出孤独。这已不再是书信，而是大声呼喊。然后她伸手探进一个小钱箱，把一大把金币塞给信使，嘱咐他把马骑死都行，但必须连夜赶到巴黎。她在这里才学到，一小时究竟是多长时间。惊慌失措的信使想到道谢，她却催他上路。

然后她就赶快上床。她浑身发冷，猛烈咳嗽，她那业已消瘦的身体震得厉害。她躺着，直愣愣地凝视着前方，只是一个劲地等着，最后座架上的钟开始敲响，但是时针冥顽不化，你咒骂、请求和拿出金钱都无法催它快跑，它瞌睡懵懂地绕着圆圈。仆人走来，她把他们全都支走，她不愿让任何人看到她绝望的心情。她不想吃饭，不想说话，不想从谁那儿得到什么。屋外急雨不停喧腾，她浑身发冷，就仿佛自己浑身发抖地站在外面，犹如那株灌木无助地伸开手臂。她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一个问题，像钟摆似的一句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她的上帝要这样对她？难道她犯罪太多了吗？

她拉绳打铃，派人去把本地的神父请来。想到这里有这么个人，她可以和他谈心，推心置腹地告诉他自己的恐惧，这个念头使她感到欣慰。

神父没有让她久等。他听说夫人身体违和，就来得更快。她想到了她在巴黎的那位神父，长着一双纤柔秀气的手，目光晶莹闪亮，看起人来简直充满柔情，闲聊起来，风流倜傥，让人忘记他是在听人忏悔。古尔贝宾的这位神父身躯肥大，肩膀宽阔，踩着

咚咚直响的靴子踏进门来。他身上一切都是红通通的，那双粗壮的手，遭受过风吹雨打的脸膛和两只大耳朵。可是他不知怎的显得颇为亲切，他向夫人伸出一只大手致意，在圈手椅里坐下。他这人壮壮实实，屋里的惊恐似乎望而遁逃，躲进哪个角落里去了。他那洪亮的声音充满了房间，屋里变得更加温暖，更有生气。在他面前，德·普里夫人呼吸更加自由自在。神父不怎么明白为什么把他叫来，开始笨嘴拙舌地闲聊起来，谈到他的教区，谈到巴黎，他对巴黎只是道听途说，略有所闻，他炫耀自己的博学多识，大谈卡台西乌斯①和蒙田②先生危险的作品。夫人不假思索地时而插上一字半句。她的思想杂乱无章，嗡嗡直响，犹如一群蚊子。她只想听人说话，只想听见人的声音，犹如筑起一道堤坝，抵挡那孤寂汇成的大海，她在那里眼看就要淹死。神父惟恐打扰夫人，想要起身告辞。夫人无比殷勤地热情挽留，而实际上这只是心悸惊恐而已。她答应去拜访这位极受尊敬的神父，并且邀请神父常来看她；她那诱人的魅力在巴黎曾倾倒无数人，经过这段时间沉思默想，沉默寡言，此刻施展得淋漓尽致。神父在那里一直呆到天黑。

可是等到神父一走，那沉默的重负似乎以加倍的分量直压在她的身上，仿佛她独自一人得扛着这高高的天花板，独自一人得抵御向她逼来的沉沉夜色。她从来也不知道，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可能意味着什么，因为她从来没有孤独过。她始终把人只看成空气，是感觉不到的。可是现在，她的咽喉似乎被孤独所勒紧，她才感

① 即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的拉丁化的名字。
② 米歇尔·蒙田（1533—1592），法国作家、哲学家。

觉到，她多么需要空气，她才认识到，人是多么重要，即使他们撒谎、骗人，她才认识到，她自己从这些人的存在得到一切，她的轻快、她的安全和她的欢快。她在社交场上纵横畅游几十年，从来不知道这股洪流给她滋养，载负着她，可是现在，她像鱼儿似的被抛到孤寂的岸边，她拼命挣扎，乱蹦乱跳，痛苦不堪。她浑身发冷，又浑身发热。她摸摸自己的身体，吓得缩回手来。她的身体是那样的冷，身上所有感官的暖意似乎都已冷却，血液稠稠地，像冻胶似的在血管里涌动，仿佛她在这里已变成自己的尸体，安放在这寂静铸成的棺木之中。突然间她心头泛起一股热潮，她发出一阵揪心的抽泣。她起先吓了一跳，想要强忍下去。可是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在这里不用装腔作假，她第一次和自己单独相处。她顺从地纵情享受这痛苦的甜蜜，感觉滚滚热泪沿着冰凉的面颊流下，在这可怕的寂静之中倾听她自己的抽泣。

她急忙回访神父。她的房子一片荒凉，信件迟迟不来——她自己也知道，在巴黎，人们对请求者和请愿者是没有多少时间的。她想做点什么事，随便做点什么事，掷掷骰子，聊聊天，或者只是看看另一个人说话，随便干点什么来消愁解闷。百无聊赖的感觉直逼她的心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无法忍受。她快步走过村子，只要是古尔贝宾的一草一木，她都感到憎恶，它们总让她想起自己身在放逐之中。神父的小屋在村巷的尽头，已经完全在绿野之中。房子比一座谷仓高不了多少，但是窗户四周环生着鲜花，花枝繁茂，一直垂落到门上，她必须低头弯腰，才不至于被这些秀丽悦人的枝叶缠住。

神父家里有客。一个年轻人坐在他身边，他的书桌旁边。神父介绍这是他的侄子。这样尊贵的客人来访，年轻人惶恐不安。神父准备使他博学多识，当然并不想叫他去当神父——那样错过的机会太多。神父是想风流一下，开个玩笑。德·普里夫人微微一笑，不怎么欣赏这句有些露骨的奉承话，而是对这年轻人的窘态觉得好玩。他涨红了脸，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农家少年，瘦瘦的脸，面颊红润，一头黄发，眼睛有些傻气。他手脚不大灵活，显得笨拙粗野，可是现在极度的尊敬压倒了农家的野气，使他不知所措，活像个孩子。他几乎不敢回答夫人的问题，结结巴巴支支吾吾，两只手插进衣兜，又伸出来；德·普里夫人看见他狼狈周章，不觉心情欢畅，问个不停——又有一个人被她弄得失魂落魄，在她面前低三下四，态度谦卑，一副哀告乞求的神气，她感到心旷神怡。神父代替侄儿说话，夸奖他好学不倦，刻苦攻读，赞美他的优点长处，说他最最向往的乃是在巴黎的大学里完成学业。当然，他自己不名一文，无法资助侄儿，也缺乏靠山帮他开路，使他步人官场。神父言辞恳切地请夫人眷顾他的侄儿。夫人在宫廷里权倾天下，说一句话就足以使这位年轻大学生最大胆的梦想得以成真。

德·普里夫人暗自苦笑：说她在宫廷里权倾天下，她求之再三，连一封信都没有回答，连一个请求都没人答理。不过人家在这里对她失势，对她倒台还一无所知，这使她感到宽慰。现在显得颇有势力就已经使她感到幸福。她稳住自己：不错，她要推荐这个年轻人。有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人为他说话，他一定值得大家垂爱。她让年轻人明天去见她，以便考查一下他的各种才能。她

愿意在宫廷里为他引见，给他写一封介绍信去见她的朋友王后陛下和学院的先生们（她在说话时想起，这些先生收到她的信谁也没有写过一行半行作复）。

老神父高兴得浑身直颤，眼泪顺着胖胖的面颊直往下淌。他亲吻夫人的双手，像个醉汉似的在房里走来走去，而那个年轻小伙子昏头昏脑地站在那里，神情呆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德·普里夫人起身告辞时，他还像根木桩子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神父悄悄地推他一把，暗示他该送他的女恩主回府。他走在夫人旁边，嗫嚅着说些感恩道谢的话。夫人一看他，他就语无伦次。夫人看了，觉得非常开心。看见一个人在她面前变得孱弱无力，她第一次又感到那种夹杂着轻微蔑视的快感。在她有权有势的年月里，戏弄别人的欲望成为她生活的需要，这种欲望如今又在她心里苏醒。走到府邸门前，年轻人停住脚步，笨拙地鞠了一躬，迈着农民僵硬的步伐匆匆离去，夫人都来不及提醒他明天来访。

她凝望着他的背影，微笑着暗自思忖：他是长得笨手笨脚，天真幼稚，可是话虽如此，他充满活力，热情奔放，并不像周围的一切全都死气沉沉。他是一团烈火，而她感到寒冷。她的躯体习惯于爱抚和拥抱，在这里也如饥似渴，她的目光若想变得顾盼灵动，光彩照人，必须要年轻人强烈欲望的反射。在巴黎，每天都有这样强烈的反射向她投来。她久久地凝望着他的背影：他可以变成一个玩具，当然是个硬木做成的玩具，粗笨、傻气，不过怎么说也是个玩具，可以用来打发光阴。

第二天早上，年轻人前来造访。德·普里夫人由于无所事

事，心情抑郁而慵懒无力，从不日出而作，往往要到下午才迟迟起床。她当下决定，在床上接待这个年轻人。她先让贴身使女把她刻意修饰一番，在她那日益苍白的唇上抹上淡淡的唇膏，然后叫她把客人领进来。

房门咯吱一响，慢慢地打开。年轻人犹豫不决笨手笨脚地侧着身子挤了进来。他身上穿着他最讲究的衣服，当然依旧只是乡下人的节日盛装，身上发出浓重的各色油膏的香味。他的目光游移不定，在这挡住光线的暗屋里，从地板一直探向屋梁，因为没发现屋里有人，正感到方寸稍定，这时从床上，在华盖底下玫瑰色的云霞中，传来一声令人鼓舞的问候。他吓了一跳，因为他不知道，高贵的命妇在巴黎是在晨妆时接待宾客的，或者是他忘了这事。他往后退了一步，仿佛踩进了深水之中，面颊涨得通红。那副狼狈周章的窘态，夫人看了心花怒放，乐不可支。她用温柔悦耳的声音请他走近一些，对他特别殷勤客气。

他小心翼翼地走过来，就仿佛他是走在一条狭窄的木板上，左右两旁都是泡沫飞溅的深渊。夫人向他伸出她那小小的纤纤玉手，他小心翼翼地用自己粗糙的手指把它握住，仿佛生怕把它捏碎，毕恭毕敬地把它送到自己唇边。夫人亲切地摆摆手，让他在床旁一张舒适的圈手椅里坐下。他的屁股坐了下去，就像膝盖突然断了似的。

他这样坐着，感觉稍稍定下心来。现在整个房间不会在他眼前拼命飞旋，地板也不会像汹涌波涛似的摇晃不已。可是眼前异乎寻常的景象还依然使他目迷神眩。轻轻覆盖的柔软绸被似乎把她玉体的赤裸轮廓再现出来，华盖形成的玫瑰色的云霞似乎像迷雾似的轻

轻飘落。他不敢抬头直视，可又感到，他不能老把目光盯着地板。他的那双毫无用处、又大又红的手在扶手上一上一下地来回摸索，仿佛不得不在这里抓紧，然后意识到自己焦躁不安而大吃一惊，便像两块沉甸甸的冻土搁在大腿上，一动不动。眼睛火辣辣地发热，有种想哭的感觉，浑身肌肉因为惊恐而抽动，喉头无力，一句话也迸不出来。

夫人看到他的窘态感到心花怒放，无情地让这沉默延长下去，笑吟吟地观察他如何挣扎着说出第一句话来，如何结结巴巴地总是说不出口，看到这个壮如巨树的小伙子如何浑身哆嗦，眼睛无助地东张西望，这使她无比开心。最后她同情这年轻人，开始询问他有什么打算，假装对此兴趣浓厚，使得小伙子渐渐有了勇气。他讲述自己的学业，讲到教会的神父和哲学家，夫人也跟着闲聊，其实对此知之甚微。他天南海北旁征博引地论述他的观点，开始使夫人感到厌烦，她便作出各式各样的动作来使他方寸迷乱，来从中取乐。她时而拉拉被子，仿佛它要滑下去似的，好好地说着话，突然从揉乱的绸被里伸出一只白得耀眼的胳臂，不时在被子下面抖动双脚。他总是突然住口，不是把话咽下去，就是急急地喷出来，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紧张，夫人发现不时有根血管像条小蛇似的从他额上匆匆掠过。这个游戏使她开心。她喜欢他这副男孩似的慌乱迷惘的样子，远比他那滔滔不绝的雄辩风采更甚千倍。她现在也用话语来使这年轻人心慌意乱。

“您别老是这么一个劲地想您的学业和成绩！在巴黎起决定作用的乃是机敏灵巧。您必须学会显露风采。您长得英俊漂亮，您要聪明点，充分利用您的青春年少。尤其别忘了女人，女人在巴

黎可意味着一切。我们的弱点必须是您的长处。您要学会好好挑选并且充分利用您的情妇。您会当上大臣。您在这儿是不是已经有个情妇了？”

年轻人浑身一哆嗦。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感到那难以忍受的压力在他心里已变得无比强大，迫使他向门口冲去，但是在他心里还有一股重压，他似乎被香水的芬芳和这女人的呼吸所麻醉，他浑身的肌肉都痉挛抽搐，他的胸部紧张起来，他感到自己开始发狂，丧失理智。

什么东西咔嚓一响，他手指痉挛，把椅子的扶手都弄断了。他吓得直跳起来，对于自己的笨拙失态，他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可是夫人对他这种原始的激情流露暗自欣喜，她只是微微含笑，说道：“人家向您提出异乎寻常的问题，您用不着马上就吓得这样。这种事您在巴黎是经常会碰到的。不过您还得再学习一点举止态度，我愿意帮帮您。我现在就缺我的秘书，您若愿意在这儿接替他，我是很高兴的。”

年轻人两眼发光，嗫嚅着说了些千恩万谢的话，捏住夫人的手，都把她捏疼了。她微笑着，幽幽地微笑着——这又是旧日的骗局，自以为在被人所爱，这一个是谋求职位，另一个渴慕虚荣，第三个是为了前程。但是话虽如此，一再在这种事上忘去一切是如此的美好。再说，在这里她除了自己别无他人可以欺骗。

三天之后，这年轻人成了她的情人。

但是那危险的无聊情绪只是一时被驱散，并未被击毙。它继

续游荡在空旷的房间里，蛰伏在房门后面。从巴黎只传来使她恼火的消息。国王根本不予回答，莱什琴斯卡只送来冷冰冰的几行字，问问她的健康状况，仔细地避免流露友谊的感情。那些讽刺短文她觉得既污秽不堪又品味低下，也过于明显地暴露出谁在暗中指使。倘若宫中对她还残留些许记忆，这些讽刺檄文正好适用于使她在宫中的地位更为不利。即使在她的朋友阿兰古尔的信里也不见一处提到她回京的事，甚至连一丝希望也看不见。她的心情就像一个昏死未死的死人，埋在地下，在棺材里醒来，大叫大嚷，拼命敲打棺材的板壁：但是地上没人听见他的喊声，人们迈着轻轻的脚步在地上行走，而他的声音则窒息在孤寂之中。德·普里夫人又写了几封信，但是以一种被埋葬的人同样的感情，充分意识到，没有人会听见她的声音，她完全无奈地敲击着她孤寂的栅栏。但是她以此消磨时间，而时间在古尔贝宾这里是她不共戴天的敌人。

戏弄这年轻小伙子的把戏也已使她厌烦。她在爱恋方面从不坚贞专一（这也是她倒台的主要原因）。说来说去那几句谈情说爱的话语，很快这个小伙子就不再显得笨拙，起先她还得赠送些讲究的服装、长统丝袜和鞋扣给他，这一切都不能填补她内心的空虚。她天性喜欢和许多人周旋，个别人不久就使她感到无聊。她一旦单身独处，就会对自己感到反感，显得饥火中烧似的勾引这个腼腆的农家青年，教会他笨手笨脚地表示柔情蜜意，让这头笨熊跳舞，本是一场有趣的游戏，而拥有这个小伙子，对她来说却是讨厌不过，简直可说痛苦不堪的事情。

再说：他已不再使她感到惬意。曾经使她心旷神怡的乃是这年

轻人把她奉若神明，对她一片痴情，为她神魂颠倒。但是他很快就摆脱了这一切，对她态度亲昵，使她反感。他原来如此谦卑的目光，现在变得踌躇满志，自命不凡，穿着新衣服神气活现。夫人感到，他在村里招摇过市。一种无名的仇恨渐渐从她心里升起，因为这个年轻人利用她的不幸，她的寂寞，赢得了这一切，因为他身强力壮，舒舒服服地大吃大喝，而她由于愤怒、委屈，越吃越少，日益消瘦，身体虚弱。这个浑小子竟然理所当然地把她当作自己的情妇，心满意足地乐享他所占有的一切，不再一如既往，为获得馈赠而诚惶诚恐。他变得麻木不仁，懒散迟钝，而这位夫人，为不幸和屈辱所折磨，对他这种令人反感的满足情绪，农民对钱财的贪婪，和他低下的傲气，又是痛恨，又是嫉妒。她也痛恨自己，因为她竟然这样降低身份，为了不致在孤寂的泥潭中淹没，竟不得不向这种粗鄙的小民伸出手去。

她开始刺激他，折磨他。这位夫人其实从来也不是一个恶毒的女人，但是她心里有一种复仇的愿望，渴望为她所受的一切，为了她敌人获得的胜利，为了她从巴黎放逐出来，为了那些没有回复的信件，为了她困在古尔贝宾而向什么人报复。可她别无他人。她想刺激得他跳出餍足舒适的状态，把他再变得渺小卑微，低三下四，不再幸福。她无情地指责他的两只红彤彤的手，指责他没有教养，举止粗鄙。但是这年轻人拥有男人健康的本能，一个女人只要委身于他一次，他就对这女人不再十分在意。他现在犟头倔脑笑嘻嘻地把这些玩笑话当作耳旁风。夫人并不让步：在百无聊赖之际，激怒一个人可是个有趣的游戏。她设法使他醋心大发，一有机会就讲到她在巴黎的那些情人，扳着指头数给他看共有几个。她

把他们馈赠的礼物拿给他看，还添枝加叶，谎话连篇。可是这一切只使他受宠若惊，在钟情于这些公爵王爷之后，夫人居然挑上了他。他舒舒服服地咂嘴弄舌，心平气和，绝不恼火。这可使得夫人更加生气。她便讲些其他的事情、更糟糕的事情给他听，编造自己和马夫和男仆几度风流的谎言，年轻人的额上终于布满阴云。夫人注意到这点，笑了起来，继续叙述，突然间小伙子一拳砸在桌上：

“够了！你干吗说这些给我听？”

她装出完全天真无邪的神气。

“因为我喜欢说这些。”

“我可不要听！”

“可是我爱说，亲爱的，不然我就不说了。”

他沉默不语，咬住嘴唇。夫人这种发号施令的语气，这种理所当然的命令口吻，使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仆役。他紧握双拳。夫人心想，瞧他愤怒得像头野兽似的，心里既感到恶心，也感到害怕。她感觉到这气氛有些危险。可是她心里蓄积了太多的怒火，她还得继续折磨这年轻人。于是她重新开始。

“瞧你怎么设想生活啊，小家伙，你以为人家生活在巴黎就跟生活在这里，在你们这些狗窝里一样，就这样慢慢地百无聊赖地等死吗？”

他的鼻翼翕动，直喷粗气。

“你要是觉得这儿太无聊，就用不着来嘛。”

她感到这一针直刺到她内心深处。这么说他也知道她遭到放逐。男仆大概把这事张扬出去了。既然他知道这事，她感到自己

就更加虚弱，于是露出微笑掩饰恐惧。

“我亲爱的，有些理由你是不明白的，即使你学过一点拉丁文。也许举止高雅些会更加有用。”

他还是一声不响，可是她听见他气得呼呼直喘。这就更加刺激她，她觉得让他难受真是极大的欢乐。

“瞧你站在那儿，脚叉得那么开，就像只公鸡站在粪堆里。你干吗这样一个劲地喷气，你那样子活像个粗胚。”

“不可能人人都当王爷，有的是公爵有的是马夫。”

他涨红了脸，捏紧了拳头。可是她为她遭受的这种种厄运弄得情绪恶劣，霍地跳了起来。

“住口！你忘了我是谁。我不允许一个农家小子跟我说这样的话！”

他把手一挥。

“住口！不然……”

“不然怎么样？”

他放肆地站在那里，她这时想起，已经没有什么“不然”了，她已经不能再把人家送进巴士底狱，不能再把人家降级贬官，驱逐出境，不能再命令谁，或者禁止谁。她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无力自卫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在法兰西有几十万，她们听凭别人随意辱骂，蒙受各种冤屈。

“不然，”——她气急败坏地说道——“我就让用人把你赶出去。”

他耸耸肩膀，转过身去。他想走了。

可是她不让他走，不行，不能让他弃她而去，不能再让人家

把她一把推开，尤其不能让他这样干。她的全部怒火突然全都喷吐出来，几天来的怨恨，她真的像个醉酒的女人，向他发动攻击："你给我滚出去！你以为我可怜你，我就需要你？你这乡巴佬，你这蠢货！滚！别再把我的地板弄脏了。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可别去巴黎，别来找我。走开！我讨厌你，讨厌你贪得无厌，讨厌你傻里傻气，讨厌你像白痴一样心满意足，我看见你就恶心，滚出去！"

这下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夫人突然满腔仇恨地向他打过去的时候，他举起两只拳头，像在面前举起一面无形的盾牌。可是现在，这两只拳头猛然间像两块坠落的石头砸在她身上。她大叫起来，眼睛直瞪着他，可是他使劲地打，怀着盲目的复仇欲，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觉醺醺然，不停地打，打出他作为农民对这个富有的、高贵的、聪明伶俐的贵妇人的嫉妒，打出这个备受蔑视的男子对这个女人的仇恨，他把这一切都打到她那虚弱的不断抽搐、拼命挣扎的身体上去。她先还大喊大叫，接着低声呻吟，最后一声不吭。耻辱比拳头更使她痛苦。在这瞬间她心里有什么东西死去了。她默不作声，感觉到他的愤怒。她沉默不语，一声不响。

他终于住手，精疲力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大吃一惊。夫人的身体一震，他以为夫人想要站起来，他害怕看见她的眼睛，一溜烟地逃了出去。但这只是强压下去的呜咽，现在终于爆发出来，犹如一阵痉挛，使她全身震颤。

就这样，她自己被她最后的玩具砸得稀烂。

房门早在他跑了以后关上，她还一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活像一只被人驱赶而死的野兽，只是在轻声痰喘，已经完全没有恐惧，没有感觉，没有痛苦或者羞耻的意识。她浑身上下只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无力，她感觉不到复仇的欲望，也不再感到愤懑，只感到四肢无力，难以名状的浑身无力，就仿佛随着涌流不住的眼泪，她身上的鲜血也已流尽；就仿佛这里只躺着她那没有生命的躯体，为它自身的分量压得倒在地上。她丝毫也不设法使自己站起身来，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她已经不再知道，她自己该怎么办。

夜色已渐渐涌入房内，可她没有感到，因为夜晚悄悄来临，它不像正午，放肆地透过窗户直往里瞧。它像昏黑的涓涓细流从四壁流出，把天花板举向虚无之中，把所有的东西都不声不响地冲到它那悄无声息的洪流之中。等她抬眼张望，黑暗已围在她的四周，一片沉寂。只有在什么地方有只小钟滴滴答答直响，无休无止。窗帘叠在一起，是那样阴暗黝黑，就仿佛有个可怕的妖精躲在窗帘后面。房门不知怎的都消失在墙上，整个房间团团封闭在黑影之中，犹如一口钉死了的棺材。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进口和出口，到处都没有界线，可又到处都已封死，一切似乎都向人逼了过来。空气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只能喘气，不能呼吸。

只有后面有条通向朦胧的道路在微微闪光，是那面高高的镜子，在黑暗中发出微光，犹如一个夜幕下的泥沼池塘的池面，在她坐起来的时候，就像有什么白色的东西从池塘里隆起。她站起身来，走近镜子；好像有股烟雾从镜子里涌出，一个鬼气森森的东西：是她自己走近镜子，又迅速直往后退。

她汗毛直竖。她一心只想叫人点灯，可是她谁也不愿叫，自

已打着了火绒，然后把烛台上的蜡烛一支又一支全都点燃。这只暗色的青铜烛台放在大理石的支架上微微闪光。火苗一跳一跳地抖动着，照进黑暗之中，犹如发热的人迈进冷水中去洗澡，又缩回来，再伸进去，最后在烛台上终于汇成一团颤抖的光的云彩，变成越来越大的圈子，冉冉升起，直达天花板。天花板上，平素娇柔的小爱神腾云驾雾，在蓝天上飘浮，现在笼罩着一层朦胧的灰雾，被蹿起的火苗不时微微照亮，变得忽明忽暗。四周的家具似乎都从睡梦中惊醒，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在它们后面，黑影活像一头低矮的野兽，在墙上爬得老高，把它们衬托得狰狞可怖。

但是镜子一直在诱人。夫人往镜中一看，里面总有东西在动。除此之外她身边一切寂静无声敌意森然，万物全都沉睡，人们都拒她于外。她无法向任何人发问，向任何人抱怨。可是在镜子里还有什么会给她回答，还没有沉闷不语，还在活动，还凝望着她，向她示意。可是她有什么要问它呢？她在巴黎很少问人家，她是否长得很美。那些渴望占有她的男人闪闪发光的眼睛，就是她的镜子。她从自己获得的胜利，从那些热情如炽的夜晚，知道自己美艳绝伦，在她驱车前往凡尔赛时，从人们脸上的惊愕，她知道她是天生丽质。即使他们撒谎，她也相信他们，因为信任自己的力量本身便是力量。可是现在，现在她备受屈辱，她又是什么呢？

她心惊胆战地望着那块被摇曳的烛光照亮的玻璃，仿佛她的命运就在这里面，正反过来望着她，她大吃一惊：难道这真的是她？她的面颊深深下陷，不复鲜嫩；嘴边有道深深的皱纹，正嘲弄地望着她；眼睛深陷在眼窝里，看上去惊恐万状，像是求助的神气。她晃动一下身子。这是鬼影作祟。她向镜子里嫣然一笑，

可是反射回来的是一股冰冷的嘲弄的微笑。她上上下下摸索一下自己的身体：不错，这镜子没有撒谎，她是形容消瘦了，瘦得像个孩子，手指上戴的指环都松动活络。她感到血管里流动的血液变得更冷。她不寒而栗。这么说一切都已完结，青春也已逝去。一阵怒火涌上心头，直想嘲弄自己，嘲弄这个备受恭维的女人，这位法兰西的女主人。她似乎从一场梦中读出伏尔泰献给她的那个剧本的献诗，那些向她谄媚的人非常喜欢重读这些诗句：

Vous qui possédez la beauté
Sans être vaine et coquette
Et l' extrême vivacité
Sans être jamais indiscrète
Vous à qui donnèrent les Dieux
Tant des lumières naturelles
Un esprit juste, gracieux
Solide dans le sérieux
Et charmant dans les bagatelles①

每句话似乎都在奚落她，她直愣愣地望着镜子，凝视着镜子，看镜中人是否也在嘲笑她。

她举起烛台，想更仔细地看看自己，烛台举得越近，她就似

① 法文，您拥有绝代姿色/并不虚荣，也不卖弄风情/您生性极端活跃/可从不唐突失礼/群神将赋予您/这么多自然的光辉/公正的精神，优美的风度/严肃而又稳重/即使琐事也做得迷人。

乎显得越老。她向镜中张望每一分钟，似乎都夺去了她生命中好几年岁月。她看见自己脸色越来越灰败，越来越苍白，病容越来越严重，老态越来越明显。她感到自己已经苍老，她的一生已经消逝。她浑身颤抖。她发现她的整个命运已经阴森可怕地在镜中展开，她的全部衰颓，这个老太婆的扭曲变形的白脸，她看个没够，她盯着看，一个劲地看。这个老太婆就是她自己。

突然间烛光摇曳，所有的蜡烛都似乎吃了一惊，火苗蓝幽幽地想从烛芯飞开。镜子里站着一个黝黑的身影，向夫人伸出手去。

她尖声高叫起来，把青铜的烛台扔向镜子进行自卫，镜子里跳出千百粒火星。蜡烛掉在地上熄灭。在她四周，在她心里，到处都是一片黑暗，她一阵晕眩，倒在地上。她看见了自己的命运。

信使走进房门，想递交从巴黎带来的消息。他的身影在镜框里陡然出现，把德·普里夫人吓得魂飞魄散。信使只看见镜子砸得粉碎，晶光四射，听见黑暗中有人轰的一声跌倒在地。他一步跳出房间，去把仆人找来。他们发现德·普里夫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闪烁不定的玻璃碎片和业已熄灭的蜡烛中间，手脚伸开，双目紧闭。只有两片泛出青色的嘴唇在微微颤抖，泄露出一线生机。他们把她抬到床上，一个用人立即出发，骑马前往昂夫勒维尔去请医生。

不久病人醒来，看到身边一张张惊恐万状的脸，好不容易弄明白自己的处境。她不大清楚，她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但是她强压住自己的恐惧，在别人面前掩饰自己的疲劳，摆出一张时刻准备微笑的笑靥，嘴唇煞白，血色全无，尽量用无忧无虑、几乎开朗欢

快的嗓子问道，她到底出了什么事。仆人们小心谨慎躲躲闪闪地向她报告。她什么话也不说，微微一笑，伸手去取信。

但是她觉得很难坚持使自己脸上老是笑容可掬。她的朋友在信里报道，他终于得以和国王谈了一次。国王对她还一直十分恼怒，因为她把国家的财政搞得一塌糊涂，激起了百姓的愤怒。但是还有一线希望，过两三年使她蒙召返京。信纸在她手里抖个不停。她还得远离巴黎生活两年，没有亲信，没有权力，她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受这么多孤独。这不啻对她宣判死刑。她知道，没有幸福，没有财富，没有权力，没有青春，没有爱情，她无法呼吸，在当过法兰西的女主人之后，她无法在这里充当农妇。

她一下子懂得了那个在镜子里向她抓来的人影，懂得了火焰的熄灭：她必须有个了断，趁她还没有变成皤然老妪，丑陋不堪，穷途末路。她不接见这时赶来的医生；只有国王才能救她。既然国王不愿相助，她就只好自己救自己了。这个想法已不再使她痛苦。她其实早已死去，那位军官当时站在她的房里把她的一切全都夺去，夺去了她惟一赖以生存的巴黎的空气，夺去了权力，她的玩具，夺去了人们的赞赏和给她力量的胜利，就在当时她已死去。如今在这些空荡荡的房间里，寂寞孤独，百无聊赖，备受屈辱，走来走去的那个女人，不再是德·普里夫人，而是一个日益衰老的女人，命运乖舛，面貌丑陋，她必须把这女人杀死，免得她那一度在法国光彩夺目的姓名为这女人所玷污。

自从这位遭到放逐的贵妇下定决心自我了断，她身上那种僵硬沉重、焦躁不安的样子一下子荡然无存。她又有了一个目的，又有事情可做，又有事可以使她屏住呼吸，使她全身紧张，用多种

多样的可能性给她刺激。因为她并不愿在这里悄然死去，活像一只野兽，呆在一个角落里气绝身亡。她设计了一种神秘莫测、诡秘异常的气氛来烘托她的死。她要死得富有英雄气概，具有传奇色彩，犹如古代的那些女王。她的一生曾经灿烂辉煌，所以她的辞世也应该如此。应该再一次激起成千上万浑浑噩噩的人的赞叹。在巴黎不得有任何人预感到，她在这里痛苦万状地沉沦，为孤独和失宠所刺死，为未能实现的权力欲所焚毁。她要用一出死亡的喜剧来欺骗众人。她生活的乐趣，这种欺骗，又使她心情高涨。她要在这种欢快燃起的熊熊烈火中结束生命，仿佛事出偶然，而不是像一支被人扔掉的蜡烛在地上扭曲抽搐，被人怜悯地踩上一脚，火苗直跳，然后熄灭。她要踏着舞蹈的脚步，跳进万丈深渊。

第二天从她的书桌飘出去一大批短简，充满柔情、哀告连声、发出诱惑、下达命令、作出许诺的一行行字，伴随着幽雅的香水的芬芳。她向巴黎、向外省各处发出邀请，根据不同情况引诱每一个人，向这个提出狩猎，向那个提出赌博，向第三个提出假面舞会。她通过她在巴黎的代理人聘请戏子、歌手和舞蹈家，订制讲究的戏装，预告在法兰西建立第二个宫廷，拥有一切挖空心思争奇竞巧的娱乐，一如凡尔赛宫。她引诱和邀请陌生人和朋友，贵族和平民，只要是人她都要他们到这里来，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观众来观赏她在结局到来之前想要演出的幸运和满足的喜剧。

不久在古尔贝宾开始了一个新生活。巴黎社交界越来越渴求欢娱，都在寻找新颖的娱乐。此外，他们大家都暗自好奇，甚至有

些嘲讽的心情，想看看这位倒台之后退居林下的法兰西的女主人如何在她的流放地里安之若素。庆典一个接着一个。缀有贵族纹章的豪华马车，宽大的乡间无篷马车，装满无比欢快的民众，骑马的军官不断驰来，每天都有一批客人像潮水似的涌来，随着他们跑来一批清客和仆役。有的带来牧羊人的服装，宛如参加一次乡间的演出，有的则穿着锦衣华裳：一个小小的村庄似乎变成一座战地兵营。

府邸苏醒过来，所有的窗户灯火通明，府邸光彩夺目，傲气凌人，生气蓬勃，欢声笑语，连台演出，乐声悠扬。人们走来走去，平素一片灰暗、寂静无声的角落，有一对对情侣在悄声耳语。在灌木丛的阴影里，闪烁着花花绿绿的妇女衣裙的明艳色调，曼陀铃发出欢快的丁丁冬冬的颤音，向夜空中送去大胆的歌曲。仆人们沿着走廊快步奔走，窗户四周都缀满了鲜花，五颜六色的灯笼像从树丛中射出彩色的火花。人们过着凡尔赛式的轻松生活，领略着无忧无虑的轻快优雅的气氛。宫廷权贵的缺席固然稍稍有损这里的光辉，但是使欢快的疯劲大为增长，摆脱了各种礼仪的约束，大家走起路来都迈着跳舞的步伐。

德·普里夫人感到自己宛如置身于一股旋风之中，周身凝固的血液又开始更加热烈地流动起来。不少女人都是为别人的情绪所左右，德·普里夫人便是这样的女人。别人若追求她，她就美丽，和才智之士在一起，她就才气横溢，有人向她谄媚，她就傲气冲天，若是有人钟情于她，她就坠入爱河。向她期望越多，她的给与也就更多。在孤寂之中，没有人看见她，和她说话，也没有人听她说话或追求她，她就变得丑陋、愚蠢、无助、不幸。她只有

在生活之中才变得生气勃勃，在孤独之中便垮下去，变成影子。现在她往日生活的一抹余辉又围绕在她的身边，她全部的欢快，她那无忧无虑的优雅风采又像火花似的迸发出来，她又变得聪明伶俐，讨人喜欢。她举止迷人，言谈悦人，别人射在她身上的目光炽热如火，她借着这股火焰熊熊燃起。她忘记了，她原来是想通过这些快乐欺骗这些人，她现在自己的确欢快无比，她把每一张笑脸视为一种幸福，把每句话当作一个真理，她狂热地投入这欠缺已久的社交活动之中充分享受，犹如投入一个情人的怀抱。

她让这些庆典变得越来越狂野，她把越来越多的人召唤到这里来，勾引到这里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因为当时在劳夫①的银行破产之后，全国变得贫困，而德·普里夫人却把她在摄政时期榨取来的千百万金钱大把大把地恣意挥霍。金钱在赌台上滚动，化为珍贵的烟花，凭着标新立异的奇思怪想流水般花去，可是她越来越狠地把钱扔掉，犹如一个绝望的女人。这个盛会奢糜的气派，豪华的排场，令宾客们叹为观止，他们为之惊愕不已：谁也不知道，举办这样的盛典，究竟是为谁庆祝。在这欢庆的狂烈旋风之中，夫人自己也几乎忘了这点。

整个八月份盛会连绵，热闹非凡。九月来临，树上结满了色彩缤纷的果子，天上布满了金光闪烁的晚霞，宾客已日益稀少，时光逼人。

---

① 约翰·劳夫（1671—1729），劳里斯顿爵士，英国银行家及经济学家，一七一五年获准在法国创办私人的发钞银行，一七一七年创办西方公司，作为获得特权的贸易公司在北美殖民地经商。股票大涨，钞票发行日多，最后引起通货膨胀，一七二〇年引起法国严重的经济危机。

但是德·普里夫人置身于欢娱的游乐之中，几乎全然忘记了她的初衷。她原来想用醉人的娱乐，奢华的糜费来欺骗别人，结果却自欺欺人。她轻浮的天性使她忘情于往日生活的缩影，她竟忘乎所以，把幻影当做真实，居然自己也相信她大权在握，容颜美丽，生活充满乐趣。

当然，有一点不同往昔，这使她痛心。自从她丧失地位势力之后，所有的人对她都更加友好，更加温暖，可是又更加冷淡。女人们不再妒忌她，不再冷言冷语地说上几句来刺伤她，男人们不再众星捧月似的围着她。人们和她一起哈哈大笑，把她当作好伙伴，但是不再胡说如何爱她，不再乞求，不再谄媚，不再与她为敌，她由此感到，她已毫无势力。一个没有嫉妒，没有仇恨，没有谎言的生活是不值得活下去的。她汗毛直竖地认识到，她其实已经全然被人遗忘：尽管掀起的旋风依然还和从前一样狂野，但她已不再是这旋风的中心。男人们在和其他的女人一起欢笑，她第一次注意到这些女人的青春年少和勃勃生机，现在可是提醒大家再一次想起她的紧要关头，趁她还没有年老色衰，她对大家还不陌生。

她一天天拖着，没有实现她的决心。她心里有一种感情在颤抖不已，半是恐惧，半是希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会把她牢牢抓住，还会拽住她，不让她绝望地一跃，迈出那无可挽回的一步。那么多只手在她的餐桌上举杯痛饮，搂着女人婆娑起舞，在赌台上扔下金币，难道就没有一只手会拉住她，想拉住她，难道就没有一个人会这样爱她，使她宁可失去许多人一同进行的花花绿绿的游戏，宁可放弃国王的权力来换取这个男人？她于是不自觉地在所有的男人那里寻找激情，追求激情，因为她这是在追求她自己的生

命。可是所有的男人都漠然置之。

有一天她遇到了王家近卫军的一名年轻的上尉，一个英俊潇洒、性情欢快的小伙子，夫人早就注意到他。在夜色朦胧的花园里，他蹙眉苦脸，咬牙切齿地在树木中到处乱窜，不时举起拳头往上狠砸。夫人跟他说话，他神不守舍地回答。夫人发现，有什么秘密使他六神无主，便追问那使他揪心的事。他最后承认，他赌钱把团队托付给他的一百个金路易输得精光。现在他成了一个小偷，必须自行了断。在大家纵情欢娱之际，这里竟然还有另一个人怀着同样阴暗的决心，夫人觉得这是非常奇特的提醒。不过当然啰，这个人年纪轻轻，面颊红润，他又会扬声大笑：他还有救。夫人把他叫到自己房里，赠送给他五百金路易。年轻人高兴得浑身哆嗦，频频亲吻她的双手。夫人留他呆了很久，可是他对夫人一点也不贪恋，无论是目光还是手势都毫无流露。夫人颤抖不已：她甚至已无法用金钱买得爱情。这又促使她痛下决心。

夫人把他打发走，自己迅速下楼来到大厅。她一打开客厅的门，欢声笑语便向她迎面扑来。欢欣快乐的声音，色彩缤纷的人群汇成一片云彩，充满了整个大厅。突然间，她对这些人产生了仇恨，他们在这里如此快活，在她的坟茔上跳舞欢笑，她心里嫉妒，恨这些人还将活下去，心满意足地活下去。

她产生一个邪恶的念头，渴望扰乱这些人的安静，吓唬他们，使他们慌乱，让他们笑不出口。猛然间，欢快的情绪稍稍停顿，厅里有片刻沉寂，夫人冷不丁地说道：“你们没有发现，屋里有个死人？”

一下子乱成一团，即使是醉汉听见死人这个字，也像一槌打在

心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胡问一气。但是德·普里夫人冷冷地说道，脸上毫无表情："那就是我自己。我活不到今年冬天。"

她这句话说得这样严肃，这样阴沉，大家都默默无语，面面相觑。当然这只是一个瞬间而已。然后从房间的一个犄角里飞出一句玩笑话，犹如抛出一只彩球，另一个人把它扔了回去，仿佛被这罕见的奇思怪想所激动，欢乐的浪潮又泡沫飞溅地汹涌奔腾起来，把最初的惊诧引起的不快予以淹埋。

德·普里夫人保持极度的平静。她感到，现在已无路可退。但是，把预言说得更加令人惊愕，会给她刺激。她走到一张赌法老牌的圆桌前面，等着发出下一张牌。这是一张黑桃7，她随口低声说道："就在十月七日。"

旁边的一个观众问道："十月七日什么事？"

她平静地注视着他："这是我死的日子。"

大家哈哈大笑，把这玩笑话继续传下去。德·普里夫人看到没有一个人信她，感到无比快活。这么说，她活着的时候大家什么也不相信她了，那么让他们认识到在死的时候她给他们演戏，把他们耍得多么厉害。她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奇妙的优越感，欢快而又轻松。她简直觉得由于极度欢乐、满腔讥嘲，直想纵声欢呼。

旁边响起音乐。又开始跳起舞来。夫人走进行列，跳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优美。

从这一分钟开始，她的生活又有了意义。她知道，她正在准备一个必然会使她永垂不朽的行动。她细细描绘她的死亡预言实现之日，国王如何惊愕，客人如何惊讶。她认真仔细地准备她辞世的这台好戏，邀请越来越多的客人，付出加倍的开销，她构筑这

最后时日的各种奢华辉煌，犹如对一件艺术品认真加工，只是为了让人对它的突然坍塌感受更深。她利用各种机会，让人又看到她死亡的预感，可总是把熠熠发光的欢快的帷幕遮在外面。她要大家都知道这一预告，可是谁也不信以为真。死亡才得以把她的名字又提高到难以忘怀者的行列中去，国王可是把她从这个位子上推了下来。

在她打算实现她这不可更改的决心前两天，她举办最后一次庆祝会，为历次庆会中最豪华的一次。自从波斯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使节在巴黎露面以来，东方风采已蔚然成风。有人写书伪装来自东方，有人翻译童话和传说，喜欢用阿拉伯方式穿着打扮，模仿辞藻华丽的讲话风格。德·普里夫人花费巨资把整个府邸改造成一座东方情调的宫殿，价值昂贵的地毯修饰着地板，呱呱直叫的鹦鹉，羽毛雪白的澳洲白鹦，拴着银链子，在窗前的长杆上轻轻摇晃。包着头巾，穿着宽大绸裤的仆人悄无声息地快步跑过走廊，把当时鲜为人知的土耳其甜点和饮料送到那些为这样奇幻惊人的奢华气派弄得目迷神眩的宾客手里。在花园里搭起了五颜六色的帐篷，男童们摆动宽大的扇子扇风，从灌木丛的阴影里响起阵阵乐声。为了使这个夜晚具有童话色彩，令人难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那天夜里，在缀满繁星的天上高悬的那半轮明月，倾泻银光，有助于浮想翩跹，唤起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一夜所特有的神秘莫测的郁闷气氛。

但是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却是一座宽敞无比的帐篷，挂着一块红丝绒的帷幕，遮住了一座舞台。德·普里夫人为了让宾客们在她荣誉极度显赫之际一睹她美丽的风采，决定亲自登台演戏：在她辞

世之前，再一次把她生活中的全部轻松欢快射向众人。这应该成为她最后一次最美妙的欺骗。在她残留的短短几天之中，她向一位年轻的诗人订了一个剧本，诗人得完全按照她的要求制作这个剧本。演出时间不长，亚历山大体的诗句并不高明，但这对于夫人来说并不重要。悲剧发生在东方，她给自己定的角色是一位年轻的女王趁加娜。她的王国被敌人侵犯，她高傲地自杀身亡，尽管那宽宏大量的胜利者建议她作为他的王后，和他分享国王的权力。于是夫人暗下决心：她要在真正自尽之前，向那些毫无预感的人表演一次自我了断。然后，她要再一次经历种种往事，虽说只是在戏中，再当一次女王，她要让人看到，她是生为女王，一旦被人夺去权力，便非死不可。

夫人的勃勃雄心是，在那最后一个晚上，正值众人观赏她时，她得容颜美丽，显出女王的风采；她要用一顶看不见的王冠来装饰她往日的肖像，使人提到她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犹如提到一切崇高的事物。脂粉掩盖了她深陷的面颊上的苍白，穿着飘飘欲仙的东方长袍，觉察不出她形销骨立。点缀在她头发上的宝石，宛如潮气浓重的清晨在一朵绿色的花卉上闪闪发光的露珠，发出令人神魂皆醉的熠熠光辉，使她黯然无光的眼睛顾盼有神。内在的激情使她容光焕发，光彩夺目地在撤去的帷幕后面出现，跪倒在地的仆役，满怀敬意抬头张望的民众把她团团围住，这时一片惊叹耳语的嗡嗡声传遍宾客的行列。她的心突突直跳：自从那苦涩的几周以来，她第一次感到一股美妙的赞赏浪潮向她汹涌而来，这股浪潮曾经如此长久地载着她，托着她。一种奇妙的感情在她心里爆发，一股甜蜜的忧伤，夹杂着忧郁的欢乐，遗憾之情一再翻腾，回复

到巨大的快乐之中。在她眼前浪花飞溅，她再也看不清个别的人，而只看见一大群，也许是她的宾客，也许是整个法兰西，也许是子孙后代，也许是永恒。她只幸福地感到这一点，那就是她高高在上，又一次高高在上，为人妒忌，为人羡慕，为所有这些无名的目光所流露的好奇所照耀。她现在终于经过这样漫长的时光，她终于又意识到自己活着，意识到自己生机勃勃。这一瞬间的生命是用死亡换得的，代价不算过于昂贵。

她演得非常精彩，她可从来没有试过。因为阻止别人在人前表现感情的一切：恐惧、担忧、羞耻、拘束，她全都已经摆脱，她的确只是在游戏人生。她想当女王，也当了一小时女王。只有一次在她说出下面这行诗句时，她突然透不过气来：

“Je vais mourir，oh ne me plaignez pas！”[1]因为她感到，她说出了她最深沉的愿望，惟恐别人不会受她欺骗，会理解她、警告她、阻止她。可是恰好是在这声呼喊之后的停顿使别人由衷地觉得，她演得极端可信，于是一阵寒噤穿过众人的行列。她猛地一下子挥动匕首，刺向心窝，倒了下去，似乎含着微笑悠悠死去，这出戏到此结束，其实在此才真正开始。这时人们冲上舞台，围着她欢呼，热情地向她表示赞赏，即便在她权力的巅峰时期，她也没有见到过这样强烈的热情。

可她对于人们的这番激烈的骚动只报以淡淡的微笑。大家奉承她，说她把趁加娜的死演得多么精彩，她平静地说：“难道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人怎么死吗？死神已降临到我心里，后天一切

[1] 法文，我就要死去，啊，请别为我悲悼！

都过去了。”

大家又哈哈大笑。但是这笑声现在已不再使她痛苦。她心里现在有一种幸福的、摆脱一切痛苦的欢快情绪，一种孩子气的疯疯癫癫的快乐，因为她欺骗了所有这些热情洋溢的人们，她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一起纵声欢笑起来。她从前老是玩弄人，玩弄权力：现在她发现，没有什么玩具比死亡更加使人欢快。

第二天，也就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完整的一天，宾客们纷纷散去：她要独自一人迎接死神。豪华马车卷起朵朵白云般的尘土，向远方驶去，骑士们策马奔驰着，纷纷离去，客厅里又变得空空荡荡，没有笑声，没有灯光，骚动不宁的风声在壁炉里呼啸盘旋。她觉得，似乎随着这些人的离去，她的血液也缓缓地从她的血管里流出，她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弱，越来越缺乏防御能力，越来越胆怯惊恐。死亡，她昨天还觉得像戏里演的那样轻松，可是今天向这个又变得孤独的女人显示了它的恐惧的威力。

原来她以为已经驯服、遭到践踏的一切，现在又重新苏醒。最后一个夜晚来临：那长蛇似的阴影，被灯光吓得躲到各种东西后面，如今又从它们藏身之处，一蹿一蹿地爬了出来。被欢笑声窒息的恐惧，被许多人五颜六色的形象所遮盖，现在又强大无比地进入各个空旷无人的房间。沉默原来只是缩着脖子躲过嘈杂的人声汇成的洪流，如今又像浓雾似的四下散开，弥漫所有的房间、大厅、楼梯、走廊，也塞满了那颗战栗不已的心。

她恨不得立即了此残生，但是她选择了十月七日，不能破坏这种骗局，不能因为她一时任性，把这人工制造的、由许多谎言堆

成的她那闪闪发光的凯旋大厦彻底摧毁。她必须等待。但是外面飒飒的风声在冷嘲热讽，里面黝黑的阴影在扑向她的心，这等待死亡的时刻，这可比死更糟。叫她怎么能忍受临死前的最后一个漫漫长夜，这无边无际的直到旭日东升的漫长时光？黑黝黝的各种东西像鬼魂似的从四面八方越逼越近，她往日生活的种种阴影像从坟茔之中冉冉升起——她逃避它们，从一个房间逃到另一个房间，但是这些阴影从肖像上向她凝视，从窗户后面向她冷笑，藏头露尾地躲在橱柜的后面。死人已经向这个还活着的女人伸出手来，她还渴望着活人，还渴望着活人和她共度一宵。她渴望得到任何一个人，犹如渴望得到一件大衣，让冻得索索直抖的她，能裹上这件大衣，直到破晓时分。

她突然伸手拉铃，铃声刺耳地响起，犹如一头野兽被一枪击中，一个仆人睡眼惺忪地走上楼来。夫人命令他立刻去找神父的侄儿，把他叫醒，带他前来，她有重要的消息告诉他。

仆人直瞪着她，仿佛见到一个疯子。但是她感觉不到，她根本什么也感觉不到，任何感情在她心里都已死灭。把这殴打过她的人叫来，她不感到羞耻，她也毫不迟疑地让仆人在深夜里把一个男人叫到她的卧室里来。在她心里只有空虚、寒冷，她感到为了不至于结冰，她那可怜的哆嗦不已的身体需要温暖。她的灵魂已经死去，现在她只需要杀死她的肉体。

过了一些时候门打开了，夫人过去的情人走了进来。他的一张冷脸透着嘲讽的神气，显得说不出的陌生。可是他一把门打开，夫人不再单独和这些家具呆在一起，恐惧又稍稍向四周缩了回去。

年轻人努力使自己显得非常坚定，不要暴露他内心的惊讶，因

为夫人的传唤对他来说完全出乎意料。在府邸里庆典盛会热闹非凡的日子里，他成天愤怒地眯细了眼睛，在花园铁栅栏的门前溜来溜去，他拼命自责后悔不迭，他作为夫人的情人，照理完全可以在光辉夺目的豪华场面露脸。他愤怒地责怪自己，当时竟这样厉害地使她蒙受羞辱，因为在这挥霍无度的饮宴之中，他一下子又清楚地意识到财富的全部威力，他竟错过机会，没有完全充分利用。此外，和德·普里夫人在一起度过的时光使他渴望拥有这些秀丽纤巧、香气扑鼻、道德败坏的女人，连同她们柔弱、娇嫩的四肢，她们别有情趣、撩人心魂的情欲，她们沙沙作响的绸衣。他是自己把自己推回到那寒碜的神父寓所里，这里的一切他觉得一下子都显得笨拙、肮脏、陈旧不堪。他那一时激起的贪欲使他死盯着一切来自巴黎的女人，可是谁也对他不屑一顾。她们华丽的马车轻蔑地用轮子溅他一身泥土，他见到那些高贵的老爷们谦卑地脱帽致敬，可老爷们理也不理他。他好几百次内心冲动，想到府邸里去，跪倒在德·普里夫人脚下，可是恐惧每次都把他拽了回来。

可是现在她派人去叫他，这使他神气起来。他在内心深处挺了挺胸脯：夫人现在又需要他了，这是他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

他们两人对视了片刻。彼此都无法掩饰眼睛里所含的仇恨。此时此刻，每个人都蔑视对方，因为他们都想互相利用。德·普里夫人控制住自己。她的声音非常冷淡。

“贝林顿公爵昨天问我，能否给他推荐一个秘书，你要是想要这个职位，我明天就给你一封信，派你到巴黎去找他。”

小伙子哆嗦起来。他已经摆出一副傲气凌人的架势，倘若夫人开口求他，他要居高临下，态度仁慈地对待她。可是现在这一切

全都崩溃。贪婪征服了他。在他眼前闪耀着巴黎。

“夫人若肯这样仁慈——我，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幸运的事情。”他结结巴巴地说道。眼睛里充满了乞求的神情，活像一头挨了鞭打的狗。

夫人点点头。然后凝视着他，目光专横，可是随即柔和下来。他明白了。一切又变得和从前一样……

在这欲火如炽的夜里，夫人一刻也没有忘记，她恨他，蔑视他，欺骗他——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贝林顿公爵——她知道，她自己是多么可鄙，竟不得不用一通谎言来骗取别人的爱抚，但是，她从这年轻人肢体上感觉到的，从他的唇上啜饮到的是生命，是生机盎然的生命，不是想把她拴住的黑暗和沉默。她感觉到这年轻人青春的温暖如何把死亡逼走，她每一秒钟都知道，她只想欺骗那越逼越近的死亡，她现在第一次预感到死亡的威力。

十月七日的清晨晴朗明亮，太阳普照田野，即使阴影也显得透明纯净。德·普里夫人仔仔细细地梳妆打扮，似乎要去参加盛会，她把她的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把信件烧掉，把极其珍贵的首饰锁在一个乌檀木的匣子里，把所有的借据和合同全都撕掉。天亮以后，她又变得思路清晰，意志坚定，她要所有的事情都清清楚楚。

她的情人走进房来。她和蔼可亲地和他谈话，毫无怨恨；这最后一个对她有点分量，虽说分量极小的人，竟如此卑鄙地受到她的欺骗。她不希望有人会带着怨恨谈起她，她希望人人都对她赞赏，表示感激。她真想为了这一夜把这个匣子连同所有的珠宝都倾

倒在他的身上：这可是一大笔财产啊。

但是这年轻人没有睡醒，全身发懒，怀着农民渴望占有的欲念，他不想别的，只想到他的职位，他的前途。回想起夫人的爱抚发出的激情如炽的火焰，他变得更加放肆。他口气粗野地说，他现在马上就得上巴黎去，不然也许会错过机会，与其说是请求夫人毋宁说是硬要夫人给他写推荐信。于是她的心也就变得冰冷。她租佣了他：现在他来索取报酬。

夫人写推荐信，写给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他永远也不可能找到此人。但是她还迟疑着不想发出此信。她又一次想把作出决定的时间往后推迟，她问他是否愿意再呆一天。夫人很希望如此。说着，掂了掂手里那个匣子的分量。她感到，倘若他表示同意，说不定还能救她。但是所有的决定都马上作出。他急于出发，不愿留下。虽说他并没有如此粗野地说，他卖身只卖一夜，但是他清楚地让人感觉到这点。夫人本想把价值几十万里弗尔的首饰全都赠送给他。可是他态度生硬，目光放肆，毫无爱意。夫人便把一颗，非常小的一颗，发出黯淡光泽的宝石给他作为信使的报酬，让他把这只匣子送到巴黎乌尔苏林娜修道院去，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他可没有想到。同时附上一封信，请求为她的亡魂做几台追思弥撒。然后她就打发这个不耐烦的年轻人去见贝林顿公爵。小伙子也没有表示多少感谢就上路了。没有料到他随身带走的这只匣子多么珍贵。就这样，夫人在向众人演了一出戏，掩饰自己的感情之后，把她生活的道路上碰到的最后一个人也欺骗了。

然后她就关上房门，急急忙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用中国细瓷做的小瓶子，上面弯弯曲曲地盘绕着几条蓝色的形状古怪的龙。她

好奇地看着这个小瓶子，无忧无虑地把玩了一阵，就像她玩弄众人，玩弄王侯，玩弄法兰西，玩弄爱情和死亡一样。她旋开瓶盖，把透亮的液体倒在一个小碗里，她犹豫了一会儿，其实只是出于孩子气的恐惧心理，怕它味道发苦。她小心翼翼地把舌头伸了进去，就像小猫在喝热牛奶似的：不苦，味道不坏，于是她一口气把液体喝了下去。

就喝上这么一小口，明天就再也看不见云彩、草地和森林，使者快步奔跑，国王大吃一惊，整个法兰西惊愕不已，在这一瞬间，她觉得这一切不知怎的，显得滑稽，非常可笑。而这就是她如此害怕的壮举。她想到她宾客们的惊讶，想到与她曾预言死期这件事相联系的各种传说，只有一点她不明白，她之所以决定去死，只是因为她需要这些人，这些天真烂漫的蠢人，演这么一小出戏就能欺骗他们。她现在觉得死很轻松，甚至死的时候还可以微笑，的确——她试了一下——完全可以面带微笑，死的时候面容美丽，神情安详，满面笑容，散发出超凡出世的幸福，这丝毫也不困难。真的，直到死了以后还可以扮演幸福无比的喜剧，这点她以前可不知道。她现在一下子感到世上万物啦，人啦，世界啦，死啦，生啦，一切的一切都逗乐得不得了，以至于那一抹准备好的微笑不由自主地在她那轻佻的唇上竟变成真的笑意。她伸直了身子，仿佛在她面前什么地方有一面镜子，她等待着死神降临，微笑着，微笑着，微笑着。

但是死神不容欺骗，它摧毁了这个笑容。人家找到德·普里夫人时，她的脸扭曲成一副狰狞的怪相：在那怒气冲冲的面部轮廓里

刻下了她在最后几个礼拜所经受的一切：愤怒，悔恨，无谓的恐惧，狂野绝望的痛苦。她拼命装出来的蒙骗人的微笑，已无可奈何地消失殆尽。一阵阵的绞痛使她的双脚弯曲，双手痉挛地使劲抓住一张窗帘，布片还碎在她的手里，她的嘴巴大张，像是发出一声尖锐刺耳的喊叫。

这场表面看来欢快无比的壮丽戏剧，对她辞世之日的神秘预告也是徒劳。关于她自杀的消息在晚上传到巴黎，正好有一位意大利魔术师在宫廷献艺。他让小兔子消失在他的帽子里，从蛋壳里变出鹅来；死讯传来，大家对此稍稍有些激动，惊讶，人们悄声耳语，几分钟内大家都提到德·普里夫人的名字，可是魔术师恰好又表演一个令人惊讶的绝技，大家都忘记了德·普里夫人，她自己此时若是在场也会忘记一个陌生人的命运的。在法兰西，人们对她这罕见的结局所表示的兴趣没有持续多久，她拼命使劲，演出一台令人难忘的戏还是白费力气。她渴望得到的荣誉，她想以死来夺取的不朽都悄然流逝，和她的姓名无缘：无关紧要的众多事件汇成的尘埃和瓦砾掩埋了她的命运。因为世界史容不得擅自闯入的来客，它亲自遴选自己的主人公，把那些不召自来的人们无情地斥退。谁若从滚滚向前的命运之车上掉下，就再也赶不上它。关于德·普里夫人的奇怪的结局，关于她的真实的生活和她那精心设计的死的骗局，只有某一本回忆录里留下了干巴巴的几行文字，难以使人想象她往日的命运起伏跌宕激情如潮，就像一朵压干了的花朵，难以使人体验早已消逝的春天带来的芬芳馥郁的奇迹。

夏日小故事*

去年夏天我是在卡德纳比亚度过八月份的。这是科莫湖畔的一座小城，掩映在白墙的别墅和苍翠的森林之中，极为迷人。春天从贝拉乔和梅那乔前来的旅客在这狭窄的湖畔熙来攘往，即便是在这些比较热闹的日子里，这座小城依然宁静平和，在天气暖和的那几个礼拜，花香馥郁，阳光灿烂，它就更加寂静孤独。旅馆里几乎空荡荡的，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客人，每个客人在别人眼里都显得古怪，因为他竟然选择这样荒僻的地方来消夏避暑。每天早上看见别人还坚定不移地呆在这里，因而惊讶不已。最使我诧异的乃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他非常高雅，很有教养。从外表上看，他介乎举止得体的英国政治家和巴黎的花花公子之间。他不从事任何水上运动，整日凝神注视着香烟的烟雾在空中渐渐消逝，或者信手拿本书来翻阅一下，以此打发光阴。一连两天下雨，难耐的寂寞和他亲切坦然的态度，使得我们一认识就很快变得亲密，几乎完全消除了我们之间年龄的差异。他出生在利夫兰，先后在法国和英国受教育，未曾从事过任何职业，多年来也没有固定的住处，是个

高雅意义上的无家可归的人，就像那些逐美猎奇的维京人①和海盗，漫游各地，饱览名城胜景，观赏珍奇风光，积攒在自己心里。作为业余爱好，他对一切艺术全都倾心，但是一种高雅的鄙夷态度，胜过对艺术的爱，使他无法为之献身。他感谢这些艺术给予他千百个小时美好的时光，而他自己却不曾从事过片刻艺术创作活动。他过的是那种别人看来纯属多余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相互之间毫无关联，通过千百个珍贵的经历积累起来的所有财富，贮存在这种生活之中，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全都化为乌有，无人继承。

一天晚上，用罢晚餐我就和他谈起这点，当时我们坐在饭店前面，看着明亮的湖面在我们眼前慢慢地变成一片昏暗。他微笑着说道："也许您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我并不相信回忆，经历过的事情是在我们经历的那个瞬间就离我们而去，而文学作品呢，它在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以后不也是这样毁掉了吗？不过我今天要给您讲一件事，我相信，这可是一篇精彩的小说。请跟我来，这种事情最好边走边说。"

于是我们沿着那奇妙的湖滨小道往前走去，年代古老的柏树和枝叶杂乱的栗树向我们投以密密的浓阴。湖面从树丛的枝桠之间投来骚动不宁的闪光。对岸白云深处是贝拉乔。已经西沉的落日，给它抹上了正在消散的淡淡的彩色霞光。在苍茫的山冈高处，塞尔贝洛尼别墅的微光闪烁的高墙顶端，映照着钻石般的余辉夕照，闪

---

* 本篇于一九一一年在小说集《最初的经历》（莱比锡海岛出版社）中首次发表。

① 即诺曼人，北欧斯堪的那维亚的居民，从八世纪末到十一世纪，作为海盗或者商人，不时光顾欧洲沿岸各地。

闪发光。天气暖和，有些郁闷，可并不使人感到沉重；夏夜的暖意，宛如女人柔软的手臂，充满柔情蜜意地依偎着浓阴，用视而不见的花卉的芳香灌满了人们的呼吸。

他开口说道："作为开场白，我应该坦白交待，我一直没跟您说过，去年我就已经到卡德纳比亚来过，在同样的季节，下榻在同一个旅馆里，这也许会使您感到奇怪。我告诉过您，我这一生一向避免干重复的事，这样，您对我今年旧地重游一定会更加大惑不解。但是请听我说！那次自然和这次同样孤寂，那位从米兰来的先生去年也同样在这儿。他整天钓鱼，晚上又把鱼放生，第二天再去把鱼抓来。去年还有两位英国老太太在这儿，她们出出进进轻手轻脚，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她们的存在。另外还有一个相貌俊美的小伙子和一个可爱的脸色苍白的姑娘。我至今还不相信，她是那小伙子的妻子，因为他们俩似乎过于亲热。最后还有一家德国人，是最为典型的北德人，一位年纪较大的太太长着淡黄色的头发，骨骼坚硬突出，动作生硬难看，她有一双像钢针一样刺人的眼睛、一张像用刀子削过的锋利的善于吵架的嘴。和她一起的是她妹妹，不会叫人认错，因为两人的面部轮廓一模一样，只是妹妹脸上的线条比较舒展，布满皱纹，不知怎的，显得柔和一些。姐妹俩老是呆在一起，可是从不交谈，总是埋头织个不停，似乎要把她们全部思想空虚都编织进去。这是两个无情的命运女神，主宰着无聊和褊狭的世界。在她们两人当中还有一个年轻的，大约十六岁的姑娘，是她们两人中某一位的女儿。我不知道究竟谁是她的母亲。因为她的面部轮廓尚未定型，却已经微微地显出女性的丰腴。她其实长得并不美，过于纤瘦，还不成熟，此外，穿着打扮

当然也很不得法。但是在她那茫然无助的渴望之中却有一些楚楚动人的东西。她的一双大眼也充满了迷茫的光芒，但是这双眼睛总是窘迫地避开别人的视线，眼睛一眨，明亮的光辉便倏然不见。她每次来也总带着一件手工活，但她的两手往往动得很慢，手指会停住不动，然后她静静地望着，幻梦般的目光，一动不动地凝望着湖面。我不知道，这番景象究竟有什么东西这样奇怪地打动了我的心。是看到一个母亲容颜凋残和一个女儿花蕾绽开，看到身姿绰约后面显出的阴影时，不由得会向你袭来的那种平庸的，可又如此难以避免的怅惘心绪吗？是想到在每一个面颊上都隐藏着皱纹，在每一张笑靥上都暗藏着疲倦，在每个梦幻里都已经有个失望在等待着，因而黯然神伤吗？抑或是少女浑身上下都表现出来的那种奔放的、刚刚萌发的毫无目的的渴望，少女生活中绝无仅有的奇妙无比的时刻？这时，她把目光贪婪地投向太空，因为她还没有得到那绝无仅有的东西，她可以牢牢地抓住它，然后紧紧地攀附在它上面，就像海藻附着在水里漂浮着的木头上一样。从旁观察，看她那梦幻般水汪汪的眼睛，以及冲动地热情爱抚每一只狗和猫的样子，我的心情便无比激动。焦躁不安的情绪使她许多事情刚开个头，便有始无终地撂在一边。晚上她把旅馆图书室里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匆匆浏览一遍，或者翻阅她带来的两本读得稀烂的诗集，读她的歌德和鲍姆巴赫[①]……可是您干吗发笑？”

我不得不向他道歉：“只是因为歌德和鲍姆巴赫这两个名字凑在一起的缘故。”

---

① 鲁道尔夫·鲍姆巴赫（1840—1905），通俗诗人，写些漫游诗和大学生诗歌，不能和歌德相提并论。

“原来如此！当然，这个搭配是很可笑，但也不尽然。请相信我，对于这个年龄的少女来说，读好诗或者坏诗，读有真情实感的诗还是谎话连篇的诗，她们都无所谓。对于她们来说，诗歌只是止渴的酒杯而已。她们根本不注意杯中的酒，因为她们还没有喝酒，就早已陶醉。这个姑娘也是如此，她的酒杯里注满了憧憬，使她的眼睛闪闪发光，使她放在桌上的指尖微微颤抖，使她的步态有一种独特的僵硬而又飘逸的样子，介乎飞腾和惊恐之间。你看到她如饥似渴地想和什么人说话，倾吐一下她满溢的心事，可是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孤独，只有织针左右碰撞的声响，只有两个女人冷冷的凝重的目光。我心里不由得产生无限的同情，可是，我无法接近她，因为当真说吧，在这种时刻，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对于一个少女算得了什么。再说，我厌恶认识一家子人，特别对结识市民阶层的老太太们心存反感，这就使我们绝不可能互相接近。于是我试图去干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心想：这个年轻姑娘羽毛未丰，毫无人生阅历，大概是初次来到意大利。在德国，由于英国人莎士比亚的缘故，意大利被公认为罗曼蒂克的爱情之国，其实莎士比亚自己也从未到过意大利。人们认为这是有许多罗密欧的国家，充满了秘密的奇遇，扇子掉在地上，匕首闪闪发光，还有假面、伴娘和柔情似水的信笺。她肯定梦想着艳遇，谁不知道少女的幻梦，这些迎风飘舞的白云，它们漫无目的地在蓝天上飘浮，总是在傍晚烧得色彩绚烂，呈现玫瑰的色泽，然后化为一片烈焰般的火红？在这里她会觉得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于是我下定决心为她编造一个神秘的情人。

“当天晚上我写了一封长信，语气谦卑，充满尊敬而又柔情

脉脉，满是陌生的影射，信上没有署名。这封信，既不提出任何要求，也不作出任何许诺，热情洋溢，却又态度收敛，简而言之，这是一封罗曼蒂克的情书，就像出自一出诗剧。我知道，她为内心的焦躁所驱使，每天总是第一个来进早餐。我便把这信塞在她的餐巾里。清晨来临，我从花园里观察她的行动，只见她先是一怔，疑惑不解，接着大吃一惊，脸上泛起一阵红晕，布满她苍白的面颊，一直红到她的脖颈。她茫然无助地环顾四周，一哆嗦，小偷似的一下子把信藏了起来，然后，忐忑不安地、神经质地坐着，几乎碰也不碰她的早餐，很快就跑了出去，跑到浓阴密布、幽静无人的过道里，仔细揣测这封神秘的信札……您是否想说什么？”

我方才身不由己地做了一个动作，现在只好对此进行解释：“我觉得这件事很唐突。您难道没有想过，她会进行追查，或者用最简便的方法，她会去问侍者，这封信是怎么塞到她的餐巾里来的？或者把信交给她的母亲？”

“我当然想到了这层。但是如果您看见过这个姑娘，这个胆小怯懦的可爱的女孩，只要说话的声音稍微大了一些，就满脸惊恐地左顾右盼，那么您的任何顾虑都会烟消云散。有些姑娘非常害羞，您可以大胆地对她们恣意妄为，因为她们束手无策。她们宁可自己吃亏倒霉，也不会向别人吐露片言只语。我微笑着目送她远去，看到我的游戏如此成功而暗自高兴。这时她已经返回，我突然觉得我的血液直涌上太阳穴：她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姑娘，连步态也完全变了样。她神情不安、心绪慌乱地走来，一阵红潮布满她的面颊，可爱的窘态使她显得举止笨拙，一整天都是这样。

她的目光飞向每一扇窗，仿佛在那儿可以捕捉到这个秘密。她的目光围绕着每一个从旁走过的人，有一次她的目光也落到我的身上。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她的目光，惟恐一眨眼睛会暴露我自己。但就在这闪电般飞快的一瞬间，我感觉到她目光中包含着疑问的火焰，我几乎吓了一跳。多年来我又一次感觉到，把第一粒火花射进一个少女的眼睛，这比任何极度快感都更加危险，更加迷人，更会把人毁掉。我看见她坐在那两位太太当中，手指头懒洋洋地动着，有时急匆匆地抓一下她衣服的一个地方，我敢保证，信就藏在那里。于是这游戏更加吸引了我。这天晚上我又写了第二封信，接连几天，每天都写，把一个恋情正浓的年轻人的感觉在我的信里体现出来，把一种纯粹是想象出来的激情描绘得愈演愈烈，这变成一种独特的刺激，使我自己激动不已。这变成了我的一种扣人心弦的运动，就像猎人想从事的那种运动，设下陷阱，或者引诱猎物跑到他的枪口的射程之内。我的成功对我来说是这样难以描述，几乎令人害怕。倘若这场已经开始的游戏，不是这样诱人，不是这样强烈地吸引着我，我就不会继续进行了。她的步履无比轻盈，快慢不一，像是舞步。她的脸上散发出一种热情洋溢的美，她想必彻夜不眠，一直在期待着早晨的信，因为她的眼睛在早上便罩着阴影，而且目光火辣辣地游移不定。她开始注意自己的举止打扮，头发上插了鲜花，对所有的东西都有一股子奇妙的柔情，使她双手动作平稳。她的目光总带有询问的神情，因为从我在这些信笺里泄露出来的千百件琐细小事里，她感觉到，写信人想必近在咫尺，想必是位风神，伴同音乐，弥漫在空中，就在近处飘浮，窥探着她最隐秘的言行，自己却随心所欲，隐身无形。她的心情变得欢

快开朗，连两位迟钝的太太也注意到了她的转变，因为有时候，她们善意而好奇的目光会停留在这匆匆来去的身影和像鲜花怒放的面颊之上。她的嗓音变得婉转动听，更加响亮，更加明朗，更加大胆。她的喉头常常震震不已，仿佛突然之间会有歌声带着欢呼的花腔从她嘴里喷出，仿佛……可是您又笑起来了！”

“没有，没有，请您接着往下讲。我只是想说，您讲得非常之好，您很有——请您原谅——天才，您讲这故事肯定和我们的小说家讲得一样精彩。”

“您说这番话无非是客气而委婉地向我暗示，我讲述这事如同您的德国小说家一样，讲得抒情激越，铺排很开，多情善感，无聊已极，好吧，我就长话短说吧！这个玩偶在跳舞，是老谋深算的我在用手牵线。为了不致招来任何怀疑——因为有时候，我感觉到，她的目光盯着我的眼睛不停地打量——我就设法让她觉得，那位写信人可能并不住在这里，而是住在附近的某个疗养地，每天划着小船或者乘坐汽船到这里来。于是每当有船靠岸的钟声响起，我就看见她找个借口，摆脱母亲的监视，一溜烟地跑了出去。从码头的一个角落，屏气凝神，打量着从船上下来的乘客。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那是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我无所事事，一心观察她的一举一动。这时发生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来客中有一位英俊的青年，穿着打扮有一股意大利青年的风流倜傥的帅气。他像寻找什么，举目环顾四周。这时他大概发现了这位少女拼命寻找、急于询问、渴求知晓的目光，因为害羞，一片红云立即飞上她的面颊，掩盖了她那轻轻的微笑。这位青年为之一怔，立刻注意起来。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瞥这样灼热的目光，

包含着千百种欲语未吐的情愫，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这位青年微微一笑，设法尾随着她。她急急逃走，又停住脚步，确信这就是她寻找已久的那个人，又继续快步走开，可是又回头张望。这就是那永恒的既乐意又害怕、既渴望又害羞的游戏。在这场游戏里人的可爱的弱点总是占着上风。这位青年虽然深感意外，显然也深受鼓舞。他紧紧地跟上，已经走到她的身边，我吓得要命，眼看事情要乱成一团，这时两位太太沿着小径走来。姑娘像只吃惊的小鸟，迎着她们飞奔过去。那位青年谨慎地退了回来，不过在转身时他们的目光还相遇了一次，热烈地互相深深地望了一眼。这个事件首先提醒我，该结束这场游戏了，但是诱惑是如此强烈，我决心好好利用这次偶然的邂逅，在当天晚上给她写了一封信，长得异乎寻常，借以证实她的估计。从此我要用两个人物来演出这台戏，这对我极为刺激。

"第二天早上，姑娘脸上那种颤抖的、困惑迷乱的神气把我吓了一跳。那种美丽的、焦躁不安的神情不见了，代之以一种我感到费解的神经质。她的眼睛水汪汪的、红红的，好像流过眼泪。痛苦似乎侵入了她的心灵深处。她沉默不语，似乎想要狂喊一阵。她的额头显得阴沉，她的目光流露出一种阴郁苦涩的绝望神情，而我这次恰好希望看到她目光里显出明朗的喜悦。我不由得心悸。有一些陌生的东西第一次掺杂进来，这个玩偶不听话了，她跳的舞完全和我想的不同。冥思苦索，想到各种可能性，却没有找到答案。我开始害怕我自己导演的这出戏，为了避开她目光中所包含的悲诉，我直到晚上才回到旅馆。等我回来，一切都明白了。那张餐桌没有铺上桌布，这一家子离去了。没能跟她说上一

句话，她就不得不走了。她也没有向她家人泄露，她的心还牵挂着这惟一的一天，牵挂着这一刻。她是被人从她那甜蜜的幻梦中拖走，拖进不晓得哪一个鄙陋的小城里去了。这点我可忘记了。我到现在还感觉到她那最后的目光，犹如怨诉的目光，我到现在还感觉到她目光中可怕的力量，凝聚着愤怒、折磨、绝望和最钻心的痛苦，是我把这种痛苦投进了她的生活，谁知道这对她的心灵造成了多么深重的伤害！”

他沉默了。我们说着话，夜也深了。薄云遮掩的月亮散发出一股独特的清光，树丛间似乎有火花和星光在闪烁，再就是白茫茫的湖面。我们沉默无语，继续往前走去。我的同行人终于打破了沉寂：“这就是那个故事，这不是一篇小说吗？”

“我不知道，反正我愿把它和别的故事一起记在心里。为了这个故事我得向您表示感谢。可是要说它是篇小说？也许是个美丽的素材，可能会吸引我，因为这些人物只触及了表面，并没有完全把握住自己，他们的命运刚刚开始，但并不是命运。要写，就必须把它写到底。”

“我明白您是什么意思。写这个少女的生活，回到小城里，那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的可怕悲剧……”

“不，我指的倒不是这些。这个少女已经不再使我感兴趣。年轻的女孩子，不论她们觉得自己如何与众不同，都不怎么有趣，因为她们的生活经历全是消极被动的，因而过于雷同。我们谈的这位少女只要时间一到，就会嫁给家乡的某个规规矩矩的男人，这次事件将成为她回忆中辉煌的一页。这个姑娘以后如何，我已不感兴趣。”

“这很奇怪，我又不明白了。您在那个小伙子身上又能找到点什么。这样的目光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顾盼之间火光四射，大部分人根本没有觉察到这点，而另一些人很快就把它忘却，必须到了老年才会知道这恰好是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贵最深沉的东西，那青春的最神圣的特权。”

“我感兴趣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年轻小伙子……”

“而是……？”

“我倒想把那位年长的先生，那位情书的作者加以塑造，把他彻底描绘一番。我认为一个人不论在哪个年龄，写火辣辣的情书并且梦想着深入到一段恋情中去，都不会不受惩罚。我倒想描述一下，这出戏如何弄假成真，他如何自以为已经控制住了这场游戏，而实际上却反被这场游戏所控制，他自以为只是作为旁观者看到了这个少女宛如花蕾初放的美，而这种美却刺激了他，攫住了他内心更深层的地方，突然一切都从他手里滑掉，这一瞬间，使他狂热地渴望进行这场游戏，获得——这个玩物。恋爱想必会使一个老人的激情和一个少年的激情非常相似，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并不完全具有充分的价值。爱情中的这种重返青春的现象定会激动我。我会让这老人怀有惴惴不安、殷切期待的心情。我要让他坐立不安，向那姑娘追踪而去，为了见她一面。可在最后关头，毕竟还是不敢走到她的跟前。我要让他旧地重游，满心希望能和她重逢，急切盼望出现一个偶然巧遇的机会，而这种巧遇总是残酷无情的。我将顺着这根线索去构思我的小说，这篇小说将是……”

“虚伪的，虚假的，不可能的。”

我吓了一跳。他打断我的话，声音生硬、沙哑、微微颤抖，

几乎带有威胁的神气。我从来没有看见和我同行的这位先生这样激动过。我像闪电般迅速地感觉到，我不小心触及了他的什么痛处。他匆匆停住脚步，我心里一动，有些难堪。我看见他的白发在夜色中闪烁。

我想赶快换个话题，谈点别的，可是他已经又说起话来，现在平稳低沉的嗓音变得非常亲切柔和，揉进了轻柔的悲怆。“也许您说得有理，这样更有趣。L' amour coûte cher aux vieillards①，我想，这是巴尔扎克给他最动人的故事之一取的篇名。就这个题目，还可以写许多故事，但是老年人知道其中最隐秘的内情，只喜欢讲他们的成功，闭口不讲他们的弱点。其实这些事情怎么说呢，不过是像钟摆一样，永远摆个不停。可他们却害怕在这种事情里面显得可笑。卡萨诺瓦回忆录中有些篇章讲他年纪大了，偷情的汉子自己戴上了绿头巾，欺骗别人的人反而被人欺骗，您难道真的以为恰好这些篇章‘丢失了’是个偶然事件？我看也许只是因为他的手变得过于沉重，心胸变得过于狭窄了吧。”

他把手伸给我，这时他的嗓音又变得非常冷漠、平静、无动于衷。“晚安！我发现夏日的夜晚给年轻人讲故事是很危险的事，很容易产生愚蠢的念头和各式各样毫无必要的幻梦，晚安！”

他迈着富有弹性的，但因上了年纪已变得缓慢的步履，走向夜色中去。天时已晚，平日因夜间柔和的暖意很早就使我感到的疲倦，今天却因血液中涌起的兴奋而消散。如果一个人遇到一桩奇

① 法文，老人恋爱代价高昂。

事，或者把别人的经历一时当作自己的经历，就会这样。于是我沿着幽静昏黑的小路一直走到卡尔洛塔别墅。那儿大理石的台阶一直伸到湖里，我在清凉的石级上坐了下来。夜奇妙无比，贝拉乔的灯火以前像萤火虫似的在树丛中闪烁，显得很近，此刻越过水面似乎显得无限遥远。灯光慢慢地、一个接一个地落回沉重的黑暗之中，湖面寂静无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像一块漆黑的宝石光滑闪亮，可是在边沿闪着杂乱的火花。拍岸的微波轻柔地涌上石级又复退下，像白皙的手弹弄着白得发亮的琴键。苍白的苍穹，显得无限高邈，天幕上有千万颗星星熠熠生辉，它们挂在天上，静谧沉寂，晶莹闪光。只不过有时候，一颗星猛地挣脱那钻石般的轮舞，坠入夏日的黑夜之中，坠入黑暗，坠入山沟、峡谷，坠向山冈或者远处的水面，无知无感，被盲目的力量抛出轨道，就像一个生命被抛进无人知晓的命运的陡峭深谷。

家庭女教师*

两个孩子现在单独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灯已经关了。她们之间笼罩着一片黑暗，只有两张床隐隐约约地发白。两个孩子的呼吸都很轻微，人家简直会以为她们都睡着了。

“喂！”一个声音说道。这是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她轻轻地、有些提心吊胆地向黑暗里发问。“什么事？”从另外一张床上传来姐姐的回答。她比妹妹只大一岁。

“你还醒着哪。好极了。我……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那边没有回答。只听见床上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姐姐撑坐起来，带着期待的神情向这边望过来，可以看见她的眼睛在闪闪发光。

“你知道吗……我早就想跟你说……不过你先告诉我，这几天你不觉得我们的小姐有点儿怪吗？”

另一个女孩迟疑了一会儿，沉思起来。“有点儿，”接着她说道，“可是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不像原来那样严厉了。最近我有两天没做作业，她也没说什么。再就是她有点儿那

样——我也说不好。反正我觉得她现在根本不管我们了，她老是坐在一边，也不跟我们一块儿玩了，从前她老跟我们一起玩的。”

“我看她很伤心，只是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她现在钢琴也不弹了。”

又是一阵沉默。

接着姐姐提醒妹妹：“你不是有事要说吗？”

“是啊，可是这事你谁也不许告诉，的确不许告诉任何人，妈妈也好，你的小朋友也好，都不许告诉。”

“我不告诉，我不告诉！”姐姐已经不耐烦了，“到底是什么事呀？”

“是这样……刚才，我们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我还没跟小姐道晚安呢。我的鞋都已经脱了，可是我又跑到她房里去，你知道吗，我轻手轻脚地跑过去，想吓她个冷不防。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起先我还以为她不在房里呢。灯亮着，可是我没看见她。突然——我吓了一大跳——我听见有人在哭，我一下子看见她衣服穿得好好地躺在床上，脑袋埋在枕头里。她在抽抽搭搭地哭，我吓得浑身直哆嗦。可是她没有瞧见我。于是我又轻手轻脚地重新把门关上。我身上抖得厉害，只好在门口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这时，我在房门外还清清楚楚地听见她在哭呢。后来我就赶紧跑回来了。”

她们两个又不吭声了。然后一个女孩轻轻地说了声：“可怜的小姐！”这句话在屋子里颤抖，就像一个阴郁的音符迷失在空

* 本篇于一九一一年在小说集《最初的经历》（莱比锡海岛出版社）中首次发表。

中，接着又复归沉寂。

“我真想知道，她干吗哭，”妹妹又开口说道，“这几天她又没跟什么人吵过嘴。妈妈现在也不再没完没了地挑她的刺了。我们肯定也都没惹她生气，那她干吗哭成这样？”

“我倒有点儿明白她干吗哭。”姐姐说道。

“干吗哭？告诉我，她干吗哭？”

姐姐犹豫了一会儿，末了说道：“我想，她在恋爱了。”

“恋爱？”妹妹惊讶地一愣，“恋爱？爱上谁了呢？”

“你难道一点也没看出来？”

“该不是爱上了奥托吧？”

“不是奥托是谁？奥托难道没有爱上她？他上大学，在咱们家已经住了三年，可从来也没有陪我们出去玩过，他干吗这几个月突然一下子每天都陪我们出去呀？小姐到我们家来以前，他对我好吗？对你好吗？可是现在他成天围着我们转来转去。不管是人民花园、城市公园或者普拉特尔，我们跟小姐到哪儿去，都会碰巧遇见他，总是碰巧。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妹妹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说道：

“是的……是的，我当然觉得有点儿奇怪。可我一直以为，这是……”

她的声音变了。她不再往下说了。

“我起先也以为是那样，我们这些女孩子都挺傻。可是我总算及时发现，他不过是拿我们做幌子罢了。”

现在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了。谈话似乎已经结束。

姐妹俩已经陷入沉思或者已经进入梦乡。

这时妹妹又一次无可奈何地在黑暗中说道："可她干吗又要哭呢？奥托不是挺喜欢她吗？我一直以为，恋爱一定是挺美妙的。"

"我不知道，"姐姐带着沉思神往的神情说道，"我原来也一直认为，恋爱准是非常美妙的。"

在困倦欲睡的女孩的唇边又一次轻轻地、惋惜地吐出一声："可怜的小姐。"

然后屋里一片寂静。

第二天早上她俩不再谈起这件事情，可是，姐妹俩都感觉到，两个人的脑子里转的是同样的念头。她们两个互相绕着走，彼此躲来躲去，可是等到她俩从侧面打量女教师的时候，两个人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相遇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她们仔细观察奥托，仿佛这个在她们家里住了几年的堂兄是个陌生人。她们不跟他说话，可是在低垂的眼皮底下，她们一个劲儿地斜着眼睛瞅他，看他是不是在跟小姐打暗号。姐妹俩都坐立不安。吃完饭以后，她们不去玩，却心慌意乱地东忙西忙，瞎忙一气，急于想要探听这个秘密。到了晚上，两个女孩中的一个只不过淡淡地随口问了一句，仿佛她对这事漠不关心似的："你又看出什么了吗？""没有，"另一个说了一句，就掉过脸去。两姐妹似乎都有点怕谈起这件事情。就这样又过了几天，两个孩子默默地观察着，绕着圈子探索着，她们忐忑不安而又不知不觉地感觉到正在接近一个闪烁不定的秘密。

几天以后，妹妹终于发觉，女教师在吃饭的时候，暗暗地向奥托使了个眼色。奥托点点头算是回答。妹妹激动得身子一颤。她在桌子底下伸过手去，轻轻地碰一碰姐姐的手。等姐姐转过脸

来，她就用她发光的眼睛瞅了姐姐一眼。姐姐马上就会意了，立刻也坐立不安起来。

大家吃完饭刚站起来，女教师就对两个孩子说："你们回屋去自己玩一会儿吧。我有点头疼，想休息半个钟头。"

两个孩子垂下眼睛。她们小心翼翼地互相用手碰了碰，好像彼此都想提醒一下对方似的。女教师刚走，妹妹就一步蹦到姐姐跟前："瞧着吧，现在奥托要到她房里去了！"

"那还用说！所以她才把我们支开啊！"

"咱们得到她门口去偷听！"

"可是要是有人来了怎么办？"

"谁会来呀？"

"妈妈呗。"

妹妹吓了一跳。"是啊，那……"

"我有主意了，你猜怎么着？我在门口偷听，你留在走廊里，要是有人来了，你就给我个暗号。这样我们就保险了。"

妹妹噘着嘴，一脸的不高兴。"可是你到时候什么也不告诉我。"

"全都告诉你！"

"真的全都告诉我？……可什么也不许落下啊！"

"当然，人格担保。听见有人来，你就咳嗽一声。"

她俩等在走廊里，浑身哆嗦，心情激动。她们的心脏怦怦直跳。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两个孩子紧紧地挨在一起。

传来脚步声。姐妹俩赶忙跑开，躲进暗处。果然不错，来的是奥托。他握住门把，门随后又关上。姐姐像支箭似的射了过

去，贴在门上，屏息静气，侧耳细听。妹妹不胜向往地望着这边。好奇心折磨着她，使她离开指定的岗位，悄悄地溜了过来。可是，姐姐生气地把她推开。她只好又去等在外面，两分钟、三分钟，在她看来简直像永恒一样的漫长。她焦急难耐，像热锅上的蚂蚁转来转去。姐姐什么都听见了，而她一点也没听着。她又急又气，几乎要哭出来了。这时那边第三个房间里有扇门砰地关上了，她咳嗽一声。姐妹俩连忙跑开，溜进她们自己的房间。进屋以后还上气不接下气地站了一会儿，心跳得厉害。

接着妹妹便急切地催她姐姐："好啦，快……告诉我吧！"

姐姐脸上露出沉思的神情。末了她非常困惑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

"这事真奇怪。"

"什么事……什么事呀！"妹妹气喘吁吁地把这句话吐了出来。于是姐姐拼命回想。妹妹凑过来，紧挨着她，生怕漏掉了一个字。

"这事真奇怪……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我猜奥托进了房间以后，准是想跟她拥抱或者接吻，因为她跟他说道：'别这样，我有正经事要跟你谈。'我看是一点儿也看不见，因为钥匙孔里插着钥匙，可是听却听得很清楚。'出了什么事啦？'奥托接着问道。可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这样说过话。你也知道，他平时说话总喜欢大叫大嚷，粗声粗气。可这句话，他却说得战战兢兢，我马上就感觉到，他不晓得怎么搞的，心里有点害怕。小姐想必也看得出来，他在撒谎，因为她只是非常低声地说了一句：

‘你早就知道了。’——‘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是吗？’她就说了——说得那样悲伤，悲伤极了——‘那你干吗一下子不理我了？一个礼拜以来，你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你总是躲着我，也不再跟孩子们一起出去了，你也不再到公园里来了。难道我一下子就成了陌生人了？啊，你早已知道，为什么你忽然远远地避开我。’他不作声，后来说道：‘我快考试了，我得好生复习功课，没工夫干别的。现在也只能这样。’这下她就哭开了，然后一面哭一面对他说，可是说得非常温柔非常动人：‘奥托，你干吗要撒谎呢？你还是说实话吧，你对我撒谎，你这样做应该吗？我对你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可是我们两人之间得把话讲讲清楚。你分明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我从你的眼睛就看出来了。’——‘说什么呀？’他犹犹豫豫地说道，可是声音非常的微弱。这时她就说了……”

小女孩说到这里，突然身子哆嗦起来，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妹妹更紧地偎依着她。“什么……说了什么呀？”

“这时她就说：‘我不是有了你的一个孩子吗？’”

妹妹像闪电似的吓了一跳：“孩子！一个孩子！这不可能啊！”

“可她就是这么说的。”

“你准听错了。”

“没错，没错！她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他也像你一样，跳了起来，叫道：‘一个孩子！’小姐好久没吭声，末了说道：‘现在该怎么办呢？’后来……”

“后来怎么啦？”

“后来你就咳嗽了，我就只好跑开。”

妹妹感到非常惶惑，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前面："一个孩子！这怎么可能呢？她又在哪儿有这么个孩子呢？"

"我不知道。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也许在家里吧……在她上咱们家来以前。妈妈为了咱们俩当然不允许她把孩子带来。所以她才这样伤心。"

"去你的吧！那时候她还根本不认识奥托呢！"她俩又一筹莫展地沉默了，一面苦思苦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可使姐妹俩非常的烦恼。妹妹又开始说道："一个孩子！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她怎么会有个孩子呢？她又没结婚。只有结过婚的女人才有孩子，这我是知道的。"

"也许她结过婚了。"

"你别发傻好不好！总不是跟奥托结的婚吧！"

"为什么……？"

姐妹俩面面相觑，一筹莫展。

"可怜的小姐，"两姐妹当中的一个非常悲伤地说道。这句话一再出现，末了化为一声同情的叹息。同时，好奇心也一再燃起。

"究竟是个女孩还是个男孩？"

"谁又能知道呢？"

"你看怎么样……要是我去问问她……非常、非常小心地问她。"

"你发疯了！"

"怎么啦……她不是跟咱们挺好的吗？"

"你在胡想些什么呀！这种事情人家是不跟我们说的。什么

都瞒着我们。每次我们一进屋，他们就闭口不说了，净跟我们瞎七搭八胡扯一气，好像我们还是小孩子似的，可我都已经十三了。你干吗要去问她呀，谁都不跟我们说真话。”

“可我真想知道一下。”

“你以为我就不想？”

“你知道吗……其实我最最不明白的就是，奥托居然会一点儿也不知道。一个人自己有个孩子，总是知道的，就像一个人自己有父母，也是知道的一样。”

“他只不过是假装不知道罢了，这个流氓！他老是装假。”

“可是这种事情他总不会装假吧。只有……只有在他想骗骗我们的时候，他才装假……”

这时小姐进屋来了。两姐妹立刻一声不响，假装在做作业。可是她们都从旁边斜着眼睛去瞅她。她的眼睛好像红了，她的声音比平时低沉，比平时颤抖得厉害些。孩子们安静极了，她们突然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怯生生地抬起头来看她。“她有个孩子，”她们老是想着这个念头，“所以她才这样悲伤。”慢慢地，她们自己也悲伤起来了。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她们听到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奥托要离开她们家了。他跟他叔叔说，马上就要考试了，他得加紧复习，在这儿干扰太多。他准备到别处去租间房子住一两个月，到考完再回来。

两个女孩一听到这话，激动得要死。她们感到，这事和昨天的谈话之间有着一种秘密的联系。凭着她们敏锐起来的本能，她们感到这是一种怯懦行径，是一种逃跑行为。当奥托向她们告别的时

候，她们态度粗暴，转过身去不理他。但是，等他站在小姐面前的时候，她俩又斜着眼睛偷看。小姐的嘴唇微微抽搐，可是她安详地把手伸给他，一句话也不说。

这几天两个孩子完全变了样。她们不玩、不笑，眼睛失去了活泼开朗、无忧无虑的光彩。她们心里又不安又不踏实，对周围所有的人都极端的不信任。她们不再相信别人跟她们说的话，在每句话里都闻出谎言和计谋的味道。她们成天东张西望到处偷听，窥探别人的一举一动，注意人家脸上肌肉的抽动、说话语气的变化。她们像影子似的跟在别人背后，耳朵贴在房门口，偷听别人说话。她们拼命想从自己的肩膀上摆脱这些秘密织成的黑暗的罗网，或者至少透过一个网眼向现实世界投去一瞥。那种孩子气的信念，高高兴兴、无忧无虑的盲目性已经从她们身上脱落。然后，她们从郁闷的空气预感到山雨欲来，生怕错过了这个瞬间。自从她们知道身边尽是谎言，她们也就变得坚韧而有心计，甚至变得诡诈且善于说谎。

在父母面前，她们假装天真烂漫，稚气十足，一转身就突然变得伶俐机警。她们的性格大变，变得神经过敏、焦躁不安。她们的眼睛原来具有一种柔和而宁静的光芒，现在燃烧得极为炽烈，眼神也变得更加深沉。她们在不断侦探的过程中孤立无援，结果她们彼此相爱得更为深切。有时候她们感到自己实在天真无知，强烈渴望得到柔情抚爱，会突然间互相热烈地拥抱起来，或者突然泪如雨下。看上去似乎无缘无故，她们的生活一下子变成了一种危机。

许多屈辱她们直到现在才有所体会，其中有一种她们感受得最

为深切。她们不声不响，一句话也不说，心里暗暗打定主意，小姐是这样的悲伤，应当尽可能使她心里高兴。她们勤勉而又仔细地做着作业，互相帮助。她们安安静静，不发一句怨言。小姐想要什么，她们总预先办到。可是这一切小姐一点也没注意，这使她们非常难过。在最近一个时期，小姐完全变了样子。有时候，一个女孩子跟她说话，她就一哆嗦，好像从睡梦中惊醒。她的目光也总要先彷徨片刻，才从远方慢慢地收回来。她常常一连坐上几个小时，呆呆地望着前方出神。于是女孩子们就踮起脚尖走来走去，免得惊扰了她。她们朦朦胧胧地、极为神秘地感觉到，现在她正在想念她那在远处什么地方的孩子呢。出自她们日益觉醒的女性的柔情，她们越来越爱她们的小姐，她现在变得这么温柔、这么可爱。她原来的那种生气勃勃、热情奔放的步伐现在变得更加沉着稳重，她的动作也变得更加谨慎小心。孩子们从这一切变化感觉到一种隐蔽的悲哀。她们从来没有看见她哭过，可是她的眼圈常常是红红的。她们发现，小姐想要在她们面前掩盖她的痛苦。可她们没法帮她的忙，她们简直感到绝望了。

有一次，小姐把脸转向窗口，用手绢去擦眼睛，妹妹突然鼓起勇气，轻轻地握住她的手说道："小姐，您最近总是这么伤心，该不是我们惹您生气吧，您说呢？"

小姐深受感动地望着她，轻轻抚摸她的秀发。"不，孩子们，不是你们，"她说道，"绝对不是你们。"她温柔地吻了吻孩子的额头。

她俩窥探着，观察着，在她们目光所及的地方发生的事情，

她们一点也不放过。这几天，两姐妹中的一个有一次进屋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句话。仅仅就是一句话，因为父母亲马上住口不说了。可是现在每一句话都可以在她们心里引起上千个猜想。“我也觉得有些异样，”妈妈说道，“我要把她找来盘问一番。”小女孩起先以为这是说的她自己，吓得胆战心惊，跑去找姐姐商量求援。可是到吃午饭的时候，她们发现，她们父母亲的目光一直盯在小姐那张漫不经心的、迷惘恍惚的脸上，然后互相交换眼色。

吃完饭，母亲随口对小姐说了句："请您呆会儿到我屋里来一趟，我要跟您谈谈。”小姐微微地低下了头。孩子们浑身猛烈哆嗦起来，她们感到，现在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等小姐一进她们母亲的房门，她们就马上扑了过去。把耳朵贴在门上，把各个角落搜查一遍，偷听，窥探，对于她们来说已经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她们根本不再感到这样做有什么丑恶，有什么丢人，她们一心只想探听到人家瞒着她们的一切秘密。

她们侧耳倾听，可是只听见嘁嘁喳喳的一片轻声耳语，她们的身体神经质地不住颤抖，她们生怕什么话都听不见。

屋里有个声音越来越大。这是她们母亲的声音。听上去恶狠狠的，像吵架似的。

“您以为大家都是瞎子，这种事情都没觉察到？凭您这样的思想和品德，您是怎样在尽您的本分的，我可以想象得出。我竟然委托这样一个人去教育我的孩子，教育我的女儿，天晓得您是怎样忽视她们的教养来着……”

小姐好像回答了一句什么。可是她的声音太轻，孩子们都没

听清。

“花言巧语，尽是借口！每个轻佻的女人都有自己的借口。随便碰上个男人就跟了，别的什么也不想。余下的事反正有仁慈的上帝来料理。这样的人还想当教师，还想去教育人家的女儿，简直是无耻！您总不至于认为，在您目前的情况下，我还会留您继续呆在我们家里吧？”

孩子们在门外偷听，一阵阵寒噤透过她们全身。这番话她们一点也不明白，但是听到她们的母亲这样怒气冲冲地讲话，而小姐惟一的回答却是一阵猛烈的低声抽泣，她们感到害怕。孩子们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可是她们的母亲似乎火气更大了。

“您现在大概只有哭天抹泪这一招了！这是不会使我心软的。对于这种人我绝不同情。您现在怎么办，跟我丝毫无关。您该去找谁，您自己心里明白。这事我问也不问您。我只知道，一个人下作到玩忽职守的地步，我是不能容忍的，她在我家里一天也不能多呆。”

回答的只是抽泣，绝望的、伤心透顶的抽泣。这呜呜咽咽的抽泣像寒热似的使门外的孩子浑身打颤。她们有生以来从没有听见人家这样哭过。她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哭得这样伤心的人是不会有过错的。她们的母亲这会儿不吭声，等待着。末了她突然粗暴地说道：“好吧，我想跟您说的就是这些。今天把东西收拾一下，明天早上来拿您的工钱。再见！”

孩子们一下子从门口跳开，逃进自己的屋里。这是怎么回事？她们觉得这简直是个晴天霹雳。她们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站在那儿。她们第一次不知怎的感觉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况，第

一次敢于对自己的父母感到一种类似愤懑的情绪。

“妈妈这样跟她说话，太卑鄙了。”姐姐咬着嘴唇说道。

妹妹听见这句放肆大胆的话，吓了一跳。

“可是我们根本一点也不知道，她到底干了什么事。”妹妹结结巴巴地抱怨。

“肯定没干什么坏事。小姐不可能干坏事的。妈妈不了解她。”

“瞧她哭成那样。我听着心里直害怕。”

“是啊，真可怕。可是妈妈还跟她嚷嚷来着。这真卑鄙，我跟你说吧，这真叫卑鄙！”

姐姐气得直跺脚，泪水充满了她的眼眶。这时小姐进屋来了。她看上去疲惫不堪。

“孩子们，我今天下午有事，你们两个就自己呆着吧，好吗？可以信得过你们吧，是不是？晚上我再来看你们。”

她说完就走，也没注意到孩子们激动的神情。

“你看见了吧，她的眼睛都哭肿了。我真不明白，妈妈怎么能这样对待她。”

“可怜的小姐！”

这句话又响了起来，充满了同情和眼泪。她们站在那儿，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她们的母亲进屋来了，问她们想不想跟她一起乘车出去兜风。孩子们支吾了半天。她们怕妈妈，同时她们心里又暗暗生气，小姐要走了，这事竟一点儿也不告诉她们。她们宁可单独留在家里。她们像两只雏燕，关在一个窄小的笼子里扑过来扑过去，被这股说谎和保密的气氛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她们考虑，

是不是可以跑到小姐的房里去问问她，劝她留下来，对她说，妈妈冤枉她了。可是她们又怕惹小姐不高兴。再说她们又感到羞愧：她们知道的一切，全是悄悄地偷听来的。她们不得不装傻，装得就跟两三个礼拜以前那样的傻。所以她们就呆在自己房里，度过整个漫长的无边无际的下午，思索着，流着泪，耳边始终萦绕着那些可怕的声音，时而是她们母亲凶狠的、冷酷无情的怒吼，时而是小姐使人心碎的呜咽。晚上小姐匆匆地到她们房里来看她们，跟她们道了晚安。孩子们看见她走出去，难过得浑身都颤抖起来，她们真想跟她再说些什么。可是现在，小姐已经走到门口了，又突然自己转过身来——似乎被她们无声的愿望给拉了回来，她的眼睛里闪着泪花，水汪汪的，阴沉沉的。她搂住两个孩子，孩子们放声大哭起来；她再一次吻吻孩子们，然后疾步走了出去。

孩子们泪流满面地站在那儿。她们感到，这是诀别。

“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一个女孩哭道，“你瞧着吧，等我们明天放学回来，她已经不在这儿了。”

“我们以后说不定还可以去看看她。那她肯定会把她的孩子给我们看的。”

“是啊，她人多好啊！”

“可怜的小姐！”这一声叹息已经在悲叹她们自己的命运了。

“没有了她，我们怎么办，你能想象吗？”

“再新来个小姐，我是永远不会喜欢她的。”

“我也不会。”

“谁也不会对我们这么好。再说……”

她不敢把话说出来。但是，自从她们知道，她有了个孩子，一种下意识的女性的感情使她们对她肃然起敬。她们两个老是想着这事，现在已经不再怀着那种孩子气的好奇心，而是深深地感动，充满了同情。

“喂，”一个女孩说道，“你听我说。”

“什么呀！”

“你知道吗，我真想在小姐走以前，让她再高兴一下。让她知道，我们都喜欢她，我们跟妈妈不一样。你愿意吗？”

“那还用问吗？”

“我想过了，她不是特喜欢丁香花吗？那我就想，你猜怎么着，我们明天早晨上学以前，就去买几枝回来，然后放到她屋里去。”

“什么时候放进去呢？”

“吃午饭的时候。”

“那她肯定早就走了。你猜怎么着，我宁可一大清早就跑上街去，飞快地把花买回来，谁也不让看见，然后就送到她屋里去。”

“好，明儿咱们早早地起床。”

她们把自己的扑满取来，一个子儿不落地把她们攒的钱都倒在一起。一想到她们还能向小姐表示她们无声的、真心诚意的爱，她们心里又高兴多了。

天刚亮，她们就起床了。她们微微颤抖的手里拿着盛开的美丽的丁香花去敲小姐的门，可是没人答应。她们以为，小姐还在睡觉，便小心翼翼地、蹑手蹑脚地溜进房去。房里一个人也没有，

床上的被褥整整齐齐，没人睡过。房里别的东西凌乱不堪。在深色的桌布上放着几封白色的信。两个孩子吓坏了。出了什么事了？

“我找妈妈去，”姐姐果断地说道。

她倔强地站在母亲面前，脸色阴沉，毫无畏惧，她问道：“我们的小姐在哪儿？”

“在她自己房里吧，”妈妈说道，感到十分惊讶。

“她房里没人，被子也叠得好好的没动过。她准是昨天晚上就走了。干吗不跟我们说一声？”

母亲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女儿恶狠狠的、挑衅寻事的口气。她脸色刷地一下发白了，走到父亲房里去，父亲马上跑进小姐的房间。

他在那里呆了好久。孩子们一直用愤怒的目光死盯着母亲。她看上去非常激动慌乱，不怎么敢去看孩子们的眼光。

父亲终于出来了，他脸色灰白，手里拿着一封信，和母亲一起到自己房里去，和她嘁嘁喳喳地说些什么。孩子们站在门外，突然一下子不敢再偷听了。她们怕父亲发脾气。父亲现在这副神气是她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的。

母亲眼泪汪汪、气急败坏地从屋里出来。孩子们似乎被她们的恐惧所驱使，下意识地迎上前去，想问个究竟。可是她口气生硬地说道：“上学去吧，已经晚了。”

孩子们只好去上学。她们在那儿坐了四五个钟头，夹在其他的孩子当中，像做梦似的，老师的话一句也没听见。一放学她们就发狂似的冲回家来。

家里一切照旧，只不过大家的心里好像都有一个可怕的念头。

谁也不说，可是所有的人，甚至用人，眼光都很异样。母亲冲着孩子们迎了过来，她似乎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她们说点什么。她开口说道："孩子们，你们的小姐不回来了，她……"

可是她不敢把话说完。两个孩子的眼睛炯炯发光、咄咄逼人，直盯着她的眼睛，以至于她不敢向她们当面撒谎。她转身就走，逃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下午奥托突然出现了。家里派人去把他叫来，有封信是给他的。他的脸色也异常苍白。他神情慌乱，站在哪儿都觉得不合适。谁也不跟他说话。大家都躲着他。他一眼看见缩在角落里的两个女孩，想跟她们打个招呼。"别碰我！"两姐妹当中的一个说道，厌恶得浑身直哆嗦，另一个在他面前啐唾沫。他狼狈不堪，不知所措，到处磨蹭了一会儿，然后就溜得无影无踪了。

谁也不跟孩子们说话，她们彼此之间也不交谈。她俩脸色苍白，迷惘惆怅，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刻不停地从一个房间串到另一个房间，串了一会儿，又碰在一起，用哭肿了的眼睛你看我，我看你，一句话也不说。她们现在什么都明白了。她们知道，别人欺骗了她们，所有人都可能是坏蛋，卑鄙无耻。她们不再爱她们的父母，不再相信他们。她们知道，她们今后对谁也不能信任，而可怕的人生的全部重担今后都将压在她俩瘦削的肩上了。她们似乎从欢乐安适的童年时代一下子跌进了一个万丈深渊。她们现在还不能理解她们身边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可是她们的思想正卡在这上头，几乎要把她们憋死。她们的面颊上泛起热病似的红晕，她们的眼里有一股凶狠的、激怒的眼神。在孤寂之中她俩像发冷似的荡来荡去。她们看人的神情是这样的可怕，谁也不敢跟她

们说话，连她们的父母在内。她们不停地在屋里转来转去，反映出她们内心的骚动。虽然她俩谁都不说，可是都感到休戚相关，祸福与共。沉默，一种参不透、摸不准的沉默，一种执著的、既不哭喊、也无眼泪的深锁在心里的痛苦，使她们跟谁都疏远，对谁都仇视。谁也接近不了她们，通向她们心灵的通道已经阻断，也许多少年都不会畅通。她们身边的人都觉得，她们是敌人，是两个再也不会原谅别人的坚决的敌人。因为从昨天起，她们就已经不再是孩子了。

这天下午她们年纪大了好几岁。一直到晚上，她们单独呆在她们黑洞洞的房间里的时候，儿童的恐惧才在她们心里觉醒，对孤寂的恐惧，对死人的恐惧，以及对模糊的事物充满了预感的恐惧。全家上下一片慌乱，竟忘了给她们屋里生火。她们冷得哆哆嗦嗦地钻进一条被子，用她们细瘦的孩子胳臂紧紧地搂在一起，弱小的、还没有发育的身体互相紧贴，仿佛因为害怕而在寻找援助。她们一直还不敢互相说话。但是，妹妹终于热泪盈眶，姐姐也跟着抽抽搭搭地大哭起来。两个人紧紧搂在一起痛哭。温暖的眼泪先是迟迟疑疑地，接着畅畅快快地流下来，沐浴着她们的面颊。她俩胸贴着胸，哭成一团，直哭得气噎喉干，死去活来。在黑暗中两个人化成一股痛苦，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在悲泣。她们现在已经不是在为她们的小姐而痛哭，也不是在为她们从此失去了父母而痛哭，而是一阵猛烈的恐惧震撼着她们。对这个陌生世界里可能发生的一切，她们感到害怕。她们今天已经心惊胆战地向这个世界投了最初的一瞥。她们现在已经踏入的人生，使她们望而生畏。这个人生像座阴森森的树林，矗立在她们面前，昏暗、逼人，可是她

们得去穿过这座森林。她们混乱的恐惧感越来越模糊，几乎像是梦幻，她们悲伤的抽泣声也越来越轻微了。她们的呼吸现在柔和地融成一气，就像刚才她们的眼泪流在一起。就这样，她们终于沉入了梦乡。

夜色朦胧*

是不是风儿吹来，又把雨意带到城市的上空，所以骤然间我们屋里变得这样昏暗？不！空气纯净如银，宁静安谧，这是今年夏季少有的好天气，但是天色已晚，我们竟然没有觉察。只有对面屋顶的窗户还闪烁着淡淡的落日余辉，屋脊上方的天空已经布满了金色的烟霞。再过一小时就要暮色四合。这真是奇妙的一小时，因为再也没有比渐渐消退、渐渐黯淡的颜色看上去更美丽的了。然后屋里便是一片昏黑，暮霭从地面冉冉升起，最后浓黑的浪潮无声无息地击向四壁，把我们载入深沉的黑暗。这时候倘若有两个人相对而坐，无言相望，就会觉得对方那张亲切的面孔显得比原来更加苍老、更加陌生、更加遥远，仿佛彼此之间从来也不怎么熟识，好像隔着一个辽阔的空间和许多年月在遥遥相望。可是你说，此刻你不愿保持沉默，否则听到钟表的滴答声和彼此的呼吸声心情会过于苦闷，钟表把时间切成千百个细小的碎片，而寂静中响起的呼吸声听上去颇像病人的呻吟。要我现在讲点什么给你听，好啊。当然不是讲我自己，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一座城市紧挨着另一座城

市，无尽头地延伸，是没有多少生活经历的，或者说，我们觉得生活是这样平淡，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究竟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此时此刻，其实最好缄默不语，可我偏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希望，这个故事也染上一抹温暖的、柔和的、波动的朦胧的光，这朦胧的光像一层帷幕正在我们窗前飘动。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我记得，今天下午天时还早，我只是在这儿坐了一阵，看了会儿书，然后撂下书曚曚眬眬地陷入梦幻之中，也许业已进入梦乡。突然我看见这儿有人影晃动，他们沿着墙壁一掠而过，我可以听见他们的谈话，可以看见他们的举动。可是等我正想目送这些行将消逝的人影时，我倏地惊醒，又是孑然一身。那本书已掉在我的脚边。我拾起书来，寻找方才的人影，我在书里再也找不到那个故事。仿佛这个故事已从书的篇页里落进我的手里，或者书里从来就没有那个故事。说不定我是在梦里见到的或者是在哪一朵五彩缤纷的云彩里读到的，这些云彩今天从遥远的国度飞到我们的城市，把长久以来压抑着我们的雨意带走。或许我是由那首朴素的古老歌曲听到这个故事的，那嘎嘎作响的手摇风琴不是正那样忧伤地在我们窗下演奏着这支歌吗？或许是有人多年前把它说给我听的？我记不清了。这种故事常常涌到我的面前，我像戏水似的让这些故事里发生的事情从我指缝里流去，没有抓住它们，就像人们从麦穗和长茎花卉旁边走过，轻轻抚弄而不攀折一样。我只是在梦中经历了一番这个故事，先是一幅突兀而起、色彩斑斓的图画，渐渐引到一个比较柔

---

* 本篇于一九一一年在小说集《最初的经历》（莱比锡海岛出版社）中首次发表。

和的结尾，可是我没有攫住它。然而你今天要听我讲个故事，我现在就把它讲给你听，此时此刻，朦胧的夜色已经使我们心里渴望见到五光十色、流动活跃的东西在我们眼前熠熠发光，并在灰暗中变得越来越黯然失色。

我该怎么开头呢？我觉得，应当把一个瞬间从黑暗中显突出来，突出一幅图画和一个人，因为在我心里这些古怪的梦境也是这样开头的。现在我可想起来了。我看见一个身材修长的少年正从一座府邸宽阔的台阶上走下来。时间是在夜里，只有微弱的月光，可是我像用一面雪亮的镜子把他那柔软灵巧的躯体照得轮廓分明，把他面部的特征看得一清二楚。他美得异乎寻常。黑色的头发梳得带点稚气，平平地垂落在有点过于高爽的额头上。在黑暗中，他向前伸出双手，为的是感受一下被太阳晒透了的空气的温暖，这双手非常娇嫩秀气。他的步态迟迟疑疑。他像做梦似的走下台阶，走进这座有许多圆形树木在飒飒作响的大花园，惟一的一条宽阔的大路像一道白色的小桥横贯全园。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在昨天呢还是发生在五十年前，我也不知道发生在哪里，可是我想，一定是发生在英格兰或者苏格兰，因为只有在那儿我才看见过这么高耸的、用大方石块砌成的府邸，远远望去，犹如城堡，有一股凛然逼人之势，走近细看，才觉得姿容顿改，下面是风光明媚繁花似锦的花园。是的，现在我确切知道，故事发生在苏格兰高原，因为只有在那儿夏夜才这样明亮，苍穹发出乳白的光辉，活像一块蛋白石，田野也从不完全变黑，天地万物都像从里向外微微发光，只有阴影活像巨大无朋的黑鸟，降落在明亮的平原上。是发生在苏格

兰，啊，现在我非常、非常肯定地知道是在那里，如果我努力一下，我也能想起这座伯爵府邸的名字和这个少年的姓名，因为现在似乎有一层黝黑的硬皮从我的梦境脱落，一切我都感觉如此清晰，正如这不是我臆想出来的，而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整个夏天，这个少年在他那已经出嫁的姐姐家里做客，按照高贵的英国世家的亲切友好的方式，他不是独自度假；晚上餐桌旁聚集着共同行猎的朋友和他们的妻室，还有几个姑娘，都是亭亭玉立的美女，她们的欢声笑语和青春活力在古老的墙垣之间回响，使人觉得笑声悦耳，而不感到喧闹烦人。白天马儿往来奔驰，猎犬套上皮带，那边河面上有两三条小船在闪光：欢快活跃而不忙乱的生活使每天的节奏轻快惬意。

可此刻已是晚上，早已席终人散。先生们坐在客厅里，抽烟玩牌；直到午夜为止，白晃晃的、边上微微颤动的光柱从灯光辉煌的窗口一直投向花园，间或也夹杂着一串响亮的、欢畅的笑声。太太们大多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里，说不定还剩一两位留在前厅里闲聊。所以一到晚上，这个少年便是独自一人。按他的年龄，他还不能和先生们混在一起，即使让他去，也只许呆一会儿。他又害怕呆在太太们的身边，因为往往他一打开房门，太太们便突然压低声音，他感觉到，她们正在谈一些不该让他听的事情。其实他压根儿就不喜欢跟太太们呆在一起，因为她们问他问题的时候，就像问孩子似的，而听他回答的时候也总是爱答不理的，她们只是没完没了地差他干这干那，然后向他道谢，好像他是个听话的乖孩子。所以他刚才就想干脆上床睡觉，而且已经沿着盘曲的楼梯上楼去了，可是屋里太热，空气滞重，闷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白天忘

了把窗关上，屋子叫太阳足足晒了一天，桌子摸上去烫手，床上热得像个火炉，四壁发出一股股热气，屋里每个犄角、每块窗帘都散发出闷人的气息。再说，时间还早——夏夜像一支明亮的烛光在屋外闪耀，是那样的安静，没有一丝风儿，静得俗念全消。少年又从那府邸高高的台阶上走了下来，走进花园。苍穹发出乳白色的微光，像圣人头上的祥光似的，覆盖在黑黝黝的花园上方，千百朵看不见的花朵里沁出一股浓烈的芳香，诱人地向他袭来。他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十五岁的少年，心情纷乱，他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的嘴唇颤抖不已，仿佛想向黑夜诉说什么，或者想举起双手，或者久久地紧闭双眼，似乎在他和这宁静不动的夏夜之间有一种神秘的、亲切的东西，想说句话，或者做个手势，以示问候。

少年慢慢地从那宽阔的、敞开的大道折进旁边一条狭窄的小径，路边树梢上泛着银光的枝叶，似乎在高处拥抱，而树下夜色正浓，漆黑一片。周遭寂静无声。只有沉寂的花园里惯有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嘤嘤声，那种像细雨落在嫩草上、草茎互相轻轻触动发出的嗡嗡作响的轻微震颤，向那踽踽独行的少年拂来，他正完全沉湎于快意的、不可捉摸的忧伤之中。有时候他轻轻抚摩一下一棵树，或者停住脚步，谛听一下这轻微的响声。帽子压着他的额头，于是他把帽子摘下，露出他那血液涌流的太阳穴，任睡意惺忪的晚风轻轻抚弄。

他迈步走进树阴深处，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他身后碎石路上发出轻微的响声。他悚然一惊，转过身去，只见一个身材颀长的白色人影，缥缥缈缈地向他挨近，一转眼，那人影

已到他跟前，他惊惶失措地发现自己已经被一个女人紧紧搂住，可是并未感到任何暴力。一个温暖的、柔软的女性肉体使劲地贴着他的身体，一只纤手迅速地哆哆嗦嗦地抚摩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向后扳：他昏昏沉沉地感觉到嘴上贴过来一枚陌生的、绽开的佳果，这是两瓣颤动不已的芳唇，用力地吮吸着他的嘴唇。这张脸离开他的脸这么近，他无法看清那脸上的轮廓。他也不敢去看那张脸，因为一阵寒颤透过他的全身，他似乎痛楚地紧闭双眼，身不由己地让自己成了这双灼人的嘴唇的战利品。他的双臂于是迟迟疑疑笨手笨脚地抱住这个陌生女郎，然后猛地一下，像醉酒了似的把这个陌生的娇躯紧紧地搂在怀里。他的双手贪婪地沿着柔美的曲线游动、停顿，又哆哆嗦嗦地继续移动，越来越狂热，越来越激烈。此刻这女郎的娇躯重重地压在他的胸上，使他陶醉。她越来越使劲，已经完全压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体渐渐向后倾倒。这个女郎沉重地呼吸着，在她那娇躯的重压之下，他觉得自己不知怎的往下一沉，身子向下坠落，他的双膝已经支持不住。他一无所思，既不想这个女郎是怎么到他身边来的，也不想她叫什么名字。他只是闭着双眼，从这两片吹气若兰、温馨湿润的樱唇上把热切的贪欲痛饮到自己心里，直到酩酊大醉，身不由己，毫无知觉地驱向一股无比巨大的强烈激情。他仿佛觉得天上的群星突然坠落，在他眼前闪烁不定、耀眼生辉，他触及的一切，全都像火花似的颤动不已，迸发火光。他不知道，这一切持续了多久，他这样被柔软的娇躯缠着，是不是已经过了几个小时，或者只不过几秒钟之久。在这场狂热的、销魂荡魄的搏斗当中，他感到身上的一切全都熊熊燃烧，全部心神都消融在一股奇妙的、神智晕眩的感觉

之中。

接着，蓦然间，炽热的锁链挣断了。紧紧压着他前胸的人儿猛地松开，这个陌生女郎简直像发怒似的撑坐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她早已像一道白光一闪，飞快地穿过树丛，他还没来得及举起双手去抓住这道白光，它早已无影无踪了。

这究竟是谁？这一幕到底延续了多少时间？他迷惘地昏乱地扶着一棵树站立起来。他那滚烫的头脑慢慢地恢复了冷静的思考：他的一生似乎一下子向前移动了千百个小时，他曾经乱糟糟地梦想过的女人和激情种种，莫非突然之间都成了现实？抑或这仅仅是一场幻梦？他摸摸自己的身上，伸手抚摩自己的头发。可不是，在那怦怦跳动的太阳穴旁边还是湿漉漉的，这是他俩刚才跌进青草里，沾了草上的露水以后才变得又湿又凉的。于是一切又像闪电似的在他眼前出现，他觉得他的嘴唇又在发烫，他又呼吸到从窸窣作响的衣裙里散发出来的令人销魂的幽香，他尽量想要回忆起每一句话，可是一句话也想不起来。

现在他一下子吃惊地想起，她什么话也没说，连他的名字也没叫一声；他只听见从她嘴里溢出的阵阵呻吟，以及拼命屏住的乐极而发的啜泣，他只闻到她那凌乱的秀发发出的芳香，他只感到她的酥胸灼热地压在他的胸上，还有她那丰腴光滑的肌肤。她的娇躯，她的呼吸，她那全部震颤的感情全都为他所有，可是他丝毫也想象不出，这个在黑暗之中用她的爱情向他发起袭击的女人究竟是谁。而他现在嗫嚅着想叫出一个名字，以便称呼他的惊愕，他的幸福。

他于是觉得，方才突然之间和一个女人所经历的这件闻所未闻

的事情，和那个在黑暗中用诱人的目光凝视着他的熠熠发光的秘密相比，是多么贫乏，多么微不足道。这个女人究竟是谁？他飞快地把一切可能性全都想了一遍，把住在这个府邸里的所有女人的形象全都召集到他眼前；他想起每一个奇特的时刻，从回忆中挖掘每一次和她们的谈话，回忆起可能卷进这个哑谜的那五六个女人的每一次微笑。也许是年轻的 E 伯爵夫人，她常常那么厉害地呵责她那日益衰老的丈夫；或者是他叔叔的年轻的妻子，她的那双眼睛温柔得出奇，可是又呈现出虹霞般的光泽；要不就是——想到这里他吓了一跳——那三姐妹中的一个？他的三个表姐，她们全都娴雅端庄，神情高傲，态度凛然，彼此是那样相像。啊，不可能，她们全都冷若冰霜，稳重审慎。自从秘密的烈焰在他胸中燃烧，闪烁不定地落进他的梦境，他是多么羡慕这三个表姐啊，她们是那样的平静，头脑一点也不发昏，心中也不存任何欲念，或者显得欲念全无，而他对自己心里萌发的激情怕得要命，就像害怕一种疾病一样。可是现在呢？她们所有这些人当中究竟是谁这样善于装假啊？

这样死死地追问渐渐地消除了他血液中的醉意。夜已深，玩牌的大厅里已经灯灭人静，在这府邸里只有他独自一人还醒着，就他一人——也许还有另一个人，一个不知名的女人。疲劳轻轻地催逼着他。何必再想个没完？明天早上一道目光，睫毛间的眸子一亮，悄悄地握一握手，就会向他透露全部秘密。他做梦似的精神恍惚地走上楼梯，就像他先前精神恍惚地下楼一样，可是此时和刚才又是多么不同啊。他周身的血液还在微微地激动，晒热了的房间他此刻觉得已经爽朗凉快多了。

第二天早上他一觉醒来，楼下马匹已在用马蹄使劲地踏地刨

地。他听见笑语喧哗，当中夹着他的名字。他翻身起床——早饭是已经错过了——飞快地穿好衣服，奔下楼去，大家在楼下乐呵呵地迎接他。“懒龙出窝了，”E伯爵夫人冲着他笑道，两只明亮的眼睛充满了笑意。他贪婪地盯着她的脸，不，不是，不可能是她，她笑得太无拘无束了。“做了个香甜的美梦吧！”他叔叔的年轻妻子揶揄道，他觉得她的娇弱的身躯显得过于瘦小。他带着疑问的神气逐一打量她们的脸庞，但是没有一张脸向他报以嫣然一笑。

他们骑马到乡间去。他仔细谛听每一个人的嗓音，仔细窥看骑在马背上的女人身体摆动时的每一根线条，每一道波纹；他注意她们的每一个扭动，注意她们如何举起手臂。中午在饭桌上谈天时，他弯过身子，凑得近些，想去闻闻她们芳唇里吐出的芬芳气息或者头发里逸出的浓香，但是一无所获，什么东西也没有给他一个信号，一个可以供他炽热的思想跟踪跃进的细微的痕迹。漫长无边的白昼终于挨近夜晚。他想拿起本书来读读，可是书里的字行都从边上滑去，突然把他带进花园，又是黑夜，奇怪的黑夜，他感到自己又被那无名女人的双臂紧紧地搂住。他于是从他瑟瑟直抖的手里放下书本，想走到池塘边去。他自己也大吃一惊，突然之间，已经站在碎石路上那老地方了。吃晚饭的时候，他神不守舍，两手直打哆嗦，不停地东摸西摸，像受人追捕似的，两只眼睛怯生生地缩进垂落的眼帘底下。等到大家终于，啊，终于都推开椅子站起身来，他才满心欢喜，马上逃出房间，溜进花园，在白色的小道上来回踯躅。这条小道仿佛一层乳白色的夜雾在他脚下微微发光，他踱来踱去，踱来踱去，走了几百个、上千个来回。客厅里已经点灯了吗？不错，这些灯终于都点燃了，二层楼上几

个黑洞洞的窗口终于也发出了灯光。太太们都已经回到自己的卧房。现在如果她要来，只消再过几分钟就行了，可是现在每一分钟都显得无比的漫长，简直叫人焦灼难耐。他又走来走去，仿佛被秘密的绳索拴着，扯得他这么走过来走过去。

忽然，那白色的人影一闪，迅疾地从台阶上飞了下来，快得他都没法把她看清。她像是一缕月光，或者是一条失落在树丛之中、迎风飞舞的纱巾，被一阵迅急的轻风吹送，此刻，此刻投入他的怀抱，他的双臂像猛兽的利爪，急切地把这野性的、因为快步奔跑而心脏迅猛跳动的娇躯紧紧地抱住。这温暖的波涛出乎意料地击在他的胸上，使他由于这甘美的一击而以为晕了过去，一心只想沉湎在幽暗的欢乐之中，而这一切又和昨天一样，只是短短的一瞬。可是接着猛地一下，醉意顿消，他控制住他炽烈的火焰。不，千万不要迷失于这奇妙的销魂荡魄的境地，在没有弄清楚这个肉体究竟叫什么名字之前，千万不要屈服于这双使劲吮吸的芳唇，这个肉体现在跟他贴得这么近，以致他觉得这颗怦怦直跳的陌生的心脏是在他自己的胸中搏动！她吻他的时候，他把头往后仰，想看看她的脸，但是浓阴降落，在闪烁不定的微光中和乌黑的头发交织成一片。纵横交错的枝桠过于浓密，而为浮云遮掩的月亮光辉又过于幽微。他只看见一双眼睛在忽闪忽闪地发亮，活像一对晶莹夺目的宝石深深地镶嵌在一大块光泽朦胧的大理石的什么地方。

他一心想要听她说句话，哪怕只是从她嗓子眼里迸出一字半句。“你是谁？告诉我，你是谁？”他要求知道。但是这张柔软、湿润的嘴只报以热吻，却只字不吐。他硬要逼她说出一声，逼她发出呼痛的叫喊，他掐她的胳臂，把指甲深深嵌入她的皮

肉，但是从她那使劲屏住的胸口里他只感到吁吁娇喘、炽热的呼吸和死不吭气的芳唇的闷热，这对芳唇有时发出轻轻的叹息。他不知道是由于痛苦还是因为快乐，他对于这倔强的意志一筹莫展，无力制胜，这可使他发了狂，这个黑暗中的女人得到了他，却没有向他暴露自己是谁，对于她那贪欲强烈的肉体，他的力量是无限的，但要得知她的名字，却毫无办法。他心里不由得怒气横生，他于是抗拒她的拥抱；可是她，感觉到他的手臂渐渐松弛，觉察到他的烦躁不安，便伸出她那兴奋的纤手，抚弄他的头发，像是抚慰又像是引诱。他感觉到，那纤纤的手指一掠过去，有什么东西在他的额上轻轻地丁丁作响，发出金属声，是一枚圣像，一枚金币，虚悬在她的手镯上。他立即心生一念。他像被极端狂热的激情所攫住，把她的手拼命贴在他的身上，同时把那块金币深深地压进他那半裸的胳臂，直到金币的表面印进他的皮肤。现在他已经对一个记号蛮有把握，既然这个记号已经印在他的身上，他也就顺从地屈服于方才被遏制住的激情。于是他深深地逼近她的肉体，从她的芳唇吮吸极度的欢乐，默默无言地把这娇躯紧紧拥抱，全身心地投入这神秘肉感的狂焰中去。

等到后来她像昨天一样突然一跃而起，快步逃走的时候，他也并不设法拉住她，因为对那个记号的好奇心在他血液里沸腾。他飞步冲进自己的房间，把发出幽暗微光的油灯拨得光芒四射，然后贪婪地低下头去，看那块金牌在他胳臂上刻下的印记。

印记已经不大明显，边上的纹路已经消退，但是有一角还很鲜明，印出红色的痕迹，清晰可辨。边上磨得有棱有角，这块金牌想必是八角形，中等大小，和一便士的硬币差不多大，只不过更

加轮廓分明，因为在这儿和突出部分相应的坑洼还刻得很深。这个印记像火一样灼人，他这样贪婪地仔细观看，这印记突然像伤口似的作痛，只有把手浸入冷水，这种火烧火燎的疼痛之感才会消失。这块金牌是八角形的：他现在感到确有把握。他眼里闪耀着胜利的光辉。明天他将知道一切。

第二天早上他是最早坐上餐桌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太太小姐们当中只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小姐，他的姐姐和 E 伯爵夫人坐在桌旁。她们大家都兴高采烈，旁若无人地谈天说地，根本没有注意到他。这样他倒可以更加方便地从旁观察。他的眼光迅速地扫向伯爵夫人纤细的手腕：她没戴手镯。这下子他才能平静地和她谈话，但是他的眼睛一个劲地焦灼不安地向门口张望。三姐妹，他的表姐们这时一同走了进来。他又开始感到忐忑不安。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她们的手镯，都塞在袖子里，可是她们很快入了座。坐在他正对面、长了一头栗色头发的是吉蒂，玛尔哥特是金发姑娘，伊丽莎白的头发是那样的明亮，在黑暗中像白银一样发光，而在阳光照耀下，则像金水在那儿流淌。她们三个都像往常一样冷淡、沉默、庄重、不可侵犯。他最恨她们这股神气，因为她们比他大不了多少，几年前还跟他在一起玩呢。他叔叔的年轻妻子还没有来。少年的心变得越来越不安，因为他感到很快就要见分晓，一下子他反而喜欢这种秘密的谜样的痛苦呢。但是他的目光充满了好奇心，飞快地沿着桌边瞟来瞟去，女人们的手静静地放在那洁白发亮的桌布上，或者缓缓地挪动，就像船儿在波光粼粼的海湾里游弋。他只看见这一双双纤手，他觉得这些手蓦地都变成了活人，就像一座舞台上的人物，各有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为什么他的血液

在他的太阳穴上这样怦怦直跳？他大吃一惊，发现他的三个表姐都戴着手镯，这三个神情高傲、外表上这样无懈可击的女人，他一直以为她们非常倔强非常内向，即使在孩提时期他也这样认为，可现在她们当中有一个肯定是那个女人，这个念头使他迷惘。那么究竟是哪一个呢？吉蒂他最不熟悉，因为她年纪最大，是吉蒂呢，还是态度凛然的玛尔哥特呢？还是说竟是小伊丽莎白呢？她们当中无论是哪一个，他都不敢指望。他内心深处暗自希望，她们谁也不是，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可是现在强烈的欲望又攫住了他。

“我可以请你再给我一杯茶吗，吉蒂？”他的声音听上去就像嗓子眼里塞了沙子似的。他把杯子递过去，这下她可得举起手臂，伸过桌面，一直放到他的面前。现在——他看见一个圣牌在手镯下面来回晃荡，他的手一时僵住了，可是不对，这是一块镶嵌呈圆形的绿宝石，碰在瓷器上发出轻微的响声。他的眼光感激地扫了一下吉蒂的褐发，像是亲吻一样。

片刻之久，他屏住呼吸。

“劳驾给我一块白糖好吗，玛尔哥特？”对面桌边一只狭长的纤手像从睡梦中惊醒，伸出去，握住一个银盒，把它递了过来。瞧——他的手微微一颤，在手腕缩进袖子的地方，他看见从一个镂刻精致的手镯上垂下来一块古老的金牌，磨成八角形，一便士那么大小，显然是件家传的饰物。这可是八角形的啊，尖角都很锋利，昨天都印到他的肉里去了。他的手稳不住，夹白糖的夹子两次都夹偏了，最后才让一块糖掉进他的茶里，可是忘了去喝。

玛尔哥特！这个名字烧灼着他的嘴唇，极度意外，他几乎发

出一声惊呼；可是他咬紧牙关。此刻他听见她说话——他觉得她的声音是这样的陌生，就像有人从一个讲台上在向下说话似的——冷漠地，深思熟虑地，略微开几句玩笑，可又是那样的镇静自若，使他简直不由得对她在生活中这样善于撒谎作假感到毛骨悚然。这难道果真是昨天晚上被他压得娇喘吁吁的女人吗？他狂饮过她那湿润的芳唇，她在夜里像头猛兽似的向他扑来，果真是她吗？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两片嘴唇。可不是，那股倔强劲儿，那种缄口不语的脾气，只可能隐藏在这两片薄薄的嘴唇上，可是那炽热的烈焰又向他泄露了什么呢？

他更加仔细地端详她的脸庞，好像他第一次看见这张脸。他心里欢呼雀跃，高兴得浑身战栗，几乎掉下泪来。他第一次感到，她带着这种高傲的神气是多么娇美，深藏在她的秘密之中，给人扑朔迷离的印象，又是多么诱人。他乐不可支地用目光细细描摹她那两道秀眉组成的弧形曲线，碰到一个锐角，那曲线又突然向上挑起，他的目光深深挖掘到她那双灰绿色眼睛的阴凉的矿藏中去，吻着她双颊上苍白的、泛出淡淡光泽的皮肤，他的目光把她那绷得很紧的嘴唇幻化成舒开的花瓣，供他亲吻，他的目光掠过她那发亮的秀发，然后飞快地往下一落，于是搂住她整个身姿。只有到此刻他才认识她。当他从桌边站起的时候，他的双膝直抖。他被她的音容笑貌弄得如醉如痴，就像喝了浓烈的酒浆一样。

这时他姐姐已经在楼下呼唤。马匹已经备好，准备早晨出游，马儿焦灼不安地踏着步子，急切不耐地嚼着马勒。他们一个接一个迅速地跃上马鞍，一阵杂沓的马蹄声，穿过花园里宽阔的林阴道。起先马儿踏着急步前进，少年觉得，那均匀的步伐和他周

身血液奔腾飞驰的节拍很不协调。可是一出大门，大家就纵马飞奔，从左右两边离开大道，从侧面向下冲进草地，晨光熹微，草地上还蒸发着淡淡的雾气。夜里想必露水很重，因为透过这薄薄的轻纱似的烟雾不时发出闪烁不定的晶光。空气变得无比清凉，就像在一道瀑布附近似的。这密集的一队人马很快就分成几股，宛如一条锁链挣断成五颜六色的碎片。有几个骑士已经消失在树林之中和山冈之间。

玛尔哥特是骑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她喜欢纵马狂奔，喜欢疾风扑面而来，猛吹她的长发，喜欢这种驱马奔驰时迎风向前的难以形容的美好感觉。在她身后那少年纵马飞奔。他看见她那高傲的身躯挺拔地高踞在鞍马之上，由于马背猛烈的起伏，弯成一根美丽的线条，他有时看见她的脸，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看见她的眼睛在熠熠发光，此刻，她这样热情地痛享她自己的力量，他又认出她来了。他绝望地感觉到他猛然发生的爱情，他的强烈的欲望。一阵猛烈的贪欲向他袭来，他一心只想现在突然抓住她，把她从马上拉下来，搂在他的怀里，再一次狂饮她那桀骜不驯的嘴唇，在胸上迎接她那激动的心房发出的撼动人心的搏动。他向马肋抽了一鞭，他的坐骑一声长嘶，跃到前面。现在他就在她旁边，他的膝盖几乎触及她的膝盖，两个人的马镫轻轻地碰在一起。现在他非说话不可，非说不可。“玛尔哥特，”他嗫嚅地说道。她转过头来，两道剑眉高高挑起。“什么事，波普？”她这句话说得冷淡已极。她的眼神又冷又亮。一阵寒噤一直通到他的膝盖。他想说些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了。他期期艾艾地说了些往回走之类的话。“你累了吗？”她说道，他感到语气里有点嘲

弄的意味。"不累，可是别人都远远落在后面了，"他只是费劲地说出了这么一句。他感觉到，只要再等片刻，他就要做出非常荒唐的事情来了，要不冷不丁地向她伸出双臂，要不就是痛哭起来，要不就是举起鞭子向她抽去，鞭子就像通了电似的在他手里直颤呢。他猛地一拉缰绳，掉转马头，弄得马儿扬起了前蹄。她继续向前奔去，身姿是那样挺拔，高傲，神圣不可侵犯。

其余的人很快就赶上了他，在他身边七嘴八舌地大声说话，可是他们的话语和笑声像响亮杂沓的马蹄声在他耳边闹哄哄地响着，没往他心里去。他怪自己刚才没有勇气向她诉说他的爱情，逼得她坦白承认，他那想要驯服她的欲望变得越来越猛烈，竟像一幅红色的天幕在他眼前落到地上。为什么他不把她嘲弄一番，就像她用自己的倔强劲儿嘲弄他那样？他不知不觉地驱策着他的坐骑，等到马儿狂奔猛跑起来，他才觉得心里松快一点。这时大家叫他返回来往家里骑。太阳已经爬过山冈，高悬中天，已是正午时分。从田野里飘来一阵浓郁的柔和的芳香，四野色彩缤纷，鲜明夺目，像销熔的黄金刺人眼帘。从地面升起蒸腾的热气和滞重的浓香，汗水淋漓的马匹困顿地踏步向前，发出暖热的汗气，连连喘息。这队人马又慢慢地聚在一起，大家懒得纵声欢笑，也很少开口说话。

玛尔哥特也出现了。她把马骑得口吐白沫。溅在她衣裙上的白沫颤动不已。她的头发拢成一个圆髻眼看着就要散开，只有发夹把它们松松地绾在一起。少年像着了魔似的死盯着这堆编在一起的金发，想到这些头发可能突然散开，掉下来变成凌乱的迎风飞舞的长发，他简直兴奋得发狂。在大路尽头花园的拱形大门已经在望，后面是通向府邸的宽阔大道。他小心翼翼地策马从别人身旁走过，

第一个到达府邸，翻身下马，把缰绳交给快步赶来的仆人，等候大队人马回来。玛尔哥特是走在最后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她慢悠悠地策马走来，身子懒洋洋地向后靠着，仿佛在享受了一次极度欢乐之后变得精疲力竭。他感觉到，在她销魂之后，定是这副模样，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她想必就是这副模样。回忆又使他热情激荡。他挤到她跟前去，上气不接下气地扶她下马。

他在扶马镫的时候，他的手使劲地握住她脚腕上娇嫩的关节。“玛尔哥特，”他呻吟了一声，低声喃喃自语。她不答理，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从容不迫地握住他伸过来的手一跃下马。

“玛尔哥特，你是多么奇妙啊！”他又一次结结巴巴地说道。她目光锋利地直盯着他，眉毛又在额上高高扬起。“我想，你喝醉了吧，波普！你在胡说些什么呀！”他对她的装模作样怒不可遏，也被激情弄得不顾一切，他把一直还握在他手里的那只手紧紧地贴在胸上，仿佛要把这只手扎进他胸膛里去似的。玛尔哥特气得满脸通红，狠狠地把他一推，推得他打了个趔趄，接着她就快步从他身边走过。这一切发生得那么迅速，迅速得就像闪电一样，所以谁也没有觉察，连他自己也以为，这只是一个使人害怕的幻梦。

他的脸色是这样苍白，接着这一整天他是这样的心神不定，以致金发白皙的伯爵夫人从旁走过时摸摸他的头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他火气大到这种田地，一脚把那叫着跳着向他扑来的狗踢到一边去了，他在玩牌的时候是那样的笨拙，姑娘们都拿他取笑。今天晚上她不会来了，这个念头毁了他，使他情绪恶劣，脾气暴躁。他们大家一起在花园里坐着喝茶，玛尔哥特坐在他的对

面，可是看也不看他。他的眼睛却像被磁铁吸引似的一个劲地瞟过去瞅她，可是她的那双眼睛冷冷地活像两块灰色的石头，毫无反应。她这样作弄他，使他又气又恨。看到她神气地转过头去不看他，他握紧了拳头，他感到，他简直会一拳把她打倒在地。

“你这是怎么啦，波普，你的脸色这么难看。”突然有个声音这样说道，说话的是小伊丽莎白，玛尔哥特的妹妹。她的眼睛里闪耀着一道暖热的、温柔的光芒，可是他没有觉察到。他好像觉得给人抓到了什么毛病，怒气冲冲地说道：“你们别拿这些该死的关心来折磨我，让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不迭。因为伊丽莎白刷的一下变得脸色苍白，别过脸去，嗓子里带着哭声说道：“你这人可真叫古怪。”大家都挺生气地望着他，几乎带着威胁的神气，他自己也感到刚才的行为实在失礼。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向伊丽莎白道歉，从桌子那边传来一个生硬的声音，尖刻锋利得活像刀刃，这是玛尔哥特的声音：“其实我觉得波普这样的年纪，可以说是够没礼貌的。根本不应该把他当作绅士看待，甚至不该把他看做成年人。”这番话是玛尔哥特说的，玛尔哥特，她昨天夜里还把自己的嘴唇供他亲吻呢！他觉得周围的一切天旋地转，眼前升起一片浓雾。他不由得怒火中烧。“你想必知道得非常清楚，恰恰是你！”他用一种恶狠狠的强调口气说了这番话，站起身来。动作太猛，身后的椅子也给掀倒了，可是他转身就走，头也不回。

然而，连他自己也觉得荒唐，一到晚上，他又站在楼下的花园里，祷告上帝，让她务必前来。说不定她做的一切只是骗人，只是倔强，不，他再也不问她，再也不折磨她，只要她来，只要

他在嘴上又能感觉到她那柔软、湿润的芳唇表现出来的那种激烈的贪欲，这种贪欲说明了所有的问题。时光似乎已经沉沉入睡，黑夜像头懒洋洋的没精打采的野兽匍匐在府邸前面：时间真是长到荒谬的地步。周围草丛里发出的轻微的嘤嘤声似乎被许多嘲弄的声音所激发，纷纷蔓蔓的枝桠像爱嘲弄的人手在轻轻摆动，戏弄着自己的阴影和射来的灯火的微光。虫声四起，乱成一片，听起来觉得陌生，比万籁俱寂更加激起人们心里的痛楚。一会儿从对面乡间传来几声犬吠，一会儿一颗流星飞箭似的横越中天，坠落在府邸后面的什么地方。夜色显得越来越明亮，投在路上的树阴变得越来越黑暗，而这轻微的声响变得越来越杂乱。忽然间，浮荡的行云又遮住天穹，使四野沉浸在幽微、哀伤的黑暗之中。寂寞之感痛楚地落在炽烈的心上。

少年不住地徘徊，步子越走越急，越走越快。有时候他愤怒地猛击一棵树，或者用指头把树皮揉得粉碎，他搓揉得那样狠，连指头都磨出血来了。不，她不会来了，他心里知道这点，可是他还是不愿意相信，因为要是不来，她就永远、永远也不会再来了。这在他一生中可是最最痛苦的时刻。他还年轻，年轻极了，所以他狠命地扑倒在潮湿的苔藓地上，双手使劲地刨着泥土，泪流满面，轻声地、伤心地抽泣个不停。他小时候从来没有这样哭过，今后也不会再这样哭泣。

突然，树丛中轻轻地发出咔嚓一声，把他从绝望中唤醒。他翻身跳起，向前伸出双手瞎摸一气，忽然——有什么暖烘烘的东西向他胸前猛地一撞，这是多么美妙的一撞啊——他梦寐以求、想得发疯的那个娇躯又拥在他的双臂之中。他的喉头发出一阵呜咽，他

整个身体化为一阵异常激烈的痉挛，他把这个亭亭玉立、肌肤丰腴的娇躯紧紧地搂在自己怀里，搂得这样蛮横，以至于从那陌生、沉默的芳唇里迸发出一声呻吟。他一觉得他的力气使她发出呻吟，便立刻知道，他已经主宰了她，而不像昨天前天那样，成了她乖戾脾气的战利品；一股强烈的欲望攫住了他，他只想为他几天来所受的痛苦折磨她，只想为她的倔强、为她今天晚上当着大伙的面说的那些轻蔑的话，为她在生活中要弄的这出撒谎的把戏而惩罚她。他对她所怀的炽烈的爱情如今交织着仇恨，混为一体，结果热烈的拥抱与其说是一种缠绵的柔情，毋宁说是激烈的搏斗。他紧紧地握住她那纤细的手腕，使得她整个娇喘吁吁的身躯随之扭动，抖颤不已，然后他又把她猛地一下子搂在怀里，使得她动弹不得，只能闷声闷气地呻吟，不知是由于快乐还是由于痛苦。可是从她嘴里一句话也没有逼出来。他把自己的嘴唇贴在她的嘴上，使劲吮吸，想把这低沉的呻吟也紧紧锁住。这时他忽然感到她唇上有什么热乎乎、湿漉漉的东西。血，一个劲往外渗的鲜血，她刚才牙齿咬着嘴唇咬得多狠啊。他就这样折磨着她，直到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力气也完全耗尽，一股快乐的热浪在他心里涌起，于是他们两个胸贴着胸，喘作一团。纷纷扬扬的火花落进夜幕，群星在他眼前飞舞闪耀，一切都乱成一团，他的思想旋转得越来越狂，天下万物都只有一个名字：玛尔哥特。在心潮激荡、感情起伏的高潮，从他心灵深处沉重地迸发出这一声，这是欢呼也是绝望，是仇恨、愤怒和热爱。就这一声呼喊，里面积压着三天来的痛苦：玛尔哥特，玛尔哥特，对他来说，这几个字里震颤着宇宙之间的全部音乐。

她好像身上被人猛击了一下。拥抱中猛烈的动作倏然停住，她

把他使劲地、猛烈地一推，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抽泣，一声呜咽，她的动作又变得十分凶猛，但这只是为了脱身，为了挣脱他那可憎的接触。他感到十分惊诧，试图把她抱住，可是她跟他挣扎，他把脸凑近，只见愤怒的泪水颤巍巍地顺着她的面颊流下，她那苗条的娇躯像条蛇似的扭来扭去地挣扎。突然之间，她猛地一下把他推倒，脱身逃走。她的衣裙在树木之间闪出一道白光，接着就淹没在黑暗之中。

于是他又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惊慌失措，神魂颠倒，就和第一天夜里这温馨热情的娇躯猛地挣脱他的怀抱时一样。在他眼前，灿烂的繁星似乎也闪着泪花，热血奔流像尖针似的自里向外猛扎他的额头。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他摸索着向树丛中走去，一行行的树木在他面前散开，他一直走到花园深处，他知道，那儿有个不停地汩汩涌流的喷泉，他让喷泉的水轻轻抚弄他的手，银白色的清泉向他喃喃地悄声细语，映照着此刻慢慢从浮云中探出头来的月亮，发出奇妙的光辉。少年这时眼目清亮了一些，仿佛和煦的暖风从树梢上吹落一阵狂野的悲哀，奇妙地把他攫住。从他的胸中迸涌出滚滚热泪，此刻他比忘情地热烈拥抱的时候更加强烈更加清楚地感觉到，他爱玛尔哥特是爱得多么心切。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爱情的陶醉和战栗，占有的痉挛，探听不到秘密激起的怒火，全都消逝得无影无踪：只有爱情带着忧伤甘美的滋味把他紧紧地搂住，一种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渴望、可是无比强烈的爱情。

他刚才为什么这样折磨她？这三夜她奉献给他的东西不是已经多得不可胜数了吗？自从她教他尝到缱绻柔情和爱情的强烈的战栗之后，他的生活不是突然之间从一片阴沉暗淡的朦胧之中进入光华

四射的危险的光芒中去了吗？她是流着眼泪、怒气冲冲地从他身边走开的啊！从他心里涌起一股不可抗拒的、柔情似水的愿望，想要和她言归于好，想要得到一句温存的、平静的话，只渴望着静静地把她搂在怀里，别无所想，别无所求，只渴望着对她说，他心里对她是多么感激。是的，他要到她那儿去，低声下气地去，他要对她说，他对她的爱是多么的纯洁，他今后永远也不再叫她的名字，永远也不逼着她回答任何问题。

潺潺的流水银光闪闪，他不由得想起她的泪水。他接着往下想：也许她此刻正孤零零地独自一人呆在自己房里，只有这轻声絮聒不休的黑夜倾听着她的心事，黑夜偷听大家的心声，却不给任何人带来慰藉。他知道她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既看不到她秀发上的一丝光泽，也听不见她嗓子里吐出来的一半随风飘散的片言只字，可是两人的灵魂已经紧密地缠在一起，这对他来说，真是难以忍受的痛苦。渴望呆在她身边的欲望简直强得难以抵抗，哪怕是像只狗似的匍匐在她门前，或者像个乞丐似的伫立在她的窗下，他也心甘。

他迟迟疑疑地从黑洞洞的树阴下悄悄地走出来，看见二楼她的窗上还亮着灯光。这是一片幽暗的灯光，它那昏黄的微光连窗前那棵粗大的枫树的叶丛都没有照亮，这棵枫树像伸手一样把它的枝桠伸到窗前，想去轻敲窗户，在微风中时而挺身向前，时而又抽身缩回，活像一个浑身漆黑的巨人，站在这块小小的发亮的玻璃窗前，侧耳偷听。一想到玛尔哥特就在这块明亮的玻璃窗后面醒着，说不定还在哀哀哭泣，或者正在想念着他，他不由得心潮激荡，不得不靠住大树，免得身子摇摇晃晃。

他像着了魔似的抬头仰望，一动不动。白色的窗帘来回摆动，一刻不停地在风中飘舞，从暗处望过去，在室内温暖的灯光照耀下呈暗金色；如果飞到窗外，接触到从圆形树叶丛中洒下的晶莹的月亮清辉，又呈银白色。朝里开的玻璃窗反映出这光与影的活跃的流动，这忽明忽暗的光与影仿佛在编织绸布上黑白交织的花纹。可是这个心情焦灼的少年，此刻正用灼热的眼睛从树阴的暗处凝神仰望。在他看来，似乎有人正用深色的日耳曼人的古文把三天来他俩之间发生的事书写在这明净光亮的玻璃板上。黑影的流动、银辉的闪耀，像轻云淡烟一样掠过明亮的玻璃表面，这些匆匆映人眼帘的感觉以瞬息万变的图像充满了他的想象力。他看见了她，玛尔哥特，亭亭玉立，娇美奇艳，那秀发，啊，那凌乱的金发，散披着，在她的血液里正奔流着她自己内心的焦躁不安，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看见她为激烈的爱情所苦，浑身战栗，由于愤怒而不停地抽泣。他此刻透过不可飞越的高墙，就像透过玻璃一样清晰地看见她最细小的动作，她举起了两只纤手，跌坐在一张小沙发里，默默地、绝望地凝望着星光灿烂的夜空。玻璃窗有一刻大放光明，这时，他甚至于以为认出了她的脸庞，她正忧心忡忡地把脸凑到窗前，想低头俯视沉沉入睡的花园，寻找他的身影。这时，他被心里狂野的感情所压倒，压低了嗓子然而十分急切地向楼上呼唤她的名字：玛尔哥特！……玛尔哥特！

不是有个人影像一缕白色的轻纱，飞快地掠过这光亮的镜面？他觉得他看得一清二楚。于是仔细谛听。可是毫无动静。在他身后，睡意正浓的树木在轻声呼吸，慵懒的夜风轻柔地拂动青草，发出丝绸曳地的窸窣声，越来越悠远，越来越响亮，活像一股温

暖的波涛涌来，随即又悄悄地消逝。黑夜在静静地呼吸，窗户无声地立在那里，一个银色的镜框，嵌着一幅褪色的画像。难道她没有听见他的声音？还是她已经不愿意再听见他的声音？

窗口微微颤动的光亮使他心乱如麻。他胸中强烈的欲望随着猛烈的心跳传到树上，他的激情是那样的狂暴，似乎树皮也因而瑟瑟直抖。他只知道，此刻非见她一面，非和她说句话不可，哪怕他这样大声呼喊她的名字，吵得大家都从睡梦中惊醒，闻声赶来，他也在所不顾。他现在感觉到，一定会出点什么事。最荒唐的事他也觉得求之不得，就像在睡梦中，什么事情都显得轻而易举，可以企及。此刻，他又一次举目张望二楼的窗口，忽然发现靠近窗口的这棵树把一根树枝像路标似的伸了出去，他的手立即更加狂野地抓住树干。他突然恍然大悟：他一定要爬上去——这树干虽然很粗，可是柔软而有韧性——从树顶上叫她，上面距离她的窗户很近；他要在树顶上，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和她说话，非要她原谅他了以后，他才爬下树来。他一刻也不考虑，只看见窗口在引诱他，在微微发光，他感觉到身边的这棵树，粗壮有力，准备驮住他。他很快地爬了几下，然后再把身子往上一悠，两只手已经攀住一根树枝，正使劲地把全身引上去。现在他已吊在树上，几乎吊在树上最高处的树叶丛中。在他身下，茂密的枝叶晃动得非常厉害。这阵像起伏的波涛一样的飒飒声一直传到最后几片树叶，那根直伸出去的枝桠更加弯向窗户，仿佛想对那毫无预感的姑娘发出警告。爬在树上的少年现在已经看见屋里洁白的天花板，天花板的正中是油灯射出的金光闪耀的光圈。他兴奋得浑身轻轻哆嗦，他知道，再呆一会儿他就要看见她本人了，看见她哭哭啼啼或者无声啜

泣，或者正受着相思之苦的煎熬。他的双臂渐渐没劲了，可是他又振作起来。他慢慢地顺着那根伸向她窗户的树枝往前滑，膝盖磨出了血，手擦破了，可是他继续往前爬，附近窗户里射来的灯光几乎已经照在他的脸上。还有一大蓬树叶挡住他的视线，挡住他那万分渴望的最后一眼，于是他伸出手去想把这蓬树叶拨开。灯光已经亮晃晃地照在他的身上，他身子向前一倾，一阵哆嗦——他的身子晃了一晃，失去平衡，一个筋斗栽了下去。

就像一枚沉重的果子落地，他摔在草地上，发出轻轻的沉闷的击地声。楼上有个人影从窗口探出身子，不安地向下俯视，可是夜色静悄悄的，纹丝不动，就像一个池塘，悄声把一个行将淹死的人拥入它那浩淼的水中。过一会儿楼上的灯光熄灭了，花园又在游移不定的朦胧夜色中向沉默不语的阴影投去憧憧鬼影。

过了几分钟，这个从树上摔下来的少年从昏迷状态中苏醒。他的目光有片刻之久很生疏地直望天空，天穹苍茫，几颗疏星向他身上倾泻着寒光。可是接着他的右脚感到一阵钻心的剧痛，他现在只要试着轻轻地动一动，就痛得几乎大叫起来。于是他蓦地明白，他出事了。他也知道，他不能躺在这里不动，不能躺在玛尔哥特的窗下，不能向任何人呼救，不能大声喊叫，不能乱动，发出声响。额上滴下鲜血，他摔到草地上的时候，想必碰在一块石子上或碰在一块木头上，他抬起手来拭去鲜血，免得血流到眼睛里。然后他想法子把身体完全压在左边，用双手深深地抠进泥土，慢慢地向前挪动。每次断腿碰了什么东西，或者只不过稍微震了一下，他就痛得身子一抽搐，他真担心自己又会昏迷过去。他慢慢地把身子往前拖，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爬到台阶跟前，他已经感

到两个胳臂发麻，动弹不得。额上渗出冷汗，和一个劲地往下滴的鲜血搀和在一起。现在还有最后一关，最凶险的一关得去克服，这就是那道台阶。他忍着最剧烈的疼痛，极其缓慢地往台阶上爬。等他爬上台阶，双手哆哆嗦嗦地抓住扶梯，他已经喘成一团。再往前挣扎几步，他就到了玩牌的客厅门前，他听见里面有人说话，看见屋里亮着灯光。他扶着门上的把手，艰难地撑着站起来，突然，门一开，他像给扔了出去似的，跟着跌进灯火通明的客厅。

他跌进屋来的景象想必十分骇人，一脸的鲜血，一身的污泥，像一个大泥块立即扑倒在地，因为先生们都乱哄哄地跳了起来，椅子碰得乱响一气，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挤过去抢救，小心翼翼地把他抬到长沙发上。他还能含糊不清地说：他想到花园里去，不料从台阶上摔了下去。说到这里，突然一片黑纱落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把他紧紧缠住，于是他神志昏乱，人事不省。

立刻备马，有人骑马到附近的镇上去请医生。阖府上下都惊动了，闹得鸡犬不宁：走廊里亮起一支支摇曳的烛光，就像萤火虫；睡在卧室里的太太小姐们，隔着房门，悄声询问；睡眼惺忪的仆人们畏畏缩缩地走来，最后，终于把那失去知觉的少年抬到楼上他的卧室里去。

大夫诊断一条腿骨折，安慰大家伤势并不危险。只不过摔伤的病人得裹着绷带长期卧床静养。大家把大夫的话告诉少年，他只是虚弱地淡然一笑。这对他来说并非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样躺着，独自一人长时间地躺着，既无喧声，也无旁人，躺在一间明亮宽敞的房间里，如果想要梦见心上人，窗外的树梢就轻轻摆动，送

来一阵阵飒飒的声音，这实在妙不可言。这样安安静静地沉思一切，在轻柔的美梦中梦见自己的意中人，全然不受尘世凡俗事务的干扰，只是和这些娇柔的梦中幻影亲密交往，只要把眼帘闭上片刻，这些幻影便会走到你的床边，这该是多么甜蜜。说不定恋爱时再也没有比在这些苍白、朦胧的幻梦中度过的时光更宁静更优美的了。

开头几天伤处还痛得非常厉害。可是他觉得，疼痛之中混合着一种特殊的欢乐。一想到他是在为玛尔哥特，在为他的心上人忍受这种痛苦，少年感到一种浪漫主义的，简直可说巨大无边的自豪。他心里暗想，最好在脸上落个血红的伤疤，这样他就可以老带着这个伤疤走来走去，就像骑士身上带着他贵妇人的颜色一样；要不然干脆就别苏醒过来，老躺在楼下，摔得四肢伤残地躺在她的窗前，这也是极其美妙的。想着想着他就梦想起来：第二天早上她楼下人声嘈杂，一片喧闹，把她惊醒，她好奇地从窗口探出身子，看见他躺在她的窗下，粉身碎骨，因为她的缘故而死于非命。他看见她发出一声惨叫，跌倒在地；他耳朵里听见了这尖声惨叫，看见她满脸绝望的神情，心里充满了忧伤，看见她一生都穿着黑色的丧服，神色阴郁、表情严肃地走着，如果有人问起她的痛苦，她的嘴角便微微抽动。

他就这样沉湎在幻梦之中，一连好几天，起先只在黑暗中才陷入梦境，后来睁着眼也做起梦来，不久他就习惯于把这心爱的人影呼唤到他惬意的回忆中去。没有一个时刻对他来说会显得过于明亮，以致她的身影无法作为淡淡的光影从墙边掠过，来到他的跟前，或者显得过于喧闹，竟使他觉得，屋外她的声音会和树叶上

水珠滴落的声响及烈日曝晒下沙砾的细微碎裂声夹杂一起，难以区分。他一连几小时就这样和玛尔哥特谈话，或者梦见他自己和她一起出去旅行，进行美妙的漫游。可是有时候他像失魂落魄似的从这种幻梦中惊醒。她真的会为他伤心哀悼吗？她真的会永远怀念他吗？

当然，她有时也来探望一下病人。往往当他在想象中和她谈话，她那光彩夺目的形象似乎站在他跟前的时候，房门开了，她走进屋来，亭亭玉立，艳丽娇美，可是毕竟和他梦中的人儿截然不同。因为她并不温柔，也没有情绪激动地俯下身子吻他的前额，就像梦中的玛尔哥特那样，而只是在他床边的小沙发上坐下，问他身体可好，是否还觉得疼痛，然后杂七杂八地说些琐事给他听听。她一呆在他的身边，他心里总是甜丝丝的，又害怕又慌乱，连看都不敢看她一眼。他往往闭上双眼，为了能更好地倾听她的声音，把她说这些话语的声调更深地吸入他的内心，这才是他自己的音乐，它将一连几小时震颤回响，萦绕在他身边。他犹犹豫豫地回答她的提问，因为他热爱沉默过于深切，他只希望能听到她的呼吸声，在内心深处感觉到他和她单独呆在屋里，呆在这宇宙的空间。等她起身向门边走去，他不顾伤痛难忍，也要挣扎着撑起身子，再一次把她轻盈灵活的身姿的全部线条镂刻在他心里，趁它还没有跌进他那用幻梦组成的把握不住的现实世界中去，把它再活生生地拥抱一次。

玛尔哥特几乎每天来探望他。可是吉蒂不也是每天都来的吗，还有伊丽莎白，那个小伊丽莎白甚至每次总是这么心惊胆战地凝视着他，并且用这么温情脉脉、忧心忡忡的声音问他，现在是否觉

得好了一些？他的姐姐不是也每天都来探望他，还有其他的太太们不也是这样吗？她们大家难道不是全都一样，对他十分亲切吗？她们不是也坐在他的身边，告诉他许多琐琐碎碎的事情吗？她们呆的时间甚至于太长了，因为她们在这里，他就无法神思飞驰，她们会把他从冥思悬想的宁静状态中惊醒，迫使他跟她们神聊胡扯。他希望她们都别来，就玛尔哥特一个人来看他，就呆一小会儿，仅仅几分钟，然后他又一个人独自躺在那儿，不受干扰，安安静静地梦想着她，心里轻松欢畅，像驾着朵朵浮云，完全沉湎于内心深处他心爱的令人欢畅的形象之中。

所以有时候，他听见有只手握住门把，他就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于是来探望的人踮着脚尖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他听见门把迟迟疑疑地关上，心里明白，他又可以跳进他那幻梦的温暖的浪潮中去游泳，被潮水轻柔地拥向最最迷人的远方。

于是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玛尔哥特已经来看望过他了，仅仅呆了一小会儿，不过她的秀发给他带来了花园里浓郁的芳香，盛开的茉莉花散发出来的馥郁浓烈的花香，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八月天艳阳的炽烈光芒。于是，他知道，今天不能指望她再来了。这将变成一个漫长、明亮的下午，在甘美的梦幻中发出夺目的光辉，因为大家都已骑马出游，没有人会来打扰他了。这时房门又慢慢地打开，他连忙闭眼装睡。可是进来的人——屋里寂静无声，他听得清清楚楚——并没有退出屋去，而是悄无声息地把门关上，免得把他吵醒。然后小心翼翼，几乎脚不沾地地轻手轻脚地走到他的跟前。他听见衣裙窸窣，来人在他床边坐下。透过他紧闭的双眼，他火烧火燎地感觉到她的目光在他脸上掠动。

他的心开始忐忑不安地跳动起来。是玛尔哥特吗？肯定是她。他感到是她，不过，现在不把眼睛睁开，而只是感觉到她在身边，这不是更加甘美、更加撩人心曲、更加令人兴奋吗？这种刺激不是既隐秘又令人销魂吗？她想干什么呢？他觉得这几秒钟简直漫长得无边无际。她只是一个劲地瞅着他，窥视着他的睡眠，他意识到自己毫无抵抗能力地听任她仔细观察，却看不见她。他心里明白，此刻只要睁开眼睛，他的双眼就会像一袭大氅似的猛地把玛尔哥特惊慌失措的脸紧紧裹住，让它沉浸在充满柔情蜜意的爱抚之中。这种既使人不适，又令人陶醉的感觉像电流似的通过他全身的毛孔，使他感到麻麻酥酥。可是他一动不动，只是尽量控制住由于胸口过于憋闷而变得急促不安的呼吸，等待着，等待着。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只觉得，她似乎向他更低地俯下身子，他熟悉的飘浮在她芳唇上的那股紫丁香花的湿润清淡的幽香似乎更加挨近他的脸庞。于是他周身的鲜血便像一股热浪从他脸上奔流到他全身。这时她把手放在他的床上，隔着毯子轻轻地摩挲他的手臂，他像磁铁感应似的感觉到这轻柔悠缓、小心翼翼地抚摩，她摸到哪里，他的血便猛烈地涌流到哪里。感觉到这种轻轻的爱抚，真是妙不可言，既使人陶醉，也使人振奋。

她的纤手仍然在慢悠悠地，简直是有节奏地来回抚摩着他的手臂。这时他悄悄地把眼睛睁开一点。起先眼前只是朦朦胧胧的紫红一片，由闪烁不定的光线组成的一片云雾，接着他觉察到铺盖在他身上的那条深色斑点的花毯，然后觉察到这只不住抚摩的纤手，似乎它正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了它，模糊极了，只是窄窄的一道白光，像一片明亮的白云涌向前来，又退缩回

去。他把眼帘当中的缝隙再张大一点。现在他认清了她的纤纤玉指，白皙、光洁，活像细瓷，看见她的手指微微弯曲着滑了过来，然后又滑了回去，动作轻盈，可是充满了内在的活力。它们像虫子的触角似的慢慢地爬过来，然后又爬回去，在这一瞬间他觉得这只手也像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物，就像一只贴着你衣服的猫，一只小巧玲珑的白猫，收起爪子，柔声咕噜着向你挨近。倘若这只猫儿的眼睛突然开始闪闪发光，他决不会感到惊讶。果然，在这道白光掠过来的时候，不是有只眼睛在闪光吗？不，这只不过是金属的反光，是黄金的光泽。等这只手再滑过来，他看清楚了，那是一枚金牌，悬在手镯上微微颤动，就是那枚神秘的、泄露机关的金牌，八角形的，像一便士硬币那么大小。这是玛尔哥特的手，在爱抚他，他心里顿时迸发出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把这只轻柔、白皙、赤裸裸没戴戒指的纤手一把抓到唇边狂吻一气。可是这时他突然感觉到她的呼吸，感到玛尔哥特的脸离他的脸非常之近，这时他再也不能把他的眼帘低垂着了，他满心喜悦、容光焕发地睁开眼睛，直视着那张离他很近、吓得直跳起来往后退缩的脸。

等到俯在他脸上的那张脸投下的阴影一散开，光线射向那张神情激动的脸上，他——仿佛浑身受到猛烈的一击——认出来，这是伊丽莎白，玛尔哥特的妹妹，那年纪轻轻、别有风韵的伊丽莎白。这是一场梦吗？不，他现在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这张飞快升起红晕的脸，她的眼睛怯生生地移了开去：这是伊丽莎白。他一下子意识到那可怕的误会，他的眼光急切地向下移动，移到她的手上，果然，那块金牌戴在手上。

他的眼前开始轻纱飞旋。就和当时他昏倒在地时的感觉一模一样，可是他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失去知觉。过去的事情像闪电似的压缩在一秒钟之间，全都从他眼前掠过。玛尔哥特的惊愕和高傲，伊丽莎白的微笑，她向他投来的奇怪的目光，就像一只保守秘密的手在轻轻地触摸他——不，不，不可能发生任何误会。

惟一的一个微弱的希望蓦地在他心中升起。他凝视着那块金牌，说不定是玛尔哥特送给她的，今天送的，昨天送的，要不就是那时送的。

可是这时候伊丽莎白已经在跟他说话了。想必由于紧张激烈的沉思，他的面部表情抽搐起来，因为她提心吊胆地问他："你觉得痛，是吗，波普？"

她俩的嗓音是多么相似啊，他心里想道。他只是漫不经心地随口答道："是的，是的……啊，我是说，不痛……我觉得挺好的！"

又出现一片寂静。那个念头像股热浪似的一个劲地向他涌来：说不定这只不过是玛尔哥特送给她的。他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可是他憋不住非问她一下不可。

"你那儿戴的是块什么圣牌啊？"

"啊，那是美洲一个什么共和国出的金币，我也说不上是哪个共和国的。这是罗伯特叔叔有一次带来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

他屏住呼吸。现在她会把真情说出来了。

"给玛尔哥特和我。吉蒂不要。我不知道她干吗不要。"

他感到，有一些湿润的东西涌入他的眼眶。他小心地别过头

去，不让伊丽莎白看见他的眼泪，这眼泪此刻一定已经就在眼睫毛旁边，再也逼不回去，正顺着面颊慢慢地、慢慢地向下滚落。他想说些什么，可是又怕他的嗓子会因为抗不住越来越强烈的哽咽的压力而变音失声。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彼此都忐忑不安地窥伺着对方。后来伊丽莎白站起身来：“我走了，波普。愿你早日恢复健康。”他闭上眼睛，接着轻轻一响，她带上了房门。

就像一群鸽子受惊飞起，现在各种思想都在他脑海里盘旋飞绕。这时候他才体会到这一误会的严重。他对自己干的傻事感到又羞又恼，但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一阵激烈的痛苦。他现在知道，玛尔哥特，他是永远失去了。可是他又觉得，他还是和原来一样的爱她，丝毫没有改变，说不定现在还带着那种绝望的向往在爱着她，就像人们向往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那样。而伊丽莎白呢——他仿佛暴怒似的把她的身影推开，因为她全部倾心奉献的爱情以及她此刻竭力控制的激情的烈焰对他来说也不可能超过玛尔哥特的嫣然一笑或者她的纤手对他的轻轻触摸。倘若伊丽莎白当时让他知道她是谁，他一定会爱她的，因为那时他在激情之中还天真幼稚，可是现在，他已经千百次梦见过玛尔哥特，她的名字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里，他已经无法把她的名字从他的生活中拭去。

他感到，眼前变得更加模糊昏暗，不断的思索渐渐融化在一片泪水之中。他竭力想把玛尔哥特的倩影呼唤到自己的眼前，就像他在卧病养伤期间，在漫长寂寞的时候所做的那样，然而白费力气，伊丽莎白总是脸上带着一双深情、眷恋的眼睛，像一片阴影似的挤到中间来，于是人影零乱，他只好痛苦地从头到尾沉思一遍，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他一想起自己如何站在玛尔哥特

的窗前，呼喊她的名字，他就羞得无地自容，可是他又对性情娴静、金发、白皙的伊丽莎白充满了同情。他在所有这些日子里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或者望她一眼，而在那些日子里他对她的感激之情实际上应该是像烈火一般腾空燃起的啊。

第二天早晨，玛尔哥特到他床边来呆了一会儿。她在身边，他都哆嗦起来了，看也不敢看她的眼睛。她在跟他说些什么？他几乎都没听见，两边太阳穴嗡嗡直响，比她的声音还响。等她从他身边走开，他才又向她投去恋恋不舍的一瞥，搂住她整个的身影。他感到：他爱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

下午伊丽莎白来了。她的纤手有时轻轻地抚摩一下他的手，表示出一种轻柔的亲密感情，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听上去有些黯然神伤。她带着某种惊恐净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仿佛她怕谈到自己或者谈到他，就会泄露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他自己也说不好，他到底对她怀着什么样的感情。有时像是怜悯，有时又觉得像是对她的爱所怀的一种感激。可是他对她什么也说不出口。他不敢正眼看她，生怕说出谎话来骗了她。

现在她每天都来，呆的时间也更长一些。仿佛他俩之间的秘密揭开以后，那种惶恐不安的情绪也随之消逝。可是他们从来也不敢谈起那件事，不敢谈起在花园的浓阴里度过的时光。

有一次伊丽莎白又坐在他的躺椅旁边。室外阳光明媚，迎风摇曳的树梢向屋里投进一片绿色的反光，在墙上抖动。她的头发这时呈现火红的颜色，像熊熊燃烧的云霞，她的皮肤苍白而又透明，整个人看上去光艳明丽，轻盈得飘飘欲仙。他的枕头那儿正好有一片阴影，他从那儿看到她的脸就在近处，可是又显得那么遥远，

因为她脸上映照着阳光，而这光线照不到他。他一看见她那光彩照人的娇容，往事种种，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她正向他俯下身子，于是她的眼睛似乎变得更加深邃，像两道深色的螺纹线在向里面旋转，趁她身子往前一倾，他的胳臂便搂住她的身躯，使她的头低垂到他面前，他吻着她那小巧湿润的嘴。她浑身哆嗦得非常厉害，但是并不挣扎，只是微微有些悲哀地用手抚摩他的头发。然后用一种微弱得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而且还带着一种充满柔情蜜意的悲凉情绪说道："你爱的可只是玛尔哥特啊。"他感到这舍身相许的声调，这不作反抗的淡淡的绝望心情一直印入他的心灵，而那使他深受震撼的名字一直透入他的灵魂。可是在此时此刻他不敢说谎。他默不作声。

她又轻轻地，简直像姐妹一样地吻了吻他的嘴唇，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出屋去。

这是他们惟一的一次谈到这件事情。几天之后，他们把这个正在恢复健康的少年抬到楼下花园里去。最先落下的枯叶在小径上互相追逐，夜幕早降，已经使人想起秋日的哀愁。又过了几天，他已经费劲地独自在枝桠交错的树丛中行走。今年这可是最后一遭。树木此刻在阵阵秋风中大声絮聒，比那三个温暖的夏夜里声音更加嘈杂，情绪更加乖戾。少年心情忧伤地向那个地方走去。他仿佛觉得在这个地方立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黑墙，在这堵黑墙的后面，是他的童年，已经完全淹没在一片朦胧之中，而在他的面前，却是另一个国度，陌生而又危机四伏。

晚上他去辞行，再一次仔细地端详了一下玛尔哥特的脸，仿佛想把她的脸永远印在心上。他怔忡不宁地把手伸到伊丽莎白的手

里，她的手热情地使劲地握着他的手。他的眼光几乎漠然地从吉蒂，从朋友们，从他姐姐的脸上掠过。他的灵魂充满了这样一种感觉，他爱上了一个姑娘，而另一个姑娘又爱上了他。他的脸色非常苍白，在他脸上有一种深沉的神态，使他看上去再也不像一个稚气的少年。他第一次看上去像个成年的男子。

可是，等到拉车的马一起步，他看见玛尔哥特无动于衷地转过身去，走上台阶，而在伊丽莎白的眼里突然闪现出一道泪光，她使劲地把身子靠在台阶的扶手上。这时，他新近的种种经历一下子全都涌上他的心头，他不由得像个孩子似的泪如泉涌。

府邸越来越远，马车扬起的滚滚灰尘中，那树阴森森的花园显得越来越小，田野越来越辽阔，最后他所经历的一切都在他眼前消失，只剩下恼人的回忆。他坐两小时的马车到邻近的火车站。第二天早上他到了伦敦。

又过了几年，他再也不是个少年了。但是那最初的经历始终栩栩如生地镌刻在他的心里，再也不会从他心里消退。玛尔哥特和伊丽莎白两人都已出阁，但是他不愿再见到她们，因为对往事的回忆有时以如此猛烈的力量把他压倒，以致他后来的全部生活和这段回忆的现实相比，反倒只成了一场幻梦和一片假象。他变成了那种跟爱情和女人都不可能再有任何关系的人，因为，他在他生活的某一瞬间已经把爱人和为人所爱这两种感觉如此充分地在自己身上结合起来，再没有什么欲望促使他去寻找那么早就已经落到他手里的东西了，那时他还是个少年，颤抖不已的双手惊慌失措地直往后缩。他漫游了许多国家，成了那些举止得体、文静安详的英国人当中的一个。许多人把他们当作没有感情的人，因为他们是那样的

沉默寡言，他们的目光总是冷淡地从女人的脸上掠过，对她们的娇笑视而不见。谁想得到，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带着一些心爱人儿的肖像，他们的目光始终盯在这些肖像上面，这些肖像和他们的鲜血交织在一起。他们的鲜血围着这些肖像熊熊燃烧，就像供在圣母马利亚像前的长明灯一样。现在我也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到我脑海里来的了。在我今天下午读的那本书里，夹着一张明信片，这是一个朋友从加拿大寄给我的。这朋友是个年轻的英国人，我是在一次旅途中认识他的。在漫长的夜晚，我常常和他谈天，在他的谈话里有时候非常神秘地闪烁着对两个女人的回忆，犹如立在远处的塑像，而这两个女人刹那间又始终和他的青春时代交融在一起。我和他谈话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时的谈话我大概也早已忘怀。可是今天，我一收到这张明信片，这段回忆又从我心中升起，而且梦幻似的和我自己各式各样的经历混杂在一起，我仿佛觉得，他这个故事是在刚才从我手里滑落的这本书里读到的，或者是在一个梦中找到的。

可是现在屋里变得多么昏暗啊，在这深沉的朦胧夜色之中你显得离我又是多么遥远啊！我以为你的脸在那里，可我只看见一片轻柔的光影，我不知道，你是在微笑，还是在悲伤。你会因为我为一些萍水相逢的人们编造一些希奇古怪的事情，梦想出各式各样的命运，然后又让他们滑回去，滑到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天地里去而微笑？还是说你会因为这个少年而悲哀？他从爱情的旁边走过，在这甜蜜的幻梦的花园里盘桓了一个小时，便永远地离开了它。瞧，我不希望这变成一则凄婉哀愁、令人黯然神伤的故事，我只想跟你讲一个少年，突然受到爱情的袭击，讲他自己的爱，和一

个姑娘对他的爱。但是，人们在晚上讲的故事，终归都要陷入淡淡的哀愁的情绪。朦胧的夜色降落到这些故事上面，给它们蒙上层层轻纱，寓于夜色之中的全部悲哀像星斗全无的苍穹笼罩在它们上空，黑暗侵入它们的血液，叙述这些故事的明亮光彩、五颜六色的话语于是听上去便显得声韵丰满而又深沉，仿佛它们在述说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

火烧火燎的秘密*

搭　　档

火车头沙哑地吼了一声：色默林到了。黑色的车厢在山上银色的光辉中停了一分钟，吐出几个穿着不同的旅客，又吞进另外一些旅客，恼怒的人声传来传去，接着前面那辆哑嗓子的机车又叫了起来，拽着这根黑色的链条轧轧直响地往下进入隧道的洞口。四外的景色又舒展开去，宁静平和，在明媚的山峦之间被潮湿的山风吹得干干净净。

新来的旅客当中有一个人年纪轻轻，服装讲究，步履富有天然的弹性，非常引人注目，给人好感。他迅速赶在其他旅客前面，跳上一辆马车，直奔饭店。马儿沿着渐渐升高的马路不慌不忙地一路小跑。空气里弥漫着春天的气息，天上飘浮着只有五六月份才会出现的那种动荡不宁的白云，像是一些年轻浮躁的家伙，嬉戏着奔过蓝色的路轨，有的突然躲在高耸的山岭后面，有的互相拥抱又各自奔逃，不久像手绢似的揉成一团，一会儿又撕成一条条碎片，最后淘气地给群山戴上白帽。山风也孕育着骚动不宁，把瘦骨嶙峋被雨淋湿的树木吹得不停地摇晃，咔嚓咔嚓直响，把千万滴水珠向

四下抛洒，犹如喷射火花。有时候似乎从群山之间也冷飕飕地吹来雪的芬芳，于是呼吸起来便有一种既甘甜又辛辣的感觉。空气中和泥土里的一切都在涌动，充满了日益增长的焦躁不安。马儿轻声喷鼻，沿着下山的道路奔跑，铃声远远传到前方。

一到旅馆，这年轻人首先去查看已经住下的旅客名单。他很快地扫了一遍，深感失望。“我干吗到这儿来？”他开始不安地问自己。“独自一人呆在这山上，没有社交活动，比呆在办公室里更叫人心烦。显然我来得太早了要不就是太迟了。我每次度假都没交过好运，这张名单上我一个熟悉的名字也没找到。哪怕有几个女人也好，至少可以调情，逢场作戏；无伤大雅地调调情，这个礼拜也就不至于过得那么索然无味了。”这个年轻人是位男爵，出身于不甚显赫的奥地利官员贵族世家，在市政府任职。他这次短期休假，并无任何需要，只是因为他所有的同事都在春天休假了一个星期，他也不想呆在办公室里上班，白白浪费掉这一个礼拜的假期。他虽然相当内秀，却天性喜欢社交，因而讨人喜欢，在任何圈子里都深受欢迎。他也充分意识到自己不耐寂寞。他心里毫无单身独处的倾向，尽可能地避免面对自己，因为他丝毫不想进一步了解自己。他知道，他需要和人接触，才能激发他的全部天才，激起他内心的温暖和活力，犹如火柴需要摩擦才能发火。倘若让他独自一人冷冰冰地呆在家里，对自己毫无益处，犹如火柴放在盒里。

他情绪恶劣地在空荡荡的大厅里踱来踱去，时而犹豫不决地翻

---

* 本篇于一九一一年在小说集《最初的经历》（莱比锡海岛出版社）中首次发表。

翻报纸，时而又在音乐室的钢琴上弹一曲华尔兹，可是手指头总难捕捉住合适的节奏。最后他怨气冲冲地坐下，抬头看着窗外。暮色徐徐垂落，夜雾犹如蒸气，灰蒙蒙地从松树丛中溢出。他就这样神经质地消磨了一个小时，毫无收获，然后像逃走似的溜进餐厅。

餐厅里只有几张桌旁坐了客人，他向他们匆匆扫了一眼。白费力气！没有熟人，只有那儿——他懒洋洋地回了一礼——坐着一位教练，那儿又有一张他在环行大道上见过的脸，其他就别无所有了。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什么能预示他会碰上一场艳遇，哪怕是极为短暂的艳遇。他情绪恶劣，越来越不耐烦。像他这一类的年轻人，单凭一张漂亮脸蛋，就常交好运。他们心里总是时刻跃跃欲试，准备碰上一次新的邂逅，得到一番新的经历。他们总是心急火燎地想投身于一次艳遇之中，领略那素不相识的新奇风光。没有什么能使他们感到诧异，因为一切他们全都预作盘算，有关风月的蛛丝马迹他们全都看在眼里，因为他们碰见女人第一眼就抓住情欲方面仔细审视，也不区分这是他们朋友的太太或是为这位太太开门的使女。我们轻率地以鄙夷的神气把这种人称之为寻芳逐艳的猎手时，其实并不知道，这个词竟把他们凝神窥视的逼真情状凝结在内。因为的确如此，所有狩猎的激情如炽的本能，搜索，兴奋，心灵的残忍都在这种人的毫不停歇的警觉之中燃烧起来。他们总是伺机待猎，总是准备下定决心去追寻一场艳遇的踪迹，直到万丈深渊的边缘。他们总是激情满怀，但并非恋人的激情，而是赌徒的激情，是头脑冷静精于算计极为危险的激情。他们当中有些坚持不懈的家伙，由于这种期待，整个一生，远远不止青春时期，都变

成了永恒的冒险经历。他们把一天分解为成百个小小的感官经历——擦肩而过时的一道秋波，飘然而逝的嫣然一笑，相对而坐时的膝盖轻碰——把一年又分解为成百个这样的日子，这时，感官经历成了他们不断涌流，滋养丰富，活力无穷的生活源泉。

这位寻觅者立刻发现这里没有人和他搭档，一同玩牌。一个赌徒，手里拿着一副牌，坐在绿呢桌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牌艺高明，却白白地空等着对手，再也没有比这更叫人恼火的事了。这位男爵叫侍者送来一份报纸。他很没好气地把目光从一行行字扫了过去，但是他的思想已经瘫痪，活像醉汉跌跌绊绊跟着这些字句向前移动。

这时他听见身后衣裙窸窣，有个声音微微有些生气，用造作的腔调说道："Mais tais-toi donc，Edgar！①"

一袭绸衣沙沙作响地从他桌旁走过，这是一个修长丰满的女性身影，身后跟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小男孩，穿着一套天鹅绒的黑西装，孩子好奇地把目光从男爵身上扫过。这两个人面对面地在保留的专用桌旁坐下，孩子显然在努力使自己举止得体，可他那双黑眼睛透着一股子烦躁，看来很不安分。那位夫人——年轻的男爵只注意她——穿着极为讲究，显然非常时髦，反正恰好是他非常喜欢的那类淑女，那种微微有些丰满的犹太女子，年龄恰好在过于成熟之前，显然也还激情如炽，但是富有经验，善于以高雅的忧郁神情来遮掩她的热情。他起初还无法看见她的眼睛，只是欣赏她秀气的鼻子上方眉毛弯曲有致的美丽线条，这只鼻子虽然暴露了她的种

① 法文，别说了，埃德加。

族，可是形状高贵，使她的侧面轮廓鲜明，富有情趣。在这丰满的身体上，一切女性的成分，都充盈饱满，引人注目。她头上的秀发也分外浓密，她的美丽充分意识到备受众人赞赏，似乎已经变得有些浓烈张扬。她用非常低的声音点菜，教训孩子不要把叉子弄得丁当乱响——她这样做的时候似乎对男爵小心翼翼的窥视目光完全无动于衷，而实际上恰好是他的明显的关注，迫使她摆出一副小心慎重的态度。

男爵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云开日出。神经活动起来，暗地里使人振奋，绷紧皱纹，鼓起肌肉。他的身体顿时伸展，眼睛闪闪发光。有些女人也先需要有个男人在场，才能从自己身上取出全部力量，他自己也和这种女人没有什么两样，先要有一种感官的刺激才能使他的全部能量凝聚成强劲的力，他的猎人本能在这里嗅到一个猎物。他的眼睛挑战似的试图和她目光相遇，可她的目光有时从旁扫过，则以一种闪烁不定的神气和他目光相交，从未直接了当地给予明确的回答。有时候她嘴角一动，感觉到有一丝笑意漾出，但所有这一切都捉摸不定，恰好是这种捉摸不定使他激动。惟一使他感到有希望的，乃是她老是不正眼看他，因为这既是反抗也是拘谨，然后便是她和孩子说话的样子，认真得出奇，显然是做给一个观众看的。他感到恰好是这种极力装出来的心情平静，意味着她的芳心已初步感到不安。他自己也很激动：赌博已经开始。他把用餐的时间拖长，他目不转睛地紧盯着这个女人，几乎半小时之久，直到把她脸上的每一根线条全都临摹下来，暗暗地把她丰满的肉体的每个地方全都抚摩遍了。窗外夜幕已经沉重地垂落，大片雨云向森林伸出灰蒙蒙的手，森林像惊恐万状的孩子发出

呻吟，阴影越来越浓地侵入室内，屋里的人们似乎被沉默挤得越来越紧。他发现，母子俩的谈话在这种寂静的威胁之下变得越来越拘束，越来越造作。他感到这谈话不久就要结束。于是他决定试探一下。他第一个站起身来，从她身边望过去，向着窗外的景色看了一眼，慢慢地向门口走去。到了门口他仿佛忘记了什么东西，猛一回头，发现她正注意地向他眺望。

这使他心动。他在大厅里等着，不久她就跟着出来，手里牵着那个男孩，从旁走过时翻阅一下杂志，把几幅图画指给孩子看。可是当男爵似乎碰巧走到桌边，假装也在找一本杂志，事实上是想更深地逼视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深处，也许甚至想和她攀谈，可她却转过身去，轻轻敲敲她儿子的肩膀："Viens， Edgar! Au lit! "[①]便神情冷漠地从他身边一掠而过。男爵目送她的背影，稍稍有些失望。他原来指望在今天晚上就能和她结交，这生硬的态度使他失望。但是话说回来，这种抵抗本身便是刺激，恰好是这捉摸不定激起了他的贪欲。反正他找到了搭档，赌博可以开始了。

快速的友谊

第二天早上男爵走进餐厅，发现那位美丽的陌生女子的孩子正在和两个开电梯的工人热烈地交谈，把卡尔·迈[②]的一本书里的插

---

① 法文，走吧，埃德加！该上床了。

② 卡尔·迈（1842—1912），德国著名作家，他写的冒险小说为几代德国青少年喜爱的读物。

图给他们看。他妈妈不在，显然还在梳妆打扮。现在男爵才仔细端详这个男孩。这个孩子大约十二岁光景，性格羞怯，没有发育，烦躁不安，动作漫不经心，一双黑眼睛游移不定。就像这个年龄的其他孩子一样，他给人的印象也是有些神色惊慌，就仿佛刚从睡梦中惊醒，突然被带到陌生的环境之中。他的脸长得并不难看，但是还没有完全定型，在他身上丈夫气和孩子气之间的斗争似乎刚要开始。他身上的一切似乎只是捏出的毛坯，还没有塑造成形。五官的线条都还不够清晰，勉强拼凑在一起，没有血色。此外，他正好处于半大不小的年龄，对他不利，孩子们在这种年龄穿什么衣服都不合身，袖子和裤腿松松垮垮地挂在瘦骨伶仃的胳膊腿上，虚荣心还没有提醒他们需要注意自己的外表。

男孩在这儿犹豫不决地晃来晃去，显得相当可怜。事实上他对所有的人都碍手碍脚。一会儿，看门人把他推到一边，他似乎正用各式各样的问题把看门人弄得心烦，一会儿他又挡在门口，影响出入，显然没有人和他友好地交往。孩子们喜欢嚼舌，他就设法去缠那些饭店的仆人。他们要是正好有空，就回答几句，要是有个成年人露面或者有什么正经事要做，就立即中断和他的谈话。男爵一脸微笑，饶有兴趣地瞧着这个不幸的男孩。孩子好奇地望着所有的人，可是所有的人都很不友好地躲着他。男爵有一次捕捉到一瞥好奇的目光，可是这些正在四下搜寻的目光一旦被人逮住，那双黑眼睛便立刻惊惶失措地缩了回去，躲在低垂的眼睑后面。男爵觉得这很好玩。这个男孩开始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暗自思量，这个显然因为害怕才这样羞怯的孩子不是可以充当中间人帮他尽快地去接近母亲吗？无论如何，他要尝试一下。他毫不引人注目地尾随

着这个男孩。男孩又正好从门口溜了出去，怀着孩子气渴望温存的欲望，他轻轻地爱抚着一匹白马的粉红色的鼻翼。他也的确运气不好，最后马车夫也相当粗暴地把他撵开。他一肚子委曲，现在又百无聊赖地到处转悠，茫然无神的目光里含有一丝悲哀。这时男爵叫住他：

“喂，年轻人，你觉得这儿怎么样？”他突然搭话，尽量使他的称呼变得和蔼可亲。

孩子的脸涨得通红，心惊胆战地举目凝视。他不知怎的，惊恐地把手缩了回去，窘迫得身子转来转去。一位陌生的先生开始和他谈话，这对他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

“谢谢，挺好。”他嗫嚅着就迸出这么几个字，这最后两个字与其说是说出来的，毋宁说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

“这就奇怪了，”男爵笑道，“这儿其实是个很乏味的地方，尤其对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你每天在这儿都干些什么呢？”

男孩还一直心慌意乱没法迅速回答，这位陌生的时髦先生竟然和他交谈，这真的可能吗？平时可是谁也不理他的啊，这个念头既使他羞怯又使他骄傲。他拼命地使自己振作起来。

“我看看书，然后，我们常去散步，有时候我们也坐上马车兜风，我妈妈和我。我得在这儿休养，我病了一阵，所以我也得常常晒太阳，这是大夫说的。”

最后几句话，他已经说得相当自信了。孩子们对自己生病总是非常骄傲。他们知道，遇到疾病的危险，家人就觉得他们加倍地重要。

“不错，阳光对于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先生来说是很有益处的，它会把你晒得黑黑的，可是你可不能整天坐着。像你这样的小青年应该到处乱跑，疯玩一气，胡闹胡闹也无所谓。我觉得你太老实，你看上去就像个胳臂夹着本又大又厚的书呆在书斋里的书生。想想我在你这年龄可是个淘气包，每天晚上回家裤子都撕得稀烂。千万别太老实！”

孩子不由得想笑，这消除了他心头的恐惧。这位先生这样亲切地和他说话，他真想回答几句，可是他觉得这些话在这位可爱的陌生先生面前都显得过于放肆，过于自以为是。他从来不是一个说话冒冒失失的孩子，总是有些腼腆，所以他在高兴、害羞之余，变得手足无措。他真想把这谈话继续下去，可是他脑子里空空的。幸亏这时饭店里的那头黄色的雪山救生犬从旁走过，在他俩身边嗅了一嗅，很乐意地让他们抚摩一气。

“你喜欢狗吗？”男爵问道。

“啊，喜欢极了，我奶奶就有一条，在巴登她的别墅里，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它总是成天跟着我。可只是在夏天我们才到那儿去做客。”

“我们家里，在我们花园里，我想有二十几条狗。你要是在这儿乖乖地，我就送一条给你。一头长着白耳朵的棕毛狗，年纪挺小，你要吗？”

孩子高兴得满面通红。“啊，要。”

这话脱口而出，情绪热烈而又急切，可是紧接着他就顾虑重重，一副心惊胆战的样子，好像吓了一跳。

“可是妈妈不会答应我养狗。她说家里有狗她受不了。麻烦

事太多。”

男爵微笑起来。话题终于涉及到他妈妈了。

“你妈妈那么严厉吗？”

孩子考虑了一会儿，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仿佛在寻思是否可以信任这位陌生的先生，他的回答是小心谨慎的。

“不，妈妈并不严厉，现在因为我生过病，她什么都依着我。没准她会允许我养条狗。”

“要我去求她吗？”

“好的，请您去求求她吧。”男孩欢呼起来，“那妈妈就准会允许我养狗了。那狗长得怎么样？有对白耳朵，是不是？它能把东西叼回来吗？”

“会，它什么都会。”男爵看到这孩子的眼睛里这么快就迸射出灼热的火花，不由得微笑起来。一下子开头的拘谨就打破了，为恐惧而压抑的激情迸涌出来。先前腼腼腆腆、胆小怕事的孩子，转眼间变成一个顽皮淘气的男孩。“倘若他妈妈也能像这样就好了。”男爵不由自主地想道：“在她的恐惧后面隐藏着这么多热情！”可是男孩已经连珠炮似的向他发问了：

“那狗叫什么名字？”

“卡罗。”

“卡罗。”孩子欢呼起来。真想不到有人这样亲切地关怀他，这事弄得他醺醺然。他不知怎的对每句话都想笑，都想欢呼。男爵自己对于这样迅速地取得成功，也惊愕不已，决定趁热打铁。他邀男孩和他一起散步。这可怜的孩子，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渴望着有人和他做伴，听到这个建议真是喜出望外。他的新朋友

仿佛碰巧提出几个小问题，引得孩子不假思索地把什么事都说了出来。不久男爵知道了这个家庭全部情况，尤其了解到埃德加是维也纳一位律师的独生子，显然这是一个富有家产的犹太资产阶级家庭。经过巧妙的盘问他迅速打听到男孩的母亲曾经表示，呆在这色默林山上，一点也不高兴，抱怨这里没有讨人喜欢的谈话对手。他问埃德加，妈妈是否非常喜欢爸爸，埃德加回答时躲躲闪闪。男爵甚至听出，这并不是一个美满家庭。这样轻而易举地从这浑然不觉的男孩那里套出所有这些细小的家庭秘密，他简直有些惭愧，因为埃德加骄傲地发现，他说的那些事里，竟然有什么会引起一个成年人的兴趣，便把他的信任全都倾注在这位新朋友身上。男爵在散步时把手臂搭在他的肩上——，让人看见他公然和一个成年人这样亲热地呆在一起，他那孩子气的心骄傲得怦怦直跳——他渐渐地忘记了自己还在童年，便无拘无束，大大方方地随便讲话，仿佛在和一个同龄人交谈。就像他的谈话表示的那样，埃德加很聪明，和大多数病弱的孩子一样，有些早熟。他们跟成年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感情容易冲动，非爱即恨，情绪都很激烈。他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心平气和，谈起人或事不是兴高采烈，就是满腔仇恨，仇恨如此强烈，以致他的脸都为之扭曲，几乎显得邪恶丑陋。也许由于他不久前刚生了场病，脾气有些暴躁，说起话来，有一股狂暴的火气。看来他的笨拙迟钝只是使劲压抑下去的对他自己激情的恐惧。

男爵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男孩的信任。只花了半个小时他就把这颗热腾腾的、不安地跳动着的心握在手里。欺骗孩子真是说不出的容易。这些浑然不觉的孩子，很少有人去追求他们的爱。男爵只

消使自己忘情于少年时代，那孩子气的谈话便变得那样自然而然，那样无拘无束，连那男孩也把他当作和自己同样的人。几分钟之后两人之间不复有任何距离。他在这儿，在这样荒僻的地方，突然找到一个朋友，真是幸福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啊！在维也纳的那些嗓子尖细的小伙伴全都忘得干干净净，他们唠唠叨叨，尽说些没见过世面的小事，他们的形象都给这崭新的时刻一扫而光！他那全部狂热的激情全都属于这个新朋友，他的大朋友。这个朋友在临别时又一次邀请他第二天早上再来，他的心都骄傲得膨胀起来，这个新朋友现在正在远方向他招手，完全像个哥哥一样。这一分钟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欺骗孩子真是容易至极。——男爵微笑着目送那匆匆跑去的男孩。这个中间人现在是赢得了。他知道这个男孩现在将没完没了地跟妈妈讲他，重复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一直把她折磨到精疲力竭，——这时，他愉快地回忆起，他方才多么巧妙地在话里夹进去几句对她的奉承话，他总是只说埃德加“美丽的妈妈”。他心里有数，这个心直口快的孩子不把他妈妈和他拉在一起是决不会罢休的。男爵自己现在一根指头也不用动，就可以缩短他和这个美丽的陌生女子之间的距离，他尽可安安静静地做梦，观赏风景，因为他知道，有一双灼热的孩子的手正在为他搭桥，把他引向那位女子的芳心。

三　重　唱

一小时以后证明，计划天衣无缝，直到细枝末节全都成功。当年轻的男爵故意稍晚片刻走进餐厅的时候，埃德加从座位上跳了

起来，脸上堆着幸福的微笑，使劲向他招呼，冲他招手。同时他拉拉母亲的袖子，急急忙忙情绪激动地跟她说话，用引人注目的手势指指男爵。母亲不好意思，满面通红，制止孩子过于奔放的举止，不过也不得不顺从孩子的心愿向这边看了一眼。男爵立即趁此机会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这样就算认识了。她不得不致谢，可是从此以后就低下头去，更加凑近盘子。整个用餐时间，仔细地避免向这边看上一眼。埃德加可不一样，他不断地探头向这边看，有一次他甚至想隔着桌子说话。这样没有分寸的事情，当然立刻就被他母亲严厉制止。吃完饭就对他说，他得去睡觉了。于是他和他妈妈就开始热烈地低声说话，其最终结果乃是他的恳求得到批准，让他走到另一张桌边去，向他的朋友道别。男爵跟他说了几句亲切的话，说得孩子的眼睛又闪闪发光。他和孩子聊了几分钟，可是突然之间他非常巧妙地找个借口，一转身站了起来，朝着另一张桌子，祝贺邻座那位有些慌乱的太太有这么一个聪明伶俐天资过人的儿子，谈到他和孩子一起绝妙地度过了一个上午，对此赞不绝口——埃德加站在一旁，又高兴又骄傲，脸涨得通红。男爵最后打听孩子的健康状况，问得这样仔细，提出那么多问题，弄得母亲只好回答。于是他们两人便自然而然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孩子满心欢喜，带着一种敬畏之情在旁倾听。男爵作了自我介绍，自以为发现，他那响亮的姓氏给这个虚荣的女人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反正她现在对他已经非常殷勤，尽管她丝毫不失尊严，甚至早早地便向他告辞，她像道歉似的补充了一句：为了孩子的缘故。

孩子激烈抗议，说他一点不累，乐意整夜不睡，可是母亲已

经向男爵伸出手去，男爵毕恭毕敬地吻了一下。

这天夜里埃德加睡得很糟。脑子里乱作一团，又是幸福的滋味，又是孩子气的绝望。因为今天在他的生活里发生了一点新鲜事情。他第一次干预了成年人的命运。在半醒半睡之中，他忘记了自己还是孩子，觉得自己一下子便已长大成人。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独自一人受着教育，老是体弱多病，朋友很少。他渴望着温存抚爱，可是除了父母和仆人没有别人，而父母对他很少关心。一种爱情的力量如果只是根据它的起因，而不是根据事先对它的强烈期待，不是根据心灵中发生重大事件之前，都会因失望、孤独而出现的空虚、黑暗来加以衡量，那么对这种爱情的力量总会估计错误。一种极为沉重，从未用滥的感情在这里等待着，如今它张开双臂扑向第一个似乎值得享受这种感情的人。埃德加躺在昏暗之中，既感到幸福，又无比慌乱。他想纵声大笑，又非哭泣不可。因为他爱这个人，他从未像爱这个人一样爱过一个朋友，爱过父亲母亲，甚至也从未这样爱过上帝。他童年时代全部还未成熟的激情都紧紧地缠绕在这个人的肖像上，两小时前他还不知道这人的姓名呢。

但是他有足够的聪明，不会因为这新交的友谊出人意表，独具一格，而不感到心情压抑。使他如此心乱如麻的，乃是感到自己微不足道，毫无价值。“我这么个小男孩，才十二岁，小学还没念完，晚上比谁都早就得上床睡觉，我难道配得上他吗？”他不断地思索着，“我对他来说，能算个什么，我又能给他什么呢？”他痛苦地感觉到，他无法以某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恰恰这点使他难过。平素他若赢得了一个同伴，他首先就是和人家

分享他书桌里的几样小宝贝，邮票啦，石头啦，童年时代全部孩子气的宝藏，但是所有这些东西，昨天他还觉得它们意义重大，具有罕见的魅力，如今在他眼里一下子都大大贬值，变得幼稚可笑，分文不值。因为他怎么能把这样的东西献给这位新朋友呢，他甚至都不敢称他为“你”①哩！哪里有出路，有办法来表达他的感情呢，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小小年纪，半大不小，还没成熟，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这可真是痛苦，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诅咒过这个孩童岁月，从来没有这样殷切地希望自己一觉醒来完全变样，就像他梦想的那样：长得高大强壮，成为一个男子汉，一个成年人，就跟别人一样。

这些骚动不宁的思想里又迅速地编织进去成年人新世界里最初的五彩缤纷的幻梦。埃德加终于带着一丝微笑入睡，可是想到明天早上的约会，又使他睡不安稳。早上七点他就惊醒，惟恐去得太晚。他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到母亲房里去道了早安，母亲平时费了大劲才能让他起床，所以惊愕不止。她还来不及提出其他问题，孩子已经冲到楼下。他焦躁不耐地转来转去，直到九点，忘记了早餐，他操心的只是，别让他的朋友为了和他散步而久等。

九点半男爵终于无忧无虑溜溜达达地走来了。他当然早已忘记了约会。可是现在，男孩使劲向他扑了过来，他不由得对他那么多的激情宛而微笑，表示准备实现诺言。他又用胳臂搂着这容光焕发的男孩一起踱来踱去，只不过他温和地，但是断然地拒绝现在就

① 德文如中文，以“您”相称表示尊重和生疏，以“你”相称表示亲切、熟悉。

一同去散步。他似乎在等待什么，至少他那向门口瞟去的神经质的目光表示他在等待。突然间他挺直身子。埃德加的母亲走了进来。她一面回答问候，一面亲切地走向他们两人。听说他们打算散步，她微笑着表示赞许，埃德加可是把这次散步当作一件极端珍贵的东西瞒着她的。她很快就接受男爵的邀请，决定和他们一同散步。埃德加立刻就不乐意，咬紧了嘴唇。多么讨厌，她不早不晚，偏偏现在走了过来！这次散步本来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他虽说把他的朋友介绍给了妈妈，这只是他的一番好意，但是他可不愿因而和妈妈分享这个朋友，他看见男爵对他母亲态度亲切友好，心里已经升起了一股类似妒忌的情绪。

然后他们三个人一同散步，两个大人都对他特别表示关心，这可增强了孩子心里那种危险的感情，自以为了不起，突然感到自己举足轻重。埃德加几乎变成了他们谈话惟一的主题。母亲说起他脸色苍白心情烦躁，假装忧心忡忡，而男爵则微笑着表示不敢苟同，称赞他的“朋友”举止得体，他称埃德加为朋友。这是埃德加最美妙的时光，他获得了整个童年时代从来没有人承认他拥有的这些权利。他也可以参加谈话，没有人立即叫他住口。他甚至可以表示各式各样非分的愿望，平时他一表示就遭到责怪。难怪他心里迅猛滋长出一种虚假的感觉，仿佛他已经成年。在他的白日梦里，童年时代已成往事，犹如一件已经嫌小、遭到丢弃的衣服。

埃德加的母亲变得越来越亲切友好。中午，男爵便应邀坐在她的桌旁就餐。从原来的面对面变成了肩并肩，从彼此相识，变成了一段友谊。三重唱开始演出，女人、男人和孩子的三个声音和谐地一同响起。

进　攻

现在这位焦躁不耐的猎人似乎觉得是悄悄逼近他的猎物的时候了。他可不喜欢这种家人般的气氛，这种三重唱。三个人这样聊天也挺不错，但话说回来，聊天可不是他的初衷。他知道，戴着假面具，掩饰他的贪欲的这种社交场面只会延宕男女之间的风月佳期，使话语失去激情，进攻失去火力。千万不能让她因为聊天而忘记他的真正的目的，他心里有数，对方已经明白了他的意图。

他在这个女人身上下的工夫看来不会是白费心思。她现在正处于决定性的年龄，一个女人在这种年龄开始后悔一生忠于自己其实并不相爱的丈夫。她那花容月貌的绚丽黄昏夕照又让她在母性和女性之间进行最后一次无比紧迫的抉择。生活似乎早已有了答案，在这一刻它又成了问题。意志的魔力无穷的指针在希望体验恋爱经历和彻底弃绝风月柔情之间最后一次摇摆不定。一个女人得作出危险的决断：是根据自己的命运生活，还是依照孩子的命运生活，是做女人还是做母亲。男爵在这种事情上目光犀利，他觉得已经发现她正好在生活烈焰和自我牺牲之间危险地摇摆。她在谈话中经常忘记提到她的丈夫，这位丈夫显然只能满足她的外在需要而不能满足她由于养尊处优而渴求高雅气派的欲望。这位太太心里对自己的孩子就知道得很少。一道百无聊赖的阴影宛如哀愁隐藏在她那黑色的眼睛里，覆盖着她的生活，掩饰了她的情欲。男爵决定迅速挺进，但同时又避免给人以任何匆忙的印象。相反就像渔翁垂钓，先要放松鱼钩，然后再猛地收紧，他也想对这段新的友谊表面上表

示漫不经心。他要让人家来追求他，而实际上他却是追求者。他决定表现出某种倨傲的神气，把他们社会门第之间的差异显示得更为突出，只突出他的高傲，只有通过外在因素，凭着响当当的贵族姓氏和冷漠的举止，才能赢得这丰满、肉感、美丽的娇躯，这个念头使他兴奋。

这场热烈的赌博已经开始使他心情激动，所以他强迫自己小心行事。整个下午呆在房里，心情愉快地意识到，人家在找他，在想他。可是他不在场，并没有怎么被她注意。虽然实际上他缺席是做给她看，然而对于那可怜的男孩这却成了苦刑。埃德加整个下午都感到若有所失，没着没落；怀着男孩们特有的顽固的忠诚，他在这漫长的几小时里不停地等待着他的朋友。他觉得要是走开或者独自去干些什么，都像是对友谊的犯罪。他像无头苍蝇似的在走廊里到处乱转，心里却越来越感到不幸。他胡思乱想恍恍惚惚以为男爵遭到了不幸事故或者无意之中受到侮辱。他心里又急又怕，几乎哭了起来。

等男爵晚上前来就餐，他受到热烈的欢迎。埃德加不顾母亲的警告，也不管别人的惊讶，跳了起来，用两条细小的胳臂拥抱男爵的胸膛。“您在哪儿？您刚才到哪儿去了？”他急急忙忙地叫道，“我们到处找您。”妈妈见他这样不恰当地把自己牵扯进去，脸红了起来，相当严厉地说道：“Sois sage Edgar. Assieds-toi！”[①]（她总是跟孩子说法文，虽然这种语言她也说得并不纯熟，碰到复杂的表达方式很容易搁浅）埃德加听话坐下，可是仍

---

① 法语，规矩点，埃德加，坐下。

然不断地追问男爵。“别忘了，男爵先生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也许跟我们在一起，他感到无聊。”这一次她可是自己把自己牵扯了进去。男爵心里美滋滋的，他感到这个责备实际上是要求得到他的奉承。他那猎人的本性悚然惊醒。这么快就在这里找到猎物的踪迹，并且发现猎物就近在他的枪口前面，他又是陶醉，又是激动。他的眼睛闪闪发光，鲜血轻快地在血管里奔流。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话语像喷泉似的从他嘴唇里迸涌而出，正如有些演员感到听众，那充满活力的大众，完全对他们着了迷时，他们才热情奔放起来。每一个天生的好色之徒只要知道博得了女人的欢心，就变得加倍出色，比他自己优秀一倍。男爵也是如此：他能说会道，善于把事情说得活灵活现，可是今天——他喝了几杯香槟，为了庆祝这新交的友谊，他特地订了香槟——他可是超常发挥。他讲述在印度打猎的情形，他是作为一位出身显贵的英国朋友的嘉宾参加狩猎的。这个话题他选得非常聪明，因为这是一个中性的题目，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些异国情调的东西对于这位太太来说是不可企及的，因而也使她分外激动。但是最最着迷的，首先是埃德加，他的眼睛因为兴奋而喷出火焰，他忘了吃忘了喝，眼睛直瞪着说话的人，一个字也不漏掉。他从来也没有抱过希望，会真正看见一个亲身经历过这种惊人事情的人。他只在书本里读到过这些事情。猎虎啦，棕色人种啦，印度人啦，札格那特[①]啦。那可怕的轮子，把上千个人都埋葬在它的轮辐之下。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真会有这样的人，同样他也不相信会有这种童话里的国度，

① 印度大神维什努的别名，每年三月有其庆祝日，人们用大车载其偶像各处游行，有的信徒自己伏在地上被大车的巨轮碾死，据说这样可以升天。

这一瞬间第一次在他心里激起了某种了不起的感觉。他简直没法把目光从他朋友身上移开。他屏住呼吸，凝视着他面前的这双打死过老虎的手。他简直不敢提出什么问题，他的声音听上去像发烧似的激动。他那飞速的想象力为他变幻出相应的图画来配这些故事，他看见他的朋友高踞在配着紫色鞍褥的大象背上，左右两边是棕色皮肤的人，头上缠着珍贵的头巾，然后突然间从丛林中一步跳出一只猛虎，露出森森白牙，用前爪袭击大象的鼻子。现在男爵讲的事情就更加有趣了：人们如何巧施小计来捕捉大象，那就是利用驯养了的老象把疯劲十足野性未改的小象引到兽笼里：孩子兴奋得眼睛都喷出火焰来了。这时候——仿佛倏然之间有一把刀落到他的面前——妈妈看了一眼钟，突然说道："Neuf heures! Au lit!"①

埃德加吓得脸色苍白。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打发到床上去都是一句可怕的话，因为这句话对于他们来说，是在成年人面前所受到的最明显的屈辱，是承认自己还小，还未成年，像孩子似的需要睡眠，是这一切的标志。可是在这最最有趣的时刻，她竟让他听不到这样闻所未闻的事情，这样的耻辱是多么可怕啊！

"再听一个，妈妈，听关于大象的故事，就让我听这个吧！"

他本想苦苦哀求，可是很快就想到他现在是成年人，要有新的尊严。他只是再作一次尝试，可是他母亲今天严厉得出奇："不行，时间已经晚了，上楼去吧！Sois sage，Edgar.②我以后把男爵先生讲的所有故事都详详细细地说给你听。"

---

① 法文，九点了！上床去吧。
② 法文，听话，埃德加。

埃德加犹豫了一会儿，平时他母亲总是陪他上床的，可是他不愿当着朋友的面苦苦哀求。他那孩子气的骄傲还想为这可怜巴巴的退场争得一点自愿离去的样子。

“真的吗，妈妈，那你把所有的故事都告诉我，一个不落！关于大象的那个和其他所有的故事！”

“好吧，我的孩子。”

“呆会儿就说！今天就说！”

“好的，好的，可是现在睡觉去吧，去吧！”埃德加真佩服他自己，居然和男爵和他妈妈握了握手，脸也不红，尽管他喉咙哽咽，差不多要哭出声来。男爵亲切地摸摸他的脑袋，这使他紧绷的脸上绽出一丝微笑。可是紧接着他不得不赶快跑向门口，否则他们会看见，大颗大颗的泪珠正沿着面颊流了下来。

大　象

母亲还在楼下和男爵一起在桌旁坐了一会儿，但是他们不再谈论大象和狩猎。孩子离开他们之后，一阵淡淡的郁闷，一阵迅速消逝的窘迫，侵入他们的谈话之中。最后他们走进前厅，坐在一个角落里。男爵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光彩照人，而她自己则喝了几杯香槟微微的有些上火，于是谈话便迅速带有危险的特点。男爵其实谈不上相貌英俊，他只是年纪轻轻，那张脸色黝黑透着英气的娃娃脸，配上剪得短短的头发，显得极有丈夫气，动作麻利，简直有些粗鲁，叫她看了觉得开心。她现在很高兴在近处打量他，也不再害怕他的目光。可是渐渐地他的谈话显得大胆，使她有些心

慌意乱，就仿佛他伸手抓向她的身体，在来回摸索，又突然罢手，有一种难以捉摸的贪欲，使得热血涌上她的面颊。可是接着他又轻松地哈哈大笑，无拘无束，充满稚气，使得他表现出来的一切小小的贪欲都显得随随便便，就像孩子气的玩笑嬉闹。有时候她觉得应该把他的一句话生硬地顶回去，可是她天性喜欢卖弄风情，这种无伤大雅的轻佻词语只能刺激她期待进一步的挑逗。这大胆的游戏弄得她痴迷，到末了她甚至尝试着效法他的榜样。她频送秋波媚眼，表示芳心暗许，言谈举止之间早已以身相许，甚至容忍他凑到身边，耳鬓厮磨，嗓音在耳，有时肩上感觉到他温暖的呼吸在微微颤动。犹如所有的赌徒，他们也忘记了时间，完全沉湎于热烈的谈话之中，直到午夜时分前厅开始熄灯，他们才悚然惊醒。

她霍地跳了起来，心惊胆战，顿时感到，已经大胆地走得太远，平时这种玩火的把戏她也并不陌生，但是现在她那敏锐的本能已经感到，这场游戏已经多么近乎认真。她发现自己已经把握不住自己，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她心里有什么东西已经开始滑动，令人惊悸地转向这阵旋风。她的头脑里波涛汹涌，恐惧、美酒和热烈的谈话，汇成一片，拼命旋转，无谓的恐惧向她袭来，她一生中在类似的危险时刻已多次经历过这种恐惧，但是没有一次这样令人晕眩，这样强暴粗野。“晚安，晚安，明天早上见。”她急急忙忙地说道，想要脱身跑掉。倒不是为了逃避他，而是逃避这一时刻的危险，和她自己心里的一种新出现的陌生的漫无把握的情绪。但是男爵却温柔而有力地握住她伸出来道别的手亲吻，不是规规矩矩地只吻一次，而是连吻四五次，用嘴唇从她纤细的指尖一直

向上吻到她的手腕，哆哆嗦嗦地吻着，而她则感觉到他那粗硬的小胡子扎在她的手背上使她发痒，激起她身上一片寒噤。一种莫名的温暖而又令人心慌的感觉从手上顺着血液循环，传遍她的全身，激起恐惧的热浪咄咄逼人地猛敲太阳穴，她的脑袋发烧，恐惧，无谓的恐惧在她全身到处跳动，她迅速地把手从他手里挣脱。

“您再呆一会儿吧！”男爵低声耳语。可是她已经笨手笨脚慌慌张张地跑掉了。显然恐惧和慌乱才使她这样。她现在心里激动不已，这是那个人所希望的，她感到，她现在方寸已乱，那残忍的灼人的恐惧驱赶着她，她生怕背后的这个男人想跟着她把她一把抓住，可与此同时，就在她逃脱的瞬间，她已经非常遗憾地感到他并没有采取行动。多年来，她无意中朝思暮想的事情，偷情的艳遇，其实蛮可以在此时此刻发生，她欲念炽烈地贪恋着这种艳遇的贴近的气息。到目前为止，她总是在最后关头又脱身而去，这宏伟的危险的调情，匆匆掠过，然而撩人心曲。可是男爵过于高傲，不屑于利用这有利时机，他对自己的胜利信心十足，不愿在这个女人一时软弱，酒后失态的瞬间像强盗似的把她霸占，相反，一个公平的赌徒只有在对方头脑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奋起搏斗和主动献身才感到刺激。反正她逃不出他的掌心，灼热的毒药已在她的血管里抽动，这点他已看见。

上楼时，她在楼梯上站住脚步，手紧紧地压在突突直跳的心上，她得歇一会儿，她的神经支持不住。从她的胸中迸出一声叹息，半是因为逃脱了一个危险而感到放心，半是因为遗憾；但这一切都乱成一团，在血液里只是作为一种微微的晕眩在继续扰动。她半闭着眼睛，像醉酒似的摸索着前进，直走到房门口，抓住那

冷冰冰的门把，才松了口气。现在她才感到自己到了安全地带!

她轻轻地开门进来。紧接着就吓得退了回去，有什么东西在房子里动了一下，在黑洞洞的房间深处。她那受到刺激的神经直跳起来，她差不多要大声呼救，这时从房里传来睡意浓重的嗓音，轻声说道："是你吗，妈妈？"

"我的上帝啊，你在这儿干吗？"她冲向卧榻，埃德加就睡在那里，缩成一团，正拼命挣扎着从睡梦中醒来。她首先想到的是孩子一定病了或者需要帮助。

可是埃德加，睡眼惺忪地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道："我等了你好半天，后来就睡着了。"

"干吗等我？"

"为了大象啊。"

"什么大象？"

现在她才明白，她答应过孩子，一切都说给他听，今天就说关于打猎、关于冒险的故事。于是这孩子就偷偷地溜进了她的房间，这个天真幼稚的孩子信以为真，等她回来，等着等着就睡着了。这怪里怪气的事情使她愤慨。其实她是冲着自己发火，感到有声音在轻轻地诉说她的过错和羞耻，她想大声喊叫，压过这个声音。"马上上床去，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她冲着孩子大嚷。埃德加惊讶地望着她，她干吗对他发这么大的火，他又没做错什么事情？可是孩子的惊愕只有使这发火的女人更加生气。"马上回你的房间去。"她怒气冲冲地叫道，因为她感到，她冤枉了孩子。埃德加一声不吭地走了，他实在疲惫不堪，瞌睡像浓雾似的压迫着他，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母亲说话不算数，不知

怎的对他很坏。但是他没有反抗，他疲倦得对什么都麻木不仁，另外，他非常生气的是刚才在这儿睡着了——没有醒着等她。“完全像个小孩子似的。”他愤怒地对自己说，接着又沉入梦乡。

因为从昨天起，他就恨自己还是个孩子。

小小的交锋

男爵睡得很糟。艳遇中断之后去上床睡觉总很危险。一夜睡不安稳，总是乱梦颠倒，很快就使他后悔莫及，没有用钢铁的手腕抓住时机。第二天早上，他睡意未消，情绪恶劣地走下楼来，这时孩子从他躲藏的地方向他扑了过来，热情洋溢地把他一把抱住，向他提出成千上百个问题，使他苦不堪言。孩子非常高兴，又能有一分钟之久独占他的大朋友，不必和他妈妈分享。他急切地催他朋友，应该把故事说给他一个人听，不再说给他妈妈听，因为妈妈虽然作了保证，可是这些奇妙的事情她是一点也不会告诉他的。男爵被他吓了一跳，心里很不高兴，勉强掩饰他的恶劣情绪，孩子瞎问一气，扰得他心烦意乱。孩子一面提出幼稚的问题，一面又强烈地表示他的爱慕，这个朋友，他找了半天，从一清早起就一直期待着和这朋友见面，如今终于又和他单独呆在一起，他简直幸福极了。

男爵回答时态度粗鲁。这孩子没完没了地在旁窥伺，老提这些幼稚可笑的问题，尤其是他那不受欢迎的激情开始使男爵感到厌烦。不分白天黑夜老跟一个十二岁的男孩纠缠，老是跟他胡说八

道，他已感到疲倦。他现在只想趁热打铁，单单把孩子的母亲抓到手里，而这孩子老是碍手碍脚地夹在中间，他的计划就成了问题。孩子对他表示的这种柔情是他自己不慎唤醒的，现在可使他浑身感到不自在，因为暂时他还没有办法来摆脱这个过于依恋他的朋友。

无论如何，他得尝试一下。一直到十点，——这是他和埃德加的母亲约好同去散步的时间——，他都漫不经心地让孩子滔滔不绝地把热情的话语说个不停，自己不时插上一句两句，免得使孩子伤心，可是他一面听一面翻弄着杂志。等到指针完全垂直的时候，他突然像想起什么事情，请埃德加为他到另外一家饭店去跑一趟，只消一会儿工夫，去打听一下，他的父亲格隆特海姆伯爵是否已经到达。

孩子浑然不觉，因为自己终于能为朋友效力而感到欣喜，有幸充当信使而感到骄傲。他立刻跳了起来，发疯似的跑了出去，人们都不胜惊讶地回头张望，可他却很得意，能够显示一下，倘若有送信的差使托付给他，他会多么敏捷伶俐。那儿旅馆的人告诉他，伯爵还没有抵达，此刻也根本没有预告他要来的通知。这个消息，孩子也用刚才狂风般的跑步带了回来。可是大厅里再也找不到男爵。于是他去敲男爵的房门——也是白费！他焦急不安地跑遍了所有的房间，音乐室和咖啡厅，心情激动地跑去找他妈妈，想去打听男爵的下落：可是妈妈也走了。最后他十分绝望地去问看门人，使他惊讶的是，看门人告诉他，几分钟前他们两人双双离去了！

埃德加耐心地等待着。他一无觉察，也就没往坏处去想。他

们可能就离开一会儿，这点他有把握，因为男爵还需要听他的回音呢。可是一等就等了几个钟头，他渐渐感到心里不安。其实自从这个有迷惑力的陌生人侵入他的浑然不觉的孩子的生活，这个孩子便整天神经紧张，急躁不安，心情烦乱。每一种激情在孩子的身体这样精致的肌体里都会像在软蜡上那样，印上自己的痕迹。他的眼皮又神经质地眨个不停，他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埃德加等啊，等啊，起先是耐心地等待着，接着就激动得要命，最后都快哭出来了。但是他心里还没有产生怀疑。他对这个奇妙的朋友充满了盲目的信任，使他估计是发生了误会，他暗自担心，可能理解错了他得到的使命。

他们两个终于回来了，他们心情欢快地聊着天，一点也没有表示惊讶，这可真是奇怪。就仿佛他们并没有怎么特别想他："我们刚才迎上去找你，因为我们希望会在半路上碰见你，埃迪。"男爵说道，并没有向他打听任务执行得怎么样。孩子吓了一跳，以为他们可能白白地找了他半天，便拼命保证，他只是笔直地沿着马路跑去，他想知道，他们两人选择了什么方向，这时妈妈就干脆打断他们的谈话："好了，好了！小孩子不要话太多！"

埃德加气得脸涨得通红。这已经是第二次这样卑鄙地试图在他朋友面前贬低他。她为什么这样干？为什么总把他说成个孩子？可他确信，自己已经不再是孩子了。她显然嫉妒他有了个朋友，想法把这朋友夺到她那边去。不错，肯定也是她故意引男爵走错了路。可是他是不会让她欺侮的，得让她看到这点，他要给她点颜色看看。埃德加决定今天就餐时一句话也不跟她说，只跟他朋友一个人说话。

可是下面发生的事情对他可残酷了。他最最没有料到的事情发

生了：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在赌气。可不是，甚至他本人他们似乎也没有看见，他们昨天三个人在一起，他不还是中心吗？他们两个谈话根本不理他，他们彼此揶揄，有说有笑，仿佛他已钻到桌子底下去了。热血直涌上他的面颊，他的喉头堵上了一大团，噎得他透不过气来。他浑身战栗，意识到自己无力无助。这就是说，他注定了动不动地坐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母亲把他的朋友夺过去，这是他惟一心爱的人。难道他注定了不能反抗，除了沉默，别无他法？他似乎觉得自己恨不得站起身来，突然用两只拳头猛敲桌子，只是为了让他们注意到他，但是他控制住自己，只是放下刀叉，再也不碰一口食物。这样顽固的绝食，他们也久久没有注意到。直到上最后一道菜的时候，母亲才注意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真恶心。”他心里想道，“她想的总只有一件事，我是不是病了，其他的她都无所谓。”他冷冷地回答，他没有兴趣，母亲也就随他去了。什么事情，什么东西都无法使他们注意他，男爵似乎已把他忘在脑后，至少一次也没有跟他说话。热泪一阵阵涌进他的眼睛。他不得不施出孩子气的计策，迅速举起餐巾，趁人家还没有看见眼泪已滴落他的面颊，咸滋滋地沾湿了他的嘴唇。午餐终于结束，他吁了口气。

午餐时他母亲建议一同驱车去游览玛利亚-许兹。埃德加听见了，嘴唇咬得紧紧的。这么说她一分钟都不让他和他朋友单独呆在一起。在起身离席时她对他说：“埃德加，你会把学校的功课全都忘记的，你得留在家里，稍微温习一下功课！”这时他的仇恨才从心里猛地升起。他又一次握紧他那小小的孩子的拳头。她总是在他朋友面前羞辱他，总是公开提醒他还是个孩子，得去上学，

只是大人容忍，他才跟大人呆在一起。他觉得这一次她的目的实在过于明显了，他根本不予回答，而是干脆转过身去。

“啊哈，又受委屈了。”她笑嘻嘻地说道，然后对男爵说，“难道偶尔叫他做点功课，就真的这样难受吗？”

男爵说道：“喏，学习一两个小时的确没有什么坏处。”这个自称为他的朋友，并且嘲笑他是书呆子的人竟说出这种话来。孩子的心顿时发冷发僵。

莫非他们有个默契？他们两个的确串通好了一起来反对他？孩子的目光喷出怒火。“我爸爸不许我在这儿学习，爸爸要我在这儿养病。”孩子随口摔出这么一句，对自己有病扬扬得意，他拼命地死抓住他父亲说的话，死抓住父亲的权威。他把这句话像一种威胁射了出来。最奇怪的是，这句话似乎的的确确使他们两人感到极不自在。母亲别过脸去，手指头神经质地敲着桌子，在他们当中出现了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随你的便，埃迪。”最后男爵说道，脸上挂着一丝硬挤出来的微笑。“我用不着考试，反正我早就考过了，门门都不及格。”

但埃德加听了这个玩笑并不发笑，只以一道细心打量，认真逼视的目光凝视着他，仿佛想要看透他的灵魂。出了什么事了？他们之间有些什么发生了变化，孩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不安地把目光扫来扫去，在他心里有一只小槌子在急急忙忙地敲打着：最初的怀疑。

火烧火燎的秘密

“是什么使他们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孩子在往前奔驰的马

车里，坐在他们对面，心里暗忖。“为什么他们对我不再像从前那样？为什么我每次看我妈妈，她总避开我的目光？他为什么在我面前总是想法子开玩笑，耍小丑？他们两个不再像昨天、前天那样的跟我说话，我几乎觉得他们都换了张面孔。妈妈今天的嘴唇那么红，一定抹了口红，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他老是皱着眉头，好像受了侮辱似的，我可没有得罪他们，连一句会让他们生气的话也没说。不，我不可能是他们生气的原因，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态度也和先前不一样了。他们就像是干了什么坏事，也不敢向自己承认。他们不再像昨天一样地聊天，也不再哈哈大笑了。他们态度拘谨，掩盖了什么事情。他们之间不知道有什么秘密，他们不向我泄露，我一定得把这个秘密探听得一清二楚，不惜一切代价。我已经知道这个秘密，想必就是老把我关在门外不让我知道的那种秘密，书上提起过它，歌剧里男人和女人张开双臂面对面地唱歌，互相拥抱，又彼此推开，就是这种秘密。我的法国女教师跟我爸爸的关系不清不楚，后来就给撵走了，大概也是同样的秘密。所有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这点我感觉到了。我不明白的只是，怎么连起来的。啊，了解这个秘密，一定要了解它，掌握这把打开所有门户的钥匙，不再做孩子——大家什么都瞒着他，不让他看见，不让他知道，——不再让人家随便打发，任意欺骗。现在不干，以后别想再干！我要探出他们的秘密，这个可怕的秘密！”他的额上刻进去一道皱纹，这个身体瘦弱的十二岁的男孩，这样神情严肃地沉思默想，看上去几乎出现了老相，他一眼也不看四外色彩绚丽、不断展现的景色，群山铺着针叶林，呈现一派涤净洗洁、苍翠欲滴的浓绿，山谷沐浴着晚春柔和的光辉。

他只是一个劲地凝视着他面前坐在马车后座上的两个人，仿佛用他这热切的目光可以像用鱼钩似的从他们闪烁发亮的眼睛深处，钩出他们的秘密，再也没有比激烈的怀疑更能使人的智力变得犀利无比，再也没有比一次探幽寻胜的行程更能使一个尚未成熟的悟性得到全面发展的可能。有时候其实仅仅只有一道薄薄的木板，把儿童和我们称之为现实的世界分开，只要偶然吹来一阵微风，就能为他们把门打开。

埃德加一下子感到自己非常接近这个陌生的东西，这个巨大的秘密从来没有这样接近过，他觉得这秘密就在眼前，虽说还关得严严地尚未被人参透，但是接近，非常接近。这使他兴奋，也使他突然感到庄严感到严肃。因为他不知不觉地预感到，他已处在童年的边缘。

对面的两个人感觉到面前有一股沉重的阻力，并没有预感到这股阻力来自这个男孩。他们感到三个人一同坐在马车里挤得太紧，有些不便。他们面前的这双眼睛发出沉郁的一闪一闪的烈焰使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几乎不敢交谈，不敢对视。他们现在再也无法进行先前的那种轻松的社交谈话。他们已经用惯了情绪热烈、关系亲密的语气，说惯了危险的话语和暗含猥亵的殷勤词句，似乎在悄悄地抚摩不已。他们的谈话便总是停顿，说不下去。停了一会儿，想继续下去，可是碰到孩子顽固的沉默又一再搁浅。

孩子顽强的沉默特别对于母亲是个沉重的负担。她小心翼翼地从旁观察，突然发现，孩子抿紧嘴唇的样子，就和她丈夫发火或者生气的时候极为相似，不由得大吃一惊。偏偏在她玩一次艳遇的捉迷藏游戏时，提醒她想起丈夫，这个念头叫她很不舒服。她觉

得这个孩子就像个幽灵，像看守她良心的卫兵，在这狭窄的马车里，在她面前一尺多远的地方，他那双眼睛在暗暗打量，那苍白的额头后面的脑子在小心窥伺。这时埃德加突然抬眼张望，就一瞬间，他们两个立刻垂下目光：他们感到，他们生平第一次在互相窥探。到目前为止，他们彼此都盲目信任。如今在母亲和孩子之间，在他们两人之间，有什么东西突然间已完全变样。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开始互相观察，他们两人的命运开始彼此分开，两个人已经开始互相暗怀仇恨，这种仇恨刚萌生不久，他们都还不敢承认。

马车又在饭店门前停下，三个人都松了口气。这是一次失败的远足，这点大家都感觉到了，可是谁也不敢说出口来。埃德加第一个跳下车来。他的妈妈借口头痛告退，匆匆上楼去了。她感到疲劳，想要单独呆一会儿。埃德加和男爵留了下来。男爵付钱给马车夫，看看表，就径直往前厅走去，根本不理会那男孩。他从孩子的身旁走过，背部还是那么秀气，那么苗条，步态轻盈，富有节奏，曾使孩子大为着迷，昨天他还试图模仿这种走路的姿势。男爵走了过去，就这样走了过去。显然他已忘记了这个男孩，让他站在马车夫旁边，站在马儿旁边，就仿佛他和孩子毫无关系。

埃德加看见男爵这样从旁走过，心里有什么东西破碎了。尽管发生那么多事情，他还一直爱着男爵，把他视为偶像。他就这样从旁走过，没有用他的大衣碰碰孩子，没有跟他说一句话，他打心眼里感到绝望，他可是觉得自己什么过失也没有啊。他好不容易使自己保持住镇定自若的神气，现在垮了，他那瘦削的肩膀扛不动

勉强装出来的尊严，他又变成一个孩子，矮小，卑微，跟昨天和以前一样。他的内心违背他的意志，继续垮了下去。他迈着急促的颤抖的脚步跟在男爵身后，男爵正要上楼的时候，他拦住去路，用哽咽的声音，含着难以忍住的眼泪说道：

"我怎么得罪您了，您都不再理我了？为什么您现在总是这样对待我？还有妈妈？为什么你们老是要把我支走？你们嫌我讨厌还是我做了什么错事？"

男爵吓了一跳。孩子的声音里有什么东西使他心慌意乱，使他心软。他对这个蒙在鼓里的男孩心生同情。"埃迪，你真是个傻瓜！我今天只是心情不好而已，你是个可爱的孩子，我的确很喜欢你。"说着他摸着孩子的脑袋使劲来回摇晃，可是他的脸转开去一半，免得看见孩子的这双眼泪汪汪苦苦哀求的大眼睛。他演的这出喜剧，已经开始使他感到难堪，他其实已经因为这样肆无忌惮地戏弄了这孩子的爱而感到羞愧。这个单薄细小的嗓音因为暗暗抽泣而颤抖，使他感到痛苦，"现在上楼去吧，埃迪，今天晚上我们又会言归于好的，你会看见的。"他连连安慰孩子。

"可是您不会让妈妈马上打发我上楼睡觉吧，是不是？"

"不会，不会，埃迪，我不会同意的。"男爵微笑着说。"现在快上楼去吧，我得为进晚餐去换衣服了。"

埃德加走了，心里一时欣喜万分。可是不久，那把槌子又在心里敲个不停。从昨天以来，他长大了好几岁，在他这孩子的胸中现在寓居着一个陌生的客人，它就是怀疑。

他等着。这是决定性的一次考验。他们一同坐在桌旁。时间已到九点，可是母亲没有打发他去睡觉。他感到有些忐忑不安。

为什么偏偏今天她让他在这儿呆这么久，她可是一向都是一丝不苟的啊。是不是男爵末了还是把他的愿望和他俩的谈话都向她泄露了呢？他突然感到说不出的后悔，今天真不该满腔信任地追着去找他。到十点他母亲突然站起身来向男爵告辞。真奇怪，这一位也对他母亲这么早起身上楼，似乎丝毫也不感到惊讶，他也没有像前几天那样一个劲地设法挽留她。孩子心里那把怀疑的铁槌敲得越来越厉害了。

现在必须严格检验一下，他也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毫不反抗地跟着他母亲向门口走去。走到门边他蓦然抬起眼睛。果然，在这一瞬间，他捕捉到一道笑吟吟的目光，这是她越过他的脑袋投送给男爵的，一道心照不宣的目光，一道含有什么秘密的目光。这么看来男爵出卖了他。所以她这么早就离席上楼了：他们想今天把他彻底稳住，以便他明天对他们不再碍手碍脚。

“流氓。”他咕噜了一声。

“你说什么？”母亲问道。

“没什么。”他从齿缝里迸出这么一句。现在他也有自己的秘密了，这就是仇恨，对他们两人的无边无际的仇恨。

沉　默

埃德加不再焦躁不安。他终于心境纯净，感情明朗：只有仇恨和公开的敌意。现在他确切知道，是他在妨碍他们，因此和他们在一起，对他来说，已成了一种残忍而又复杂的快感。他脑子里暗暗享受，如何跟他们捣乱，如何把他的全部敌意凝结起来，

全力对付他们。他首先给男爵一点颜色瞧瞧。当男爵早上下楼，从埃德加身旁走过，亲切地用一句“早上好啊，埃迪”，向他问好时，他坐在圈手椅里动也不动，也不抬头看男爵一眼，只是生硬地咕噜了一声“早”作为回答。“妈妈已经下楼了吗？”埃德加眼睛看着报纸：“我不知道。”

男爵一愣。这一下子怎么啦？“没睡好，埃迪，是不是？”开个玩笑照例该像以往一样缓和一下气氛，可是埃德加只是不屑一顾地向他扔过去一句：“不是。”又继续埋头看报。“傻小子。”男爵暗自咕噜了一声，耸耸肩膀，走了开去。敌意已经公开。

对他母亲，埃德加也态度冷漠，彬彬有礼。她笨拙地试图把他打发到网球场去，他心平气和地顶了回去。他的微笑，只是微微翕起一点嘴唇，因为怨恨而微微牵动一下嘴唇，这个微笑表示，他已不再让人欺骗。“我宁可和你们一起去散步，妈妈。”他说道，假装态度亲切，直视她的眼睛。这个回答显然不合他妈妈的心意。她迟疑片刻，似乎在寻找什么。“在这儿等我。”她最后作出决定，自己去进早餐。

埃德加等着。但是他疑心很重，他那异常活跃的本能现在从他们两人说的每句话里都听出一种秘密的敌意森森的目的。怀疑现在有时候使他眼光特别敏锐，决心特别果断。埃德加并没有像他母亲指示的那样，在前厅里等，而是宁可呆在街上，在那里他不仅可以监视大门，还可以监视其他所有的门窗。他心里已经有点嗅到欺骗的味道。不过，他们别再想从他手里溜走。他在街上就像他在印第安人故事书里学到的那样，躲在一堆木头后面。大约半小时以

后，他看到他的母亲的确从边门走了出来，手里捧着一束非常美丽的玫瑰，后面跟着男爵，那个叛徒。他得意地笑了起来。

两人看来情绪欢快，忘乎所以。他们已经松了口气，不是终于摆脱了他，保住他们的秘密了吗？他们边说边笑，正准备下山往树林里走去。

现在时机到了。埃德加不疾不徐地从木头堆后面溜溜达达地走了出来，仿佛纯粹是事出偶然。他非常从容，非常自如地向他们走去，不慌不忙，充分享受他们的惊讶。两个人大为错愕，互相交换了一下惊奇的目光。孩子慢吞吞地，故意装出一副自然而然的神气走了过来，他那嘲弄的目光始终不离他们两人。“啊，你在这儿，埃迪，我们在楼里找了你半天。”母亲终于说道。“她满口谎话，真不要脸。”孩子想道。可是他的嘴唇紧闭着，把仇恨的秘密藏在牙齿后面。

他们三人犹豫不决地站着，彼此互相窥伺。“那咱们走吧。”心情恼怒的女人无可奈何地说道，把一朵美丽的玫瑰揉得稀烂。她的鼻翼又微微颤抖，暴露了她心头的怒火。埃德加站着不动，仿佛这一切与他毫不相干，他抬头仰望蓝天，等到他们迈步，然后他才开始跟上他们。男爵再作一番努力。“今天有网球比赛，你看过这种比赛吗？”埃德加只是以嗤之以鼻的神气看了他一眼。他根本不再答理他，只是噘起嘴唇，像是要吹口哨。这就是他的答复。他的仇恨已经公开表露出来。

孩子在场不受欢迎，竟像个噩梦压在他们心头。这两个囚犯就这样走在看守后面，暗暗握紧了拳头。其实孩子什么行动也没有，可是就凭着他那窥探的目光和他一股子的怨气，已经使得他们

越来越无法忍受。他的眼睛水汪汪的，含着愤怒的泪水，他那一脸的怨气使得谁也无法和他接近。“走到前头去。”母亲突然怒气冲冲地说道，孩子一个劲地偷听使她心里很不安宁。“别老在我的脚步跟前跳来跳去，这叫我心烦。”埃德加听话照办，可总是走了几步就回过头来。他们要是落后了，他就停下来等，他的目光像《浮士德》里的那头黑狗似的带着梅非斯特[1]的奸诈，老在他们身上盘旋，编织起烈火般的仇恨之网，他们两人感到自己已陷在网中，无法挣脱。

他那恶毒的沉默犹如酸剂，破坏了他们欢快的情绪，他的目光使他们的谈话在唇边消失。男爵不敢再说一句表示追求的话语，他火冒三丈，感到这个女人又从他身边滑走。他辛辛苦苦地点燃了她的激情，由于害怕这个叫人讨厌、令人反感的孩子，现在又开始冷却。他们一再试图交谈，可是任何谈话都无法进行。最后他们三人默默无言地在路上，慢吞吞地往前迈步，只听见树木互相碰撞的飒飒声和他们自己怏怏不乐的脚步声。孩子扼杀了他们的谈话。

现在他们三个人都敌意森严。这个被出卖的孩子欣喜欲狂地感到，他们的怒火冲着他这被忽略的小人，却拿他无可奈何。他眨巴着眼睛，以嘲弄的目光不时扫过男爵又气又恼的面孔。他看到男爵的牙齿缝里骂人话格格地响，又不得不忍住，免得向他吐了出来，同时也发现他母亲怒火高涨，便像妖魔似的暗暗高兴。他们两人一心盼望有机会向他直扑过去，把他一把推开，或者干脆把他干掉。但是他不提供任何机会，他的仇恨是好几小时精密算计的结

① 《浮士德》中的魔鬼。

果，没有暴露任何弱点。

“咱们回去吧！”母亲突然说道。她感到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非得干点什么不可，受到这样的精神折磨至少得大叫两声。“多么可惜啊，”埃德加平心静气地说，“天气这么晴朗。”

他们两人发现，孩子在嘲弄他们，但是他们什么也不敢说，这个暴君在这两天里学会自我控制真学到家了。他脸上的肌肉没有一丝颤动泄露那尖刻的嘲讽。他们默默无言地又沿着长路走了回来。当母子俩单独呆在房子里的时候，母亲依然怒气未消。她气呼呼地把阳伞和手套扔掉，埃德加立刻发现，她的神经还激动无比，正渴望着发泄。可是他想看她发作。为了刺激她发火，他故意留在房里。她在屋里走来走去，又坐了下去，手指在桌上敲打，然后又直跳起来。“你的头发怎么这样乱，到处乱跑，脏得要死！在别人面前真是丢脸。在你这年纪你怎么不知道害臊？”孩子一点也不顶嘴，走过去梳了梳头。孩子保持沉默，这顽固的冷冷的沉默，同时嘴唇因为嘲弄而颤抖，使她简直发疯。她恨不得把他狠揍一顿。“回你房里去。”她冲他嚷道。她受不了他在这儿，埃德加笑容可掬地走了。

现在他们两个在他面前索索直抖，他们惊恐万状，男爵和她害怕跟他呆在一起的每个小时，害怕他的眼睛强硬无情的逼视！他们越是感到浑身不舒服，他的目光就越发放射出心满意足的明亮光辉，他的快乐就越发具有挑战的意味。埃德加现在以他孩子的全部残忍，几乎还是动物的残忍，来折磨这两个无力反抗的人。男爵还能控制他的愤怒，因为他一直在希望，还能捉弄一下这个孩

子，他只想着希望达到的目的。但是那位母亲一再失去自控。对她来说，能吼他一顿会感到轻松一点。“别摆弄叉子。”她在就餐时训斥他，“你真是个没规矩的野孩子，还根本不配跟大人坐在一起。”埃德加只是一个劲地微笑，脑袋微微歪向一边。他知道，这声吼叫只表示绝望，他们这样自我暴露，他感到得意非凡。他现在的目光非常平静，就像是医生的目光。以前他也许有些恶毒，这是为了惹他们生气，但是人在仇恨之中，学得很多，学得很快。现在他只是沉默，沉默，沉默，直到她在他沉默的压力下开始大声吼叫。

他的母亲已经再也受不了了。现在他们吃完饭站起身来，埃德加又想理所当然地亲热地跟着他们，他母亲突然发作起来。她忘记了一切顾忌，终于吐出了实情。她被埃德加缠得忍无可忍，就像一匹被苍蝇叮得发狂的马似的暴跳起来，“你干吗像个三岁孩子似的老跟着我跑？我不愿你老是呆在我身边。孩子不该老缠着大人。这点你给我记住，你就自己呆一小时嘛。念点什么或者想干什么干什么，让我清静一会儿！你到处乱晃，苦着脸，叫人讨厌，搅得我心烦。”

他终于让她不打自招了！埃德加脸上泛出微笑，男爵和她现在显得尴尬。她转过身去，想往前走，心里对自己生气，竟然向孩子承认了她的气恼。可是埃德加只是冷冷地说道：“爸爸不让我一个人在这儿瞎呆着。爸爸要我保证，不乱跑乱玩，一直呆在你身边。”

他强调“爸爸”这两个字，因为他已经注意到，这两个字对他们两人具有某种震慑力。所以他父亲也只好不知怎的卷进这个灼

热的秘密中来。爸爸想必对他们两个有一种秘密的他所不知道的威力，因为只要一提他爸爸似乎就会使他们害怕，使他们不自在。这一次他们也无言以对，他们放下了武器。母亲走在头里，男爵跟她走在一起。他们身后跟着埃德加，但是并不是低三下四的像个仆人，而是神情严峻，冷漠无情像个看守。他锒铛作响地抖动着缠在他们身上的那根看不见的铁链，他们拼命挣扎，可这根铁链是挣不断的。仇恨锻炼了他那孩子的力量，他这个无知的孩子比他们两个更加强大，秘密捆住了他们两人的手。

两个撒谎的人

但是时间紧迫。男爵只剩下短短的几天，这时间得充分利用。他们感到去对抗一个激怒了的孩子的顽固态度，是徒劳无功的。于是他们采取最后一招，选择可耻的出路：逃跑，只是为了能逃脱他的专横一两个小时。

“把这几封信拿到邮局去寄挂号。”母亲对埃德加说，他们两个站在前厅里，男爵在门外跟一个马车夫讲话。

埃德加疑心重重地接过这两封信。他注意到，以前总是有个仆人给他母亲传递消息的，莫非他们临了又共同准备什么事情来对付他？

他迟疑了一会儿。“你在哪儿等我？”

“这儿。”

“肯定？”

“当然。”

"那你别跑开！那你就在这前厅里等我，一直等到我回来？"他感觉到自己已占优势，便用命令的口吻和他母亲说话。从前天开始发生了许多变化。

然后他就拿着两封信走了。在门口他和男爵碰个正着。两天来，他第一次跟男爵说话。

"我就去寄两封信，妈妈等我回来，请您先别走开。"

男爵迅速往旁边一闪："当然，当然，我们等你。"

埃德加飞跑到邮局。他得等着，他前面有位先生提了十几个无聊透顶的问题。终于他得以完成任务，拿着收据立刻跑了回来。正好赶上看见他母亲和男爵坐在马车里疾驰而去。

他愤怒得人都发僵了。他差点弯下腰去，拣块石头朝他们扔过去。这么说他们又摆脱他了，然而是用一个多么卑鄙多么可耻的谎言啊！他母亲撒谎，这点他从昨天起就知道了，但是她会这样无耻，竟然无视自己公开的许诺，这使他最后一点信任也破碎了。自从他看到，他以为是真实情况的话语只是五彩缤纷的肥皂泡，吹胀之后，旋即破裂，化为乌有。他已不再理解这整个人生。可是究竟是个什么样可怕的秘密，竟促使大人走到欺骗一个孩子，并且像罪犯似的悄悄溜走的地步？在他读过的书里，尽是谋杀，欺骗，不是为了金钱，就是为了权力，或者为了夺取王国。可是这儿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两个人想达到什么目的，他们干吗躲着他，他们谎话连篇，是想掩盖什么呢？他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他朦朦胧胧地感到，这个秘密是他童年时代的门闩，破解这个秘密，就意味着已经成年，终于成了一个男子汉。啊，去掌握这个秘密吧！但是他已不能清晰地思索，想到他们摆脱了他，他便怒

火中烧，使他清明的目光变得模糊不清。

他一口气跑进森林，刚好躲进树阴深处，没有人看见他，滚滚热泪便像长江大河夺眶而出。“撒谎的人，狗东西，骗子，流氓。”——他不得不把这些话大声吼出，要不然他就会活活憋死。愤怒，急躁，气恼，好奇，无助和最后几天的出卖，在他孩子气的斗争里，在他自以为业已成人的幻觉中强压了下去。如今从他胸中迸涌而出，化作泪水。这是他童年时代最后一次哭泣，最后一次最狂野的哭泣，最后一次他像个女孩子似的在流泪中得到欢乐。在这不知所措的愤怒的时刻他从内心深处哭掉信任，爱情，信念和尊敬——哭掉他整个的童年。

事后回到饭店去的那个男孩，已和原来判若两人。他神情冷凝，行动深思熟虑。他首先回到自己房间，仔仔细细地把脸和眼睛洗洗干净，免得让他们两人看见泪痕而得意扬扬。然后他就准备好如何清算。他耐心地等待着，没有丝毫烦躁不安。

当这两个逃亡者坐的马车在前厅外停下的时候，厅里全是客人。有几位先生在下棋，另外几位在看报，太太们正在闲聊。他们当中一动不动地坐着那孩子，脸色有些苍白，目光颤抖不已。现在他的母亲和男爵走进门来，蓦地看见他，稍稍有些不好意思，正想结结巴巴地把事先准备好的托辞说出口来，他已经昂首挺胸态度平静地向他们迎了过去，用挑衅的口吻说道：“男爵先生，我想跟您说点事情。”

男爵感到浑身都不自在，他不知怎的觉得自己像被当场抓获的小偷。“好，好，以后再谈，呆会儿！”

可是埃德加提高了嗓门，说得响亮而又尖刻，周围的人全都可

以听见："可我要现在跟您说。您的所作所为卑鄙无耻，您欺骗了我。您分明知道妈妈在等我，可您……"

"埃德加！"母亲叫道，她看到所有的目光都向她射来，她向他冲了过去。

可是孩子这时发现，他们想大声地压倒他的声音，便突然刺耳地尖叫起来：

"我再一次当着众人的面对您说，您可耻地撒了谎，真是卑鄙，真是卑劣。"

男爵脸色煞白，站在那里，人们抬起头来直瞪着他，有几个发出微笑。

母亲一把抓住激动得浑身哆嗦的孩子。"马上回房间去，要不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揍你。"她声音沙哑，结结巴巴地说道。

埃德加这时已经又平静下来。刚才情绪这样激动，他感到遗憾。他对自己很不满意，因为其实他是想冷冷地向男爵挑战，但是怒气比他的意志更加狂烈，他镇静自若、不慌不忙地走向楼梯。

"男爵先生，请您原谅他粗野无礼。您也知道，他是个神经质的孩子。"她还嗫嚅着说道，被四周凝视着他们的人们投来的不怀好意的目光弄得方寸大乱。这世界上她最害怕的莫过于惹出丑闻。她知道，她现在千万不能失态。她非但没有立刻逃走，反而首先走去问看门人有没有信，还问了些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衣裙窸窣地上楼去了，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可是在她背后，人们叽叽喳喳，悄声耳语，还有强压下去的一片笑声。

走到半路，她放慢了脚步。面对严峻的场面她总是束手无

策。她其实很怕这场争论。她是有过错的，这点她不能否认。再说，她害怕这孩子的目光，害怕这道崭新的、陌生的、如此奇特的目光。这目光使她浑身无力，心里没底。由于害怕，她决定试用软功。因为她清楚知道，斗争起来，这个被激怒的孩子现在却是强者。

她轻轻地摁动门把，打开房门。孩子坐在那里，态度平静，神情冷漠。他抬起眼睛看她，眼里毫无恐惧之色，甚至都没有流露出好奇的情绪。看来他稳操胜券。

“埃德加，”她开始说道，语气尽可能地透着母亲的温柔。“你在想什么啦？我真为你害臊，你怎么能这样没有礼貌，尤其作为一个孩子对一个大人！你马上到男爵先生那儿去道歉。”

埃德加望着窗外。他说的那声“不”仿佛是冲着树木说的。

他那胸有成竹的样子使她心里发毛。

“埃德加，你这是怎么啦？你像变了个人似的。我都不再认识你了。你平时总是个聪明的乖孩子，能够听人家的话。可是一下子你那神气就像魔鬼附身似的，你有什么看不上男爵的？你不是一直很喜欢他的吗？他也一直对你那么好。”

“不错，那是因为他想认识你。”

她感到不自在起来。“胡说！你胡想些什么呀！你怎么能想出这种事情？”

孩子这下暴跳起来。

“他是个撒谎的家伙，虚伪透顶。他干的事都是算计，都是卑鄙。他想认识你，所以他就跟我好，答应送条狗给我。我不知道，他答应给你什么，他干吗对你那么友好，他一定也想从你那

儿得到什么，妈妈，这点是肯定无疑的。要不然他不会这样彬彬有礼，不会这样和蔼可亲。他是个坏人，他撒谎。你好好瞧瞧他，他总是多么虚伪。啊，我恨他，我恨这个卑鄙无耻的撒谎的家伙，这个流氓……”

“埃德加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她方寸大乱，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心里也有所感，觉得孩子说得有理。

“没错，他是个流氓，谁也别想让我改变看法，你得自己去瞧一瞧，他干吗怕我？干吗老躲着我？因为他知道，我已经把他看透，我了解他，这个流氓！”

“你怎么能这么说，怎么能这么说？”她的脑子已经枯竭，只有那双没有血色的嘴唇反反复复地老是嗫嚅着这两句话。她现在突然开始产生一种可怕的恐惧，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怕男爵还是怕那孩子。

埃德加发现，他的警告发生了影响，这就诱使他把她争取到他这边来，争取一个同仇敌忾共同对抗男爵的同志。他温柔地走向他的母亲，和她拥抱，他的声音激动得带有讨好的神气。

“妈妈，”他说道，“你想必自己也注意到了，他没安好心。他让你整个儿变了个人，是你变了，不是我。他挑唆你来恨我，只是为了独霸你。他肯定要欺骗你，我不知道他答应给你什么。我只知道，他不会守信用的。你得提防着他一点。谁要是骗了一个人，也会骗另一个人。他是个坏人，不能相信他。”

这声音，温柔，几乎带着哭声，听上去就像发自她自己的内心。从昨天起，她心里就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在跟她说同样的话：说得更加急切，更加紧迫。但是她羞于承认，她儿子说得有

理。于是就和许多人一样，恶言相向，来逃避一种强烈的感情造成的窘迫。她挺直了身子。

“小孩子不懂这样的事情。你没资格对这种事情说三道四。你要做的是举止得体，这就是一切。”

埃德加的脸上又布满了寒霜。“随你的便吧，”他严峻地说道，“我反正警告过你了。”

“这么说，你不愿意去赔礼道歉？”

“不。”

母子俩态度生硬地面对面站着，她觉得这事关系到她的权威。

“那你以后就在这儿楼上吃饭，一个人吃。你不道歉，就别跟我们同桌吃饭。我还得教你懂规矩呢。只有等我允许你离开房间，你才能出去。明白了吗？”

埃德加报以微笑。这可恶的微笑似乎已经和他的嘴唇长在一起了。他心里暗暗地对自己生气。他又一次掏心掏肺，还想警告她，警告这撒谎的女人，真是愚不可及。

母亲衣裙窸窣地走了出去，看都不再看他一眼。她害怕他这双刀子一样犀利的眼睛。自从她感到孩子睁大了眼睛把她不愿知道，不愿听的事情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这孩子就已经变得使她很不舒服。看见一个内在的声音，她的良心，脱离了她自己，伪装成孩子，她自己的孩子在到处转悠，向她发出警告，这可真是可怕。迄今为止，这个孩子伴随着她的生活，成了一个装饰品，一个玩具，某一个可爱可亲的东西，有时也许是个累赘，但始终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在同一个潮流中，按照她生活的同样的节拍流动。今天它第一次跳了起来，违抗她的意志。现在想起她的孩子总夹杂

进来一些类似仇恨的东西。

可是尽管如此，现在，当她有些疲惫地走下楼梯时，这个孩子气的声音又在她胸中响了起来："你得提防着他一点。"——没法使这个警告沉默。这时，在她走过时，有面镜子冲着她发亮。她带着询问的神情看着镜子，越来越仔细地朝里观看，直到她的嘴唇在镜子里微带笑意，轻轻张开，接着又呈圆形，好像要说出一句危险的话。她心里的声音还一直在响，但是她把肩膀向后一抛，仿佛要把一切看不见的顾虑全都从身上抖落，然后向镜子投去明亮的一瞥，提起裙子，走下楼去，犹如一个赌徒怀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把最后一枚金币，丁当一响扔到赌台上去。

月光下的踪迹

侍者把饭菜送给软禁在屋里的埃德加，把门关上，在他身后门锁咔嚓一响。孩子愤怒地跳了起来。这显然是奉他母亲的命令行事，把他像头凶恶的野兽关了起来。阴狠的念头从他心里涌起。

"现在我关在这儿，楼下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两个现在会谈论些什么呢？末了正在那儿发生那秘密的事，而我却恰好错过了？啊，这个秘密，我跟大人在一起的时候，一直感到这个秘密，它到处都在，夜里他们就关上房门，掩饰这秘密，要是我冷不防走进房去，他们就低声说话，这个大秘密，几天来我觉得它就近在手边，可是我一直没能把它抓住！为了捕捉这个秘密，我什么办法没有想到！我当时从爸爸的书桌里偷出一些书来读，里头有种种样样稀奇古怪的事情，只是我看不明白。就像这秘密上面盖

了封印，先得去掉这封印，才能找到它，也许在我身上，也许在别人身上。我问过我们家的使女，求她给我解释书里的这些段落，可是她把我取笑了一番。做小孩子真可怕，充满了好奇心，可是还不许去问人家。在这些大人面前总是显得非常可笑，就仿佛你是个笨蛋，或者是个废物。可是我会弄明白的，我感到，我现在很快就要知道这个秘密，其中一部分已经掌握在我手里。我不把全部秘密掌握到手里，绝不罢休！”

他侧耳倾听，看是否有人走来。窗外一阵微风掠过树木，把镶嵌在树木枝桠间一动不动的月光的明镜吹成千百个形状怪异的碎片。

“他们两个想干的决不会是好事，要不然他们不会用这样卑鄙无耻的谎言来把我支开。肯定他们现在在耻笑我，这两个该诅咒的家伙，他们终于摆脱了我，可是我将笑到最后。我是多么傻啊，让他们把我关在这儿，给他们一段时间自由，而不是粘在他们身上，窥探他们的一举一动。我知道，大人总是大大咧咧的，他们会暴露自己的，他们总以为我们还很小，晚上都要睡觉，他们忘了，我们也会装睡，会偷听，我们也会装傻，其实非常聪明。前不久，我姨妈生孩子，他们早就知道，只是在我面前假装惊讶，仿佛大吃一惊。其实我也知道这事，因为几星期前有个晚上我听他们说起了这事，他们当时以为我睡着了呢。这一次我也要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两个卑劣的家伙。啊，要是我能隔着门缝偷看，在他们现在觉得安全的时候，悄悄地观察他们就好了。要是我现在打打铃呢，那么使女就会走来把门打开，问我想要什么。或者我可以大叫大嚷，把盘子砸烂，那么他们也会把门打开，这时候我就可

以溜出去，偷偷地观察他们。可是不行，我不愿这样干。不要让任何人看见，他们是用多么无耻的态度对待我的。我太骄傲，不能这样做。明天我要对他们进行报复。”

楼下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笑。埃德加吓得一哆嗦：这可能是他母亲。她是有理由笑啊，嘲笑他这个无助的小东西。要是他讨厌，就把他锁起来，或者像一堆湿衣服似的扔到一个角落里去。他小心翼翼地把身子探到窗外。不，这不是她，而是几个陌生的疯疯癫癫的姑娘，正在逗弄一个小伙子玩呢。

这时候他发现，他的窗子其实离开地面并不太高。他刚发现，便心生一念：从窗口跳出去，现在他们正以为万无一失，去偷听一下。下了这个决心，他高兴得浑身发烧。他仿佛觉得，这一来他童年时代的这个闪闪发光的巨大秘密就完全掌握在他的手里。“跳出去，跳出去！”这声音一直在他心里发颤。根本没有危险。没有人从旁经过，说跳他就跳了。只有碎石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谁也没有听见。

这两天里，悄悄地尾随，暗地里埋伏已经成为他人生的乐趣。现在他绕着饭店轻手轻脚地走着，小心翼翼地避开电灯射出的强烈的光线，他感到欢乐之中夹杂着一阵轻微的恐惧的战栗。他首先把脸蛋小心翼翼地贴在玻璃窗上看看餐厅里的情景。他们通常坐的座位是空的。他继续窥视，从一扇窗移到另一扇窗。他不敢亲自走到饭店里去，惟恐在过道里会冷不丁和他们撞个正着。哪儿都找不到他们，他差不多快绝望了。可是蓦然间他看见有两个人影在门口出现——他往后一退，躲进黑暗之中——他的母亲和她那如今形影不离的陪伴者走了出来。这么说他来得正是时候。他们在说什

么？他听不明白。他们说得声音很轻，而风吹树梢，飒飒作响，过于喧闹。可是现在有一阵笑声清清楚楚地传了过来，是他母亲的声音。他从来没有听见她发出过这样的笑声，一阵响亮得出奇的笑声，像被人挠痒，受到刺激发出来的神经质的笑声，他觉得非常陌生，听了之后吓了一跳。她在纵声大笑。这么说，他们向他隐瞒的，不可能是什么危险的事情，不可能是什么了不起的、强暴有力的事情，埃德加多少有点感到失望。

可是他们干吗要离开饭店呢？现在夜里黑黝黝的，他们就两个人到哪儿去呢？高天之上，大概有巨大无朋的翅膀把强风阵阵送来，因为天空方才还万里无云，星月交辉，现在已是一片昏黑，仿佛有看不见的手抛出漆黑的布，时而把月亮裹了起来，于是夜空变成难以穿透的浓黑一片，几乎看不见路，待一会儿月亮摆脱云层，于是又清辉普照，地面上又流淌着冷冷的银色月光。这光和影的游戏神秘莫测，撩人心魄，犹如一个女人时而展露时而遮掩她玉体的魅力。恰好在这时大地又露出它赤裸裸的胴体：埃德加转过脸去，看见路上有两个走路人的侧影，或者不如说一个人影，因为他们两人走的时候贴得这么紧，就仿佛内心恐惧把他们挤成一人。可是现在两个往哪儿去呢？赤松发出低沉的叹息，树林里热闹非凡，阴森可怕，似乎有人在林中大举狩猎。“我跟着他们。”埃德加心里暗忖，“树林里风声阵阵，树枝乱晃，他们不会听见我的脚步声。”于是他在上面的树丛中轻手轻脚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继续从一个阴影跳进另一个阴影，下面他们两个则走在月光如水的宽阔明亮的大路上。他顽强执着地跟随着他们，时而赞美山风喧响，使人听不见他的脚步声，时

而又诅咒山风喧闹，把他俩在那儿说的话语吹走，使他一句也听不见。哪怕只有一次，让他能听见他们的谈话，他就有把握获得这个秘密。

山下的两个人浑然不觉地走着，在这广袤迷茫的夜色之中独处，他们感到非常幸福，正沉溺在越来越激动的心情之中。没有任何预感警告他们，在上面，枝叶茂密的黑影之中，他们每走一步都被人追随，有两只眼睛充满仇恨和好奇紧紧地抓住他们。他们倏然间站住脚步。埃德加也立即停步，紧靠着一棵树。他吓得魂不附体。倘若他们现在转身往回走，在他之前回到饭店，倘若他还没有赶回房间，母亲发现他房间里没人，那怎么办？那就一切全完了，那他们就知道，他在暗中窥伺他们，那他就再也别想探听到他们的秘密。可是这两个人犹豫不决，显然意见发生分歧。幸亏这时露出月光，他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一切。男爵指了指通向下面山谷的那条黑黝黝的狭窄的叉路，那里和这里的大路不一样，月亮把清辉遍洒在叉路上，只是透过浓密的树丛漏出点点滴滴罕见的清光。“他干吗要到那下面去？”埃德加心里一怔，他的母亲似乎说了声“不行”，而他，那另一个人却在说服她。埃德加可以从他们的手势看出，他的语气多么急迫。孩子感到一阵惊慌。这人想要他母亲干什么？这个流氓干吗试图把她拽到黑暗中去？他的那些书本对他来说构成了整个世界，从这些书里他突然栩栩如生地回忆起那些谋杀绑票的故事，那些阴森可怕的罪行。肯定，他想谋杀她，为此他把他支走，把她孤零零地一个人引诱到这里来。他是不是应该大声呼救啊？抓凶手啊！这声叫喊已经爬到他的嗓子口了，可是他口干唇燥，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他的神经

由于激动绷得很紧，他简直都站不直身子，惊慌之余他伸手去抓一个支撑点——这时在他手下有根树枝咔嚓一声折断了。

那两个人惊讶失措地转过身子，眼睛直瞪着黑暗。埃德加屏住呼吸一声不响地靠着一棵树，夹紧双臂把他小小的身体深深地躲进阴影之中，周遭像死一样沉寂。可是他们两人似乎大吃一惊。“咱们回去吧。”他听见他母亲说道。这话从她嘴里说出，听上去心惊肉跳。男爵自己显然也惴惴不安，表示同意。两个人紧紧依偎在一起，步履缓慢地往回走去。他们心事重重，这可是埃德加的运气。他手脚着地，在灌木丛中爬行，双手都磨出血来，一直爬到林中拐弯的地方，从那里用全速奔跑，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直跑到饭店，然后三步两跳跑到楼上，锁他房门的钥匙幸亏还插在外面，他打开房门，冲进房间，扑到床上。他先得好好休息几分钟，因为他的心脏在胸膛里狂跳，就像木槌在敲打铿锵作响的钟壁。

然后他才敢站起身来，靠在窗上等他们回来。他等了很长时间，他们想必走得非常的缓慢。他小心翼翼地从黑乎乎的窗框里向外探。现在他们慢步走来。衣服上洒着月光。在这清幽幽的月色中他们看上去真像幽灵一样，那令人惬意的战栗又向他袭来，这里是不是有个凶手，由于他在场，才阻止了一个多么可怕的事件发生。他清楚地看到这两张像石灰一样苍白的脸。他母亲的脸上洋溢着心醉神迷的表情，他从来没有见过她的这种神情，男爵则相反，紧绷着脸，怒气冲冲。显然是因为他没有达到目的。

他们已经走得很近，一直走到饭店前面这两个人影才彼此分开。他们会不会抬起头来看看？没有，谁也没有往楼上看。“他

们已经把我忘了。”孩子想道，心里气得要死，可是又暗自得意，“可是我没忘记你们。你们大概心想，我在睡觉或者我已不在这个世上，但是得叫你们看看你们大错特错了。你们每走一步我都要监视，直到我探到他，这个流氓的秘密为止，这个可怕的秘密，简直叫我无法睡觉。我会扯断联结你们的纽带的。我不睡觉。”

他们两人慢步走进门里，当他们一个接一个走进来的时候，他们两个投出来的侧影又一次拥抱在一起，他们的影子变成一根黑色的尾巴消失在灯光照亮的门里。然后屋前的广场又闪亮地展现在月光下，犹如一片白雪覆盖的辽阔草地。

袭　击

埃德加喘着气从窗口退了回来。他浑身战栗。他这一生还从来没有这样挨近神秘莫测的事情。他书本里的那个使人紧张刺激惊险动人的世界，那个充满凶杀和欺骗的世界，在他看来，一直是在童话之中，紧挨着梦乡幻境，在远离现实、难以企及的虚幻的地方。可现在一下子他似乎就置身于这令人战栗的世界之中，他整个身心都被这不期而遇的邂逅弄得患了热病似的颤抖不已。这个神秘兮兮的人，倏然间闯进他们安宁的生活，这人是谁？他一直在寻找偏僻的角落，想把他母亲拽到那黑暗的角落里去，他难道真的是个凶手？可怕的事情似乎就要发生，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明天他要写信或者打电报给他父亲，这点是肯定的。可是难道那事就不会现在发生，在今天晚上发生？他母亲到现在还没有回房，到现在

还和这个可恨的陌生人在一起。

房门外面有一道用裱糊纸做的灵活轻便的门，两门之间有一个狭窄的空间，并不比衣橱的内部更大，他就挤进这一虎口宽的黑暗格子里，以便偷听走廊里的脚步声。因为他已决定，一时一刻也不让他们单独呆在一起。现在是午夜时分，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一盏灯投下昏黄的光线。

他觉得这几分钟时间拖长了，长得可怕——他终于听见谨慎的脚步声从楼下传了上来。他竖起耳朵倾听，这不像径直想要回房的人，迅速地迈步向前，而是迟迟疑疑，犹豫不决的脚步，似乎沿着一条极端陡峭的道路，无比艰难地一步步向上走着。一面走，一面不断地悄声耳语，走走停停。埃德加激动得浑身哆嗦。到末了还是他们两个，他还一直和她呆在一起？耳语声离得太远，但是脚步声越来越近，虽说还是迟迟疑疑的。现在一下子他听见了男爵那可恶的声音在低声沙哑地说些什么，他没有听明白，可是接下来是他母亲的声音在迅速反抗："不行，今天不行！不行！"

埃德加颤抖着，他们走近了，他想必听到了一切。向他走来的每一步，不论走得多轻，都使他胸膛作痛。这声音，他觉得无比难听，这个可恶的家伙发出的令人反感的声音正贪婪地追求着！"您别那么残忍，您今天晚上真是美艳绝伦。"又传来另一个声音："不行，我不可以这么做，我不能这么做，您放开我。"

他母亲的声音充满了这么多恐惧，孩子大吃一惊。他到底要把她怎么样？她为什么害怕？他们越走越近，现在想必就在他的门前。他就站在他们背后，颤抖着，隐着身子，和他们只有一手之隔，只有薄薄的一层布遮着他。声音现在近得就在跟前。

"来吧，玛蒂尔德，来呀！"他又听见他母亲在呻吟，现在声音弱了许多，作着无力的反抗。

可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在黑暗中继续往前走，他的母亲没有走进自己的房间，而是从门前走过！他拽她到哪儿去？为什么她不再说话？是他堵住了她的嘴巴，卡住了她的脖子？这个念头使他发狂。他用哆哆嗦嗦的手把门推开一条缝，现在他在昏暗的走廊里看见了他们两个。男爵用手臂搂着他母亲的腰，轻轻地领着她往前走。她似乎已经让步了。现在他在自己房间门口站住。"他要把她拽走。"孩子惊恐万状，"现在他要做出可怕的事情来了。"

他猛地一下子把门打开，冲了出去，扑向他们两人。他的母亲看见黑暗中突然有什么东西向她扑来，吓得尖叫起来，似乎昏了过去，男爵费了大劲才把她扶住。这时男爵觉得有一只弱小的拳头向他脸上击来，使他的嘴唇重重地打在牙齿上，有什么东西像个猫似的抓住他的身体。他松开受惊的女人，女人迅速地逃跑。还没弄清是反击什么人，他就盲目地挥拳打去。

孩子知道自己力气比不上他，但是并不让步。现在那渴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可以拼命发泄全部被出卖的爱情和积在心里的仇恨。他挥动两只小拳头砸了过去，在狂热的无谓的激愤状态之中咬紧嘴唇。男爵现在也认出他来了，他对这个暗探也是满腔仇恨，这小子使他几天来的心血付之东流，使这场游戏遭到破坏。他狠狠地还击，打到哪儿算哪儿。埃德加呻吟起来，但并不停手，也不呼救。在这午夜的走廊里，他们默默无言，愤怒无比地格斗了一分钟。男爵渐渐意识到他和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在打仗，实在可笑。他紧紧地抓住孩子，想把他甩开。孩子现在感到他的肌肉已

经渐渐无力，知道呆一会儿就会被打败，会挨揍，便在狂怒之中狠咬那只坚强有力、想要抓住他脖子的手。被咬的人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低沉的叫声，松了手——就一秒钟。孩子利用这一秒钟逃回自己的房间，把门闩插上。

这场午夜的搏斗只持续了一分钟。左近没有一个人听见这场战斗，周遭一片寂静，一切都已沉浸在睡梦之中。男爵用手帕拭去手上的血侧耳倾听黑暗中的动静，没有人偷听，只有头上最后一盏灯发出闪烁不定的灯光——他觉得——正在嘲弄他。

暴 风 雨

“是做梦吗？做了个危险的噩梦？”第二天早上，埃德加问道，他头发蓬乱心惊胆战地醒来。脑袋沉重地嗡嗡直响，关节僵硬，发木，现在他看看自己身上，惊讶地发现，他还穿着衣服。他霍地跳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镜子前面，吓得直退回来，他看见自己苍白扭曲的脸，额上肿起了一道殷红的伤痕。他费力地收敛心神，胆战心惊地回忆起一切，回忆起昨天夜里在门外走廊里的搏斗，回忆起他跑回房间，然后浑身发烧颤抖，和衣倒在床上，时刻准备逃跑。他想必在床上睡着了，跌进了这沉重昏乱的酣睡，在睡梦中所有这一切又一次重现，只是呈现另一副模样，变得更加可怕，带有汩汩流出的鲜血的潮味。

楼下碎石路上有脚步声沙沙作响，嘈杂的人声像看不见的小鸟儿飞了上来，阳光已经照进屋里，想必已是早上晚些时候，他惊慌地抬头看钟，时针指着午夜，昨天过于激动，忘了上弦。糊里

糊涂，不知现在是什么时候，这种心中无数的情绪使他不安，由于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更加惴惴不安。他赶快梳洗整齐走下楼去，心里七上八下，微微有负疚的感觉。

他妈妈独自一人坐在早餐室里通常坐的位子上。埃德加松了一口气，他的仇人不在，用不着看他那张可恶的脸，昨天他在愤怒之中挥拳打了这张脸，可是当他现在走近桌旁的时候，他感到心里没底。

“早上好，”他问候道。

他母亲不予回答。她甚至没有抬头看他一眼，只是奇怪地以直愣愣的目光眺望着远处的风景。她的脸色非常苍白，眼圈微微发黑，鼻翼神经质地抽动，暴露她心情激动。埃德加咬紧嘴唇。这沉默使他六神无主，他其实并不知道，他昨天是否使男爵伤得很重，妈妈是否会知道他们夜里打了一架。他心中无数，十分难受。但是妈妈的脸绷得那么厉害，他根本不想抬起头来看她，惟恐现在低垂的眼睛会突然从垂下的眼皮里直跳出来把他抓住。他变得非常文静，甚至不敢弄出响声。他小心翼翼地端起茶杯，又把它放回去，偷偷地看一眼他母亲的手指，正非常神经质地摆弄汤勺，这些弯曲的手指头似乎暴露了她内心的怒火。他就这样怀着阴郁的情绪坐了一刻钟，期待着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并没有发生。没有一句话，哪怕就说一句话来使他得到解脱。现在他母亲站起来了，可是依然没有看他一眼，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是独自坐在这儿的桌旁，还是跟着她走。最后他还是站起身来，低三下四地跟在她后面，她故意忽视他的存在。他始终觉得，跟在她后面是多么可笑。他把步子迈得越来越小，这样就在她身后越离越远。她

根本不注意他径自走进自己的房间。等埃德加最后跟着走来，她的门已经关得严严实实。

出了什么事了？他可真的弄不清楚了。昨天那种满有把握的情绪已不复存在。莫非他昨天发动袭击竟是做了件错事？他们正在准备惩罚他还是重新使他遭到屈辱？他感到总有事情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想必会很快发生。在他们之间暴风雨正在升起，可以感到暴风雨前的郁闷，蓄电的两极之间的强大电压，必须化为闪电才能消散。他就带着这种沉重的预感，熬过了孤独的四个小时，从一个房间蹭到另一个房间，直到他那孩子的颈脖在这无形的重荷之下低了下去，中午他去就餐时，已完全变得低声下气了。

“你好。”他又说道。他非打破这沉默不可，这可怕地胁迫人的沉默，它像一片乌云悬在他的头上。

他母亲又不回答，又把目光从他身旁扫过。埃德加现在又吃了一惊，感到自己正面对着一股经过深思熟虑，凝成一团的怒气，他这一生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股怒气。迄今为止，他们的争吵更多的是母亲一时激动发发脾气，而不是伤了感情怒气冲冲。消气之后，微微一笑，迅速烟消云散。但是这一次他感觉到，是搅动了她心灵最深层的一股狂野的感情，见到这股被他不慎激起的强大力量他心惊胆战。他简直食不下咽。嗓子眼里干干的，堵得慌，几乎使他窒息。他母亲似乎对这一切都毫不觉察。只有在站起来的时候仿佛随意地扭过头来说道：

“到楼上来，埃德加，我有话跟你说。”

听上去并不像威胁，可是冷得像冰，埃德加听得浑身哆嗦，就仿佛他脖子上突然套上了一根铁链。他的倔强已经被踩得稀烂。

像条挨了打的狗，他默默无言地跟着上楼进了她的房间。

她沉默了几分钟，延长他的痛苦。这几分钟里，他听见时钟滴答滴答的响声，屋外有个孩子在笑，他胸膛里心脏在怦怦直跳。但是她似乎也心中无底，因为她现在和他说话，并没有看着他，而是背朝着他。

“我不想再谈你昨天的行为。这真叫丢人。我现在一想起这事，就感到害臊。反正你自作自受。我现在只想跟你说，这是最后一次，我让你跟大人呆在一起。我刚才给你爸爸写了封信，给你找个家庭教师或者送你上寄宿学校，去学学怎么讲究礼貌，怎么举止得体。我也就不会再因为你而生这份气了。”

埃德加低着头站在那儿。他感觉到这只是开场白，只是一番威胁，忐忑不安地等着正文。

“你现在立刻去向男爵道歉。”

埃德加浑身一哆嗦，可是她不容他打断她的话。

“男爵今天已经走了。你给他写封信，我来给你口授。”

埃德加的身子又动了一下，可是他母亲态度坚决。

“别顶嘴。这里有纸有墨水，你坐下。”

埃德加抬头看她。她的眼神冷峻，透着一股子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从来没见过他母亲这副神气，这样严峻，这样镇定。他心里感到恐惧。他坐下来，拿起笔，脸深埋在桌上。

“日期写在上首。写了吗？称呼前面空上一行。好，就这样！尊敬的男爵先生！惊叹号。再空一行。我刚才遗憾地获悉，——写了吗？——遗憾地获悉，您已经离开色默林，——色默林是两个 m——我只好写信向您表示我原本打算亲自做的事

情，也就是——写快点，书法不必讲究！——请您原谅，我昨天的举止。家母想必已经告诉过您，我是重病初愈正在康复，容易激动。我往往看到事情都会夸张，转眼我就后悔……”

趴在桌上的那个弯曲的背脊挺了起来。埃德加别转脸来：他的倔强劲头又恢复了。

“我不写这个，这不是真情！”

“埃德加！”

她的嗓音充满了威胁。

“这不是真实情况。我没干任何需要后悔的事情。我没干任何需要道歉的坏事。我只是在你呼救的时候跑去救你！”

她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她的鼻翼绷得很紧。

“我呼救过吗？你疯了！”

埃德加这下火了，他腾地一下跳了起来。

“没错，昨天夜里他在门外的走廊里抓着你的时候，你叫道：‘放开我，放开我。’叫得那么响，我在房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你撒谎，我从来没有跟男爵一起呆在走廊里，他只送我到楼梯口……”

听到这样大胆的谎话，埃德加的心脏都停止了跳动。他说不出话来，他眼睛直瞪瞪地凝视着她。

“你……没在……走廊里？他……没有拦住你？没有使劲抓住你？”

她哈哈大笑。笑得阴冷，毫无感情。

“你在做梦。”

孩子这下子受不了了。他现在已经明白，大人老撒谎，总有些小小的放肆的借口。这些谎言总会钻个空子滑过去，——这些狡猾诡诈、模棱两可的鬼话。但是这样厚颜无耻、明目张胆地当面撒谎，矢口否认，使他整个的气疯了。

“那么这脸上的伤痕也是我做的梦？”

“谁知道你跟什么人打了一架。可是我用不着和你展开讨论，你得乖乖地听话，这就完了。坐下写吧！”

她的脸色非常苍白，试图以最后的力气来控制这个局面。

但是在埃德加心里不知怎的，有什么东西破灭了。最后一股信念的火焰熄灭了。他母亲竟然会把真实情况肆意践踏，就像踩灭一根正在燃烧的火柴似的，这点他没法理解。他的心抽缩起来，凝结成冰，他现在说的话，都变得尖刻，恶毒，毫不克制。

“这么说，这是我在做梦？走廊里的事和这个伤痕？你们两个昨天在月光下林中散步，他想拉你走下山的岔道，这大概也是做梦吧？你以为我像个小孩子似的让你们关在房里？不，我没有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傻。我知道，那些事我已经知道。”

他放肆地凝视着她的面孔，这使她无力去看自己儿子的脸，这张就在她跟前，由于仇恨而扭曲的脸。她于是勃然大怒。

“写啊，马上就写！要不……”

“要不怎么样……？”他的声音现在变得放肆，一副挑衅的神气。

“要不我就揍你，像揍小孩子一样。”

埃德加走近一步，一脸嘲讽的神情，只是哈哈大笑。

这时她的手已经打到他的脸上，埃德加叫了起来。就像一个行

将淹死的溺水者，双手向身边猛打，耳朵里只听见嗡嗡的响声，眼前泛起一道道红光，他盲目地挥拳还击。他感到他打在什么柔软的东西上面，现在打在脸上，他听见一声尖叫……

这声喊叫使他清醒过来。他突然看见了自己。他意识到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情：他打了自己的母亲。他惊恐万状，既感到羞耻又感到惊骇，他迫切需要马上离开这里，钻到地洞里去，赶快走开，走开，千万别看到这些目光。他冲到门口，飞快地冲下楼梯，穿过房子，奔上大街，走开，快走，就仿佛后面有群疯狗向他追来。

初步领悟

跑了很远，跑到山下的路边，他终于停住了脚步。他不得不紧紧地靠在一棵树上，他的四肢由于恐惧和激动拼命颤抖，胸部起伏不停，喷出的呼吸像痰喘一样嘶嘶作响。对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的惊恐在他身后猛跑，如今抓住了他的喉咙，使他像发烧似的浑身摇晃。他现在该做什么呢？往哪儿逃跑呢？因为在这儿，在这附近的树林里，离他住的房子只不过相距十五分钟，他已经感到被人抛弃。自从他变成独自一人，孤立无援，一切都变了样，变得更有敌意，更加可憎。树木在昨天还像兄弟似的在他身边喧闹，今天突然阴沉沉地聚在一起，摆出咄咄逼人的样子。他将遇到的所有一切东西，不知又会陌生多少，生疏多少？在这巨大的不熟悉的世界里孤零零的一个人，这种感觉使孩子晕眩。不，他现在还承受不了这个，还独自一人承受不了这个，可是逃到谁那儿去

呢？对他父亲他怀有畏惧，他父亲容易发火，不可亲近，会立刻把他送回来的。他可不愿意回来，他宁可到他不熟悉的陌生世界里去，他仿佛觉得，他这一辈子只要一看见他母亲的脸就会想到他曾用拳头打过她。

这时他忽然想起了他的祖母，这位心地善良、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她从小就宝贝他，要是他在家里会受到责罚，遭到冤枉，奶奶总会出来保护。他想到巴登去躲在奶奶家里，直到父母亲息怒，他要从那儿给他们写信，请求他们宽恕。在这一刻钟里，想到自己孤零零一个人凭着这双毫无经验的手立足于这人世之间，他就变得这样卑微，竟然诅咒他的骄傲，这愚蠢的骄傲，一个陌生人的谎言使他心里萌生出来的这种骄傲。他现在什么也不想，一心只想再当从前那个孩子，听话耐心，一点也不狂妄自大，他现在体会到狂妄自大真是可笑至极。

可是怎么到巴登去呢？怎么飞越这相隔几小时的路程呢？他急急忙忙地抓起他一直带在身边的那个小皮钱包，谢天谢地，那枚新的值二十个克朗的金币还在闪闪发亮，这是他得到的生日礼物。他一直舍不得花掉这枚金币，差不多每天都要瞧瞧，这枚金币是不是还在，看看它心里高兴高兴，觉得自己很阔，然后总是怀着感激的柔情用手帕把它擦得锃亮，直到它像个小太阳似的金光闪闪。可是他猛地想到，这钱够吗？——这个念头使他吓了一跳。他这辈子常坐火车，可是想也没有想过，坐车得付钱，更没想过车钱是多少，是一个克朗还是一百个克朗，他第一次感到，生活中有许多事情他还从来没有想过，在他周围的一切东西，他手指摸到它

们，他也摆弄过它们，不知怎的，都有它们自己的价值，有一种特别的分量。一小时前，他还满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现在他感到，自己漫不经心地从成千上万个秘密旁边走过，他那可怜的智慧在迈向人生的第一个台阶时就栽倒了，为此他感到惭愧。他越来越犹豫不决，他那摇摆不定的脚步越迈越小，一直走到山下的车站。他曾经多少次梦想过这次出逃，多少次想到生活中去闯荡，去当个皇帝或者国王，当个士兵或者诗人，现在他迟迟疑疑地望着那间明亮的小屋，心里只想着，这二十个克朗是否够他乘车去找他祖母。车轨闪亮，一直伸向远方，车站空无一人，显得荒凉。埃德加怯生生地溜向售票处，悄声问道——免得别人听见——到巴登的车票多少钱一张。一个人从昏暗的小房间里向外看，脸上满是惊讶的神情，眼镜后面的两只眼睛冲着这犹犹豫豫的孩子微笑：

"一张全票吗？"

"是的。"埃德加结结巴巴地说道。但是丝毫没有骄傲，更多的是害怕，怕这样票价会太贵。

"六个克朗。"

"给您！"

他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把那枚心爱的锃亮的金币递了过去。找回来的钱丁当作响，埃德加一下子又觉得自己说不出的富有。他现在把那张褐色的硬纸车票拿在手里，它保证他获得自由，在他口袋里响起银币奏出的低沉的音乐。

火车时刻表告诉他列车得过二十分钟进站。埃德加躲在一个角落里，有几个人站在月台上，无所事事，也不想什么。但是这个

忐忑不安的孩子却觉得好像大家的眼睛都直盯着他，大家似乎都很惊讶，这样一个小孩已经单独乘车，就仿佛出逃和犯罪就刻在他额上似的。终于从远方传来列车的第一声吼叫，然后隆隆驶来，他这才吁了口气。就是这列车要带他奔向广袤的世界。上车的时候他才注意到，他手里的是张三等车厢的票。以往出门他总是乘坐头等车厢。他又一次感到，这里又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有些差异他自己都忽视了。他身边的乘客和以往的不同，有几个粗手粗嗓的意大利工人，手里拿着铁锹和铲子，坐在他正对面，目光阴沉、忧郁地望着前方。他们想必在路边干了重活，因为有几个疲惫不堪，身子靠着坚硬肮脏的木头，大张着嘴，在隆隆奔驰的列车中熟睡。埃德加心想，他们干活，为了赚钱，可是想不出，可能挣了多少？可他又感到，钱可不是总会有的东西，而是必须用什么办法去挣的。他第一次意识到，他不言而喻地已经习惯于一种舒舒服服的生活环境，而在他生活的左右两边都有着他的目光从未触及的万丈深渊。他一下子发现，人生有许多使命和天职，他生活的四周堆满了秘密，近在咫尺，伸手就可抓到，可他从未注意。在他独自一人度过的这一小时里，埃德加学到了许多东西，从这狭窄的车厢里，他通过向着野外的窗户开始看到许多东西。在他朦胧的恐惧之中开始渐渐萌发出一种东西，还不是幸福，可已经是对人生千姿百态的惊叹了。他是由于恐惧和胆怯而逃跑的，这点他时刻都感觉到，但这是他第一次独立行动，独立从他一直忽视的现实生活中经历一些事情。以前世界对他是个秘密，如今他自己第一次也许对于父母来说也成了秘密。他便换了眼光看向窗外。他仿佛觉得，是第一次看见了现实的一切，仿佛世上万物身上掉下了一层纱

幕，如今把一切都展现在他的面前，让他看到它们内在的企图，和它们行动的神秘脉络。房屋从旁飞过宛如被风吹走，他不由得想到住在里面的人，他们是富翁还是穷汉，幸福还是不幸，他们是否也像他一样渴望知道一切，也许那里也有孩子，他们也像他似的，在这之前只和天下万物戏耍。举着飘动的小旗站在路边的守路人对他来说第一次不像以往那样只是断了线的木偶和没有生命的玩具，是被人漫不经心、碰巧放在那里的东西。他懂得这是他们的命运，他们对人生的搏斗。车轮旋转得越来越快，现在列车沿着环山的羊肠小道降入山谷，山势越来越和缓，群山越来越遥远，终于进入了平原。他再一次回头眺望，山峦已经影影绰绰地消失在蓝色的氤氲之中，遥远而不可企及，他觉得，群山缓缓地消失在雾气迷漫的天际，他自己的童年仿佛也在那里随之消失。

令人困惑的昏暗

可是等到列车停在巴登，埃德加独自一人站在灯光全都亮起的月台上，红红绿绿的信号灯射向远方，看见这五光十色的景象，他心里突然间对渐渐低垂的夜幕感到惶恐。他白天还感到踏实，因为四周全都是人，可以休息，坐在长凳上或者在店铺前面看看橱窗。可是如果人们全都回到家里，人人都有一张床，聊聊天，然后平静地度过这夜晚，而他却感到自己有错，不得不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孤独之中到处乱逛，他又怎么受得了呢？啊，但愿赶快头上有个屋顶，不要再在这陌生的空旷的天空下面呆一分钟，这是他惟一明确的感觉。

他急急忙忙地沿着他熟悉的道路走去，绝不左顾右盼，直到他最终走到他祖母住的别墅前面。这幢别墅就坐落在宽阔的大街旁边，但是一眼看不见它，当中挡着一座精心照管的花园，长满了枝叶纷披的常春藤和爬墙虎，然后才是一幢古色古香、令人赏心悦目的白色房屋，宛若翠绿烟霞中的一抹光亮。埃德加像个外人似的，透过铁栅栏窥望。屋里毫无动静，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显然家里所有的人都和客人一起在后花园里。他的手已经摸到冰冷的门把，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一下子觉得，两小时以来他想得那么轻巧，那么自然而然的事情，似乎变得无法付诸实现。叫他怎么走进屋去，跟人家打招呼？怎么承受人们的问题，怎么回答？倘若他非报告不可，他是悄悄地从母亲身边逃走的，那么叫他怎么经受得住人们射来的第一道目光？怎么解释他那骇人听闻的所作所为？连他自己都已经不再理解他的行为！屋里有扇门打开了，他一下子感到一阵傻里傻气的恐惧，怕有人会走过来，于是他继续跑，自己也不知道往哪儿跑。

在疗养地公园门口他停住了脚步，因为他看到那里一片昏黑，估计不会有人。他也许可以在那里坐下，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思考，休息，弄清楚他的命运。他怯生生地走了进去。前面亮着几盏路灯，赋予树上的嫩叶一片透明的绿茵茵的鬼气森森的朦胧光辉；再往后就得走下山冈，那里在来得过早的春夜的迷乱阴暗之中一切都熔成混沌黝黑，翻腾不已的一团。埃德加胆怯地从几个人身边走过，他们坐在路灯的光线照耀下或者聊天或是看书。他想要单独呆一会儿。但是即使在那边，在没有灯光照明的甬道上；在浓阴密布的昏暗中，也并不安宁。那里充满了一片怕见光亮的轻声细

语和树叶飘落的声响，夹杂着柔韧的树叶之间吹拂的风儿，远方拖沓的脚步声，压低了嗓子的喃喃耳语声，还有一种不晓得什么样的充满快感的轻声叹息，惊恐呻吟的声响发自人和动物，以及不安地沉睡着的大自然。这是一种危险的骚动不宁，一种隐蔽的、暗藏的令人担忧的谜样的骚动不宁在这里活动，在树林中的地下翻腾，也许只和春的来临有关，可是奇特地使这不知所措的孩子心惊胆战。

在这深渊一样的黑暗之中，他缩着身子，挤在一张长凳上，试图考虑一下，该在家里说些什么。但是思想总是还没抓住，就滑了开去，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神，总是不得不只是倾听那低沉的声音，那在黑暗之中的神秘的声音。这昏暗是多么可怕，可又是多么撩人心弦，多么充满神秘的美！究竟是动物还是人，抑或只是微风的幽灵般的手，把所有这些喧响声和毕剥声，这嗡嗡声和嘘嘘声交织成一片？他倾听着。这是风儿骚动不宁地从树上轻轻掠过，但是——现在他看得真切——也有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一对对的人，从山下，从灯火通明的城市走了上来，以他们谜样的身姿使黑暗变得充满生机，他们想干什么？他无法理解，他们并不互相交谈，因为他听不见说话的声音，只有脚步声在碎石路上不安静地沙沙作响。有时他在林木的空隙处看见他们像影子似的匆匆一闪而过，可总是像一个人似的紧拥在一起，就像他当时看见的他母亲和男爵那样。这个秘密，这个巨大的、闪闪发光的、这个灾难性的秘密，原来这里也有。他这时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还听到压低了的笑声。他倏然害怕走近的人会在这里发现他，便往黑暗中再挤一挤。但是现在穿过浓密的夜色摸索着道路走了上来的这两个

人看也不看他。他们搂在一起从旁走过，埃德加刚舒了口气，突然他们停住脚步，就在他的长凳前。他们的脸紧贴在一起，埃德加什么也看不清楚，他只听见，从女人的嘴里发出一声呻吟，男人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热烈疯狂的话，一阵郁闷的预感穿透他的恐惧，给他一阵欢快的战栗。他们就这样呆了一分钟之久，然后又继续往前走去，碎石又在他们脚步之下沙沙作响，然后不久消失在黑夜之中。

埃德加浑身一哆嗦。血液现在又涌回他的血管，比先前更热，更温暖。在这令人慌乱的黑暗之中，他倏然间感到难以忍受的孤独，他无比强烈地感到需要一个亲切的声音，需要温存的拥抱，需要一间明亮的房间，需要他所挚爱的人们，他觉得仿佛这茫茫黑夜的全部迷惘的昏暗如今全部落到他的心里，炸破了他的胸膛。

他霍然跳起。一心只要回家，回家，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回家，在寒碜的房间里，或在明亮的房间里，不论以什么方式，只要和人们在一起。人家会怎样对待他呢？让他们打他骂他好了，自从他感觉到这沉沉黑夜和对孤独的恐惧，他已经什么也不再害怕了。

一股力量推拥着他向前走去，他自己也感觉不到自己在跑，蓦然间他又重新站在别墅前面，手又放在冷冰冰的门把上，他看见灯火通明的窗户透过绿色的枝叶闪闪发光，他心里暗想，在每一块明亮的玻璃窗后面是一间他熟悉的房间，里面有着他的家人。单单这样挨近他的家人，挨近那些爱他的人，单单这最初的使人宽心的感觉，就使他感到幸福。他之所以还在犹豫，只是为了更深切地享

受这种预感。

突然在他背后有人尖声惊呼：

“埃德加，这是他！”

他祖母的使女看见他了，向他扑了过去，抓住了他的手。门从里面打开，一条狗一面叫一面跳到他身上，人们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灯，他听见人声嘈杂，又是欢呼，又是惊叫，喊叫声脚步声渐渐走近，乱成一团，人影憧憧，他现在才认出是谁。最前面是伸开双臂的祖母，她身后——他简直以为是在做梦——跟着他母亲。激越的感情正热烈地爆发出来，他泪眼模糊，浑身发抖，惊魂未定地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不知该做什么，该说什么，自己也不清楚，他到底感受到什么：是恐惧，抑或幸福。

最后一梦

事情是这样的：他们早已在这里寻找他，等待他了。他的母亲尽管火冒万丈，看见这个激动的孩子疯狂地跑掉也吓了一跳，立刻派人在色默林到处找他。大家顿时激动无比，作出各种危险的估计。这时有位先生带来消息：三点左右他在火车站售票处看见过这个孩子。他母亲很快在售票处打听到，埃德加买了一张去巴登的车票，她立即毫不迟疑地乘车追了过去。行前向巴登和维也纳给他父亲拍了电报，引得大家心情激动，两小时以来所有的人都在忙着寻找这逃跑的孩子。

现在他们抓住了他，但是并没有使用武力。他强压着扬扬得意的心情，给领进屋去。但是多么奇怪啊，他丝毫没有感到大家对

他的严厉责备，因为他在他们的眼里只看到快乐和疼爱。甚至他们假装生气的样子也只持续了一会儿，然后祖母又泪流满面地拥抱他，谁也不再说他的过错，他觉得大家都对他关怀备至，真是奇妙无比。使女脱下他的外套，给他换上一件更暖和的。祖母问他是不是饿了，或者想要什么东西，他们问个不停，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他简直招架不住。看到他拘谨的样子，他们就不再问了。他快活无比地又感受到那如此受到轻视，却又业已失去的感觉：自己完全是个孩子。最近几天，他狂妄自大，竟想不要这种感觉，以此换取独来独往的这种骗人的乐趣，想到这点，他感到羞愧。

隔壁房间里响起电话铃声。他听见他母亲的声音，听到个别的几句话："埃德加……回来了……回到了家里……最后一班车。"他奇怪的是，母亲没有把他痛骂一顿，只是用这样奇怪的含蓄的目光瞅着他。他心里越来越后悔，他恨不得挣脱这里祖母和姑妈对他的照料关怀，走到隔壁房间里去，请求妈妈的宽恕，低声下气地，单独对她说，他愿意重新做小孩，听她的话。可是他刚微微地站起来一点，祖母就惊慌地低声问道：

"你要到哪儿去？"

他满面羞惭地站在那儿。他现在动一动大家就害怕。他把他们大家都吓坏了，现在他们担心他又想逃跑。他们怎么样才会明白，最后悔这次逃跑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

餐桌已经铺好，他们给他赶做了一顿晚饭。祖母坐在他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祖母、姑妈和使女一声不响地围在他身边，他感到这份温暖非常奇妙地使他平静下来。只不过他母亲没有

到这屋里来，使他心神不定，妈妈要是知道他现在多么谦卑，她准会来的！

外面有辆马车得得地驰来，停在屋子前面。他们大家惊恐万状的样子，使得埃德加也忐忑不安起来。祖母走了出去，黑暗中大呼小叫的声音传来传去，他一下子明白，是他父亲来了。埃德加胆怯地发现，他现在又是独自一人呆在屋里，就这么单独呆一小会儿他就感到六神无主。他父亲很严厉，他惟一真正害怕的人就是他父亲。埃德加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父亲似乎很激动，他大声说话，火气很大。当中夹杂着他祖母和母亲的声音在宽慰他。显然她们都想让他消消火。可是父亲的声音依然很强硬，就和他现在走过来的脚步一样，脚步声越来越近，现在已经走到隔壁房间，走到门口，现在房门一下子打开。

他父亲非常高大。埃德加现在感到在父亲面前他说不出的矮小。父亲走进屋来，神情激动，看上去真在发怒。

“你这小子，怎么心血来潮想到逃跑？你怎么能这样吓唬你母亲？”

他的声音充满了怒气，两只手摆动得很凶。他母亲现在轻手轻脚地跟在他后面走进屋来，脸色非常阴沉。

埃德加没有回答，他觉得需要自我辩解一下，可是叫他怎么诉说，人家欺骗了他，还打了他？他父亲能明白吗？

“怎么啦，你不会说话了？出什么事了？你尽管说嘛！有什么事对你不合适？逃跑总得有个原因啊！有人伤害你了吗？”埃德加犹豫着。回忆又使他心头火起，他已经想要控诉了。这时他看见——他的心脏顿时停止了跳动——他母亲在父亲背后做了一个

奇怪的动作，这个动作起先他没有明白。可是现在她凝视着他，她的眼睛在向他哀求。她轻轻地、非常轻地把手指放在唇上示意他沉默。

孩子觉得，突然有一股暖流，一阵无比强烈的幸福感流贯他的全身。他明白了，妈妈让他保守秘密，她的命运就系于他这小小的孩子的嘴唇之上。他暗自欢呼雀跃，感到极端骄傲，妈妈信任他，心里猛的爆发出一种牺牲自我的勇气，他决意把自己的过错说得严重些，以表示他已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他于是振作起来：

“不，不……不，没有什么原因，妈妈待我很好，可是我不听话，表现很坏……我……我就跑了，因为我心里害怕。”

他父亲十分惊愕地看着他。他什么都想到了，就没想到孩子会这样承认错误，他想发火也发不出来了。

“那好吧，你自己认错了，那就好了。那我今天也不想再谈这事了。我想下一次你会好好考虑考虑的！这样的事可别再发生了。”

他站在那儿，凝视着他，他的声音现在柔和多了。

“瞧你脸色多么苍白，不过我觉得，你似乎又长高了不少，我希望你不会再干这种孩子气的事情，你的确不再是小孩子，应该懂事了！”

在这段时间里，埃德加一直只望着他的母亲，他觉得，妈妈眼里有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还是说，这只是灯光的反射？不，妈妈的眼睛水汪汪的，直发亮，嘴角有一丝微笑，在向他道谢。现在大家打发他上床，但是他并不因为他们让他一个人呆着而感到悲哀。他有那么多事情要好好想想，那么多色彩斑斓内容丰富的事

情。最近几天的痛苦，全都消失在这最初经历的强烈感受之中。神秘地预感到未来的事件，他感到幸福。窗外夜色沉沉，树木在黑暗中飒飒作响。自从他知道，人生是多么的丰富多彩，他对人生所怀的焦躁不耐的心情全都消失。他觉得，他今天是第一次看见人生赤裸裸地呈现在他面前，不再为童年时代的千百种谎言所掩盖，而是显露在它那全部令人欢娱的危险的美丽之中。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日子会这样充满着痛苦和欢乐的多种多样的相互转换，一想到还有这么多日子在他前面，整个一生在等待着他去揭开秘密，他就感到幸福。他第一次感觉到人生的多姿多彩，第一次以为理解了人的本性，人是互相需要的，即使他们似乎彼此为敌，能为人所爱真是无比甜蜜。他已不能再怀着仇恨去想任何事情，任何人，他无所追悔，甚至对男爵这个诱惑者，他的死敌，他也怀着一种崭新的感激的心情，因为男爵给他打开了通向这最初的情感世界的大门。

在黑暗中思考这一切非常的甜蜜，使人心旷神怡，已经有些紊乱掺杂了梦中的图像，这几乎已是酣睡。这时他感到仿佛房门突然打开，有人轻轻地走来。他不是非常清楚，因为睡意很浓，他无力睁开眼睛。这时他脸上感到别人的呼吸，有一张柔软温暖的脸正温柔地擦过他的脸，他知道，这是他的母亲，现在正在吻他，并且用一只手在抚弄他的头发。他感觉到她的吻，感觉到她的泪水，温柔地回答她的爱抚，把这只当作和解，只当作这是对他沉默所作的感谢。直到以后，许多年以后，他才认识到这默默的泪水含有一个不再年轻的女人的誓言，她从此只想属于他，属于她的孩子，放弃任何风流韵事的冒险经历，和一切欲念诀别。他不知

道，他母亲也感激他，使她摆脱了一个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艳遇，她用这一拥抱把爱情的既苦又甜的负担像笔遗产似的交给他去面对未来的人生。所有这一切，孩子当时还不懂得，但是他感到，这样被人所爱，非常幸福，通过这个爱，他已经卷进了这世上的巨大秘密之中。

随后，她把手从他身上挪开，嘴唇离开他的嘴唇；这轻巧的身影又悄然离去，只留下一份温暖，一丝气息在他唇上。令人惬意的渴望油然而生，渴望经常感到这样柔软的嘴唇，这样温柔地被人拥抱。但是对这渴望已久的秘密所怀的这种预感已经为睡意的阴影所笼罩，这几小时里的一切画面又一次色彩缤纷地从他眼前经过，他青年时代的这本书又一次这样诱人地翻开。然后这孩子睡着了。他一生中更加深沉的梦开始了。

日内瓦湖畔的一个插曲*

一九一八年的一个夏夜，有个渔夫在日内瓦湖边靠近瑞士小镇维勒内夫的地方，驾着小船出去，在湖上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划到近处，他看出那是一只用几块松散的木板捆在一起做成的木筏，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用块木板做桨，正笨手笨脚地想往前划。渔夫大吃一惊划了过去，把这个精疲力竭的人拉到自己的船上，用渔网凑凑合合地盖住他的裸体，然后试着和他攀谈。那人冻得浑身发抖，怯生生地蜷缩在小船的角落里，回答的时候说的却是一种外国话，没有一句和渔夫说的话相似。折腾了半天，这位乐于助人的渔夫只好作罢，便拉起渔网，加快速度，把小船向岸边划去。

湖畔的轮廓在曦微的晨光中显现，这位裸体人的脸也随之明亮起来。宽大的嘴边长满了乱蓬蓬的胡子，发出一阵孩子气的笑声。他举起一只手，指指对面，一再表示询问，可是心里多少已经有数，他嗫嚅着说了个字，听上去像是"罗西亚"[①]。船头越靠近湖岸，这声音就越来越显得兴高采烈。最后船底擦着湖岸，等

着渔夫捕鱼归来的女眷尖叫着四下跑开，就像从前瑙西卡[2]的侍女们看见渔网里的裸体男人；过了一会儿，村里各式各样的男人，被这稀奇古怪的消息所吸引，才渐渐围了上来。当地勇敢的村长忠于职守，也神气十足地走来。他根据上峰的指示，凭着战时的丰富经验，立刻明白，此人准是逃兵无疑，是从法兰西那边的岸上游过来的。他已经摆出架势要进行一次官方的审讯，可是这个尝试大费周折，很快就显得不伦不类，毫无价值，因为这个裸体人（有几个居民方才已扔给他一件外套和一条帆布裤子）不论问他什么问题，总是带着询问的神气重复叫道："罗西亚？罗西亚？"而且越说越胆怯，越说越心虚。村长一看自己的尝试不成，便做出不会被人误会的手势命令此人跟他走。这时村里的青年已经醒来，在他们的喧闹声中，这个浑身湿漉漉的汉子，穿着松松垮垮的裤子和上衣，赤着两只脚给带到村公所去，拘留在那里。他不作反抗，不吭一声，只有那双明亮的眼睛由于失望而变得黯然神伤，他的高耸的双肩似乎受到沉重的打击，蜷缩起来。

这时，抓到一条人鱼的消息已经在附近的几家饭店里传开。有几位女士和先生，日子过得单调沉闷，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愉快醒脾的插曲，都过来观赏这个野人。一位女士把高级夹心糖送给他吃，他却像个猴子似的，疑心重重地把糖搁在一边。一位先生给他照相，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围着他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最后一位

---

* 本篇最初于一九二一年在《海岛年刊》上发表。

① 俄罗斯的谐音。

②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阿尔利诺国王的女儿，她和侍女们在海边嬉戏，发现一丝不挂的俄底修斯漂流到该岛，侍女们吓得四下逃散。

饭店经理走来，他在外国住过很久，会说几种外语，他先后用德语、意大利语、英语，最后用俄语和这个惊慌失措的汉子说话。这个受惊的人，刚听到他的乡音，就惊跳起来。在他温和敦厚的脸上布满了笑容，嘴咧得老大。突然间他镇定而又坦率地讲述他的全部故事。故事很长，说得乱七八糟，有的地方这位客串的译员也没听明白，可是基本上这个人的命运就像下面说的那样：

他在俄国作战，有一天，他和成千上万个其他的人一起被装进车厢，走了很远的路程，然后又装上船，走的时间更长，到过一些地方，那里热得够呛，像他说的，肉里的骨头都给烤软了。最后他们又到什么地方上了岸，装进车厢，然后突然之间得冲上一个山坡，详细情况他不得而知，因为一开始一颗子弹就击中了他的腿。译员把大家的提问和此人的回答翻译之后，大家立即明白这个逃亡者是调到法国作战的那些俄国师团中的士兵。这些人走了半个地球，穿过西伯利亚，经过海参崴，派到法国前线，大家对他都表示某种同情，可同时也都很好奇，想知道是什么使他想试试这奇特的逃亡。这个俄国人带着又宽厚又狡猾的微笑，很乐意往下叙述：他刚养好伤，就问护理人员，俄国在哪儿，他们给他指指方向。通过太阳和星辰的位置，他大致确定了方向，于是便悄悄地逃走，夜里步行，白天躲在干草堆里，避开巡逻兵。十天之久，他一直吃着采撷来的果子和乞讨来的面包，最后来到这个湖边。说到这里，他的解释就不太清楚了。他似乎是说，他出生在贝加尔湖边，他以为在湖的对岸，想必就是俄国了，他在晚霞夕照中已经看到了对岸摇曳不定的线条。总而言之，他从一间茅屋里偷了两根木头，脸朝下趴在木头上，用一块木板做桨，游到湖里，渔夫

在湖上发现了他。他讲完他那含糊不清的故事以后，战战兢兢地问道，他是否明天就可以回到家里。这个问题刚一翻完，就由于它的无知而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可是笑声很快就变成了感动和同情。这人忐忑不安，可怜兮兮地环顾四周，每个人都塞给他几个银币或几张钞票。

这时通过电话联系，从蒙特勒赶来一位职位较高的警官，他费了不少力气才对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份记录。不仅是因为这位客串的翻译水平不够，也因为这个陌生人无知已极，对于西欧人士来说，简直无知得难以理解。他似乎除了自己名叫波里斯之外，对他自己也别无所知。他对自己故乡那座村子的描述也混乱不堪。不久，人们总算弄明白，他是麦切尔斯基公爵的农奴（虽然这种徭役已经取消了三十多年，他还是自称农奴），他和妻子跟三个孩子住在离开大湖五十俄里的地方。于是人们就商量，如何安排他的命运，而他则目光呆滞，缩着肩膀站在这伙七嘴八舌争论不休的人们当中：一些人认为，应该把他送到伯尔尼的俄国公使馆去，另一些人则担心这个措施会使他又给送回法国去。警官便阐述这个问题难办：究竟把他当作逃兵对待还是当作没有证件的外国人。镇上的书记官从一开始就反对把这个陌生的食客收留在这里养起来。有个法国人神情激动地叫道：对于这样一个可耻的开小差的家伙，根本用不着这样费事，他得干活，要不就送他回去。两个女人激烈反对，他完全无辜地遭到这种不幸的命运，把人家从自己的故乡派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这是犯罪。眼看着这偶然事件就会演变成一场政治争吵。突然间有位老先生、一个丹麦人插嘴，他语气强劲地宣称，他为这个人支付八天的生活费。在这八天里，当局应该

和公使馆达成协议。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法，既可使官方也可使民间各派都感到满意。

讨论越来越激烈，与此同时，这个逃亡分子渐渐抬起他怯生生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直盯着饭店经理的嘴唇。他知道，在这伙人当中只有此人能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他的命运将会如何。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似乎他的存在激起了这场骚乱，这时话语的喧嚷平息，他完全无意识地在寂静中哀求似的向那位经理举起双手，就像女人在圣像前做的那样。这个手势动人心魄，以不可抗拒之势打动了每一个人。经理亲切地向他走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害怕，他完全可以安安全全地呆在这里，以后这段日子，会安排他住在饭店里。俄国人想吻他的手，经理往后直退，把手缩了回去，然后指了指旁边的房子。这是一个小旅馆，他将吃住在那里。又跟他说了几句亲切的话语来安慰他，便沿着大街向自己的饭店走去，一面挥手向他致意。

逃亡者一动不动地目送着他，这惟一懂得他语言的人一走开，他那开朗多了的脸又阴沉下来。他用眷恋的目光望着那人渐渐远去，一直走向坐落在高处的饭店，他丝毫也不理睬其余的人。这些人对他奇怪的举止表示惊讶或者发笑。有一个人同情地碰碰他，指了指那家旅馆，他沉重的肩膀仿佛松了下来，他低着头走进门去。有人给他开了酒吧间，他挤到桌旁，使女在桌上放了杯烧酒，向他问好。然后他就整个上午低垂着目光，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村里的孩子不断地从窗口向里面窥望，大声哄笑，向他叫些什么——他头也不抬。进屋来的人好奇地打量他，他目光死盯着桌子，佝着背坐在那里，一副羞怯、害怕的样子。中午吃饭的时

候，一群人在屋里大声说笑，好多他听不懂的话在他身边喧响，他可怕地意识到自己是个陌生人，在大家都很活跃的情况下，就他一人又聋又哑地坐着，两只手哆嗦得那么厉害，几乎没法把勺子从汤里举起来。突然一股泪水沿着他的面颊流下，沉重地滴落在桌上，他怯生生地环顾四周，别人也看到了他的泪水，一下子大家都沉默不语，他羞愧无比：他那沉重的头发蓬乱的脑袋低得更加厉害，直碰到黑木的桌面。

直到晚上他一直这样坐着。客人进来出去，他感觉不到他们，他们也不再感觉到他：他坐在火炉的阴影里，只不过是一片影子，两手重重地撑着桌子，大家都忘了他的存在，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在朦胧的夜色中突然站了起来，像只野兽似的迈着沉重的步子，向高处的饭店走去。他在饭店门前站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谦卑地把帽子拿在手里，眼睛不看任何人。这个奇怪的形象，一动不动，黑黝黝地像根木头桩子插在灯火辉煌的饭店门口的地里。这个形象终于引起了一个小厮的注意，他把经理找来。经理用俄语和他招呼时，这张阴沉的脸上又闪现一道光亮。

“你要什么，波里斯？”经理友善地问道。

“请您原谅，”他嗫嚅着说道，“我只想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回家。”

“当然，波里斯，你当然可以回家。”经理微笑着答道。

“明天就可以回家吗？”

这下经理的脸色也严肃起来。波里斯的话简直就是哀求，经理脸上的微笑一扫而光。

“不行，波里斯……现在还不行，要等打完仗以后。”

"什么时候打完仗？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上帝才知道，我们凡人是不知道的。"

"早一点不行吗？我不能早一点回去吗？"

"不行，波里斯。"

"路真的那么远吗？"

"是的。"

"得走许多天吗？"

"得许多天。"

"我能走，先生！我有力气，我不会走累的。"

"但是你没法走，波里斯，这当中有道国境线。"

"国境线？"他迟钝地望着。这个词他很陌生，然后他就以他那奇特的执拗劲说道：

"我会游过湖去。"

经理几乎笑了起来，可是他心里很难过，便柔声向那俄国人解释："不行，波里斯，这样干不行。国境线就是外国，人家不让你过去。"

"可是我又不加害他们！我已经把我的步枪扔掉了。要是我求他们看在基督的分上，为什么他们不让我回到我老婆身边去呢？"

经理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他感到非常难过。"不行，"他说道，"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波里斯。人们现在已经不再听基督的话了。"

"那么我该怎么办，先生？我可不能呆在这里啊！这里的人听不懂我说的话，我也听不懂他们。"

“你会学会的，波里斯。”

“不，先生。”俄国人低低地垂下头去，“我什么也学不会，我只会在地里干活，其他什么也不会，叫我在这儿做什么呢？我要回家！请您给我指指路吧！”

“现在没路可走，波里斯。”

“可是，先生，他们总不能禁止我回家，回到我老婆和孩子身边去吧，我已经不再是当兵的了。”

“他们可以禁止你回去的，波里斯。”

“那么沙皇呢？”他突如其来地问道，期待和敬畏使他浑身颤抖。

“已经没有沙皇了，波里斯，他们把他给撤了。”

“没有沙皇了？”他目光呆滞地凝望着对方，最后一道光亮从他目光中消失，然后疲惫不堪地说道，“这么说，我回不了家了。”

“现在还不行。得等一等，波里斯。”

“等很久吗？”

“我不知道。”

黑暗中的这张脸变得越来越阴沉：“我已经等了那么久！我不能再等下去了。给我指指路，我要去试试！”

“无路可走，波里斯，他们在国境线上就把你抓住。呆在这儿吧，我们会给你找活干的！”

“这儿的人不懂我的话，我也不明白他们。”他固执地重复说道，“我在这儿活不下去！帮帮我，先生！”

“我帮不了，波里斯。”

“看在基督的分上帮帮我，先生！帮帮我，我实在受不了

了！”

“我没法帮你，波里斯，现在谁也帮不了谁。”

他们默默无言地面对面站着。波里斯用手把帽子转个不停。“他们为什么把我从家里抓走？他们说，我得保卫俄罗斯，保卫沙皇，可是俄罗斯离这儿那么远，你刚才说，他们把沙皇……您怎么说来着？”

“撤了。”

“撤了。”他大惑不解地重复一遍这两个字，“我现在该干什么呢，先生？我得回家！我的孩子哭着嚷着叫我，我在这儿活不下去！帮帮我，先生！帮帮我！”

“我帮不了，波里斯。”

“就没人能帮我吗？”

“现在没人。”

俄国人把头垂得更低，然后突然闷声闷气地说道：“我谢谢您，先生。”然后转过身去。

他非常缓慢地向山坡下走去，经理久久地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纳闷，他没有朝旅馆走去，而是沿着石级向湖走去。经理深深地叹了口气，又回到饭店去处理他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同一个渔夫发现了那个淹死的人的赤裸裸的尸体，这可纯属巧合。死者把人家送给他的裤子、帽子和外套仔仔细细地放在岸上，赤条条地进入湖水之中，就像他从湖里来时一样。对这一事件官方作了记录。不知道这个陌生人的姓名，便在他坟上立了一个便宜的木十字架，人们用这种小十字架来纪念那些无名氏的命运。如今这种十字架插遍了我们整个欧洲，从这一头直到那一头。

马来狂人*

一九一二年三月，在那不勒斯的码头上，正当一艘巨型远洋客轮卸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不幸事件，各家报纸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可是都添枝加叶，渲染得神乎其神。我虽然也是“海洋号”上的乘客，可是和其他乘客一样，未能亲眼目睹这一离奇的事件，因为事件发生在深夜轮船装煤卸货的时候，我们为了避开嘈杂的声响，都下船登岸，到咖啡馆或者剧院消磨这段时光去了。尽管如此，我总认为，当时我未曾公开宣布的某些推测正好可以澄清那桩耸人听闻的事件，而且如今年代相隔久远，也使我可以利用当时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材料。这次谈话是直接在那个离奇插曲之前进行的。

我准备乘“海洋号”返回欧洲。当我到加尔各答船舶代理处去订票的时候，办事员耸耸肩膀表示遗憾。他还不知道是否能给我保留一个舱位。现在正好是雨季之前，船上的票子总是在澳大利亚就卖得一张不剩，他先得等新加坡发来的电报。使我欣慰的是，

第二天他通知我，他可以给我签一个舱位，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大舒适的舱位，在甲板底下，而且是在船的中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返回老家了，因此我不多加犹豫，就叫他把这舱位签给我。

办事员给我说的情况一点不错。船上很挤，舱房很坏，是个又窄又小靠近蒸汽机的正方形角落，只有一扇圆窗送来一点微弱的亮光。滞重混浊的空气散发出油腻和霉烂的臭味。电风扇像只发了疯的铁蝙蝠在头上呼呼地旋转，简直一刻也摆脱不了它。脚下不断传来机器格嗒格嗒的声音，似乎有个运煤的小工喘着气一刻不停地在爬同一道扶梯。头上不断听见散步甲板上来来往往的拖沓的脚步声。所以我把皮箱往那灰色横栏构成的又霉又湿的坟墓里一塞，便赶紧逃回到甲板上来。甘美的和风从陆地上吹来，掠过波面，我从船舱里爬上来，像吸龙涎香似的痛吸了一口这甘美柔和的清风。

但是散步甲板上也拥挤不堪，骚乱不宁，到处是人，悠悠忽忽，五光十色。大家到了船上，无所事事，过分兴奋，便一面聊天，一面来回走动。女人们娇声娇气地嬉笑逗乐，人们不断地在甲板上狭窄的通道里兜着圈子，人群叽里呱啦地闲聊，从甲板上的椅子前面乱哄哄地一涌而过，然后转回来再碰头，碰了头再去转。这一切不知怎么叫我很不舒服。我看见了一个新的天地，很多画面迅速地互相交融，一一映入我的眼帘。于是我想把这些刚刚看到的东西加以思索、分解、整理、重新塑造；然而在这拥挤的通道上没有一刻安宁。书上的字句随着聊着天从旁闪过的人影化成

* 本篇于一九二二年在小说集《马来狂人》（莱比锡海岛出版社）中首次发表。

一片模糊。在这无遮无拦人来人往的轮船过道上简直不可能独处一隅。

足足三天之久，我试着独处一隅，无可奈何地望着人，望着海，但大海始终是那副模样，一片湛蓝，空空荡荡，只在日落的时候突然被泼上各种色彩。经过七十二小时之后，船上的人我都看熟了。每一张脸我都熟而又熟，女人们的尖声大笑不再惹我心烦，身旁两位荷兰军官橐橐的靴声也不再使我冒火。那么只好逃走，但是船舱里又热又湿，大厅里又有那些英国姑娘一个劲地用她们颇不高明的技巧在钢琴上弹奏着节奏生硬的圆舞曲。末了我只好毅然决然地把日夜颠倒过来，一到下午我就灌上几杯啤酒，喝得昏昏沉沉，然后钻进船舱，一觉睡到晚饭和舞会之后。

等我醒来，我那小棺材似的船舱里已经一片昏黑，闷得叫人难受。电风扇我已经关掉，空气又腻又潮，太阳穴像受着文火烧烤。我神志昏迷，过了好几分钟，我才弄清楚这是何时，我身在何地。反正午夜大概已经过去，因为我既没听见音乐，也没听见不停的拖沓的脚步声，只有机器，这条鳄鱼的搏动的心脏，正气喘吁吁地把这咯吱作响的船身送到举目难辨的地方。

我摸索着登上甲板。甲板上空无一人。我抬起头来望了一眼阴森森的烟囱高塔和幽灵似的微微闪光的桅杆，一片奇幻的光亮突然射进我的眼帘。夜空发亮。和天幕上晶光闪烁的星星相比，夜空自是昏暗的，可是不然，它也发光，仿佛天际有一幅天鹅绒的帷幕遮住了满天强烈的光芒，仿佛光华四射的群星只是天窗和缝隙，从那里泄出难以描摹的光亮。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见过天空像那晚上那样湛蓝清冷，可是又燃烧着、充溢着从星月中泻下的光线，

像是从神秘莫测的天穹深处燃烧出来似的。轮船的边缘涂着白漆，映着月光，在天鹅绒似的深色海面上鲜明地显现出来。锚索、帆桁，一切窄长的、有棱有角的全都融化在这片漫溢的清光里。桅杆上的电灯，以及更高处瞭望台上的圆窗，都像悬空高挂在天际，人间这些昏黄的星星夹杂在天上光辉的星座之间。

那神奇的南十字星座正在我的头顶上，像是给人用闪闪发光的钻石钉子钉在浩渺的太空中，在天上轻轻浮荡，其实只是轮船在晃动。这个泅水的巨人微微地颤动着，吁着气，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冲破黑浪前进。我站着抬头仰望，仿佛正在沐浴，温水从头顶上灌下，不过这不是水而是光，洁白微温的光冲洗着我的手，柔和地浇淋着我的肩和我的头，似乎一直沁入我的内心。因为我突然俗念顿消，神清气爽。我轻松舒畅地呼吸，唇上突然像碰到了一剂清凉的饮料，这是空气，夹着果子的芬芳和远方海岛的香气，柔和，清淳，使人微醉。我上船以来，第一次感到那神圣的梦幻的欢乐和另外一种更肉感的欢乐，那就是想把我的肉体投进我周围的温柔之中。我想躺下来，举目仰望那白色的象形文字。但是躺椅和沙发都搬走了，在这空旷的散步甲板上找不到一处供人休憩冥想的所在。

我于是摸索着往前走，渐渐地走到轮船的前部，光线似乎越来越猛地从各种物件上向我射来，使我两眼发花。这洁白刺目的星光简直叫我痛苦，我直想躲进一个隐蔽的所在，直挺挺地仰卧在一床草席上，身上照不到星光，它只能在我上方，映照在我身边的物件上面，我就像从暗室里眺望外面的景色，最后我终于磕磕绊绊地迈过锚索，绕过铁绞盘，一直走近龙骨，俯身下望，只见船头冲

进一片浓黑，溶化在水里的月光向两边分开，泡沫飞溅。铁犁一个劲地在这翻滚的黑泥地上起伏，我感觉到这被征服的元素[①]的一切痛苦，也感觉到这场耀眼的游戏中尘世威力的一切快乐。我看得出神，竟忘了时间的流逝。我这样站着已经一小时了呢，还是仅仅才几分钟？轮船像一只巨大的摇篮，一上一下地颠簸着我，使我忘记了时间的推移。我只感到疲乏，这种疲乏又像是一种快感。我直想睡觉，做梦，可是又不愿离开这神奇的魔力，走进我的棺材。我不自觉地用脚去探身下的一堆锚索。我望了下去，双目紧闭，可是眼前并非完全黑暗，因为银色的清辉倾泻在我的眼上、身上。我觉得身下海水轻声作响，头上这个世界的银白清流发出难以听见的声音。这种响声逐渐涌入我的血液，我不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不知道这呼吸声是我自己发出的还是远远搏动的轮船的心脏发出的。我随波漂流，渐渐地迷失在这午夜的骚扰不宁的响声之中。

紧挨在我身旁有人轻轻地干咳了一声，把我吓了一跳。我几乎已经沉入梦幻的境地，此刻不由得惊醒了。我先前一直双目紧闭，这时睁开眼睛四下探望，眼前的白光刺得我眼花。就在我紧对面，在船壁的阴影里有个东西一闪一闪，像是眼镜的反光。这时又有圆圆的一颗大火星一亮，像是一只烟斗。在我坐下来的时候，只是低头看了一下泡沫飞溅的船头，抬头望了一下南十字星座，显然没有看见这位邻人，他大概一直动也不动地坐在这里。

---

① 指水、火、土、气。

我还有点神志恍惚，便不由自主地用德语说了声："对不起！"——"啊，哪里……"有人从暗处用德语回答了一声。

在黑暗里和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起，紧紧地挨着他，可是又看不见他，我简直难以形容，这有多么古怪，多么可怕。我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仿佛这人在盯着我看，就像我正盯着看他一样。但是我们头上辉映涌流的月光很强，除了对方在阴影中的轮廓，谁也看不清谁。我觉得只听见他的呼吸声，和他吸烟斗的吱吱声。

这种沉默难以忍受。我恨不得马上走开。但是这又显得太粗暴，太唐突。窘迫之余我便取出一支香烟。火柴一亮，火光照亮这狭小的空间有一秒钟之久。我在眼镜后面看见一张陌生的面孔，无论是在吃饭的时候还是散步的时候，我在船上都没有看见过。不知是因为突然的火光刺痛了我的眼睛，还是一阵幻觉，他的脸显得怪模怪样，又阴沉又可怕，不像人脸。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他的五官，那匆匆亮了一下的脸庞又被黑暗所吞噬。我只看见一个轮廓，黑魆魆地躲在暗处，时而还看见烟斗的一圈红光嵌在空中。谁也不说话，这种沉默像赤道的空气一样郁闷憋人。

我终于忍受不住，便站起身来客气地说了一声："晚安。"

"晚安。"从黑暗里传来一声回答，声音沙哑生硬，好像嗓子生了锈似的。

我磕磕绊绊地往前走，穿过索具，绕过木柱，费了很大的劲。我身后响起一阵匆匆忙忙、跌跌撞撞的脚步声。我方才的邻人走来了。我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他并不挨近我，我透过黑暗从他的步态感觉到他心里有些恐惧和愁闷。

“对不起，”他急急忙忙地说道，“我有一件事情求您。我……我……”——他口吃起来，由于窘迫一时说不下去——“我……我完全因为私人的……纯粹是私人的原因，才躲在这里……一件伤心事……我避免和船上的人来往……我这指的并不是您……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只想求您……别跟船上任何人说，您在这儿看见过我，那我就感激不尽了……都是些私人的原因，此刻阻止我和人们来往……是呀……可是……如果您对旁人谈起，有人夜里呆在这儿……我会感到很难堪的……我……”话说到这里又卡住了。我赶紧打消他的困惑，向他保证，一定满足他的愿望。我们握了握手。我便回到我的舱房里，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做了很多离奇古怪、乱七八糟的梦。

我遵守诺言，对船上的任何人都没说起这次奇遇，尽管诱惑并不小。因为在航海途中，一点小事情，例如地平线上出现了一角船帆，从海里跳出一只海豚，一段新发现的艳史，一句不甚高明的笑话，都会变成了不起的事件。同时好奇心又折磨着我，我酷想多知道一些关于这位不寻常的旅客的事情。我翻遍了旅客名册，寻找一个可能是他的名字，我打量船上的旅客，看他们是否可能和他有关系。整个白天我急躁难耐，原来我一心只在等待夜晚来临，不知是否还会再遇见他。谜一般的心理现象对我一向具有很大的威力，简直使我坐立不安，我总想弄清楚事物的内在关系，这种欲望使我血液奔流。我只要一看见怪人，就可能迸发出一种想了解他的激情，这和那种想占有女人的激情相差无几。白天我百无聊赖，时间空空地打发过去。我早早地上床睡觉，知道我会在午夜醒来，心事会把我叫醒。

果然不错，我在昨天同样的时刻醒来。夜光表面上，长短针重叠成一条发光的线。我急急忙忙走出闷热的船舱，进入更加郁闷的黑夜。

群星像昨夜一样辉耀，把漫天的清辉倾泻在颤动的船身上，南十字星座高悬天际，晶光闪耀。一切都和昨天一样——在赤道地带白天和黑夜比我们的地区更像孪生姐妹——不过我的心里再没有昨天那种柔情涌流、如痴如梦的恍惚之感。不晓得什么东西吸引着我，使我慌乱，我知道它吸引我到哪里去：到船角那堆黑魆魆的船索旁去，不知道那个神秘的男人是否又呆呆地坐在那里。头上响起船上的钟声。这使我移步向前。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心里既有反感，可又受到吸引。我还没有走到船壁那里，突然有个东西在那儿亮了一下，像是一只火红的眼睛，那是烟斗。原来他已经坐在那儿了。

我不禁吓得倒退了几步，站住了身子。再过一刹那我可能就走开了。这时在那边黑暗里有什么东西窸窸窣窣动了一下，站了起来，向前走了两步，猝然间我听见他的声音就在我的紧跟前，他压低了嗓子，声调很客气。

“对不起，”他说，“您显然是想回到您的老位子上去，我觉得您看见了我便退了回去。您请坐吧，我正要走了。”

我急忙对他说，他尽管留在这儿好了。我之所以退了回来，只是为了不打扰他。“您一点也不打扰我，”他说道，声调里透着一点愁苦，“相反，有个伴我反而快乐。十天以来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其实好几年都没有说话了……真不好过，也许正因为什么事都得咽进肚里，几乎憋死我了……我在船舱里坐不下去，这

个……这个棺材……我受不了啦……船上的人我也受不了，他们成天嘻嘻哈哈……我现在受不了这种笑声……我在船舱里都听见这种笑声，我堵起耳朵……当然，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是不知道，即使知道，这跟他们这些陌生人又有什么相干……”

他又停住了。可是突然又急急忙忙地说道：“我不愿麻烦您……请原谅我的唠叨！”

他鞠了个躬，打算走开。可是我急忙申辩：“您丝毫也不麻烦我，能在这儿静静地听人说几句话，我也同样高兴……您抽支烟吧？”

他拿了一支烟。我给点上火。火光里，这张脸又从黝黑的船边上显现出来，可是现在是正对着我：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正仔细地端详着我的脸，神情急切，有股疯狂的劲头。我不觉吃了一惊。我感觉到这个人有话想说，而且非说不可。我知道，为了帮助他，我得沉默静听。

我们又坐了下来。他那儿还有一把椅子，他请我坐下。我们的香烟一闪一闪地发光，他的烟头骚动不安地在黑暗里颤动，我由此看出他的手在发抖。可是我不作声，他也不吭气。突然他轻声问我：“您很累了吧？”

“不，一点不累。”

从暗处传来的声音又犹豫了一阵。“我有一点事情很想请教您……也就是说，我有一点事情想告诉您。我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刚遇见一个人，就向他倾吐心曲，这是多么荒谬。但是……我此刻……我此刻正处在一种可怕的心理状态中……我现在非跟什么人谈谈不可……否则我就毁了……您一定会理解这点，要

是我……要是我刚才跟您说……我知道，您帮不了我的忙……但是我已经沉默得生起病来了……而在旁人看来，一个病人总是可笑的……”

我打断他的话，请他不要折磨自己。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我当然不可能应承他什么事情，但是人人都有义务表示乐于助人。倘若看见有人陷于困境，自然就有义务予以帮助……

“有义务……表示乐于助人……有义务，设法帮助别人……那么说，您也认为，您也认为人人有义务……有义务表示乐于助人。”

这句话他一连说了三次。这种迟钝的固执的重复语气，我听了很厌恶。这人是不是发疯了？是不是喝醉了？

可是，仿佛我把心里的这种推测大声嚷了出来似的，他突然用一种截然不同的声调说道：“您也许会把我当作疯子或者醉汉。不是，我不是疯子——现在还不是。只是您方才说的那句话很奇怪地打动了我的心……很奇怪，因为此刻折磨着我的，正是这句话：是否人人有义务……有义务……”

他又口吃起来。于是他干脆住口，振作一下又开始说道：

“我是一个医生。对于医生来说常常有一些情况，一些可怕的情况……就说是边缘情况吧，碰到这类情况，一个人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种笼统的义务……因为，不仅有一种对旁人的义务，还有一种对自己的义务，一种对国家的义务，一种对科学的义务。医生应该帮助别人，当然，医生的存在可不就是为了助人……但是这种信条终究是理论上的……到底帮助别人应该帮到什么地步？……您是一个陌生人，我跟您素昧平生，我请求您不要

告诉别人您曾看见过我……好，您守口如瓶，您尽了义务……我请求您和我说几句话，因为我沉默得快要死了……您愿意听我说……好……但是，尽这些义务是容易的……可是万一我请求您，把我抓起来扔到海里去……那么您的殷勤好意，您的助人愿望便到头了。反正迟早有个尽头……只要一牵连到自己的生命，牵连到自己的责任，那就完了……迟早非有个尽头不可……迟早这种义务要停止的……难道说恰恰在医生身上不该停止吗？难道仅仅因为他有一张拉丁文的文凭就非得是一个拯救普天下苍生的救世主不成？要是有一个女……有一个人跑来，要求他做一个高尚的人，热心助人而又心地善良，难道他就的确非抛弃他的生命，非变成一个心无杂念的人不可？是啊，义务总有个限度，在力不从心的时候，恰好在这时候……”

他又顿住了，振作了一下。

“请您原谅……我一说就激动起来……可是我并没有喝醉……还没有喝醉……我老实告诉您，我现在也常常醉酒，在这难堪的寂寞之中……请您想一想，足足七年之久，我几乎纯粹生活在土著和野兽当中……简直不会心平气和地说话了。一开口，话语就夺口而出……请您等一等……好，我想起来了……我方才想请问您，想告诉您一件事，请教您一下，在那种情况下，人究竟有没有助人的义务……像天使那样纯洁无邪地助人，人究竟……可是我怕说来就话长了。您真的不累吗？”

“不累，一点不累。”

“我……我感谢您……您不喝点吗？”

他伸手到身后暗处去摸索了一阵。什么东西撞在一起，发出丁

当的响声，那是他搁在身边的两三个、好几个酒瓶。他递给我一杯威士忌，我略微抿了一口，他却举起杯来一饮而尽。我们沉默了一会儿。钟响了：十二点半。

“好吧……我想向您叙述一件事情。请您假设，有一个医生，在一座小城市里……或者根本就在乡下……一个医生，他……一个医生……他……”

他又顿住了。然后他突然把他的椅子往我身边挪了一下。“这样说不成。我得把一切事情直截了当地告诉您，从头说起，否则您不会明白……这件事不能打比方，不能抽象地谈……我必须把我的具体事情说给您听。不该那么羞羞答答、藏头露尾地讲……人家在我面前也是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的，把他们身上的癣、大小便给我看……要想得到医治，不可含糊其辞，不可有任何隐瞒……所以我不跟您说一个虚无缥缈的医生的事情……我脱得赤条条地对您说：我……在这该死的寂寞之中，在这可诅咒的国度里我已经忘记了害羞是怎么回事。这个可诅咒的国度吞噬人的灵魂，吸尽人的骨髓。”

我大概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因为他又住口不说了。

“啊，您表示抗议……我明白，您看见印度欣喜若狂，神庙，棕榈树，为期两个月的旅行中所看到的全部罗曼蒂克的风光，这一切您都非常喜欢。不错，热带风光是富有魔力的，要是您望着火车、汽车或者人力车驶过热带地区的话。七年前我初到印度的时候，感觉也是如此。什么事情我都梦想着去做，我要学当地的语言，用原文阅读那些经典，研究地方病，进行科学研究。

调查土著的心理状况，——或者像欧洲人的俗话所说的——做一个传播人道和文明的传教士。到这里来的人都有着同样的梦想。可是在这座看不见的玻璃房子里，人的力量渐渐耗尽，无论吞服多少奎宁，还是要得热病。热病一直侵入骨髓，人就变得虚弱懒散，软弱无力，成了水母。如果欧洲人离开大城市，来到一个该死的罪恶的小镇，不知怎的，就会判若两人，迟早都会受到损害，有的酗酒，有的抽鸦片，有的打人，变成野兽——每个人都会沾上一种毛病。他们都向往着欧洲，梦想着有朝一日又能在一条大街上漫步，在一间豁亮的石头房间里和白种人坐在一起。他们年复一年地这样梦想着，可是等到休假的时候来到，人已经变得过于懒惰，不愿动身。他们知道自己在大洋彼岸已为人所遗忘，无亲无故，就像这大海中人人踩踏的贝壳。于是他们便留下来，呆在这炎热潮湿的森林里潦倒颓丧。我把自己出卖给这座烂泥窝的那一天，真该诅咒……

"话说回来，我这样做也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我在德国学过医，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医学士，一个高明的医生，甚至在莱比锡医院里谋得一个职位。一本业已湮没无闻的某一年的医学杂志当时曾经为一种新的针剂大吹大擂，而第一个研制出这种针剂的就是我。这时我堕入了情网。我在医院里认识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把她的情人折磨到发狂的地步，结果她的情人竟开枪打她。不久我也变得和那个情人一样的疯狂。这个女人神态高傲，冷若冰霜，把我弄得神魂颠倒。我总是受那些惯于颐指气使的、厚颜无耻的女人的辖制。而这一个呢，把我收拾得服服帖帖，我简直对她百依百顺。我——咳，有什么不可讲的呢，事情都过去七年了——我为

了她的缘故挪用了医院里的公款，事情败露之后，闹得天翻地覆。我的一个叔叔暗中打点，事态总算没有扩大，可是我的前程就此断送。当时我正好听说，荷兰政府招募医生到殖民地去，并且预支给应招者一笔钱。我当时立刻想到，这必定不会是什么好差使，所以才预先给钱。我知道，在这些热病蔓延的种植园里，死人坟墓上十字架数目的增长比我们这儿快三倍。可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以为热病和死神只会光顾别人。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多加选择的余地。我就乘车前往鹿特丹，签了十年的合同，拿了一大叠钞票。一半我寄回家去给我叔叔，还有一半在那儿的码头区叫一个女人给弄走了。这个女人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骗个精光，就因为她跟那条该死的母狗长得一模一样，我就这样身无分文、没有怀表、不抱幻想地从欧洲扬帆远航。我们的船驶出港口的时候，我并不特别忧伤。我坐在甲板上，跟您一样，望着南十字星座和棕榈树，心胸开阔起来——啊，树林、孤寂、宁静，我梦想着！好——寂寞我可是领略了个够。人家没有把我安插到贝塔维亚或者泗水去，没有安插到有人、有俱乐部、有高尔夫球、有书、有报的城市里去，而是——咳，地名和正题无关——调到一个小镇上，离开最近的一个城市也有两天的路程。有那么几个既无聊又干瘦的官员，几个欧亚混血儿，我成天就跟这些人厮混，除此之外，远近只有树林、种植园、丛莽和沼泽。

“起先日子还过得去。我进行各式各样的研究；有一次，副总督在驱车出巡的时候翻车压断了腿，我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给他做了手术，人们对此哄传了好一阵；我收集当地土人的毒药和武器；我干了几百件小事，使自己不至于萎靡不振。可是从欧洲带

来的力气还没有耗完的时候，这样做还行，不久我就委顿了。仅有的几个欧洲人叫我看了厌烦，我和他们断绝了来往，我没事就喝酒，胡思乱想。只要再熬三年，合同期满，我将拿到一笔退休金，就可以返回欧洲，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其实我本来就无所事事地等待着，等待着。要是她……要是这件事情不发生的话，我到今天还这么坐着干等呢。”

黑暗中说话的声音停住了。烟斗的火光也不亮了。周围一片寂静，我一下子又听见海水拍击龙骨泡沫飞溅的声音和轮船的遥远而低沉的心脏搏动。我很想再点起一支香烟，可是我怕火柴猛地一亮，照在他的脸上。他一个劲地沉默不语。我不知道，他是说完了，迷糊了，还是睡着了，他的沉默是如此的深沉。

船上的大钟干脆有力地敲了一下：一点钟。他悚然一惊：我又听见玻璃杯碰击的声音。显然他又伸手到脚下去摸威士忌。轻轻地咕嘟一声，他喝了一口——突然又响起了他的声音，可是这声音现在似乎变得更加紧张急切，更加热情激越。

“是啊……请您等一等……是啊，情况就是这样。我就这样干坐在我那该诅咒的小窝里，就像一只蜘蛛呆在蛛网里，好几个月，一动也不动。雨季刚过去，已经一连几个星期，雨水拍打着屋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欧洲人来过，整日价坐在屋里和我的黄皮肤女仆们做伴，喝我的上等威士忌。我当时恰好情绪低落，日夜思念欧洲：我只要在哪本小说里读到阳光普照的大街和白皮肤的女人，我的手指就激动得抖个不住。我没法向你完全描述我当时的情况，这是一种热带病，一种时而袭来的寒热病似的猛烈却

又无力的怀乡病。我记得我当时正坐着看一张地图，梦想着进行种种旅行。这时有人使劲地敲门。站在外面的一个听差和一个女仆，都惊讶得瞪大了眼睛，他们比手画脚地说：有位太太来了，是位夫人，是个白种女人。

“我霍地站起。方才我没听见有汽车开过来的声响。一个白种女人到这个丛莽世界里来？

“我想到楼下去，可是刚举步又猛地退了回来。我向镜子里瞥了一眼，匆匆忙忙地整理了一下我的衣服。我心烦意乱、焦灼不安，为不愉快的预感所折磨，因为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人出于友好的动机前来看我。我终于走下楼去。

“有位太太在前厅等候，看见我就快步迎了上来。一张厚厚的乘汽车用的防尘面纱遮住了她的脸。我想向她问好，可是她很快地就接过话头。‘您好，大夫，’她用英语十分流畅地说道——我觉得有点过于流畅，就像是事先练好的——，‘请原谅我这个不速之客。我们刚才正巧在镇上，我们的汽车就停在那儿，’——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干吗她不把汽车一直开到门口——‘我突然想起，您就住在这儿。我已经听人谈起很多您的事。您上次给副总督动手术，真是妙手回春，现在他的腿已完好如初，他跟从前一样玩高尔夫球了。是啊，我们还一直在谈论这件事呢，我们宁愿不要我们那里所有的怨气冲天的外科医生和另外两个大夫，换您到我们那儿去。说真的，您怎么老不在城里露面，您过的日子活像个苦行僧……’

“她就这样叽里呱啦地说个没完，越说越急，根本不让我有插嘴的余地。她喋喋不休地说了这番傻话，我听出她有些心烦意

乱、心神不定，我自己也不觉烦躁不安起来。我暗忖她干吗说个没完没了，干吗不把面纱摘了？她在发烧吗？她病了吗？她是不是疯了？我变得越来越不安了，因为我发现我这样一声不响地站在她面前，听凭她劈头盖脑地给我浇上一场倾盆大雨似的废话，显得非常可笑。最后她终于稍稍停顿了一下，我才能请她到楼上去。她对听差一摆手，让他留下，然后走在我的前面，迈步上楼。

"'您这儿真美，'她一面在我屋里四下环顾，一面说道，'啊，这么多漂亮的书！这些书我都想读它一遍！'她走到书架跟前，仔细端详着书名。自从我迎上前去接待她以来，她这是第一次有那么一分钟没吭声。

"'我可以给您沏杯茶吗？'我问道。

"她也不转过身来，还是一个劲地只看书名。'不用，谢谢您，大夫……我们马上又得继续上路……我没多少时间……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远足……啊，您这儿还有福楼拜，这个作家我喜欢极了……妙极了，真是妙不可言，这本《情感教育》……我发现，您还读法文书呢……您懂的东西真多啊！……不错，德国人，德国人在学校里什么都学了……掌握那么多外语，真了不起！……副总督对您的本事坚信不疑，他老是说，只有您一个人给他做手术，他信得过……我们城里那位好心的外科医生只能陪着打打桥牌……话说回来，您知道吗……'——直到现在她还背冲着我——'今天我自己脑子里也闪过这么个念头，我得找您请教请教……刚才我们恰好从这儿路过，我就想……我看您现在大概正忙着吧……那我宁可下次再来！'

"'你干脆把牌亮出来吧！'我当时心中暗想。可是我不动

声色，只是对她说，现在还是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她愿意，为她效劳对我来说都是三生有幸的事。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她说着把身子转过一半来，同时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随便翻看着。‘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小毛病……妇女的病……头晕、昏厥。今天早上我们的汽车拐了个弯，我就突然栽倒了，昏死过去……听差不得不在汽车里扶着我，取水给我喝……咳，说不定司机开得太快了，您说呢，大夫？’

“‘我没法这样随便判断。您经常这样昏倒吗？’

“‘不……啊，是的……近来老是这样……恰好在最近一段时间……是的……老是这样晕眩恶心。’

“她又站在书架前面，把书塞回去，另外抽出一本，翻阅着。真奇怪，她干吗翻书的时候老是这么……这么心烦意乱啊，干吗她不把面纱掀起来看人啊？我故意一声不吭，让她等着，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最后她终于又开口了，还是她那喋喋不休、满不在乎的口气。

“‘这不是什么严重的病吧，大夫，是不是？不是热带病……不是什么危险的病……’

“‘我得先看看，您有没有发烧。请让我按按您的脉……’

“我向她走去。她稍稍地往旁边躲了一下。

“‘不用，不用，我没有发烧……肯定没有发烧……自从出现这种昏厥现象以后，我每天自己量热度。从来没发烧，一点问题也没有，总是三十六度四。我的胃也没病。’

“我迟疑了一会儿。整个这段时间里，我心里总有这么一个

疑团：我感觉到，这个女人有求于我，人家到这个丛莽里来，总不是来谈福楼拜的吧。我让她等了一两分钟，然后我直截了当地说道：‘请原谅，我可以非常坦率地提几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大夫！您是大夫嘛！’她回答道，可是说着她又转过身去，背冲着我，摆弄起书来了。

“‘您生过孩子吗？’

“‘生过，有个儿子。’

“‘您过去……您以前……我是说，您生孩子以前，您有过类似的情形吗？’

“‘有过。’

“她的声音现在完全变了。变得清清楚楚，十分肯定，不再是喋喋不休的神经质的语气。

“‘请您原谅我提这个问题……您现在是不是可能又处在类似的情形之中了呢？’

“‘是的。’

“她这两个字说得斩钉截铁，像小刀一样锋利。她转过去的头，丝毫也不颤动。

“‘夫人，也许最好让我给您进行一次全身检查……请您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好吗？’

“这时她猛地转过身来。我透过面纱，感觉到一股冷森森的、坚决的目光向我直射过来。

“‘不了……这没有必要……我对自己的情况心里完全有数。’”

那声音迟疑了一会儿。斟满酒的杯子在黑暗里又闪了一下。

“好吧，请您接着听吧……不过，请您首先花片刻时间，设法把这事好好考虑一下。一个男子在孤寂之中消沉下去，冷不防有个女人闯到他的跟前，几年来这是第一个白种女人踏进他的房间……突然之间我感觉到，屋里有了什么不祥的东西，有一种危险。我感到一阵寒噤：这个女人的钢铁般的坚定使我毛骨悚然。她走进屋来，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接着一下子就提出她的要求，就像拔出一把匕首一样。因为她所要求于我的事，我已经知道，我马上就知道了——女人们要求我做这样的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不过她们来的时候都是另外一副模样，要么羞惭满面，要么苦苦哀求，她们是流着眼泪来求我的。可是这一位……是啊，这一位却是钢铁般的男子汉似的坚决……我从第一秒钟起就感觉到，这个女人比我坚强……她要我屈服，就能使我屈服于她的意志，可是……可是……我心里也有一些恶的东西，我心里的男子汉在抵抗，有那么一股子怒火，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从第一秒钟起，是啊，我还没看见这个女人，我就觉得她是个敌人。

“我先保持沉默，沉默得执拗而顽固。我感到，她隔着面纱盯着我，目不转睛，带着挑战的神气，想逼我说话。可是我并不那么轻易就屈服。我开始说话，可是……说得拐弯抹角……我无意识地也模仿起她那种喋喋不休、漫不经心的口气。我假装不明白她的意思，因为——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够体会这点——我要逼得她把态度放明朗点，我不愿意自己凑上去，而是要……人家来央求我……尤其要她来求我，因为她是这样的专横倨傲……因为我知道，就是女人的这种骄矜傲慢、冷若冰霜的态度使我觉得自愧不如，低她们一头。

“于是我信口胡诌，说这不是什么严重的病，这种昏厥是妇女正常的生理现象，非但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它几乎还保证健康发育。我广为引证医学杂志上登载的病例……我一个劲地说啊说啊，随随便便，轻描淡写，始终把她的情况看成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一桩……我一直等着她来打断我的话头。我知道，我这么说她是受不了的。

“果然她插嘴了，口气很尖利，还做了个手势，仿佛要把这些安慰人的空话全都抹掉似的。

“‘大夫，使我不安的不是这个。在我生我儿子的那会儿，我的身体比较好……可是现在我的身体不是那么 all right[①]……我的心脏有病……’

“‘啊，心脏有病，’我重复了一遍，假装焦虑不安的样子，‘那我得马上检查一下。’我动了一下，像是想站起来去取听诊器似的。

“可是她马上就插嘴了。她的声音现在又尖利又坚决——就像在下命令。

“‘我的心脏有病，大夫，我必须请您相信我跟您说的话。我不愿意进行体格检查浪费许多时间——我认为，您可以对我表示更大的信任。我至少已经向您表示了足够的信任。’

“现在战斗打响了，这是公开的挑战。我接受了她的挑战。

“‘信任的前提是坦率，无保留的坦率。请您把话说清楚，我是个大夫。首先请您把面纱摘了，坐下来，别去摸那些书，别

---

① 英文，好。

绕圈子。没有人戴着面纱去瞧病的。’

“她盯着我，身体挺得笔直，神情高傲。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坐下来，撩起面纱。我看见了一张脸，就像我所害怕的那样，是张看不透的脸，表情严峻，不露声色，具有一种不受年龄影响的美，长着一双灰色的英国人的眼睛，看上去异常平静，实际上在这双眼睛背后可以想象出各式各样热烈的情欲。这张嘴唇极薄、抿得很紧的嘴，如果自己不愿意说，是不会泄露任何秘密的。我们互相盯着看了一分钟之久——她的眼睛里既含有命令，同时又含有询问的神气，一种冷酷的、钢铁般的残忍的表情，我忍受不住，情不自禁地把眼光移到旁边。

“她用手指的关节轻轻地敲着桌子。这么说她也心烦意乱。然后她突然很快地说道：‘大夫，您知道我找您干什么吗，还是说，您并不知道？’

“‘我想我是知道的。可是让我们摊开来明说吧。您想结束您目前的状况……您要我使您摆脱昏厥和恶心，办法是……把病根彻底清除。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就像刑斧坠落，咔嚓一响，这两个字吐了出来。

“‘您是否也知道，这样的尝试是危险的……对我们双方都危险？’

“‘知道。’

“‘法律是不许我这样干的？’

“‘有那么一些情况，非但不禁止这么干，反而还认为有必要这么干呢。’

“‘可那是要有一份医生的诊断书的。’

“‘您会找到这份诊断书的。您是医生。’

“她说这话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目光明亮，眼睛眨也不眨。这是一道命令，我这个软骨头浑身颤抖，对她的意志这种魔鬼似的专横跋扈暗自钦佩。可是我还在挣扎，我不愿意暴露出自己已经被踩得粉碎。——‘千万别让步得太快！多添点麻烦！逼得她来求你。’一种莫名的欲望在我心里一闪。

“‘这事并不永远取决于大夫的主观意愿。可是我准备和医院里的一位同事……’

“‘我不要您的同事……我是来找您的。’

“‘我可以问一下吗，干吗偏偏找我？’

“她冷冷地看我一眼。

“‘我不怕把实话对您说。因为您住在偏僻的地方，您并不认识我，——因为您是个医术高明的大夫，因为您……’说到这里她第一次迟疑了一下——‘大概不会在这个地区再呆多久，特别是您……如果您能带一大笔钱回家去的话。’

“我感到浑身一阵寒噤。这样精确的盘算，这种铁一样的生意经使我震惊晕眩。到现在为止，她还没有开口央求过我——可是一切早已计算得清清楚楚，首先对我进行多方侦察，然后一下把我抓住。我觉得她这种魔鬼般的意志咄咄逼人，可是我凭着全部的怒火奋起抵抗。我再一次强迫我自己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几乎是嘲讽的态度。

“‘而这一大笔钱您打算……打算给我支配？’

“‘为了酬谢您的帮助，也为了让您立即动身。’

"'您知道吗，这样一来我的退休金可就吹了？'

"'我将赔偿您的损失。'

"'您的意思非常清楚……不过我要求您更明确些。您打算提出多大一笔款子作为酬金？'

"'一万两千盾，阿姆斯特丹银行兑现的现金支票。'

"我浑身哆嗦……我浑身发抖，因为愤怒……也因为钦佩。她什么都计算好了，这么一大笔款子，还有支付的方式，这样我就被迫动身离境，她还不认识我，就已经掂了我的分量，把我给收买了，她的意志早已预先在支配我了。我恨不得扇她两个嘴巴……可是我，我浑身哆嗦地站了起来——她也站了起来——四只眼睛互相逼视着，我看到这张不肯央求的紧闭的嘴，和她那不肯屈服的傲气凛然的额头，这时我突然产生……一种……一种残暴的欲念。她想必也有所感觉，因为她扬起了眉毛，就像人家想撵走一个讨厌的家伙似的。我们两人之间的仇恨突然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我知道，她恨我，因为她需要我，而我恨她，因为……因为她不肯央求我。这一秒钟的沉默实际上是我们两人第一次真正开诚布公的交谈。然后像条爬虫咬了我一口似的，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就对她说……对她说……

"可是请您等一等，要不然您会错误理解我干的事情……我说的话的……我得先向您解释一下……这个疯狂的念头是怎么在我脑子里出现的……"

黑暗里玻璃杯又轻轻地碰击了一下。那人的声音更激动了。

"我并不是想宽恕我自己，为我自己辩护，洗刷我自己……

可是要不然您不会明白的……我不知道我以往的为人是否善良，不过……我想，我一直是乐于助人的……在那儿生活糟得不行，能够用学到的那点科学知识救人一命，是惟一的快乐，是一种莫大的乐趣……的确是这样，我最美好的时刻乃是，一个黄皮肤的小伙子跑来，吓得脸色青里透白，脚上给蛇咬了一口，肿得老高，哭着号着，求我别把他的腿锯掉，而我终于成功地救了他。要是有一个女人发着高烧卧病在床，我会驱车一小时去出诊——就是像这个女人要求我做的事，我也帮过忙，我还在欧洲的医院里工作的时候，就帮过这种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至少觉得，这个人是需要你的，你至少知道，你救了某人一命，或者使某人免于绝望——这种别人需要你的感觉，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也需要这种感觉。

"可是这个女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向你描绘我的心情——她激怒了我，她像逛大街似的溜溜达达地走进屋来，从这一瞬间起，她那傲气十足的架势就激起我的反抗——我该怎么说才好呢——她把我身上一切被压抑着的、一切隐蔽着的、一切恶的东西都激发起来进行抵抗。她到这儿来耍贵妇人的派头，冷若冰霜，不可接近，把性命攸关的事情，当作一笔买卖，这简直使我怒不可遏……再说……再说……话说到底，总不是因为打打高尔夫球就把肚子给弄大的吧……我知道……这就是说……我突然一下子——我当时就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说不定非常清楚地想起，这个淡漠的女人，这个高傲的女人，这个冷若冰霜的女人，我只要在看她的时候，带点抵御的神气，稍微有点拒绝的样子，她那铁灰色的眼睛上面，眉毛便笔直地竖了起来，可是在两三个月之前，她

曾经跟一个男人在床上滚来滚去，像畜生似的赤条条一丝不挂，说不定浪得兴起，淫声艳语不绝，两个身体汇成一体，就像两个嘴唇交吻。在她神情高傲、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神气，活像一个英国军官那样盯着我看的时候，我脑海里闪过的就是这个火烧火燎的念头……于是我心里的一切都紧张了起来……我一心只想凌辱她……从这一瞬间起，我透过她的衣服，看见她赤裸裸的肉体，从这一瞬间起，我活着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把她占有，从她那倔强的嘴唇里挤出一声呻吟，像那个、像另外那个我不认识的男子那样，在销魂荡魄之际触摸一下这个冷淡高傲的女人的肉体。这点……这点我想向您解释一下。我这个人不论有多么堕落，可我作为医生从来没有试图乘人之危……但是这一次，并不是因为欲火，并不是因为性欲，的的确确不是这样……要是这样，我会承认的……这一次只是强烈地渴望煞煞这股傲气……作为一个男人来煞这股傲气……我想，我已经跟您说过，神态高傲、近乎冷漠的女人一向对我具有某种威力……可现在又加上在这儿生活了七年没有和一个白种女人在一起，我简直一点抵抗力也没有了……因为本地的姑娘，这些叽叽喳喳纤小秀气的鸟儿，只要有个白人，有个'洋老爷'要她们，她们就毕恭毕敬地浑身哆嗦，低三下四地委身相从，她们对你总是张开怀抱的，总是准备咯咯地轻声娇笑着来侍候你……可恰好是她们的顺从和奴性使你败兴……现在你明白了吧，要是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女人，傲气十足，满腔仇恨，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连手指尖都深藏不露，可是同时又闪耀着神秘的光彩，蕴藏着往日的激情……这样一个女人突然大胆放肆地走进一个男人，一个孤寂饥饿、与世隔绝的人形野兽的笼子里来，您

明白了吧，这会对我产生什么样晕眩的影响。这一点……我说出这一点，只是为了好让您明白随后发生的事。于是……我满怀着某种邪恶的贪欲，想到她赤身裸体、娇媚肉感、恣意销魂的情景，心里如醉如痴，我仿佛全身振奋了起来，外表上却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我神情冷漠地说道：‘一万两千盾？……不干，为这么点钱我是不会干这件事的。’

“她凝视着我，脸色有些发白了。她大概已经感觉到，我这样反抗并不是出于贪财。可是她还是问了一句：‘那么您要什么呢？’

“我不再用冷漠的口气说话。‘咱们干脆把牌亮开来吧！我不是生意人……我不是《罗密欧和朱丽叶》里的那个可怜的药剂师，为了一点 corrupted gold①，出卖他的毒药……我也许跟生意人正好相反……您会发现，通过这条途径您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

“‘这么说您不愿意干？’

“‘给钱不干。’

“霎时间我们两人当中出现了一片寂静，静到了我第一次听见她呼吸的声音。

“‘此外您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别的东西呢？’

“这下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首先希望您……您别像跟个小贩似的而是要像跟一个人似的跟我说话，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别一上来就搬出您那些可耻

① 英文，贿金。

的钱来，而是请求……我这个人去帮助您这个人……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我不单单只有看病的时间……我也有别的时间……也许您正好是在这样一种时间里来到我这里……'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她的嘴轻轻一撇，微微颤抖了一下，很快地说道：

"'这么说，要是我求您……您就会干这事的啰？'

"'您马上又想做笔交易了——您只有在我先答应您的情况下，您才肯请求。可是您先得央求我——然后我才会答复您。'她把头一昂，就像匹桀骜不驯的马一样。她怒容满面地直视着我。

"'不——我不会求您，宁死也不求您！'

"这时候一股怒火涌上我的心头，一股炽热的毫无道理的怒火。

"'您不愿意央求，那我就自己提出要求。我想，我不必明确说出口来了吧——您知道，我希望从您那儿得到什么。然后——然后我就会帮助您。'

"她目不转睛地瞪了我一会儿。然后——啊，我没法，我没法说，这有多么可怕——然后她的脸一绷，猛地一下子笑了起来……她用一种无可名状的轻蔑神气冲着我的脸哈哈大笑……这种轻蔑神气，使我无地自容……同时又使我心醉神迷。这种轻蔑的笑声犹如一声爆炸，来得那么突然，可说是骤然发作，被一股巨大的力强烈地触发了出来，我……是啊，我简直要匍匐在地，去吻她的脚。前后不过一秒钟之久……就像是一道霹雳，我觉得浑身在着火……这时她已经扭转身子，快步向门口走去。

“我身不由己地想追上去……向她道歉……苦苦求她……我的力气已经完全瓦解了……她又一次扭过头来说道……不，是下达命令：

“‘您千万不要冒险跟踪我或者盯我的梢……您这样做要后悔的。’

“说罢砰的一下关上了房门。”

说到这里他又迟疑了，又沉默了……又只听见哗哗的水声，仿佛月亮的清辉一泻千里。接着终于又响起了他的声音。

“房门砰的一声给关上了……可是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我似乎被她的那道命令给催眠了……我听见她走下楼梯，关上大门……我听见了一切，我一心只想追上去，我不知道，是想把她叫回来，还是想打她或者掐死她，反正想追上她，追上她……可是我动弹不得，我的四肢像触了电似的全都麻痹了……我被这道目光的专横的闪电击中了，一直击中我的骨髓……我知道，这是无法解释的，无法叙述的……这话也许听上去很可笑，可我确实就那么站着，呆若木鸡……过了好几分钟，也许是五分钟，说不定是十分钟，这才从原地挪动了脚步……

“可是我刚挪动第一只脚，就急不可耐地快跑起来……我一下子飞奔下楼……她可能只走完了那条通向镇里去的马路……我冲到车棚去取自行车，发现忘了带钥匙，于是我使劲扳开竹子编的棚门，弄得劈啪乱响，折断了好些竹子……我纵身跳上自行车，飞快地向她追去……我必须……我必须趁她还没走到小轿车跟前，就追上她。我非跟她谈谈不可……

“马路从我身旁掠过……现在我才发现，我刚才在楼上木鸡似的呆呆地站了有多久……因为我发现她已经到了树林那儿拐弯的地方，就在镇子口上，听差陪着她，她正迈着直挺挺的僵硬步伐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去……可是她大概也看见了我，因为她跟听差说了几句话，听差就停步留了下来，她一个人继续往前走……她想干吗？……她干吗要把听差留下？……她想和我谈话，不让他听见？……我拼命蹬我自行车的踏脚……突然之间有样东西从马路边上向我扑了过来……是那个听差……我刚来得及把车往边上一拐，就一下摔了出去……

“我骂骂咧咧地爬起来……情不自禁地举起拳头，想给这个蠢货一下，可是他跳开了……我扶起自行车，想重新上车……可是这个混蛋又跳过来一把抓住自行车，用他那蹩脚的英语说道：‘You remain here。’①

“您没在热带地区呆过……您不知道，这样一个黄种混蛋抓住一个白人‘老爷’的自行车，还命令这位‘老爷’呆在那儿不许动，在那儿是怎样的放肆行为。我非但不予回答，反而照着他的脸一拳打去……他晃了几晃，可是抓住自行车不放……他那双眼睛，那双胆怯的小眼睛睁得大大的，流露出奴性十足的恐怖神情，可是他的手紧紧抓住车把，死也不放……‘You remain here。’他又嗫嚅了一遍。幸亏我身边没带手枪，要不然我会一枪把他打死的。‘滚开，你这个流氓！’我只吼了一声。他缩着脖子，盯着我看，可是他的手抓着车把不放。我又照着他的脑袋打

① 英文，您呆在这儿。

了一拳，他还是不松手。这下我可火冒三丈了……我发现她已经走了，说不定已经溜掉了……于是我用真正拳击的方式，在他下巴颏上猛击一拳，他像一阵旋风似的倒了下去。现在自行车又到了我的手里……可是等我跳上去，车子却骑不动……刚才使劲把车子夺来夺去，钢丝拧弯了……我两手哆哆嗦嗦地，企图把钢丝扳直……可是不行……我就把车扔在道上，就扔在那个无赖身边。他流着血从地上爬起来，赶紧往旁边一闪……然后，啊不，您没法体会，在那儿大庭广众之下，这是多么可笑，一个欧洲人……咳，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她，追上她……于是我就跑，活像个疯子沿着马路往前飞跑，两边茅屋里那些黄种人十分惊讶地挤在门口，看一个白种人，看这个医生在那儿猛跑。

"我汗水淋漓地赶到镇上……我第一句话就问：小轿车在哪儿？……刚刚开走……大家都非常惊异地望着我，我在他们眼里，大概活像个疯子，满身尘土，一头的汗，人还没站住，就大叫大嚷地发问……我看见马路那头汽车风驰电掣而去，卷起一股白烟……她逃跑成功了……成功了，正如她那坚定的盘算，坚定到残忍地步的盘算的一切细节都必然成功一样。

"可是逃跑对她也无济于事……在热带地方的欧洲人当中是没有秘密可言的……大家彼此全都认识，事无巨细都会引人注目……她的司机在镇公所的平房里不是白白待了一小时的……几分钟之后，什么情况我全都知道了……我知道了她是谁……她住在城里……住在首府，从这儿坐火车去要八小时的路程……她是，咱们就这么说吧，她是一个大商人的妻子，家资万贯，出身高贵，是

个英国女人。我知道，她丈夫到美国去了五个月，过几天就要回来，接她一起回欧洲去……可是她——这个念头像毒药似的烧灼着我周身的血液——她目前的状况至多只能再维持两三个月……

“到此为止，所有发生的一切事情，我还能使您明白……之所以能使您明白，大概只是因为到这一瞬间为止，我还能理解我自己……我还能作为医生对我自己的状况作出诊断。可是从此刻起，我就像发了高烧似的……我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这就是说，我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多么荒诞不经，可是我已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已经不再理解我自己……我像着了魔似的，奔向我的目标，一个劲地往前跑……您且等一等……说不定我还是能使您理解……您知道马来狂是怎么回事吗？”

“马来狂？……我好像记得……这是在马来人当中流行的一种癫狂症……”

“不仅是癫狂……这是一种疯病，一种狂犬病……一种狂暴的、荒诞的偏执狂的发作，任何一种酒精中毒都无法与它相提并论……我住在当地的时候曾经亲自研究过几个病例，——观察别人的情况总是非常聪明非常冷静的——可是并没有揭示出这种疯病起源的可怕秘密……反正无论如何总是和气候有点关系，和这种郁闷压抑的气氛有关，就像一阵暴风雨压迫着人的神经，直到神经崩裂……所以说马来狂……是啊，马来狂……就是这样：一个马来人，随便哪一个，非常普通，非常和善，慢慢地啜饮着自己家酿的酒……就这么坐在那儿，神情呆滞，样子冷漠，有气无力……类似我坐在自己房间里那样……突然猛地一下子他跳起身来，抓了一把匕首便跑上街去……他笔直地往前跑，一个劲地往前跑……自

己也不知道往哪儿跑……不论是人还是畜生，如果拦住他的去路，他就用匕首把对方捅倒在地，这种嗜血的醉意只有使他更加激昂暴烈……他一面狂奔，一面口吐白沫，像疯子一样嚎叫……他不断地跑呀跑呀……不东张西望，不左顾右盼，只是一个劲地尖声嚎叫，握着血淋淋的匕首，笔直往前狂奔猛跑，叫人看了毛骨悚然……村里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拦住一个马来狂人……所以只要有个狂人跑来，大家都高声喊叫，互相警告：'马来狂！马来狂！'大家都四下奔逃……可是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一个劲地跑，见人捅人，见什么捅什么……直到人家把他像条疯狗似的一枪打死，或者他自己口吐白沫倒地身亡。

"我有一次从我那平房的窗口看到了这么一幕……真叫人毛骨悚然……可是正因为我看见过这种场面，我才理解自己那些日子的行为……因为我恰好就是这样，可怕的眼光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既不左顾右盼，又不东张西望，就这样着了魔似的奔了出去……去追这个女人……我已经记不清楚，这一切事情我是怎么干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狂奔疯跑之中以快到荒唐的速度从我身边一掠而过……我知道了这个女人的一切事情之后，知道了她的姓名，她的住宅，她的命运之后，不出十分钟，不，五分钟，不，不出两分钟，我就骑上一辆迅速借来的自行车冲回家去，扔了一套衣服在箱子里，取了点钱，坐上一辆汽车赶到火车站……乘火车走了，没向镇上的官员请假，也没找个人来代替我行医，屋子也没上锁，就扔在那儿不管了……仆人们围着我，那些女用人一脸惊奇，连连发问……我一句话也不回答，头也不回……便乘车到火车站，坐下一班车到城里去……这个女人踏进我的房间不过一个小时，我就把

我的全部生活抛在身后，像个马来狂人似的奔到一片空虚之中……

“我笔直向前跑，用我的脑袋去撞墙壁……晚上六点钟我到达城里……六点十分我赶到她家里，让用人给我通报……您可以理解，这是我所能做的最荒唐、最愚蠢的事情……可是马来狂人在狂奔的时候是睁眼瞎，他看不见自己在往哪儿跑……几分钟之后用人出来了，彬彬有礼，冷淡地说……夫人有点不舒服，不能见客。

“我踉踉跄跄地走出大门……又绕着这幢房子转了一个小时，着了魔似的还抱着这样一种荒诞的希望：她说不定会来找我……最后我才在海滨饭店要了个房间，带着两瓶威士忌到房里去……这两瓶酒和双倍剂量的安眠药帮了我的忙……我终于沉入梦乡……这昏昏沉沉的睡眠是我在生死之间狂奔时惟一的休息。”

船钟敲响了。有力地敲了两下，那饱满的声音仍在像一池死水似的几乎静止不动的空气里振动，然后消失在龙骨下不断溅起的轻柔的水声之中，这水声一直执拗地伴着这个人情绪激昂的说话声。黑暗中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想必吓了一跳，他的话戛然而止。我又听见他的手伸去摸酒瓶，又听见轻轻的咕嘟咕嘟的声音。然后他仿佛平静了下来，声音更加坚定地又开始说道：

“从这一瞬间开始，以后的时间我没法向您叙述。今天回想起来，我当时一定在发烧，反正我非常激动亢奋，近乎疯狂——正如我刚才跟您描绘的那样，是个马来狂人。但是请您不要忘记，我到达城里的时间是星期二夜间，而到星期六——我在城里才听说——她丈夫就要乘‘伊比利亚半岛及东方航运公司’的轮船从横滨来，所以说只剩下三天时间，只剩下短短的三天时间来下决

心，找人帮忙了。请您理解这一点：我知道，我必须立即帮助她，可我连跟她说句话都不可能。我急于想要为我可笑而又疯狂的举止向她赔不是，恰好就是这种迫切愿望，驱使我继续向前。我知道每秒钟都非常宝贵，我知道这对她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可是我连接近她，哪怕只在她耳边说句话，给她做个手势的可能也没有，因为恰好是我穷追不舍的激烈蠢笨的神态把她吓了一跳。就仿佛……啊，您等等……就仿佛一个人追在别人身后，想警告那人有凶手想杀害他，可是被追的人反而把警告的人当成了凶手，继续向前跑，直到毁灭为止……她只把我看作一个马来狂人，紧紧地追着她，想使她受到屈辱，而我呢……可怕的矛盾恰好就在这里——我根本不再想那桩事了……我已经心力交瘁，我只想帮助她，只想为她效劳……为了帮助她，我简直可以去杀人，去犯罪……可是她，她对此一无所知。我第二天早上一醒过来，就马上跑到她家里去，听差站在门口，就是脸上给我揍了一拳的那个听差，他远远地看见了我——他大概是在那儿等我——马上一闪身溜进门去。说不定他只是进去悄悄地为我通报……说不定……啊，这样让人捉摸不透，真折磨得我好苦啊……说不定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来接待我……可是我一看见那个听差，就想起了我的耻辱，于是我不敢再去访问这个女人……我的双膝不住地哆嗦。走到门槛前我又扭转身走了开去……我走开了，而她也许正在同样痛苦的煎熬之中一个劲地等着我呢。

"我不知道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还有什么事情好做，这个城市在我的脚下像火焰燃烧似的发烫……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马上叫了一辆汽车，去见副总督，就是当年我在我们镇上抢救过的那一

位，我让仆人给我通报求见……我的外表想必已经带上一点使人感到惊愕的东西，因为他看见我的时候，目光里露出一些惊讶，他那彬彬有礼的举止也含有若干不安……说不定他已经看出我是个马来狂人。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请求调到城里来工作，我在原来的岗位上已经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必须马上换换地方……他瞅着我……我没法向您形容，他瞅我时的那副神气……就像大夫在打量一个病人……'神经崩溃，亲爱的大夫，'他于是说道，'这种情况我非常了解。好吧，这事可以安排；不过请您稍为等一等……咱们就说稍等四个星期吧……我先得找个人来接替您的工作。'——'我等不及了，我一天也等不了，'我回答道。他又用那种奇特的眼光注视了我一下。'非这么办不可啊，大夫，'他神情严肃地说道，'那个镇上总不能没有大夫啊。不过我答应您，我今天就开始办理这件事情。'我咬紧牙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我是一个被人出钱买来的人，是个奴隶。我全身细胞都奋起反抗，可是这位圆滑老练的副总督抢在我的前头说，'您已经长久不和人们交往，大夫，长此以往是要得病的。我们大家都不胜惊讶，您从不进城，从不休假。您需要更多的社交活动，更多的兴奋刺激。您至少今天晚上得来，我们今天在政府大楼里举行招待会。您将看到全区的头面人物，有些人早就想认识您了，他们常常问起您，希望您到城里来。'

"最后一句话使我精神为之一振。问起过我？莫非是她问起过我？我突然之间变了个人：我立即极有礼貌地感谢他的邀请，保证一定准时前来。我也的确到的非常准时，实在太准时了。我先得跟您说，我心急如火，头一个来到政府大楼宽敞的大厅里。

四周全是默不作声的黄皮肤的仆人，他们光着脚一颠一颠地跑来跑去，并且——我心烦意乱地感觉到——在背后偷偷地笑话我。在他们悄无声息地进行准备的时候，足足有一刻钟的功夫，我是惟一的欧洲人，孤零零地就我一人，连我背心口袋里装的怀表发出的滴答声都听到了。接着，终于来了几个政府官员，携带着他们的家眷。最后总督也来了，他跟我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我认为，我对答得热忱而又巧妙，直到……直到后来，我突然感到一阵神秘的烦躁，一点灵性也没有了，说话也结结巴巴起来。尽管我是背冲着大厅的门，但我一下子感觉到她进入了大厅，她一定在大厅里了。我没法向您说清楚，为什么这种突然产生的确信这样使我惶惑迷惘，我还在和总督交谈，他的声音还在我耳边震响的时候，我已经感到她就站在我背后什么地方。幸亏总督一会儿就结束了和我的谈话，我相信，要不然我会猛地扭转身去的，我神经的这种神秘的抽动是如此强烈，而我的欲念给撩拨得如此的炽烈。果然，等我转过身去，发现她正好站在刚才我的感觉无意识地预感到她站立的那个地方。她穿一身黄色的跳舞服装，裸露着瘦削、纯净的双肩，像象牙似的发出黯淡的光泽，站在一群人中间谈天说地。她笑容满面，可是我觉得，她脸上表情有些紧张。我走近她的身边——她不可能看见我或者不愿意看见我——注视着她薄薄的嘴唇四周漾起的讨人喜欢的、彬彬有礼的微笑。这笑靥又重新使我心醉神迷，因为它……唉，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是谎言，这是高超的技艺，这是出色的装假的本事。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今天是星期三，星期六她丈夫就要乘船来了……她怎么还能这样微笑……这样胸有成竹，这样无忧无虑，怎么还能懒洋洋地在手

里摆弄她的扇子，而不是恐慌之余，把扇子使劲搓揉，捏得粉碎？我……我这个陌生人尚且两天来一直在为那个时刻心惊胆战……我这个陌生人尚且感情极度紧张地分担着她的惧怕、她的惊恐……而她却来参加舞会，并且微笑着，微笑着，微笑着……

“我们身后奏起了音乐，舞会开始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军官向她求舞，她向正在闲聊的这群人道个歉，便离开了他们，挽着那个军官的胳膊到另一间大厅里去，正好从我身边走过。她一眼瞥见我，脸上的肌肉便猛地一下子绷紧了……但这只不过是一秒钟的时间，然后像是认出了我，便像对一个有一面之缘的熟人那样点头致意(我还没来得及决定究竟跟不跟她打招呼)，说了声：‘晚上好，大夫，’就过去了。谁也猜不出来，在这灰绿色的眼神里究竟深藏着什么，而我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打招呼？……她为什么一下子又认得我了呢？……这究竟是摈斥，还是接近，还是说这仅仅不过是因为出乎意料而发窘？我没法向您形容，我当时呆在那儿，心情是多么激动，我内心的激情全都被挑逗起来，压缩在我的心头，随时有可能一触即发。我瞥见她懒洋洋地偎依着这位军官跳着华尔兹，额头上闪烁着无忧无虑的冷漠清光，而我明明知道，她……她跟我一样心里只有那件事……在这儿就我们两个人共有着一个可怕的秘密……她却跳着华尔兹……在这几秒钟内，我的恐惧，我的贪欲和我的钦佩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仔细端详着我，但是可以肯定，她在掩盖，我在暴露，我的举止使我的暴露远远超过她的掩盖——我根本不可能去看另一个方向，我必须……是啊，我必须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我远远地、远远地抓她那张难以接近的脸，看

看这张面具是否会有一秒钟落下来。她想必也很不舒服地感觉到了我的这道凝神注视的目光。她挽着舞伴的胳臂走回来的时候，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像是严厉地对我发号施令，又像是挥手把我撵走；在她的额头上又显出了那道小皱纹，表示出高傲的愤怒，这道皱纹我在第一次和她见面时就看见过的。

“可是……可是……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犯了马来狂，我既不左顾右盼，也不东张西望。我马上就明白了她的意思——这目光是说：别引人注目！克制一点！我知道，她……我该怎么说才好呢？……她要求我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检点举止态度……我懂得，如果我现在回家去，明天肯定会受到她的接待，她只希望现在，只希望现在避免受到我的这种引人注目的亲昵态度的威胁，她担心——这担心是多么有道理啊——由于我的笨拙会闹出一场戏来……您瞧，我什么都明白，我懂得了这道命令式的灰色目光的含义，但是……我内心的冲动过于强烈，我非跟她说话不可。于是我摇摇晃晃地向那群人走去，她就站在他们当中闲谈，尽管在场的人我只认得几个，我还是往这个松散的圈子凑过去，只是渴望着听听她说话，可总是那么像条挨了揍的狗似的心惊肉跳地缩着脖子怕见她的目光，这目光有时冷冰冰地从我身上扫过，仿佛我是我挨着的那些布门帘里的一条，或是轻轻流动的空气。可是我站着，渴望着听她跟我说句话，渴望着她能做出一个默契的暗示，我眼睛直愣愣地站在这群闲谈的人们当中，活像一块石头。我那神气想必已经变得够引人注目的了，因为谁也不跟我说一句话，我这可笑的模样摆在那儿，她一定受罪死了。

“我不知道我这样在那儿站了有多少时间，好像站了一辈

子……我没法摆脱这种意志的魔力。恰好是我这股顽固的疯劲使我浑身麻痹……可是她再也受不了啦……她突然以优美绝伦的轻盈姿态转向在场的先生们，说道：'我有点累了……我想今天早点上床休息……晚安！'……说着她就一点头……这是社交场上少见的——从我身边飘然而去……我眼前还看见她额上那条直竖的皱纹，然后只看见她的背脊，那雪白的、冷漠的、赤裸的背脊。足足过了一秒钟我才理解到她已经走了，今天晚上，这救命的最后一天晚上，我再也不能看见她，再也不能跟她说话了……我还直挺挺地站了一会儿，我这才理解到……于是……于是……

"不过请您等一等……请等一等……否则您无法理解我干的事情的荒唐和愚蠢……我首先得向您描述一下那整个房间……这是政府大厦的宏伟大厅，给灯光照得如同白昼，宽大无比的大厅几乎是空荡荡的……男男女女都成双成对地跳舞去了，男人们赌钱去了……只在角落里散立着几小堆人在那儿谈天……所以说大厅是空荡荡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引人注目，并且被刺眼的灯光照得一清二楚……她摆动高挑的身躯，迈着缓慢而轻盈的步伐走过这宽敞的大厅，不时用她那难以形容的姿态回答人家的致意。她身上那股优美、冷峻、尊严、安详的神气使我心醉……我呢，我留在原地，我已经跟您说过了，在我弄明白她已经走了之前，我仿佛瘫了似的……等我弄明白，她已经走到大厅的那一头，快到门口了……于是……啊，今天回想起来，我还羞惭得无地自容……我突然心里一惊，我就跑——您听听：我跑……我不是走，而是穿着咯咯直响的皮鞋，引起很大的回声，跑过大厅去追她……我听见我自己的脚步声，我看见众人的目光都不胜惊讶地注视着我……我羞愧得简直

可以马上死去……我一面跑，一面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举动的疯狂，可是我已经……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在门口追上了她……她转过身来……她的眼睛像一把灰色的钢刀扎进我的心窝，她气得鼻翼不住地翕动……我刚想结结巴巴地开口说话……她……她突然扬声大笑起来……笑得清脆响亮，无忧无虑，发自内心，并且大声说道……声音大得大家都能听见……‘啊，大夫，您到现在才想起给我儿子开的药方啊……您们这些搞科学的先生们真是……’几个站在近处的人都好心好意地跟着笑了起来……我领会了她的意思，她无比巧妙地挽救了这一局面，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伸手到皮夹子里，从处方本上撕下一张空白的方子，她懒洋洋地接了过去，然后……再一次冷冷地微笑致谢……翩然而去……我在最初一秒钟感到心里轻松……我发现，她无比巧妙地弥补了我的疯狂，控制了局势，但是我也立刻明白，对我来说，全都完了，这个女人由于我干了这件发昏的傻事，一定恨我，一定把我恨之入骨……我现在哪怕上百次上千次地登门求见，她也会把我像条狗似的撵走。

“我踉踉跄跄地走过大厅……我注意到，人们都在瞅我……我想必看上去非常奇怪……我走到饮酒的柜台前面，一连灌了三四杯白兰地……这才免于晕倒在地……我的神经再也支持不住，它们好像都扯断了……然后我从一道旁门悄悄地溜了出去，像个罪犯似的……不论把世界上哪个王国赏给我，我也不愿意再一次穿过她那刺耳的笑声还在四壁萦绕的大厅……我往前走……我已经说不上我往哪儿走……进了几家小酒店，喝得烂醉如泥……就像一个想借酒浇愁的人一样，只求一醉……但是我……并没有完全麻木……她的

笑声一直在我耳边，尖利而又凶狠……这笑声，这该死的笑声我怎么也压不下去……后来我又在码头上踯躅了半天……我的手枪留在家里了，要不然我会一枪把我自己打死的。我的脑子里别的什么也不想，只想着抽屉左边的木匣子里放着的手枪……我只想着这一件事，我走回家去。

"我后来之所以没有自杀……我向您发誓，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扳动一下上了膛的枪的冰凉的扳机，本来对我倒是一种解脱……可是我该怎么向您解释才好呢……我觉得我还得尽一个义务……是啊，助人的义务，该死的义务……她可能还需要我，她需要我，这个念头使我发狂……等我回到家里，已经是星期四的清晨了，而星期六……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星期六船就到了。这个女人，这个心性高傲，目无下尘的女人在她丈夫面前，在众人面前，忍受不了这样的羞辱，绝对活不下去，这我是一清二楚的……我毫无意义地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荒唐冒失的行为使我根本无法及时给她任何帮助，啊，想到这些，我痛苦不堪……一连几个小时，是啊，我向您发誓，一连几个小时我在房间里团团乱转，走来走去，绞尽脑汁在想，怎么才能接近她，怎么才能弥补我的一切过错，怎么才能帮助她……因为她再也不会让我迈进她的门槛，这点我是心里有数的……我的每一根神经还感觉到她的笑声和她的鼻翼愤怒的抽动……一连几小时，的确一连几小时，我就这样在狭小的斗室里来回跑来跑去，老是那么三米距离……天已经亮了，已经是上午了……

"突然我念头一转，向桌子猛扑过去……我抽出一叠信纸，动笔给她写信……什么都写出来……写一封像狗一样摇尾乞怜的

信。我在信里请求她的宽恕，把我自己骂成一个疯子，一个罪犯……我苦苦哀求她充分信赖我……我发誓，下个钟头就走，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个殖民地，只要她愿意，我就离开这个世界……只不过她得宽恕我，信任我，在这最后一小时，在这最后的时刻，让我帮助她……我就这样一口气飞快地写了二十页信纸……这封信想必疯疯癫癫，没法形容，活像热昏时的呓语，胡话连篇。等我从桌边站起，早已浑身是汗……房间在我眼前左右摇晃，我不得不喝下一杯凉水……然后我才试图把信再读一遍……可是读了开头几句我就感到不寒而栗……我哆哆嗦嗦地把信折好，摸到一个信封，……突然我又闪过一个念头。我一下子明白了那句真正举足轻重的话。我再一次抓起钢笔，在最后一页添了这么一句：'我在海滨饭店等候着一句宽恕的话。要是到七点我还得不到任何回音，我就开枪自杀。'

"然后我就封好信封，打铃叫来一个侍者，让他把这封信送去。终于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全都说了！"

在我们身边响起玻璃瓶碰地和滚动的声音。他的动作太猛，一下子把威士忌酒瓶碰倒在地。我听见他的手在地上乱摸，找那酒瓶，然后突然一把抓住了瓶子。他猛地一扬手，把喝空了的酒瓶扔出甲板。他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又像说胡话似的往下说，比先前说得更加激动、更加匆忙。

"我已经不再是虔诚的基督徒了……对我来说，既无天堂也无地狱……要是真有一个地狱，我也不怕它了，因为地狱也不可能比那天上午直到傍晚我度过的那几个钟头更加难熬……请您设想一下吧，一间斗室在中午如火的烈日之下，给晒得又闷又热……一间小

屋，只有桌子，椅子和床……桌上除了一只怀表和一把手枪外别无他物，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什么事也不干，只是直愣愣地瞪着桌子，瞪着怀表的秒针……这个人不吃不喝不抽烟，一动不动……这个人老是……您听着：一连三小时之久，老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色的圆形表面，盯着那根小小的秒针，它正滴答滴答响着直转圈子……我就这样……就这样度过了这一天，等着、等着、一个劲地等着……可是就像一个马来狂人干事似的，我的等待是毫无意义的，带着兽性的、疯狂的执拗劲，一味死等。

“算了，我不给您描绘这些时刻了……这是没法描绘的……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可能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居然没有发疯……于是……到三点二十二分……这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眼睛是瞪着怀表的……突然有人敲门……我霍地跳起身来……像老虎捕食似的跳了起来，一下子奔过整个房间跑到门口，一把拉开房门……一个胆战心惊的中国小男孩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一张折好的纸条，我贪婪地把纸条一把抓在手里，那孩子已经一溜烟跑掉了，跑得无影无踪。我打开纸条想看看内容……可是我读不下去……我眼前红红绿绿的一片，旋转个不停……请您设想一下我内心的痛苦，我终于收到了她写的字句……可是这些字句在我眼前不住地抖动，活蹦乱跳……我把脑袋浸在冷水里……这样我的神志才清醒一些……我再把纸条拿来，看到上面写着：‘太晚了！不过请在家里等着！也许我还会叫您！’

“这张皱成一团的纸不晓得是从哪张广告纸上撕下来的，纸上没有签名，铅笔写的字迹潦草杂乱，看得出来，这字体本来是很稳健有力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张纸条这样使我内心受到震

动……纸条上带有一丝恐怖和秘密，好像是在逃亡中写的，站在窗龛边，或者坐在向前行驶的车子里写的……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害怕、匆忙、惊讶的成分从这张秘密纸条里冷飕飕地袭入我的灵魂……可是……可是我还是很高兴：她写信给我了，我还用不着死，我还可以帮助她……说不定……我还可以……啊，我沉溺在最最荒诞不经的推测和希望之中，完全忘乎所以了……我千百次地把这纸条读了又读，吻了又吻，翻来覆去地仔细研究，看有没有一个被人遗忘、没有读到的字……我的梦幻变得越来越深沉，越来越混乱，这是一种睁眼做梦的奇妙无比的状态……一种麻痹状态，介乎沉睡和清醒之间的一种既滞重又灵活的状态，也许只延续了十几分钟，也许延续了几个小时……

“我猛地惊醒过来……不是有人在敲门吗？……我屏住呼吸……一分钟、两分钟，毫无动静，静寂无声……接着又听见一阵轻微的声响，好像有只老鼠在挠门，一阵轻微的、然而激烈的敲门声……我跳起身来，脑袋还有点眩晕，一把把门打开——门口站着那个听差，她的听差，就是那会儿被我打得满嘴鲜血的那个听差……他那褐色的脸像死人一样灰白，他那慌乱的眼神预示着不幸……我立刻感到心惊肉跳……‘出了……出了什么事了？’我只能嗫嚅地说出这么一句话。‘Come quickly！[①]’他说道……其他什么话也没说……我立刻发疯似的冲下楼梯，他紧跟着我……一辆小轿车等在门口，我们上车……‘出了什么事了？’我问他……他浑身哆嗦地凝视着我，咬紧嘴唇，一声不吭……我又问他一

① 英文，快来吧。

遍——他死不开口……我恨不得照他脸上又给他一拳，可是……恰好是他对他女主人的那种义犬似的忠心感动了我……我就不再发问了……小汽车风驰电掣般穿街过巷，行人慌忙向两边散开，咒骂之声不绝。小车离开了坐落在海滨的欧洲人聚居地区，进入下城，继续向前，一直进入中国人居住区的那些人声嘈杂、弯曲狭窄的街道……最后我们终于开进一条窄巷，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汽车在一幢低矮的房子前面停下……这幢房子肮脏不堪，似乎缩成一团，门前上着排门，点着一支蜡烛……就是那种暗藏着烟馆和妓院的小破房之一，不是贼窝就是窝主的家……听差匆匆忙忙地敲门……门缝后面有个人悄声说话，盘问再三……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便从车座上一跃而起，撞开虚掩着的大门……一个中国老太婆尖叫一声，往里面逃去……听差跟在我的身后，引着我穿过走廊……打开另外一扇门……这扇门通向一间里屋，里面弥漫着烧酒和凝结的鲜血的臭味……有什么东西在屋里哼哼……我摸索着走进屋去……”

他的声音又顿住了。等他再开口的时候，与其说是说话，毋宁说是啜泣。

“我……我摸索着走进屋里……在那儿……在一张肮脏的席子上……躺着一个不住呻吟的人……痛得缩成一团……那躺着的人就是她……

“在黑暗中我没法看见她的脸……我的眼睛还没习惯屋里的黑暗……所以我只好用手摸过去……她的手……很热……热得发烫……她在发烧，发着高烧……我感到一阵寒噤……马上什么都明

白了……她为了躲开我，逃到这里来……让一个龌龊的中国老太婆把她的身体任意宰割，只是由于希望在这儿能更好地保守秘密……她宁可让一个魔鬼似的老巫婆把她谋杀，也不肯依赖我……只是因为我这个疯子……我没有照顾她的自尊心，没有马上帮助她……她怕我比怕死还厉害……

“我大叫点灯。听差跳了起来，那可恶的中国女人两手哆哆嗦嗦地端来一盏直冒黑烟的煤油灯……我得压住满腔怒火，不然我会跳上去卡住那个黄皮肤无赖的脖子……他们把灯放在桌上……油灯把明亮的黄色灯光投到那备受苦楚的肉体上面……突然之间我杂念顿消，全部苦闷，全部愤怒，所有郁积在心的情欲的污水脓血全都没了……我又只是一个医生，一个助人为业、感觉敏锐、富有经验的人……我忘记了我自己……我头脑清醒、感觉清晰地和那可怕的事情进行斗争……我梦里贪求的她那赤裸裸的肉体，我现在摸上去，只把它当作……我该怎么说才好呢……当作物质，当作器官……我感觉到的不是她，而只是在和死神抗争的一条生命，只是那个在极度痛苦中蜷缩抽搐的人……她的鲜血，她那神圣的热血流得我两只手上全是，可是我感觉到她的鲜血，既不感到快乐，也不感到恐怖……我只是个医生……我只看到她的痛苦……并且发现……

“并且立刻发现，一切全都完了，除非发生一个奇迹……那个该死的老婆子笨手笨脚地已经把她弄伤了，流血过多已经半死了……在这发出阵阵臭气的小屋里，我连一点止血的药也没有，甚至干净的水也不可得……我摸上去，所有的东西都脏得要命……

“‘我们必须马上去医院，’我说道。可是我刚说完，这个

备受折磨的肉体立刻痉挛地挣扎着撑了起来。‘不……不去……宁死也不去……别让人家知道……谁也不让知道……回家……回家……’

“我明白了……她现在只为这个秘密，只为她的名誉在搏斗，而不是为她的生命……于是——我服从了……听差抬来一乘轿子……我们把她安置在里面……仿佛她已经是一具死尸，浑身无力，发着高烧……我们抬着她穿过黑夜……回家……用人们大吃一惊，七嘴八舌地问东问西，我们把他们驱散……像小偷似的把她抬进她自己的房间，闩上房门……然后开始和死神展开斗争，展开一场漫长的斗争……”

突然之间有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我又惊又痛，几乎叫出声来。这张脸在黑暗中突然一下子像鬼脸似的凑得很近，我看见他的白牙在他突然发火的时候露了出来，看见他的两个镜片在幽微的月光反射之下像两只巨大的猫眼在微微发光。他现在不再说话了——他被一阵狂暴的愤怒所震撼，大声吼叫：

“您这个陌生人，懒洋洋地在这儿坐在一张甲板上的椅子里，您这个周游全球的陌生人，您可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您可曾亲自见过死人的场面？您看见过没有，身体如何拱起来，发青的指甲如何向空中乱抓，喉咙口如何呼呼痰喘，手脚如何抽搐，每一个手指都在使劲抵抗那可怕的事情，眼睛又如何在一种非语言所能形容的恐怖之中瞪出，这些您都看见过没有？您这个无所事事的大闲人，您这个周游世界的旅行家，您在这儿侈谈助人，把它当作一种义务，您可曾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我作为医生常常看见死人，把这当作是临床病例，看做是事实……对这进行了所谓的

研究——可是亲身经历一个人死却只有一次，就在那天夜里我自己经历了，我自己也跟着死去了……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我坐在那里，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想找到一点什么东西，发明一点什么东西，来止住那不停流着的鲜血，来把高烧压下去，这高烧在我眼皮底下把她活活烧死；想发明一点什么东西来抵抗那越逼越近的死神，我竟无法把它从床边驱走。您知道吗，身为医生，自以为无所不晓，能治百病，像您所如此明智地说的——自以为有义务救人助人——结果竟坐在一个垂死的女人的床头，无能为力，明知她要死，却束手无策……只知道这一点，这件可怕的事，那就是即使把自己身上的每根血管切开，也帮不了她的忙……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亲爱的肉体可怜地流血过多而死，受尽痛苦的折磨，摸摸脉搏，跳得飞快，同时脉息越来越弱……就在你的手指底下，脉息渐渐消失……身为医生，却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只能呆呆地坐着，像教堂里的干瘪老太婆，嘴里念念有词地诵经祈祷，然后又握紧了拳头，向着可怜的上帝发狠，心里明明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您明白吗？您懂吗？……我只有一点不明白，那就是怎么搞的，在这样的时刻，为什么别人不跟着死去……为什么别人睡了一觉第二天又起来，刷牙洗脸，系上领带……为什么人家也经历了我所感到的一切居然还能再生活下去？我感觉到，她的呼吸渐渐微弱，我为之搏斗、为之斗争的这第一个人，我使出我心灵的全部力量想要保住的这第一个人……她渐渐地从我手底下溜走了……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一分钟一分钟地，越溜越快，而我热昏的脑子竟想不出一点办法来留住这个人……

“另外，为了使我的痛苦变得加倍的剧烈，还有……我就这

样呆呆地坐在她的床边——为了减轻她的痛苦，我已经给她打了吗啡，我看见她躺着，双颊滚烫，脸色灰白——是啊，我就这样呆呆地坐着。我觉得背后有两只眼睛，带着一种可怕的紧张的神情，直盯着我……那个听差坐在我背后的地板上，缩成一团，嘴里喃喃低语，在念什么祈祷词……要是我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遇，那么……啊，不，我没法形容这个……在他那狗一样的目光里总流露出一些乞求……一些感激的神情……与此同时，他向我举起双手，仿佛想求我救救她……您明白吗？他向我举起他的双手，好像我是上帝，而我这无能为力的可怜虫，心里清楚地知道，一切全都完了……我在这儿就跟在地板上满处乱爬的一只蚂蚁一样，毫无用处。啊，这个眼光折磨得我好苦，这种对我的医术所抱的狂热的、粗野的希望……使我痛苦不堪，我简直要冲着他大喊大叫，拿脚踢他……可是我感觉到，通过我们两人共同的对她的爱……通过这个秘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他坐在我背后，缩成一团，像头潜伏着的野兽，像个黑魆魆的线圈……我刚说要什么东西，他就马上跳起来，赤着脚，悄没声地，哆哆嗦嗦地满怀希望地把东西递给我，仿佛这就是救命的药，这就是救星……我知道，为了救她的命，他可以把自己的血管切开……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她对人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而我却连救活她一滴鲜血的力量也没有……啊，这一夜，这可怕的一夜，这在生死之间飘摇不定的漫长无边的黑夜！

“天快亮的时候她又醒了过来……她睁开眼睛……现在这双眼睛再也没有高傲、冷峻的神情……这双眼睛在屋子里四下环顾，仿佛感到陌生，眼睛水汪汪的，一看便知道在发烧……然后她凝视

我：她似乎在沉思，想回忆起我的脸……突然……我看出来……她想起来了……因为她脸上显出一种恐惧、拒绝的神气……有一股敌意，有些害怕……她使劲地挪动她的两臂拼命挣扎，仿佛她想逃走……远远地、远远地躲开我……我发现，她想起了那件事……想起了当初那个时刻……可是接着她又转念一想……她望着我，平静了一些，沉重地呼吸着……我感觉到，她想说话，想说什么……她的双手又开始使劲握了起来……她想撑起身子，可是她太虚弱了……我安慰她，我向她俯下身子……于是她痛苦地、久久地望着我……她的嘴唇微微地动了几动……她说的话只不过是最后一些行将消逝的声音……

"'谁也不会知道吧？……不会知道吧？'

"'不会，'我说话的时候，拼命带有说服力，'我向您保证。'

"但是她的眼睛还流露出不安的神色……她用发烧的嘴唇，含糊不清地吐出一句话，'您向我发誓……谁也不会知道……发誓！'我举起我的手指，好像指天发誓。她凝视着我……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眼神……这眼神柔和、温暖，充满了感激……是的，的确，的确充满了感激……她还想说点什么，但是她太虚弱，说不出话。她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因为使劲，浑身虚脱，双目紧闭。然后那可怕的事情开始了……她还整整搏斗了一个钟头，一小时沉重的时刻：一直到早晨她才完了……"

他沉默了很久。直到中甲板上船钟在寂静中当、当、当敲了三下，三点钟了，我才发现，他好长时间没有说话了。月色更加

惨淡无光，可是另外一种黄色的光线已经骚动不安地在空气中颤抖，海风不时轻轻掠过，像是微风吹拂。过半小时，再过半小时，天就要亮了，在明亮的天光照耀下，这些恐惧就会消散。他脸上的轮廓，我现在看得更加清楚了，因为我们这个角落里，阴影已经不是这么浓密、黝黑——他摘掉了头上的便帽，在他光秃的头颅底下，他那受苦受难的脸显得更加阴森可怕。可是那双闪闪发光的镜片又冲着我，他振作了起来，嗓音带着一种嘲讽的尖刻的口气。

“这下子她是完了——可是我还没完。我独自一人守着尸体，独自一人在一幢陌生的房子里，独自一人在一座不知秘密为何物的城市里，而我……却得去保守这个秘密……是啊，请您设想一下当时整个的情形吧：这个殖民地上流社会的一位太太，身体健康，前一天晚上还在政府大厦的舞会上跳舞，现在突然躺在床上死了……有个陌生的医生守着她，据说是她用人找来的……屋里谁也没有看见，他什么时候来的，从哪儿来的……他们夜里用一乘轿子把她抬了进来，然后关上房门……等到早上她就死了……等人死了才把用人都叫了来，突然之间房子里哭声震天……邻居一下子就知道了，全城都知道了……只有一个人在那儿，他应该把一切解释清楚……这就是我这个陌生人，从偏远的小镇上来的医生……这可真是个令人愉快的处境，是不是？

“我知道，我还面临着什么样的考验。幸亏那个听差在我身边，那个好样的小伙子，他从我的眼色里看出每一个暗示——这个迟钝的黄皮肤的动物也明白，这儿还有一场恶仗要打。我只给他说了一句：‘太太希望，不让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用

他那狗一样水汪汪的、但是坚决果断的目光直视着我的眼睛说：‘Yes Sir！[①]’再无别的话了。可是他把地板上的血迹拭擦干净，把一切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正是他的果断坚决也使我重新变得果断坚决了。

“我知道，在我的一生中，精力这样充沛旺盛，我还从来没有过，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再有。当一个人一切全都失去了的时候，他会像一个绝望的人一样，为最后那点东西拼命战斗的。这最后的东西便是她的遗嘱，便是这个秘密。我十分平静地接待一切来客，把同样的一个编造出来的故事说给他们听，诸如这个女人派她的听差去请医生，路上碰巧遇到了我。可是我一面似乎冷静地在谈，一面却在等……一直等着决定性的一着……等着那位验尸的法医，得等他来了以后，我们才能把她收殓，把这秘密随同她装进棺材……请您别忘了，这天已经是星期四，而星期六她丈夫就来了……

“到九点钟我终于听人通报，法医来了。我叫人请他进来——从职位上讲，他是我的上司，同时又是我的敌手，她当时非常轻蔑地谈到过的，正是这个医生，此人显然已经知道我想调动工作。我第一眼就已经感觉到：他对我怀有敌意。可恰好是这一点，使我振作起精神。

“还在前厅里他就开口问道：‘某某太太，’他说了她的姓名——‘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早上六点钟。’

---

① 英文，是，先生。

“‘她什么时候派人去找您的？’

“‘昨晚十一点钟。’

“‘您知道吗，我是她的私人医生？’

“知道，但是事情紧迫……而且……死者明确表示要找我诊治。她不许人另找别的医生。’

“他眼睛死盯着我，在他那脸色苍白、有些虚胖的脸上泛起了一阵红晕，我感觉到，他冒火了。可是我正好需要他冒火——我身上全部精力都亢奋起来，迫切希望速战速决，因为我感觉到，时间一长，我的神经是支持不住的。他本想回敬几句含有敌意的话，结果只是满不在乎地说道：‘您刚才认为，可以用不着我，可是我的职务使我有责任证实她确已死去，以及……她是如何致死的。’

“我没有回答，让他走在我的前面。然后我退回去，锁上房门，把钥匙放在桌上。他十分惊讶地扬起眉毛：‘这是什么意思。’

“我神色安详地走到他的面前：

“‘这里的问题不是确定致死的原因，而是——另找一个原因。这位太太把我叫来，是因为她做了一次失败的手术，叫我给她治疗这次手术的后果……我已经无法挽救她的性命，但是我答应她，挽救她的名誉，这是我一定要办到的。因此我请您帮助我！’

“他惊讶得双目圆睁。‘要我这么一个官方医生在这儿掩盖一桩罪行？’他嗫嚅地说道，‘您说的话总不是这个意思吧！’

“‘不错，是这个意思，我不得不希望您这么办。’

“‘叫我为您的罪行……’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这位太太的身体我碰也没有碰过，要不然……要不然我此刻不会站在您的面前，要不然我早已把我自己给结果了。她已经补赎了她的过失——如果您愿意这么说的话——别人用不着知道这事。我不能容忍这位太太的名誉现在毫无必要地受到玷污。’

“我的这种斩钉截铁的语气只有使他更加恼火。‘您不能容忍……好啊……现在您倒成了我的上级……或者您至少以为已经是我的上级了……您倒试试对我发号施令吧……我一开头就想到了，要是把您从您那个犄角里叫来，准有什么肮脏的勾当……您可真是开了个光明正大的好诊所，这就是个好样品……不过现在我要检查，我，您尽可放心，我签字的这份记录，将是正确无误的。我不会在谎言上签上我的名字的。’

“我的神气泰然自若。

“‘不过——这次您可是非签不可。因为不签您是走不出这个房间的。’

“说着我把手伸进口袋——我身边并没有带手枪。可是他吓得一哆嗦。我朝他面前跨了一步，直瞪着他。

“‘您听着，我要跟您说几句……免得走极端。我对我自己的这条命毫不在乎……对别人的命也不在乎——我反正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在乎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遵守我的诺言，对这次死亡的原因保密……您听我说：我用人格担保，只要您签署了死亡证明书，说这位太太是死于……就说是死于一个偶然的原因，那我在本周之内就离开这个城市，离开印度……只要您要我死，那么只要一旦棺材入土，我确有把握，没有人……您懂吗？没有人——再

会去追查这件事，我就拿起我的手枪，把我自己打死。这样做大概会使您满足了吧——这也应该使您满足了。’

“我的嗓音想必含有一些威胁，一些危险的东西，因为当我不由自主地向他逼近的时候，他就直往后躲，双目圆睁，满脸惊恐，就像……就像人们看见马来狂人手里挥舞着匕首发疯似的飞奔而来，吓得四处逃散时的那副神气……一下子他的态度就变了……不晓得怎么搞的像是矮了一截，全身瘫痪了。他那强硬的态度终于彻底垮了。他还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进行一次最后的非常软弱的反抗：‘我活了一辈子，这可是第一次签署一份假的死亡证明书……反正总会找到一种方式……人们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总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地……’

“‘当然不能随随便便地干，’我顺水推舟，给他打气——我的太阳穴像针扎似的催我：‘快点！快点！’——‘不过现在既然您已经知道，您要是不干，只能侮辱一个活人，而使一个死者蒙受可怕的伤害，那您肯定不会犹豫不决了。’

“他点点头。我们走到桌边。几分钟以后证明书写好了（后来又在报上发表，令人信服地描绘了一场心脏麻痹）。完事之后他站起来，凝视着我：

“‘您这个星期就动身，是不是？’

“‘人格担保。’

“他又瞅了我一眼。我感觉到，他想装出严厉、冷淡的神气。‘我马上去弄棺材，’他说道，为了掩盖他的窘迫。可是我心里有什么东西，使我难过得……这么……这么厉害——突然他把手伸给我，以一种骤发的亲切友好的态度跟我握手。‘愿您好自

为之，’他说道——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莫非我病了？还是……疯了？我陪他到房门口，打开房门——可是我最后只有一点力气，在他背后关上房门。接着太阳穴又开始针扎起来，我感到天旋地转，恰好在她的床前，我瘫倒在地……就像……就像马来狂人跑到最后，神经崩裂，扑倒在地，神志昏迷。”

他又顿住了。我身上感到有些寒意：莫非是此刻轻轻从船上呼啸而过的晨风带来的第一阵骤寒？可是这张受尽折磨的脸——此刻已被晨光的反照映得清晰可辨——又振作起来：

“我这样在席子上躺了多少时间，我不知道。有人碰碰我的身体。我一惊而起。是那个听差畏畏缩缩地站在我的面前，还是那副卑躬屈膝的样子，神色不安地注视着我的眼睛。

“‘有人想进来……想看看她。’

“‘谁也不许进来。’

“‘是……可是……’

“他的眼睛里满是惊恐的神气。他想说什么，可是又不敢说。这头忠实的动物不知怎的在忍受着一种痛苦。

“‘是谁呀？’

“他浑身哆嗦地凝视着我，好像怕我揍他似的。然后他说道——他没有提名道姓……这样一个低等的生物，一下子怎么会那么懂事？有些时候，一种难以形容的机警使非常鲁钝的人也变得机敏狡黠，这是怎么搞的？……然后他非常……非常胆战心惊地说道……‘就是他。’

“我一跃而起，立刻全都明白了，并且立刻如饥似渴、迫不

及待地想见见这个陌生男人。您瞧，真是怪事……在所有这些痛苦之中，又是渴望、又是惊恐、又是忙乱的热昏之中，我竟然整个儿的把‘他’给忘了……我忘记了，还有一个男人参与了这件事情……这个女人爱过他，并且把她不愿给我的东西，热情奔放地奉献给了他……十二小时、二十四小时以前我可能还恨他，还会把他撕成碎片……可是现在……我、我没法向您描述，我是如何迫切地希望看见他……爱他，因为她爱过他。

“我一步就跳到门口。一个年轻的、非常年轻的金发军官站在门外，举止异常笨拙，身材极其瘦削，脸色非常苍白。看上去像个孩子，真是……真是年轻已极……同时使我受到难以名状的震动的，乃是他拼命想装出一副大丈夫的样子，拼命想维持他的仪表……掩盖他内心的激动……他举手敬礼的时候，我立刻发现，他的手在发抖……我恨不得跟他拥抱……因为他完全符合我的愿望，我希望占有这个女人的男子不是一个勾引妇女的能手，不是傲气冲天的家伙……不是这样，她是委身给一个半大的孩子，一个纯洁的、温柔的男人。

“这个年轻人非常拘谨地站在我的面前。我那贪婪的目光，我热情欢迎的姿态，只有使他更加慌乱。他嘴唇上面的小胡子不时抽动，泄露了他内心的骚动……这位年轻的军官，这个孩子不得不使劲控制自己，免得失声痛哭。

“‘请原谅，’他终于开口说道，‘我很希望能……再见一见……太太。’

“我无意识地、完全不由自主地伸出我的手臂，搂着他，搂着这个陌生人的肩膀，像搀扶一个病人似的扶着他走。他不胜惊讶

地望着我，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温暖和感激……在这一瞬间，我们两人都明白了，我们之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我们走去看死者……她躺在那里，盖着雪白的亚麻布，浑身洁白……我感觉到，我在他身边，使他感到压抑……所以我退后几步，让他单独跟死者呆在一起。他慢慢地走过去……拖着脚步，一步步向前挪……我从他的肩膀看出，他心如刀绞，肝肠寸断……他走着，就像一个人顶着猛烈的风暴，一步步向前走……突然，在她的床前，他跪倒在地……正像我先前晕倒一样。

“我马上跳上前去，把他搀起来，扶到一张沙发上去坐下。他不再害臊，失声痛哭，倾吐他心里的痛苦。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无意识地用手抚摩他那像孩子的头发一样柔软的金发。他抓住我的手……非常温柔，但有些心惊胆战……我突然发现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请您把实话告诉我，大夫，’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她是自杀的吗？’

“‘不是，’我说道。

“‘这么说是人家……我的意思是……是别人害得她死去的？’

“‘不是，’我又说道，虽然我喉咙里堵得厉害，真想冲着他大叫：‘害死她的是我！是我！是我！……还有你！……是我们两个！再就是她的倔强，她那不幸的倔强！’可是我忍住了。我又重复一遍：‘不是……谁也没有过错……这是厄运！’

“‘我没法相信，’他呻吟道，‘我没法相信这件事情。前天她还参加舞会，笑容满面，跟我打招呼。这怎么可能，怎么会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给他编了很长的一篇谎话。即使在他面前，我也没有泄露那个秘密。以后这几天，我们在一起谈心，就像两个兄弟，仿佛被那种把我们连结起来的感情笼罩着，我们彼此之间并不互相披露这种感情；但是我们彼此都感觉到，我们整个生命都联系在这个女人身上……有时候话都已经涌到我的嘴边，但是我又咬紧牙关忍住了——他从来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怀了他的孩子……她要我打掉这个孩子，他的孩子，最后她和这个孩子一起堕入了深渊。可是我躲在他那儿的那几天，我们只是谈她……因为——我刚才忘了跟您说了，人家在到处找我……她的丈夫回来了，那时棺材已经盖上……他不愿意相信检查结果……人们议论纷纷……她的丈夫派人找我……叫我见他，我受不了，我知道她在这个丈夫身边受了不少罪……我藏了起来……四天四夜我足不逾户，我们两个都没离开他的寓所……她的情人给我改名换姓在船上弄到一个舱位，让我逃走……我像个贼似的半夜三更溜上甲板，免得有人认出我来……我把我所拥有的一切全都丢下……我的房子，里面有我七年来的全部科研成果……我的财产，全部家当……全都敞开地搁在那里，谁想拿都可以去拿……政府机构的先生们大概早已把我除名，因为我没有请假，擅离职守……可是我不能再生活在这房子里，在这城市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使我回忆起她……我像个小偷连夜出逃……只想躲开她……只想忘却一切……

"可是……等我半夜里……一上船……我的朋友陪我在一起……这时候……这时候他们恰好用起重机把什么东西拉上来……四四方方，黑黝黝的……她的棺材……您听着：是她的棺材……她

一直追我到这儿，就像我以前老是跟踪她一样……我只好站在一边，假装是个陌生人，因为她的丈夫也上了船……他护送灵柩到英国去……说不定到了英国他会叫人开棺验尸……他又把她夺了过去……现在她又属于他了……不再属于我们……我们……我们两个……可是我还在这儿……我将跟着一起去，直到最后的时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的，永远也不得让他知道……我会捍卫她的秘密的，我会抵御任何尝试……抵御这个恶棍，就是因为害怕这个恶棍，她走上了死路……他什么也不会知道……她的秘密属于我，就归我一人所有……

"现在您懂了吧……现在您明白了吧……为什么我不能看见船上的人……不能听见他们调情交媾时的笑声……因为在那下面，在货舱里，在一包包的茶叶和巴西胡桃当中，安放着她的棺材……那儿我去不了，底舱锁上了……但是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每时每刻都知道，她在那里……尽管人家在这儿演奏华尔兹和探戈舞曲……我这想法也是够痴的，大海汹涌澎湃，席卷了千百万死人，我们脚踩的每一尺土地底下，都有一具尸体在腐烂……可是我受不了，如果人们在这儿举行假面舞会，淫荡地嬉笑，我受不了……我感觉到这个死者，我知道她要我干什么……我知道，我还得再尽一个义务……我的事还没有完……她的秘密还没有得救……她还没有放过我……"

从船的中部传来拖沓的脚步声和墩布击地的劈啪声，水手们开始打扫甲板。他猛地一惊，好像受到意外的袭击，他那紧张的脸上带有一股子惊慌失措的神情。他站起身来，嘴里喃喃自语："我走了……我走了。"

看见他这副模样，真叫人难过：他那失魂落魄的眼神，一双眼皮虚肿的眼睛，不知是因为喝酒还是流泪，两眼发红。他回避我对他的关心，我从他弯腰曲背的样子看出他的羞惭，无限的羞惭，竟然把内心的隐私泄露给我，泄露给这茫茫的黑夜。我不由自主地说道：

“我也许今天下午到您的船舱去看望您，可以吗？”

他凝视着我——一股嘲讽、倔强、玩世不恭的神气在他嘴角泛起，他用一种恶毒的神气吐出每一个字：

“啊哈……您那绝妙的助人为乐的义务……啊哈……您就是用这条格言撺掇得我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不过谢谢，先生，我敬谢不敏。您别以为，我把五脏六腑乃至肚肠里的屎粪都抖搂在您的面前以后，此刻我心里会轻松一点。谁也没法把我那残破不堪的一生再重新拼凑补全……我是白白给尊敬的荷兰政府服务了一场……退休金是吹了，我回到欧洲去，又是条可怜的狗，一条跟在棺材后面呜呜啜泣的狗……发马来狂的人是不可能长时间不受惩罚的，到头来总会倒地身死，我希望，我不久也到头了……不敢当，先生，您好意的拜访，我谢谢啦……我在船舱里自有我自己的伙伴……好几瓶陈年威士忌有时安慰安慰我……还有我以前的老朋友，我那诚实的勃朗宁手枪，可惜我没有及时找它帮忙……归根到底，它帮起忙来比一切空话更为有效……请您别再费心了……一个人剩下的惟一人权不就是：爱怎么死就怎么死吗？……同时不受别人帮助的骚扰。”

他又带着嘲讽的神气，甚至可以说带有挑衅的意味瞥了我一眼，但我感觉到，这不过是羞惭，无限的羞惭。然后他缩起肩

膀，也没打招呼，就转过身去，奇怪地迈着斜步，拖拖沓沓地走过已经被天光照亮的甲板，向船舱走去。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当天夜里和第二天夜里我都到原来的地方去找他，可是白费力气。他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不是在旅客当中有另外一个人引起我的注意，我简直会以为做了一场梦，或者看见了一个奇异的幻象。此人手臂上系了一块黑纱，是个荷兰大商人，人家向我证实，他的妻子刚刚死于一场热带病。我看见他神情严肃、表情痛苦地远离别人，踱来踱去，想到我竟然知道他最隐秘的忧愁，使我产生一种神秘的羞怯。每次他从旁走过，我都闪到一边，为的是别一眼泄露，我对他的命运竟比他自己知道得还多。

随后，在那不勒斯港口发生了那个奇怪的不幸事件，我认为在那个陌生人叙述的故事里，可以找到这个事件的解释。那天晚上大部分乘客都离船登岸，我自己上歌剧院听歌剧去了，后来又到罗马大街的一家露天咖啡馆去坐了一会儿。当我们坐着一只划子返回轮船的时候，我注意到，有几只小船打着火把和电石灯正围着大船找什么东西，上面黑洞洞的甲板上意大利警察和宪兵走来走去，景象神秘。我问一个水手，出了什么事，他避而不答，我立刻看出，上面有命令，叫他们保密。等到第二天，海船又安然如故，丝毫没有发生意外事故的痕迹，向着热那亚继续驶去，这时，船上打听不到任何消息。直到后来，我才在意大利的报纸上，读到那不勒斯码头上发生的那次所谓的不幸事件的报道，当然加了浪漫主义的花草。据记者报道，说是为了不惊扰旅客，荷兰殖民地的一位高贵的太太的灵柩，选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从轮船上卸到小船上去。人们当着这位丈夫的面把棺材顺着绳梯往下放，这时从高处

的甲板上突然有样沉重的东西摔了下来，连同正在一起往下放棺材的扛夫和丈夫全都一起掉进海里。有家报纸说，是个疯子从梯子上跌下去，摔在绳梯上；另一家报纸掩饰道，绳梯因为负荷过重，是自行断裂的。反正看来轮船公司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掩盖详细的真实情况。人们颇为费劲地用小艇从水里救起扛夫和死者的丈夫，而铅棺则径直沉入海底，无法打捞。同时在另一条消息里简短地提了一笔，说是在码头上漂起了一个约莫四十岁左右的男尸，这对公众来说，似乎和那个用浪漫主义的笔触报道的不幸事件毫无关系；可我刚一读了这行仓促的报道，就仿佛觉得透过报纸，有一张像月亮一样苍白的脸、架着两块闪闪发光的镜片，突然又一次鬼气森森地凝视着我。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著名小说家R到山里去进行了一次为时三天的郊游之后，这天清晨返回维也纳，在火车站买了一份报纸。他看了一眼日期，突然想起今天是他的生日。“四十一岁了，”这个念头很快地在他脑子里一闪，他心里既不高兴也不难过。他随意翻阅了一下沙沙作响的报纸篇页，便乘坐小轿车回到他的寓所。仆人告诉他，在他离家期间有两位客人来访，有几个人打来电话，然后用一个托盘把收集起来的邮件交给他。他懒洋洋地看了一眼，有几封信的寄信人引起他的兴趣，他就拆开信封看看；有一封信字迹陌生，摸上去挺厚，他就先把它搁在一边。这时仆人端上茶来，他就舒舒服服地往靠背椅上一靠，再一次信手翻阅一下报纸和几份印刷品；然后点上一支雪茄，这才伸手把那封搁在一边的信拿过来。

这封信大约有二三十页，是个陌生女人的笔迹，写得非常潦草，与其说是一封信，毋宁说是一份手稿。他不由自主地再一次去摸摸信封，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附件没取出来，可信封是空

的。无论信封还是信纸都没写上寄信人的地址，甚至连个签名也没有。他心想："真怪，"又把信拿到手里来看。"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这句话写在顶头，算是称呼，算是标题。他不胜惊讶地停了下来；这是指的他呢，还是指的一个想象中的人呢？他的好奇心突然被激起。他开始往下念：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为了这条幼小娇弱的生命，我和死神搏斗了三天三夜，我在他的床边足足坐了四十个小时，当时流感袭击着他，他发着高烧，可怜的身子烧得滚烫。我把冷毛巾放在他发烫的额头上，成天成夜地把他那双不时抽动的小手握在我的手里。到第三天晚上我自己垮了。我的眼睛再也支持不住，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眼皮就合上了。我坐在一把硬椅子上睡了三四个钟头，就在这时候，死神把他夺走了。这个温柔的可怜的孩子此刻就躺在那儿，躺在他那窄小的儿童床上，和他死去的时候一样；他的眼睛，他那双聪明的黑眼睛，刚刚给合上了，他的双手也给合拢来，搁在他的白衬衫上面，床的四角高高地燃着四支蜡烛。我不敢往床上看，我动也不敢动，因为烛光一闪，影子就会从他脸上和他紧闭着的嘴上掠过，于是看上去，仿佛他脸上的肌肉在动，我会以为他没有死，他还会醒来，还会用他那清脆的嗓子给我说些孩子气的温柔话儿。可是我知道，他死了，我不愿意往床上看，免得再一次心存希望，免得再一次失望。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儿子昨天死了——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只有你一个

---

* 本篇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在维也纳《新自由报》上首次发表，同年收入小说集《马来狂人》（莱比锡海岛出版社）。

人，而你对我一无所知，你正在寻欢作乐，什么也不知道，或者正在跟人家嬉笑调情。我只有你，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而我却始终爱着你。

我把第五支蜡烛取来放在这张桌子上，我就在这张桌子上写信给你。我怎能孤单单地守着我死了的孩子，而不向人倾吐我心底的衷情呢？而在这可怕的时刻，不跟你说又叫我去跟谁说呢？你过去是我的一切，现在也是我的一切啊！也许我没法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也许你也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的脑袋现在完全发木，两个太阳穴在抽动，像有人用锤子在敲，我的四肢都在发疼。我想我在发烧，说不定也得了流感，此刻流感正在挨家挨户地蔓延扩散，要是得了流感倒好了，那我就可以和我的孩子一起去了，省得我自己动手来了结我的残生。有时候我眼前一片漆黑，也许我连这封信都写不完——可是我一定要竭尽我的全力，振作起来，和你谈一次，就谈这一次。你啊，我的亲爱的，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

我要和你单独谈谈，第一次把一切都告诉你；我要让你知道我整个的一生，我的一生一直是属于你的，而你对我的一生却始终一无所知。可是只有我死了——此刻使我四肢忽冷忽热的疾病确实意味着我的生命即将终结——你再也用不着回答我了，我才让你知道我的秘密。要是我还得再活下去，我就把这封信撕掉，我将继续保持沉默，就像我过去一直沉默一样。可是如果你手里拿着这封信，那你就知道，是个已死的女人在这里向你诉说她的身世、她的生活，从她有意识的时候起，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止，她的生命始终是属于你的。看到我这些话你不要害怕；一个死者别

无企求，她既不要求别人的爱，也不要求同情和慰藉。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请你相信我那向你吐露隐衷的痛苦的心所告诉你的一切。请你相信我说的一切，这是我对你的惟一请求：一个人在自己的独生子死去的时刻是不会说谎的。

我要把我整个的一生都向你倾诉，我这一生实在说起来是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才开始的。在这以前，我的生活只是阴惨惨、乱糟糟的一团，我再也不会想起它来，它像是一个地窖，堆满了尘封霉湿的人和物，上面还结着蛛网，对于这些，我的心早已非常淡漠。你在我生活中出现的时候，我十三岁，就住在你现在住的那幢房子里，此刻你就在这幢房子里，手里拿着这封信——我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和你住在同一层楼，正好门对着门。你肯定再也想不起我们，想不起那个寒酸的会计员的寡妇（她总是穿着孝服）和她那尚未长成的瘦小女儿——我们深居简出，不声不响，仿佛沉浸在我们小资产阶级的穷酸气氛之中，你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的姓名，因为我们的门上没有挂牌子，没有人来看望我们，没有人来打听我们。况且事情已经过去好久了，有十五六年了，你一定什么也不知道，我亲爱的。可是我呢，啊，我热烈地回忆起每一个细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人家说起你，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天，不，那一小时，就像发生在今天，我又怎么能不记得呢？因为就是那时候世界才为我而开始啊。耐心点，亲爱的，等我把一切都从头说起，我求你，听我谈自己谈一刻钟，别厌倦，我爱了你一辈子也没有厌倦啊！

在你搬进来以前，你那屋子里住的人丑恶凶狠，吵架成性。他们自己穷得要命，却特别嫌恶邻居的贫穷，他们恨我们，因为

我们不愿意染上他们那种破落的无产者的粗野。这家的丈夫是个酒鬼，老是揍老婆；我们常常睡到半夜被椅子倒地、盘子摔碎的声音惊醒，有一次那老婆给打得头破血流，披头散发地逃到楼梯上面，那个酒鬼在她身后粗声大叫，最后大家都开门出来，威胁他要去叫警察，风波才算平息。我母亲从一开始就避免和这家人有任何来往，禁止我和这家的孩子一块儿玩，他们于是一有机会就在我身上找碴出气。他们要是在大街上碰到我，就在我身后嚷些脏话，有一次他们用挺硬的雪球砸我，砸得我额头流血。全楼的人怀着一种共同的本能，都恨这家人。突然有一天出了事，我记得，那个男人偷东西给抓了起来，那个老婆只好带着她那点家当搬出去，这下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招租的条子在大门上贴了几天，后来又给揭下来了，从门房那里很快传开了消息，说是有个作家，一位单身的文静的先生租了这个住宅。当时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姓名。

几天之后，油漆匠、粉刷匠、清洁工、裱糊匠就来打扫收拾屋子，给原来的那家人住过，屋子脏极了。于是楼里只听见一阵阵丁丁当当的敲打声、拖地声、刮墙声，可是我母亲倒很满意，她说，这一来对面讨厌的那一家子总算再也不会和我们为邻了。而你本人呢，即使在搬家的时候我也没见到你的面；搬迁的全部工作都是你的仆人照料的，这个小个子的男仆，神态严肃，头发灰白，总是轻声轻气、十分冷静地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神气指挥着全部工作。他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首先，在我们这幢坐落在郊区的房子里，上等男仆可是一件十分新颖的事物，其次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客气得要命，可是又不因此而降低身份，把自

已混同于一般的仆役，和他们亲密无间地谈天说地。他从第一天起就毕恭毕敬地和我母亲打招呼，把她当作一位有身份的太太；甚至对我这个小毛丫头，他也总是态度和蔼、神情严肃。他提起你的名字，总是带着一种尊敬的神气，一种特别的敬意——别人马上就看出，他和你的关系，远远超出一般主仆之间的关系。为此我是多么喜欢他啊！这个善良的老约翰，尽管我心里暗暗地忌妒他，能够老是呆在你的身边，老是可以侍候你。

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亲爱的，把这一切琐碎的简直可笑的事情喋喋不休地说给你听，是为了让你明白，你从一开始就对我这个生性腼腆、胆怯羞涩的女孩子具有这样巨大的力量。你自己还没有进入我的生活，你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个光环，一种富有、奇特、神秘的氛围——我们住在这幢郊区房子的人一直非常好奇地、急不可待地等你搬进来住(生活在狭小天地里的人们，对门口发生的一切新鲜事儿总是非常好奇的)。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搬运车停在楼前，这时我心里对你的好奇心大大地增长起来。大部分家具，凡是笨重的大件，搬运夫早已把它们抬上楼去了；还有一些零星小件正在往上拿。我站在门口，惊奇地望着一切，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很奇特，都是那么别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有印度的佛像，意大利的雕刻，色彩鲜艳刺目的巨幅油画，末了又搬来好些书，好看极了，我从来没想到过，书会这么好看。这些书都码在门口，你的仆人把它们拿起来，用掸子仔细地把每本书上的灰尘都掸掉。我好奇心切，轻手轻脚地围着那堆越码越高的书堆，边走边看，你的仆人既不把我撵走，也不鼓励我走近；所以我一本书也不敢碰，尽管我心里真想摸摸有些书的软皮封面。我只

是怯生生地从旁边看看书的标题：这里有法文书、英文书，还有些书究竟是什么文写的，我也不认识。我想，我真会一连几小时傻看下去的，可是我母亲把我叫回去了。

整个晚上我都不由自主地老想着你，而我当时还不认识你呢。我自己只有十几本书，价钱都很便宜，都是用破烂的硬纸做的封面，这些书我爱若至宝，读了又读。这时我就寻思，这个人有那么多漂亮的书，这些书他都读过，他还懂那么多文字，那么有钱，同时又那么有学问，这个人该长成一副什么模样呢？一想到这么多书，我心里不由得产生一种超凡脱俗的敬畏之情。我试图想象你的模样：你是个戴眼镜的老先生，蓄着长长的白胡子，就像我们的地理老师一样，所不同的是，你更和善，更漂亮，更温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当时就确有把握地认为，你准长得漂亮，因为我当时想象中的你还是个老头呢。在那天夜里，我还不认识你，我就第一次做梦梦见了你。

第二天你搬进来住了，可是尽管我拼命侦察，还是没能见你的面——这只有使我更加好奇。最后，到第三天，我才看见你。你的模样和我的想象完全不同，跟我那孩子气的想象中的老爷爷形象毫不沾边，我感到非常意外，深受震惊。我梦见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和蔼可亲的老年人，可你一出现，——原来你的模样跟你今天的样子完全相似，原来你这个人始终没有变化，尽管岁月在你身上缓缓地流逝！——你穿着一身浅褐色的迷人的运动服，上楼的时候总是两级一步，步伐轻捷，活泼灵敏，显得十分潇洒。你把帽子拿在手里，所以我一眼就看见了你的容光焕发、表情生动的脸，长了一头漂亮、有光泽的头发，我的惊讶简直难以形容：的确，

你是那样的年轻、漂亮，身材颀长，动作灵巧，英俊潇洒，我真的吓了一跳。你说这事不是很奇怪吗，在这最初的瞬间我就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你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不仅是我，凡是和你认识的人都怀着一种意外的心情在你身上一再感觉到：你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既是一个轻浮、贪玩、喜欢奇遇的热情少年，同时又是一个在你从事的那门艺术方面无比严肃、认真负责、极为渊博、很有学问的长者。我当时无意识地感觉到了后来每个人在你身上都得到的那种印象：你过着一种双重生活，既有对外界开放的光亮的一面，另外还有十分阴暗的一面，这一面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种最深藏的两面性是你一生的秘密，我这个十三岁的姑娘，第一眼就感觉到了你身上的这种两重性，当时像着了魔似的被你吸引住了。

你现在明白了吧，亲爱的，你当时对我这个孩子该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多么诱人的谜啊！这是一位大家尊敬的人物，因为他写了好些书，因为他在另一个大世界里声名卓著，可是现在突然发现这个人年轻潇洒，是个性格开朗的二十五岁的青年！还要我对你说吗，从这天起，在我们这所房子里，在我整个可怜的儿童世界里，除了你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使我感到兴趣；我本着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的全部傻劲儿，全部追根究底的执拗劲头，只对你的生活、你的存在感兴趣！我仔细地观察你，观察你的出入起居，观察那些来找你的人，所有这一切，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我对你这个人的好奇心，因为来看你的人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这就表现出了你性格中的两重性。有时来了一帮年轻人，是你的同学，一批不修边幅的大学生，你跟他们一起高声大笑、发疯胡闹，有时候又有些太太们乘着小轿车来。有一次

歌剧院经理来了，那个伟大的指挥家，我只有满怀敬意地从远处看见他站在乐谱架前。再就是一些还在上商业学校的姑娘们，她们很不好意思地一闪身就溜进门去，来的女人很多，多极了。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有一天早上我上学去的时候，看见有位太太脸上蒙着厚厚的面纱从你屋里出来，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我那时才十三岁，怀着一种热烈的好奇心，刺探你的行踪，偷看你的举动，我还是个孩子，不知道这种好奇心就已经是爱情了。可是我还清楚地记得，亲爱的，我整个地爱上你、永远迷上你的那一天，那个时刻。那天，我跟一个女同学去散了一会儿步，我们俩站在大门口闲聊。这时驰来一辆小汽车，车刚停下，你就以你那种迫不及待的、轻捷灵巧的方式从车上一跃而下，这样子至今还叫我动心。你下了车想走进门去，我情不自禁地给你把门打开，这样我就挡了你的道，我俩差点撞在一起。你看了我一眼，那眼光温暖、柔和、深情，似乎是对我的爱抚，你冲着我微微一笑，我没法形容，只好说：含情脉脉地冲我一笑，用一种非常轻柔的、简直可说是亲昵的声音对我说："多谢，小姐。"

全部经过就是这样，亲爱的；可是从我接触到你那充满柔情蜜意的眼光之时起，我就完全属于你了。后来，不久之后我就知道，你这道目光好像把对方拥抱起来，吸引到你身边，既脉脉含情，又荡人心魄，这是一个天生的诱惑者的眼光，你向每一个从你身边走过的女人都投以这样的目光，向每一个卖东西给你的女店员，向每一个给你开门的使女都投以这样的目光。这种眼光在你身上并不是有意识地表示多情和爱慕，而是你对女人怀有的柔情使你一看见她们，你的眼光便不知不觉地变得温柔起来。可是我这个十

三岁的孩子对此一无所知：我心里像着了火似的。我以为，你的柔情蜜意只针对我，是给我一个人的。就在这一瞬间，我这个还没有成年的姑娘一下子就成长为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从此永远属于你了。

“这人是谁啊？”我的女同学问道。我一下子答不上来。你的名字我怎么也说不出口：就在这一秒钟，在这惟一的一秒钟里，你的名字在我心目中变得无比神圣，成了我心里的秘密。“唉，住在我们楼里的一位先生呗！”我结结巴巴笨嘴拙舌地说道。“那他看你一眼，你干吗脸涨得通红啊！”我的女同学以一个好管闲事的女孩子的阴坏神气，连讥带讽地说道。可是因为我感到她的讥刺正好捅着了我心里的秘密，血就更往脸颊上涌。窘迫之余我生气了。我恶狠狠地说了她一句：“蠢丫头！”我当时真恨不得把她活活勒死。可是她笑得更欢，嘲讽的神气更加厉害，末了我发现，我火得没法，眼睛里都噙满了眼泪。我不理她，一口气跑上楼去了。

从这一秒钟起，我就爱上了你。我知道，女人们经常向你这个娇纵惯了的人说这句话。可是请相信我，没有一个女人像我这样死心塌地、舍身忘己地爱过你，我对你从不变心，过去是这样，一直是这样，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的不为人所觉察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逢迎，委身屈从，热情奔放，这和一个成年妇女的那种欲火炽烈、不知不觉中贪求无餍的爱情完全不同。只有孤独的孩子才能把全部热情集聚起来，其他的人在社交活动中早已滥用了自己的感情，和人亲切交往中早已把感情消磨殆尽，他们经常听人谈论爱

情，在小说里常常读到爱情，他们知道，爱情乃是人们共同的命运。他们玩弄爱情，就像摆弄一个玩具，他们夸耀自己恋爱的经历，就像男孩抽了第一支香烟而洋洋得意。可我身边没有别人，我没法向别人诉说我的心事，没有人指点我、提醒我，我毫无阅历，毫无思想准备：我一头栽进我的命运，就像跌进一个深渊。我心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我睡梦中也只看见你，我把你视为知音：我的父亲早已去世，我的母亲成天心情压抑，郁郁寡欢，靠养老金生活，总是胆小怕事，所以和我也不贴心；那些多少有点变坏的女同学叫我反感，她们轻佻地把爱情看成儿戏，而在我的心目中，爱情却是我至高无上的激情——所以我把原来分散零乱的全部感情，把我整个紧缩起来而又一再急切向外迸涌的心灵都奉献给你。我该怎么对你说才好呢？任何比喻都嫌不足，你是我的一切，是我整个的生命。世上万物因为和你有关才存在，我生活中的一切只有和你连在一起才有意义。你使我整个生活变了样。我原来在学校里学习一直平平常常，不好不坏，现在突然一跃而成为全班第一，我如饥似渴地念了好些书，常常念到深夜，因为我知道，你喜欢书；我突然以一种近乎倔强的毅力练起钢琴来了，使我母亲不胜惊讶，因为我想，你是热爱音乐的。我把我的衣服刷了又刷，缝了又缝，就是为了在你面前显得干干净净，讨人喜欢。我那条旧校服罩裙（是我母亲穿的一件家常便服改的）的左侧打了个四四方方的补丁，我觉得讨厌极了。我怕你看见这个补丁会看不起我，所以我跑上楼梯的时候，总把书包盖着那个地方，我害怕得浑身哆嗦，惟恐你会看见那个补丁。可这是多么傻气啊！你在那次以后从来也没有、几乎从来也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

而我呢，我可以说整天什么也不干，就是在等着你，在窥探你的一举一动。在我们家的房门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黄铜窥视孔，透过这个圆形小孔可以一直看到你的房门。这个窥视孔就是我投向世界的眼睛——啊，亲爱的，你可别笑，我那几个月，那几年，手里拿着一本书，一下午一下午地就坐在小孔跟前，坐在冰冷的门廊里守候着你，提心吊胆地生怕母亲疑心，我的心紧张得像根琴弦，你一出现，它就颤个不停。直到今天想到这些，我都并不害臊。我的心始终为你而紧张，为你而颤动；可是你对此毫无感觉，就像你口袋里装了怀表，你对它绷紧的发条没有感觉一样。这根发条在暗中耐心地数着你的钟点，计算着你的时间，以它听不见的心跳陪着你东奔西走，而你在它那滴答不停的几百万秒当中，只有一次向它匆匆瞥了一眼。你的什么事情我都知道，我知道你的每一个生活习惯，认得你的每一根领带、每一套衣服，认得你的一个一个朋友，并且不久就能把他们加以区分，把他们分成我喜欢的和我讨厌的两类：我从十三岁到十六岁，每一小时都是在你身上度过的。啊，我干了多少傻事啊！我亲吻你的手摸过的门把，我偷了一个你进门之前扔掉的雪茄烟头，这个烟头我视若圣物，因为你的嘴唇接触过它。晚上我上百次地借故跑下楼去，到胡同里去看看你哪间屋里还亮着灯光，用这样的办法来感觉你那看不见的存在，在想象中亲近你。你出门旅行的那些礼拜里——我一看见那善良的约翰把你的黄色旅行袋提下楼，我的心便吓得停止了跳动——那些礼拜里我虽生犹死，活着没有一点意思。我心情恶劣，百无聊赖，茫茫然不知所从，我得十分小心，不让我母亲从我哭肿了的眼睛看出我绝望的心绪。

我知道，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些事都是滑稽可笑的荒唐行径，孩子气的蠢事。我应该为这些事而感到羞耻，可是我并不这样，因为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像在这种天真的感情流露中表现得更纯洁更热烈的了。要我说，我简直可以一连几小时，一连几天几夜地跟你说，我当时是如何和你一起生活的，而你则几乎没跟我打过一个照面，因为每次我在楼梯上遇见你，躲也躲不开了，我就一低头从你身边跑上楼去，为了怕见你那火辣辣的眼光，就像一个人怕火烧着，而纵身跳水投河一样。要我讲，我可以一连几小时，一连几天几夜地跟你讲你早已忘却的那些岁月，我可以给你展开一份你整个一生的全部日历；可是我不愿使你无聊，不愿使你难受。我只想把我童年时代最美好的一个经历再告诉你，我求你别嘲笑我，因为这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而对我这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大概是个星期天，你出门旅行去了，你的仆人把他拍打干净的笨重地毯从敞开着的房门拖进屋去。这个好心人干这个活非常吃力，我不晓得从哪儿来的一股勇气，便走过去问他要不要我帮忙。他很惊讶，可还是让我帮了他一把，于是我就看见了你寓所的内部——我实在没法告诉你，我当时怀着何等敬畏甚至虔诚的心情！我看见了你的天地，你的书桌，你经常坐在这张书桌旁边，桌上供了一个蓝色的水晶花瓶，瓶里插着几朵鲜花，我看见了你的柜子，你的画，你的书。我只是匆匆忙忙向你的生活偷偷望了一眼，因为你的忠仆约翰一定不会让我仔细观看的，可是就这么一眼我已把你屋里的整个气氛都吸收进来，使我无论醒着或是睡着都有足够的营养供我沉思梦想。

这匆匆而过的一分钟是我童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刻。我要把这个

时刻告诉你，是为了让你——你这个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人啊——终于开始感到，有一个生命依恋着你，并且为你而憔悴。我要把这个最幸福的时刻告诉你，同时我要把那最可怕的时刻也告诉你，可惜这二者竟挨得如此之近！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为了你的缘故，我什么都忘了，我没有注意我的母亲，我对谁也不关心。我没有发现，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一位因斯布鲁克地方的商人和我母亲沾着远亲，这时经常来作客，一呆就是好长时间；是啊，这只有使我高兴，因为他有时带我母亲去看戏，这样我就可以一个人呆在家里，想你，守着看你回来，这可是我惟一的至高无上的幸福啊！结果有一天我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去，唠唠叨叨说了好些，说是要和我严肃地谈谈。我的脸刷地一下发白了，我的心突然怦怦直跳：莫非她预感到了什么，猜到了什么不成？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你，想到我的秘密，它是我和外界发生联系的纽带。可是我妈自己倒显得非常忸怩，她温柔地吻了我一两下(平时她是从来不吻我的)，把我拉到沙发上坐在她的身边，然后吞吞吐吐、羞羞答答地开始说道，她的亲戚是个死了妻子的单身汉，现在向她求婚，而她主要是为我着想，决定接受他的请求。一股热血涌到我的心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想到你。“那咱们还住在这儿吧？”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这么一句话。“不，我们搬到因斯布鲁克去住，斐迪南在那儿有一座漂亮的别墅。”她说的其他话语我都没有听见。我突然眼前一黑。后来我听说，我当时晕过去了。我听见我母亲对我那位等在门背后的继父低声说，我突然伸开双手向后一仰，就像铅块似的跌到地上。以后几天发生过什么事情，我这么一个无权自主的孩子又怎能顶得住

他们压倒一切的意志，这些我都没法向你形容：直到现在，我一想到当时，我这握笔的手就抖了起来。我真正的秘密又不能泄露，结果我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就纯粹是脾气倔强、固执己见、心眼狠毒的表现。谁也不再答理我，一切都背着我进行。他们利用我上学的时间搬运东西：等我放学回家，总有一件家具搬走了或者卖掉了。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家搬空了，我的生活也随之毁掉了。有一次我回家吃午饭，搬运工人正在包装家具，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放着收拾停当的箱子以及给我母亲和我准备的两张行军床：我们还得在这儿过一夜，最后一夜，明天就乘车到因斯布鲁克去。

在这最后一天我突然果断地感觉到，不在你的身边，我就没法活下去。除了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救星。我一辈子也说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在这绝望的时刻，我是否真正能够头脑清醒地进行思考，可是突然——我妈不在家——我站起身来，身上穿着校服，走到对面去找你。不，我不是走过去的：一种内在的力量像磁铁，把我僵手僵脚地、四肢哆嗦地吸到你的门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到底打算怎么样：我想跪倒在你的脚下，求你收留我做你的丫头，做你的奴隶。我怕你会取笑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的这种纯洁无邪的狂热之情，可是亲爱的，要是你知道，我当时如何站在门外寒气彻骨的走廊里，吓得浑身僵直，可是又被一股难以捉摸的力量所驱使，移步向前，我如何使了大劲儿，挪动抖个不住的胳臂，伸出手去——这场斗争经过了可怕的几秒钟，真像是永恒一样的漫长——用指头去按你的门铃，要是你知道了这一切，你就不会取笑了。刺耳的铃声至今还在我耳边

震响，接下来是一片寂静，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周身的鲜血也凝结不动，我凝神静听，看你是否走来开门。

可是你没有来。谁也没有来。那天下午你显然不在家，约翰大概出去办事了，所以我只好摇摇晃晃地拖着脚步回到我们搬空了家具、残破不堪的寓所，门铃的响声依然在我耳际萦绕，我精疲力竭地倒在一床旅行毯上，从你的门口到我家一共四步路，走得我疲惫不堪，仿佛在深深的雪地里跋涉了几个小时似的。尽管筋疲力尽，我仍想在他们把我拖走之前看你一眼，和你说说话的决心依然没有泯灭。我向你发誓，这里面丝毫不掺杂情欲的念头，我当时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除了你以外实在别无所想：我一心只想看见你，再见你一面，紧紧地依偎在你的身上。于是整整一夜，这可怕的漫长的一夜，亲爱的，我一直等着你。我妈刚躺下睡着，我就轻手轻脚溜到门廊里，支着耳朵倾听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整夜都等着你，这可是个严寒冰冻的一月之夜啊。我疲惫困倦，四肢酸疼，门廊里已经没有椅子可坐，我就趴在地上，从门底下透过来阵阵寒风。我穿着单薄的衣裳躺在冰冷的使人浑身作疼的硬地板上，我没拿毯子，我不想让自己暖和，惟恐一暖和就会睡着，听不见你的脚步声。躺在那里浑身都疼，我的两脚抽筋，蜷缩起来，我的两臂索索直抖：我只好一次次地站起身来，在这可怕的黑咕隆咚的门廊里实在冷得要命。可是我等着，等着，等着你，就像等待我的命运。

终于——大概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吧——我听见楼下有人用钥匙打开大门，然后有脚步声顺着楼梯上来。刹那间我觉得寒意顿消，浑身发热，我轻轻地打开房门，想冲到你的跟前，扑在你的

脚下……啊，我真不知道，我这个傻姑娘当时会干出什么事来。脚步声越来越近，烛光晃晃悠悠地从楼梯照了上来。我握着门把，浑身哆嗦。上楼来的，真是你吗？

是的，上来的是你，亲爱的——可你不是一个人回来的。我听到一阵娇媚的轻笑，绸衣拖地的窸窣声和你低声说话的声音——你是和一个女人一起回来的。

我不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熬过来的。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们把我拖到因斯布鲁克去了；我已经一点反抗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的儿子昨天夜里死了——如果现在我果真还得继续活下去的话，我又要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了。明天他们要来，那些黝黑、粗笨的陌生男人，带口棺材来，我将把我可怜的惟一的孩子装到棺材里去。也许朋友们也会来，带来些花圈，可是鲜花放在棺材上又有什么用？他们会来安慰我，给我说些什么话；可是他们能帮我什么忙呢？我知道，事后我又得独自一人生活。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置身于人群之中却又孤独生活更可怕的了。我当时在因斯布鲁克度过的漫无止境的两年时间里，体会到了这一点。从我十六岁到十八岁的那两年，我简直像个囚犯，像个遭到摒弃的人似的，生活在我的家人中间。我的继父是个性情平和、沉默寡言的男子，他对我很好，我母亲似乎为了补赎一个无意中犯的过错，对我总是百依百顺；年轻人围着我，讨好我，可是我执拗地拒他们于千里之外。离开了你，我不愿意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生活，我沉湎于我那阴郁的小天地里，自己折磨自己，孤独寂寥地生活。他们给我买的花花绿绿的新衣服，我穿也不穿；我拒绝去听音乐会，

拒绝去看戏，拒绝跟人家一起快快活活地出去远足郊游。我几乎足不逾户，很少上街。亲爱的，你相信吗，我在这座小城市里住了两年之久，认识的街道还不到十条。我成天悲愁，一心只想悲愁；我看不见你，也就什么也不想要，只想从中得到某种陶醉。再说，我只是热切地想要在心灵深处和你单独呆在一起，我不愿意使我分心。我一个人坐在家里，一坐几小时，一坐一整天，什么事也不做，就是想你，把成百件细小的往事翻来覆去想个不停，回想起每一次和你见面，每一次等候你的情形。我把这些小小的插曲想了又想，就像看戏一样。因为我把往日的每一秒钟都重复了无数次，所以我整个童年时代都记得一清二楚，过去这些年每一分钟对我都是那样的生动、具体，仿佛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当时心思完全集中在你的身上。我把你写的书都买了来；只要你的名字一登在报上，这天就成了我的节日。你相信吗，你的书我念了又念，不知念了多少遍，你书中每一行我都背得出来。要是有人半夜里把我从睡梦中唤醒，从你的书里孤零零地给我念上一行，我今天，时隔十三年，我今天还能接着往下背，就像在做梦一样：你写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都是福音书和祷告词啊。整个世界只是因为和你有关才存在：我在维也纳的报纸上查看音乐会和戏剧首次公演的广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什么演出会使你感兴趣，一到晚上，我就在远方陪伴着你：此刻他走进剧院大厅了，此刻他坐下了。这样的事情我梦见了不下一千次，因为我曾经有一次亲眼在音乐会上看见过你。

可是干吗说这些事情呢，干吗要把一个孤独的孩子的这种疯狂的、自己折磨自己的、如此悲惨、如此绝望的狂热之情告诉一个

对此毫无所感、一无所知的人呢？我当时难道还是个孩子吗？我已经十七岁，转眼就满十八岁了——年轻人开始在大街上扭过头来看我了，可是他们只是使我生气发火。因为要我在脑子里想着和别人恋爱，而不是爱你，哪怕仅仅是闹着玩，这种念头我都觉得难以理解、难以想象的陌生，稍稍动心在我看来就已经是在犯罪了。我对你的激情一如既往，只不过随着我身体的发育，随着我情欲的觉醒而和过去有所不同，它变得更加炽烈、更加含有肉体的成分，更加具有女性的气息。当年潜伏在那个不懂事的女孩子的下意识里、驱使她去拉你的门铃的那朦朦胧胧的愿望，现在却成了我惟一的思想：把我奉献给你，完全委身于你。

我周围的人认为我腼腆，说我害羞脸嫩，我咬紧牙关，不把我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可是在我心里却产生了一个钢铁般的意志。我一心一意只想着一件事：回到维也纳，回到你身边。经过努力，我的意志得以如愿以偿，不管它在别人看来是何等荒谬绝伦，何等难以理解。我的继父很有资财，他把我看作他自己亲生的女儿。可是我一个劲儿地顽固坚持，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最后我终于达到了目的，前往维也纳去投奔一个亲戚，在一家规模很大的服装店里当了职员。难道用得着我告诉你，在一个雾气迷濛的秋日傍晚，我终于！终于！来到了维也纳，我首先是到那儿去吗？我把箱子存在火车站，跳上一辆电车，——我觉得这电车开得多么慢啊，它每停一站我就心里冒火——跑到那幢房子跟前。你的窗户还亮着灯光，我整个心怦怦直跳。到这时候，这座城市，这座对我说来如此陌生，如此毫无意义地在我身边喧嚣轰响的城市，才获得了生气，到这时候，我才重新复活，因为我感觉到了

你的存在，你，我永恒的梦。我没有想到，我对你的心灵来说，无论是相隔无数的山川峡谷，还是在你和我那抬头仰望的目光之间只相隔你窗户的一层玻璃，其实都是同样的遥远。我抬头看啊，看啊：那儿有灯光，那儿是房子，那儿是你，那儿就是我的天地。两年来我朝思暮想的这一时刻，如今总算盼到了。这个漫长的夜晚，天气温和，夜雾弥漫，我一直站在你的窗下，直到灯光熄灭。然后我才去寻找我的住处。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这样站在你的房前。我在店里干活一直干到六点，活很重，很累人，可是我很喜欢这个活儿，因为工作一忙，就使我不至于那么痛切地感到我自己内心的骚乱。等到铁制的卷帘式的百叶窗哗的一下在我身后落下，我就径直奔向我心爱的目的地。我心里惟一的愿望就是，只想看你一眼，只想和你见一次面，只想远远地用我的目光搂抱你的脸！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终于遇见你了，而且恰好是在我没有料想到的一瞬间：我正抬头窥视你的窗口，你突然穿过马路走了过来。我一下子又成了那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我觉得热血涌向我的面颊；我违背了我内心强烈的、渴望看见你眼睛的欲望，不由自主地一低头，像身后有追兵似的，飞快地从你旁边跑了过去。事后我为这种女学生似的羞怯畏缩的逃跑行为感到害臊，因为现在我不是已经打定主意了吗：我一心只想遇见你，我在找你，经过这些好不容易熬过来的岁月，我希望你认出我是谁，希望你注意我，希望为你所爱。

可是你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注意到我，尽管我每天晚上都站在你的胡同里，即使风雪交加，维也纳凛冽刺骨的寒风吹个不停，也不例外。有时候我白白等了几个小时，有时候我等了半天，你

终于和朋友一起从家里走了出来，有两次我还看见你和女人在一起，——我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和你手挽着手紧紧依偎着往外走，我的心猛地一下抽缩起来，把我的灵魂撕裂，这时我突然感到我已长大成人，感到心里有种新的异样的感觉。我并不觉得意外，我从童年时代起就知道老有女人来访问你，可是现在我突然感到一阵肉体上的痛苦，我心里感情起伏，恨你和另外一个女人这样明显地表示出肉体上的亲昵，可同时自己也渴望着能得到这种亲昵。出于一种幼稚的自尊心，我一整天没到你房子前面去，我以往就有这种幼稚的自尊心，说不定我今天还依然是这样。可是这个倔强赌气的夜晚变得非常空虚，这一晚多么可怕啊！第二天晚上我又忍气吞声地站在你的房前，等啊等啊，命运注定，我一生就这样站在你紧闭着的生活前面等着。

有一天晚上，你终于注意到我了。我早已看见你远远地走来，我赶忙振作精神，别到时候又躲开你。事情也真凑巧，恰好有辆卡车停在街上卸货，把马路弄得很窄，你只好擦着我的身边走过去。你那漫不经心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我身上一扫而过，它刚和我专注的目光一接触，立刻又变成了那种专门对付女人的目光，——勾起往事，我大吃一惊！——又成了那种充满柔情蜜意的目光，既脉脉含情，又荡人心魄，又成了那种把对方紧紧拥抱起来的勾魂摄魄的目光，这种目光从前第一次把我唤醒，使我一下子从孩子变成了女人，变成了恋人。你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就这样接触了一秒钟、两秒钟，我的目光没法和你的目光分开，也不愿意和它分开——接着你就从我身边过去了。我的心跳个不停：我身不由己地不得不放慢脚步，一种难以克服的好奇心驱使我扭过头去，看

见你停住了脚步，正回过头来看我。你非常好奇、极感兴趣地仔细观察我，我从你的神气立刻看出，你没有认出我来。

你没有认出我来，当时没有认出我，也从来没有认出过我。亲爱的，我该怎么向你形容我那一瞬间失望的心情呢。当时我是第一次遭受这种命运，这种不为你所认出的命运，我一辈子都忍受着这种命运，随着这种命运而死；没有被你认出来，一直没有被你认出来。叫我怎么向你描绘这种失望的心情呢！因为你瞧，在因斯布鲁克的这两年，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你，我别的什么也不干，只是设想我们在维也纳的重逢该是什么情景，我随着自己情绪的好坏，想象出最幸福的和最恶劣的可能性。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是在梦里把这一切都过了一遍；在我心情阴郁的时刻我设想过：你会把我拒之于门外，会看不起我，因为我太低贱，太丑陋，太讨厌。你的憎恶、冷酷、淡漠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式，我在热烈活跃的想象的幻境里都经历过了——可是这点，就这一点，即使我心情再阴沉，自卑感再严重，我也不敢考虑，这是最可怕的一点：那就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个人存在。今天我懂得了——唉，是你教我明白的！——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一个少女、一个女人的脸想必是变化多端的东西，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面镜子，时而是炽热激情之镜，时而是天真烂漫之镜，时而又是疲劳困倦之镜，正如镜中的人影一样转瞬即逝，那么一个男子也就更容易忘却一个女人的容貌，因为年龄会在她的脸上投下光线，或者布满阴影，而服装又会把它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加以衬托。只有伤心失意的女人才会真正懂得个中的奥秘。可我当时还是个少女，我还不能理解你的健忘，我自己毫无节制没完没了地想

你，结果我竟产生了错觉，以为你一定也常常在想我，常常在等我；要是我确切知道，我在你心目中什么也不是，你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一丝一毫，我又怎么活得下去呢！你的目光告诉我，你一点也不认识我，你一点也想不起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有细如蛛丝的联系：你的这种目光使我如梦初醒，使我第一次跌到现实之中，第一次预感到我的命运。

你当时没有认出我是谁。两天之后我们又一次邂逅，你的目光以某种亲昵的神气拥抱我，这时你又没有认出，我是那个曾经爱过你的、被你唤醒的姑娘，你只认出，我是两天之前在同一个地方和你对面相遇的那个十八岁的美丽姑娘。你亲切地看我一眼，神情不胜惊讶，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微笑。你又和我擦肩而过，又马上放慢脚步：我浑身战栗，我心里欢呼，我暗中祈祷，你会走来跟我打招呼。我感到，我第一次为你而活跃起来：我也放慢了脚步，我不躲着你。突然我头也没回，便感觉到你就在我的身后，我知道，这下子我就要第一次听到你用我喜欢的声音跟我说话了。我这种期待的心情，使我四肢酥麻，我正担心，我不得不停住脚步，心简直像小鹿似的狂奔猛跳，——这时你走到我旁边来了。你跟我攀谈，一副高高兴兴的神气，仿佛我们是老朋友似的——唉，你对我一点预感也没有，你对我的生活从来也没有任何预感！——你跟我攀谈起来，是那样落落大方，富有魅力，甚至使我也能回答你的话。我们一起走完了整整一条胡同。然后你就问我，是否愿意和你一起去吃晚饭。我说好吧。我又怎敢拒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我们一起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你还记得吗，这饭馆在哪

儿？一定记不得了，这样的晚饭对你一定有的是，你肯定分不清了，因为我对你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几百个女人当中的一个，只不过是连绵不断的一系列艳遇中的一桩而已。又有什么事情会使你回忆起我来呢：我话说得很少，因为在你身边，听你说话已经使我幸福到了极点。我不愿意因为提个问题，说句蠢话而浪费一秒钟的时间。你给了我这一小时，我对你非常感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间。你的举止使我感到，我对你怀有的那种热情的敬意完全应该，你的态度是那样温文尔雅，恰当得体，丝毫没有急迫逼人之势，丝毫不想匆匆表示温柔缠绵，从一开始就是那种稳重亲切、一见如故的神气。我是早就决定把我整个的意志和生命都奉献给你了，即使原来没有这种想法，你当时的态度也会赢得我的心的。唉，你是不知道，我痴痴地等了你五年！你没使我失望，我心里是多么喜不自胜啊！

天色已晚，我们离开饭馆。走到饭馆门口，你问我是否急于回家，是否还有一点时间。我事实上已经早有准备，这我怎么能瞒着你！我就说，我还有时间。你稍微迟疑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是否愿意到你家去坐一会，随便谈谈。我觉得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就脱口而出说了句："好吧！"我立刻发现，我答应得这么快，你感到难过或者感到愉快，反正你显然是深感意外的。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你感到惊愕；现在我才知道，女人通常总要装出毫无准备的样子，假装惊吓万状，或者怒不可遏，即使她们实际上迫不及待地急于委身于人，一定要等到男人哀求再三，谎话连篇，发誓赌咒，作出种种诺言，这才转嗔为喜，半推半就。我知道，说不定只有以卖笑为职业的女人，只有妓女才会毫无保留地

欣然接受这样的邀请，要不然就只有天真烂漫、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女孩子才会这样。而在我的心里——这你又怎么料想得到——只不过是化为言语的意志，经过千百个日日夜夜的集聚而今迸涌开来的相思啊。反正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你吃了一惊，我开始使你对我感起兴趣来了。我发现，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你一面和我说话，一面略带惊讶地在旁边偷偷地打量我。你的感觉在觉察人的种种感情时总像具有魔法似的确有把握，你此刻立即感到，在这个小鸟依人似的美丽姑娘身上有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有着一个秘密。于是你顿时好奇心大发，你绕着圈子试探性地提出许多问题，我从中觉察到，你一心想要探听这个秘密。可是我避开了：我宁可在你面前显得有些傻气，也不愿向你泄露我的秘密。我们一起上楼到你的寓所里去。原谅我，亲爱的，要是我对你说，你不能明白，这条走廊，这道楼梯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感到什么样的陶醉、什么样的迷惘、什么样的疯狂的、痛苦的、几乎是致命的幸福。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这一切，不能不潸然泪下，可是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我感觉到，那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渗透了我的激情，都是我童年时代的相思的象征：在这个大门口我千百次地等待过你，在这座楼梯上我总是偷听你的脚步声，在那儿我第一次看见你，透过这个窥视孔我几乎看得灵魂出窍，我曾经有一次跪在你门前的小地毯上，听到你房门的钥匙咯嘞一响，我从我躲着的地方吃惊地跳起。我整个童年，我全部激情都寓于这几米长的空间之中，我整个的一生都在这里，如今一切都如愿以偿，我和你走在一起，和你一起，在你的楼里，在我们的楼里，我过去的生活犹如一股洪流向我劈头盖脑地冲了下来。你想想吧，——我这话听起来也许很

俗气，可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说法——一直到你的房门口为止，一切都是现实的、沉闷的、平凡的世界，在你房门口，便开始了儿童的魔法世界，阿拉丁的王国；你想想吧，我千百次望眼欲穿地盯着你的房门口，现在我如醉如痴地迈步走了进去，你想象不到——充其量只能模糊地感到，永远也不会完全知道，我的亲爱的！——这迅速流逝的一分钟从我的生活中究竟带走了什么。

那天晚上，我整夜呆在你的身边。你没有想到，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亲近过我，还没有一个男人接触过或者看见过我的身体。可是你又怎么会想到这个呢，亲爱的，因为我对你一点也不抗拒，我忍住了因为害羞而产生的任何迟疑不决，只是为了别让你猜出我对你的爱情的秘密，这个秘密准会叫你吓一跳的——因为你只喜欢轻松愉快、游戏人生、无牵无挂。你生怕干预别人的命运。你愿意滥用你的感情，用在大家身上，用在所有的人身上，可是不愿意作出任何牺牲。我现在对你说，我委身于你时，我是个处女，我求你，千万别误解我！我不是责怪你！你并没有勾引我，欺骗我，引诱我——是我自己挤到你的跟前，扑到你的怀里，一头栽进我的命运之中。我永远永远也不会责怪你，不会的，我只会永远感谢你，因为这一夜对我来说真是无比的欢娱、极度的幸福！我在黑夜里一睁开眼睛，感到你在我的身边，我不觉感到奇怪，怎么群星不在我的头上闪烁，因为我感到身子已经飞升上天。不，我亲爱的，我从来也没有后悔过，从来也没有因为这一时刻而后悔过。我还记得，你睡熟了，我听见你的呼吸，摸到你的身体，感到我自己这么紧挨着你，我幸福得在黑暗中哭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急着要走。我得到店里去上班，我也想在你的仆人进来以前离去，别让他看见我。我穿戴完毕站在你的面前，你把我搂在怀里，久久地凝视着我；莫非是一阵模糊而遥远的回忆在你心头翻滚，还是说你只不过觉得我当时容光焕发、美丽动人呢？然后你就在我的唇上吻了一下。我轻轻地挣脱身子，想要走了。这时你问我："你不想带几朵花走吗？"我说好吧。你就从书桌上供的那只蓝色的水晶花瓶里（唉，我小时候那次偷偷地看了你房里一眼，从此就认得这个花瓶了）取出四朵白玫瑰来给了我。后来一连几天我还吻着这些花儿。

在这之前，我们约好了某个晚上见面。我去了，那天晚上又是那么销魂，那么甜蜜。你又和我一起过了第三夜。然后你就对我说，你要动身出门去了——啊，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对你出门旅行恨得要死！——你答应我，一回来就通知我。我给了你一个留局待取的地址——我的姓名我不愿告诉你。我把我的秘密锁在我的心底。你又给了我几朵玫瑰作为临别纪念，——作为临别纪念。

这两个月里我每天去问……别说了，何必跟你描绘这种由于期待、绝望而引起的地狱般的折磨。我不责怪你，我爱你就是爱你这个样子——感情热烈而生性健忘，一往情深却爱不专一。我就爱你是这么个人，只爱你是这么个人，你过去一直是这样，现在依然还是这样。我从你灯火通明的窗口看出，你早已出门回家，可是你没有写信给我。在我一生最后的时刻我也没有收到过你一行手迹，我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你了，可是我没收到过你一封信。我等啊，等啊，像个绝望的女人似的等啊。可是你没有来叫我，你一封信也没有写给我……一个字也没有……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这也是你的儿子，亲爱的，这是那三夜销魂荡魄缱绻柔情的结晶。我向你发誓，人在死神的阴影笼罩之下是不会撒谎的。他是我俩的孩子，我向你发誓，因为自从我委身于你之后，一直到孩子离开我的身体，没有一个男子碰过我的身体。被你接触之后，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身体是神圣的，我怎么能把我的身体同时分赠给你和别的男人呢？你是我的一切，而别的男人只不过是我生活中匆匆来去的过客。他是我俩的孩子，亲爱的，是我那心甘情愿的爱情和你那无忧无虑的、任意挥霍的、几乎是无意识的缱绻柔情的结晶，他是我俩的孩子，我们的儿子，我们惟一的孩子。你于是要问了——也许大吃一惊，也许只不过有些诧异——你要问了，亲爱的，这么多年漫长的岁月，我为什么一直把这孩子的事情瞒着你，直到今天才告诉你呢？此刻他躺在这里，在黑暗中沉睡，永远沉睡，准备离去，永远也不回来，永不回来！可是你叫我怎么能告诉你呢？像我这样一个女人，心甘情愿地和你过了三夜，不加反抗，可说是满心渴望地向你张开了我的怀抱，像我这样一个匆匆邂逅的无名女人，你是永远、永远也不会相信，她会对你，对你这么一个不忠实的男人坚贞不渝的，你是永远也不会坦然无疑地承认这孩子是你的亲生子的！即使我的话使你觉得似真非假，你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隐蔽的怀疑：我见你有钱，企图把另一笔风流账转嫁在你的身上，硬说他是你的儿子。你会对我疑心，在你我之间会存在一片阴影，一片淡淡的怀疑的阴影。我不愿意这样。再说，我了解你；我对你十分了解，你自己对自己还没了解到这种地步；我知道你在恋爱之中只喜欢轻

松愉快，无忧无虑，欢娱游戏，突然一下子当上了父亲，突然一下子得对另一个人的命运负责，你一定觉得不是滋味。你这个只有在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情况下才能呼吸生活的人，一定会觉得和我有了某种牵连。你一定会因为这种牵连而恨我——我知道，你会恨我的，会违背你自己清醒的意志恨我的，也许只不过几个小时，也许只不过短短的几分钟，你会觉得我讨厌，觉得我可恨——而我是有自尊心的，我要你一辈子想到我的时候，心里没有忧愁。我宁可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也不愿变成你的一个累赘。我希望你想起我来，总是怀着爱情，怀着感激：在这点上，我愿意在你结交的所有女人当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可是当然啰，你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你已经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不是责怪你，我亲爱的，我不责怪你。如果有时候从我的笔端流露出一丝怨尤，那么请你原谅我吧！——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死了，在摇曳不定的烛光映照下躺在那里；我冲着天主，握紧了拳头，管天主叫凶手，我心情悲愁，感觉昏乱。请原谅我的怨诉，原谅我吧！我也知道，你心地善良，打心眼里乐于助人。你帮助每一个人，即便是素不相识的人来求你，你也给予帮助。可是你的善心好意是如此的奇特，它公开亮在每个人的面前，人人可取，要取多少取多少，你的善心好意广大无边，可是，请原谅，它是不爽快的。它要人家提醒、要人家自己去拿。你只在人家向你求援，向你恳求的时候，你才帮助别人，你帮助人是出于害羞，出于软弱，而不是出于心愿。让我坦率地跟你说吧，在你眼里，困厄苦难中的人们不见得比你快乐幸福中的兄弟更加可爱。像你这种类型的人，即使是其中心地最善良的人，求他们帮助也是很

难的。有一次，我还是个孩子，我通过窥视孔看见有个乞丐拉你的门铃，你给了他一些钱。他还没开口，你就很快把钱给了他，可是你给他钱的时候，有某种害怕的神气，而且相当匆忙，巴不得他马上就走，仿佛你怕正视他的眼睛似的。你帮助人家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惶惶不安、羞怯腼腆、怕人感谢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所以我从来也不去找你。不错，我知道，你当时是会帮助我的，即使不能确定这是你的孩子，你也会帮助我的。你会安慰我，给我钱，给我一大笔钱，可是总会带着那种暗暗的焦躁情绪，想把这桩麻烦事情从身边推开。是啊，我相信，你甚至会劝我及时把孩子打掉。我最害怕的莫过于此了——因为只要你要求，我什么事情不会去干呢！我怎么可能拒绝你的任何请求呢！而这孩子可是我的命根子，因为他是你的骨肉啊，他是你，又不再是你。你这个幸福的无忧无虑的人，我一直不能把你留住，我想，现在你永远交给我了，禁锢在我的身体里，和我的生命连在一起。这下子我终于把你抓住了，我可以在我的血管里感觉到你在生长，你的生命在生长，我可以哺育你，喂养你，爱抚你，亲吻你，只要我的心灵有这样的渴望。你瞧，亲爱的，正因为如此，我一知道我怀了一个你的孩子，我便感到如此的幸福，正因为如此，我才把这件事瞒着你：这下你再也不会从我身边溜走了。

当然，亲爱的，这些日子并不像我脑子里预想的那样，尽是些幸福的时光，也有几个月充满了恐怖和苦难，充满了对人们的卑劣的憎恶。我的日子很不好过。临产前几个月我不能再到店里去上班，要不然会引起亲戚们的注意，把这事告诉我家。我不想向我母亲要钱——所以我便靠变卖手头那点首饰来维持我直到临产时那段

时间的生活。产前一个礼拜，我最后的几枚金币被一个洗衣妇从柜子里偷走了，我只好到一个产科医院去生孩子，只有一贫如洗的女人，被人遗弃遭人遗忘的女人万不得已才到那儿去，就在这些穷困潦倒的社会渣滓当中，孩子，你的孩子呱呱坠地了。那儿真叫人活不下去：陌生、陌生，一切全都陌生，我们躺在那儿的那些人，互不相识，孤独苦寂，互相仇视，只是被穷困、被同样的苦痛驱赶到这间抑郁沉闷的、充满了哥罗仿和鲜血的气味、充满了喊叫和呻吟的病房里来。穷人不得不遭受的凌辱，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耻辱，我在那儿都受到了。我忍受着和娼妓之类的病人朝夕相处之苦，她们卑鄙地欺侮着命运相同的病友；我忍受着年轻医生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脸上挂着讥讽的微笑，把盖在这些没有抵抗能力的女人身上的被单掀起来，带着一种虚假的科学态度在她们身上摸来摸去；我忍受着女管理员的无餍的贪欲——啊，在那里，一个人的羞耻心被人们的目光钉在十字架上，备受他们的毒言恶语的鞭笞。只有写着病人姓名的那块牌子还算是她，因为床上躺着的只不过是一块抽搐颤动的肉，让好奇的人东摸西摸，只不过是观看和研究的一个对象而已——啊，那些在自己家里为自己温柔地等待着的丈夫生孩子的妇女不会知道，孤立无援，无力自卫，仿佛在实验桌上生孩子是怎么回事！我要是在哪本书里念到地狱这个词，直到今天我还会突然不由自主地想到那间让我吃足苦头的拥挤不堪、水气弥漫、充满了呻吟、笑语和惨叫的病房，想到这座使羞耻心备受凌辱的屠宰场。

原谅我，请原谅我说了这些事。可是也就是这一次，我才谈到这些事，以后永远也不再说了。我对此整整沉默了十一年，不久我就要默不作声直到地老天荒。总得有这么一次，让我嚷一

嚷，让我说出来，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得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我的全部幸福，如今他躺在那里，已经停止了呼吸。我看见孩子的微笑，听见他的声音，我在幸福陶醉之中早已把那些苦难的时刻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现在，孩子死了，这些痛苦又历历如在眼前，我这一次、就是这一次，不得不从心眼里把它们叫喊出来。可是我并不抱怨你，我只怨天主，是天主使这痛苦变得如此无谓。我不怪你，我向你发誓，我从来也没有对你生过气、发过火。即使在我的身体因为阵痛扭作一团的时刻，即使在痛苦把我的灵魂撕裂的瞬间，我也没有在天主面前控告过你；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那几夜，从来没有谴责过我对你的爱情。我始终爱你，一直赞美着你我相遇的那个时刻。要是我还得再去一次这样的地狱，并且事先知道，我将受到什么样的折磨，我也不惜再受一次，我的亲爱的，再受一次，再受千百次！

我的孩子昨天死了——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你从来也没有从这个俊美的小人儿、你的孩子身旁走过时扫他一眼，你连和他出于偶然匆匆相遇的机会也没有。我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就隐居起来，很长时间不和你见面；我对你的相思不像原来那样痛苦了，我觉得，我对你的爱也不像原来那样热狂了，自从上天把他赐给我以后，我为我的爱情受的苦至少不像原来那样厉害了。我不愿把自己一分为二，一半给你，一半给他，所以我就全力照看孩子，不再管你这个幸运儿，你没有我也活得很自在，可是孩子需要我，我得抚养他，我可以吻他，可以把他搂在怀里。我似乎已经摆脱了对你朝思暮想的焦躁心情，摆脱了我的厄运，似乎由于你的另一个

你、实际上是我的另一个你而得救了——只是在难得的、非常难得的情况下，我心里才会产生低三下四地到你房前去的念头。我只干一件事：每逢你的生日，总要给你送去一束白玫瑰，和你在我们恩爱的第一夜之后送给我的那些花一模一样。在这十年，在这十一年之间你有没有问过一次，是谁送来的花？也许你曾经回忆起你从前赠过这种玫瑰花的那个女人？我不知道、我也不会知道你的回答。我只是暗地里把花递给你，一年一次，唤醒你对那一时刻的回忆——这对我来说，已经心满意足了。

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我们可怜的孩子——今天我埋怨我自己，不该不让你见他，因为你要是见了他，你会爱他的。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可怜的男孩，没有看过他微笑，没有见他轻轻地抬起眼睑，然后用他那聪明的黑眼睛——你的眼睛！——向我，向全世界投来一道明亮而欢快的光芒。啊，他是多么开朗、多么可爱啊：你性格中全部轻佻的成分在他身上天真地重演了，你的迅速的活跃的想象力在他身上得到再现：他可以一连几小时着迷似的玩着玩具，就像你游戏人生一样，然后又扬起眉毛，一本正经地坐着看书。他变得越来越像你；在他身上，你特有的那种严肃认真和玩笑戏谑兼而有之的两重性也已经开始明显地发展起来。他越像你，我越爱他。他学习很好，说起法文来，就像小喜鹊般滔滔不绝，他的作业本是全班最整洁的，他的相貌多么漂亮，穿着他的黑丝绒的衣服或者白色的水兵服显得多么英俊。他无论走到哪儿，总是最时髦的；每次我带着他在格拉多[①]的海滩上散步，妇女们都

① 意大利戈里齐亚省的一个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滨，有著名的海滨浴场。

站住脚步，摸摸他金色的长发，他在色默林滑雪橇玩，人们都扭过头来欣赏他。他是这样的漂亮，这样的娇嫩，这样的可人意儿：去年他进了特蕾西亚中学的寄宿学校①，穿上制服，佩了短剑，看上去活像十八世纪的宫廷侍童！——可是他现在身上除了一件小衬衫一无所有，可怜的孩子，他躺在那儿，嘴唇苍白，双手合在一起。

你说不定要问我，我怎么可能让孩子在富裕的环境里受到教育呢，怎么可能使他过一种上流社会的光明、快乐的生活呢？我最心爱的人儿，我是在黑暗中跟你说话；我没有羞耻感，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你，可是别害怕，亲爱的——我卖身了。我倒没有变成人们称之为街头野鸡的那种人，没有变成妓女，可是我卖身了。我有一些有钱的男友，阔气的情人；最初是我去找他们，后来他们就来找我，因为我——这一点你可曾注意到？——长得非常美。每一个我委身相与的男子都喜欢我，他们大家都感谢我，都依恋我，都爱我，只有你，只有你不是这样，我的亲爱的！

我告诉你，我卖身了，你会因此鄙视我吗？不会，我知道，你不会鄙视我。我知道，你一切全都明白，你也会明白，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另一个自我，为了你的孩子。我在产科医院的那间病房里接触到贫穷的可怕，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穷人总是遭人践踏、受人凌辱，总是牺牲品。我不愿意、我绝不愿意我的孩子、你那聪明美丽的孩子注定了在这深深的底层，在陋巷的垃圾堆中，在霉烂、下贱的环境之中，在一间后屋的龌龊空气

① 维也纳贵族子弟学校，附属于特蕾西亚学院，该学院为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西亚于一七四六年所创建。

中长大成人。不能让他那娇嫩的嘴唇去说那些粗俗的语言，不能让他那白净的身体去穿穷人家发霉的皱巴巴的衣衫——你的孩子应该拥有一切，应该享有人间一切财富，一切轻松愉快，他应该也上升到你的高度，进入你的生活圈子。

因此，只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爱人，我卖身了。这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牺牲，因为人家一般称之为名誉、耻辱的东西，对我来说纯粹是空洞的概念：我的身体只属于你一个人，既然你不爱我，那么我的身体怎么着了我也觉得无所谓。我对男人们的爱抚，甚至他们最深沉的激情，全都无动于衷，尽管我对他们当中有些人不得不深表敬意，他们的爱情得不到报答，我很同情，这也使我回忆起我自己的命运，因而常常使我深受震动。我认识的这些男人，对我都很体贴，他们大家都宠我、惯我、尊重我。尤其是那位帝国伯爵，一个年岁较大的鳏夫，他为了让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你的儿子能上特蕾西亚中学学习，到处奔走，托人说情——他像爱女儿那样地爱我。他向我求婚，求了三四次——我要是答应了，今天可能已经当上了伯爵夫人，成为蒂罗尔地方一座美好无比的府邸的女主人，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孩子将会有一个温柔可亲的父亲，把他看成掌上明珠，而我身边将会有一个性情平和、品格高贵、心地善良的丈夫——不论他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催逼我，不论我的拒绝如何伤他的心，我始终没有答应他。也许我拒绝他是愚蠢的，否则我此刻便会在什么地方安静地生活，并且受到保护，而这招人疼爱的孩子便会和我在一起，可是——我干吗不向你承认这一点呢——我不愿意拴住自己的手脚，我要随时为你保持自由。在我内心深处，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往日的孩子的

梦还没有破灭：说不定你还会再一次把我叫到你的身边，哪怕只是叫去一个小时也好。为了这可能有的一小时相会，我拒绝了所有人的求婚，好一听到你的呼唤，就能应召而去。自我从童年觉醒过来以后，我整个的一生无非就是等待，等待着你的意志！

这个时刻的确来到了。可是你并不知道，你并没有感到，我的亲爱的！就是在这个时刻，你也没有认出我来——你永远、永远、永远也没有认出我来！在这之前我已多次遇见过你，在剧院里，在音乐会上，在普拉特尔，在马路上——每次我的心都猛地一抽，可是你的眼光从我身上滑了过去：从外表看来，我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我从一个腼腆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女人，就像他们说的，妩媚娇美，打扮得艳丽动人，为一群倾慕者簇拥着：你怎么能想象，我就是在你卧室的昏暗灯光照耀下的那个羞怯的少女呢？有时候，和我走在一起的先生们当中有一个向你问好。你回答了他的问候，抬眼看我；可是你的目光是客气的、陌生的，表示出赞赏的神气，却从未表示出你认出我来了。陌生，可怕的陌生啊！你老是认不出我是谁，我对此几乎习以为常，可是我还记得，有一次这简直使我痛苦不堪：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坐在歌剧院的一个包厢里，隔壁的包厢里坐着你。演奏序曲的时候灯光熄灭了，我看不见你的脸，只感到你的呼吸就在我的身边，就跟那天夜里一样的近，你的手支在我们这个包厢的铺着天鹅绒的栏杆上，你那秀气的、纤细的手。我不由得产生一阵阵强烈的欲望，想俯下身去谦卑地亲吻一下这只陌生的、我如此心爱的手，我从前曾经受到过这只手的温柔的拥抱啊。耳边乐声靡靡，撩人心弦，我的那种欲望变得越来越炽烈，我不得不使劲挣扎，拼命挺起身子，

因为有股力量如此强烈地把我的嘴唇吸引到你那亲爱的手上去。第一幕演完，我求我的朋友和我一起离开剧院。在黑暗里你对我这样陌生，可又挨我这么近，我简直受不了。

可是这时刻来到了，又一次来到了，在我这浪费掉的一生中这是最后一次。差不多正好是在一年之前，在你生日的第二天。真奇怪：我每时每刻都想念着你，因为你的生日我总像一个节日一样地庆祝。一大清早我就出门去买了一些白玫瑰花，像以往每年一样，派人给你送去，以纪念你已经忘却的那个时刻。下午我和孩子一起乘车出去，我带他到戴默尔点心铺[1]去，晚上带他上剧院。我希望，孩子从小也能感到这个日子是个神秘的纪念日，虽然他并不知道它的意义。第二天我就和我当时的情人呆在一起，他是布律恩地方一个年轻、富有的工厂主，我和他已经同居了两年。他娇纵我，对我体贴入微，和别人一样，他也想和我结婚，而我也像对待别人一样，似乎无缘无故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尽管他给我和孩子送了许多礼物，而且本人也很亲切可爱。他这人心肠极好，虽说有些呆板，对我有些低三下四。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在那儿遇到了一些寻欢作乐的朋友，然后在环城路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席间，在笑语闲聊之中，我建议再到一家舞厅去玩。这种灯红酒绿花天酒地的舞厅，我一向十分厌恶，平时要是有人建议到那儿去，我一定反对，可是这一次——简直像有一股难以捉摸的魔术般的力量，在我心里驱使我突然不知不觉地作出这样一个建议。在座的人十分兴奋，立即高兴地表示赞同——可是这一次我却突然感到

① 维也纳的高级点心店。

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强烈愿望，仿佛在那儿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等着我似的。他们大家都习惯于对我百依百顺，便迅速地站起身来。我们到舞厅去，喝着香槟酒，我心里突然一下子产生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非常疯狂的、近乎痛苦的高兴劲儿。我喝了一杯又一杯，跟着他们一起唱些撩人心怀的歌曲，心里简直可说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欲望，想跳舞，想欢呼。可是突然——我仿佛觉得有一样冰凉的或者火烫的东西猛地落在我的心上——我挺起身子：你和几个朋友坐在邻桌，你用赞赏的渴慕的目光看着我，就用你那一向撩拨得我心荡神驰的目光看着我。十年来第一次，你又以你全部不自觉的激烈的威力盯着看我。我颤抖起来，举起的杯子几乎失手跌落。幸亏同桌的人没有注意到我的心慌意乱：它消失在哄笑和音乐的喧闹声中。

你的目光变得越来越火烧火燎，使我浑身发烧，坐立不安。我不知道，是你终于、终于认出我来了呢，还是你把我当作新欢，当作另外一个女人，当作一个陌生女人在追求？热血一下子涌上我的双颊，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同桌的人跟我说的话。你想必注意到，我被你的目光搅得多么心神不安。你不让别人觉察，微微地摆动一下脑袋向我示意，要我到前厅去一会儿。接着你故意用明显的动作付账，跟你的伙伴们告别，走了出去，行前再一次向我暗示，你在外面等我。我浑身哆嗦，好像发冷，又好像发烧，我没法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也没法控制我周身沸腾奔流的热血。恰好这时有一对黑人舞蹈家脚后跟踩得劈啪乱响，嘴里尖声大叫，跳起一种古里古怪的新式舞蹈来：大家都在注视着他们，我便利用了这一瞬间。我站起来，对我的男友说，我出去一下，马上回

来，就尾随你走了出去。

你站在外面前厅里，衣帽间旁边，等着我。我一出来，你的眼睛就发亮了。你微笑着快步迎了上来；我立即看出，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认出当年那个小姑娘，也没有认出后来那个少女，你又一次把我当作一个新相遇的女人，当作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来追求。“您可不可以也给我一小时时间呢？”你用亲切的语气问我——从你那确有把握的样子我感觉到，你把我当作一个夜间卖笑的女人。“好吧，”我说道。十多年前那个少女在幽暗的马路上就用这同一个声音抖颤、可是自然而然地表示赞同的“好吧”回答你的。“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呢？”你问道。“您什么时候想见我都行，”我回答道——我在你面前是没有羞耻感的。你稍微有些惊讶地凝视着我，惊讶之中含有怀疑、好奇的成分，就和从前你见我很快接受你的请求时表示惊诧不已一样。“现在行吗？”你问道，口气有些迟疑。“行，”我说，“咱们走吧。”我想到衣帽间去取我的大衣。

我突然想起，衣帽票在我的男友手里，我们的大衣是一起存放的。回去向他要票，势必要唠唠叨叨地解释一番，另一方面，和你呆在一起的时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要我放弃，我也不愿意。所以我一秒钟也不迟疑：我只取了一块围巾披在晚礼服上，就走到夜雾弥漫、潮湿阴冷的黑夜里去，撇开我的大衣不顾，撇开那个温柔多情的好心人不顾，这些年来就是他养活我的，而我却当着他朋友的面，丢他的脸，使他变成一个可笑的傻瓜：供养了几年的情妇遇到一个陌生男子一招手就会跟着跑掉。啊，我内心深处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对一个诚实的朋友干了多么

卑鄙恶劣、多么忘恩负义、多么下作无耻的事情，我感觉到，我的行为是可笑的，我由于疯狂，使一个善良的人永远蒙受致命的创伤，我感觉到，我已把我的生活彻底毁掉——可是我急不可耐地想再一次亲吻你的嘴唇，想再一次听你温柔地对我说话，与之相比，友谊对我又算得了什么，我的存在又算得了什么？我就是这样爱你的，如今一切都已消逝，一切都已过去，我可以把这话告诉你了。我相信只要你叫我，我就是已经躺在尸床上，也会突然涌出一股力量，使我站起身来，跟着你走。

门口停着一辆轿车，我们驱车到你的寓所。我又听见你的声音，我又感到你温存地呆在我的身边，我又和从前一样如醉如痴，又和从前一样感到天真的幸福。相隔十多年，我第一次又登上你的楼梯，我的心情——不说了，不说了，我没法向你描绘，在那几秒钟里我是如何对于一切都有双重的感觉，既感到逝去的岁月，也感到眼前的时光，而在一切的一切之中，我只感觉到你。你的房间没有多少变化，多了几幅画，多了几本书，有的地方多了几件新的家具，可是一切在我看来还是那么亲切。书桌上供着花瓶，里面插着玫瑰花——我的玫瑰花，是前一天你过生日我派人给你送来的，以此纪念一个你记不得了的女人，即使此刻她近在你的眼前，手握着手，嘴唇紧贴着嘴唇，你也认不出她来。可是，我还是很高兴，你供着这些鲜花；毕竟还有我的一点气息、我的爱情的一缕呼吸包围着你。

你把我搂在怀里。我又在你那里度过了一个销魂之夜。可是即使我脱去衣服赤身露体，你也没有认出我是谁，我幸福地接受你那熟练的温存和爱抚，我发现，你的激情对一位情人和一个妓女是一

样看待，不加区别的。你放纵你的情欲，毫不节制，不假思索地挥霍你的感情。你对我，对于一个从夜总会里带来的女人是这样的温柔，这样的高尚，这样的亲切而又充满敬意，同时在享受女人方面又是那样的充满激情；我陶醉于过去的幸福之中，又一次感觉到你本质中这独特的两重性，在肉欲的激情之中含有智慧的精神的激情，这在当年使我这个小姑娘都成了你的奴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男人在温存抚爱之际这样贪图享受片刻的欢娱，这样放纵自己的感情，把内心深处披露无遗——而事后竟然烟消云散，全都归于遗忘，简直遗忘得不近人情。可我自己也忘乎所以了：在黑暗中躺在你身边的我究竟是谁啊？是从前那个心急如火的小姑娘吗？是你孩子的母亲，还是一个陌生女人？啊，在这激情之夜，一切是如此的亲切，如此的熟悉，可一切又是如此异乎寻常的新鲜。我祷告上苍，但愿这一夜永远延续下去。

可是黎明还是来临了，我们起得很晚，你请我和你一同进早餐。有一个没有露面的用人很谨慎地在餐室里摆好了早点，我们一起喝茶，闲聊。你又用你那坦率诚挚的亲昵态度和我说话，绝不提任何不得体的问题，绝不对我这个人表示任何好奇心。你不问我叫什么名字，也不问我住在哪里：我对你来说，又不过是一次艳遇，一个无名的女人，一段热情的时光，最后在遗忘的烟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告诉我，你现在又要出远门到北非去，去两三个月；我在幸福之中又战栗起来，因为在我耳边又轰轰地响起这样的声音：完了，完了，忘了！我恨不得扑倒在你的脚下，喊道："带我去吧，这样你终于会认出我来，过了这么多年，你终于会认出我是谁！"可是我在你的面前是如此羞怯，胆小，奴性十

足，性格软弱。我只能说一句："多遗憾啊！"你微笑着望着我说："你真的觉得遗憾吗？"

这时候一股突发的野劲儿抓住了我。我站起来，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看。然后我说道："我爱的那个男人也老是出门到外地去。"我凝视着你，直视着你眼睛里的瞳仁。"现在，现在他要认出我来了！"我身上每一根神经都颤抖起来。可是你冲着我微笑，安慰我："他会回来的。"——"是的，"我回答道，"会回来的，可是回来就什么都忘了。"

我说这话的腔调里一定有一种特殊的激烈的东西。因为你也站起来，注视着我，态度不胜惊讶，非常亲切。你抓住我的双肩，说道："美好的东西是忘不了的，我是不会忘记你的。"你说着，你的目光一直射进我的心灵深处，仿佛想把我的形象牢牢记住似的。我感到你的目光一直进入我的身体，在里面探索、感觉、吮吸着我整个的生命，这时我相信，盲人终于重见光明。他要认出我来了，他要认出我来了！这个念头使我整个灵魂都颤抖起来。

可是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你没有认出我是谁，我对你来说，从来也没有像这一瞬间那样陌生，否则——你绝不会干出几分钟之后干的事情。你吻我，又一次狂热地吻我。头发给弄乱了，我只好再梳理一下。我正好站在镜子前面，从镜子里我看到——我简直又羞又惊，几乎跌倒在地——我看到你非常谨慎地把几张大钞票塞进我的暖手筒。我在这一瞬间怎么会没有叫出声来，没有扇你一个嘴巴呢！——我从小就爱你，并且是你儿子的母亲，可你却为了这一夜付钱给我！我对你来说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夜总会的一

个妓女而已。你竟然付钱给我！被你遗忘还不够，我还得受到这样的侮辱。

我急忙收拾我的东西。我要走，赶快离开。我心里太痛苦了。我抓起我的帽子，帽子就搁在书桌上，靠近那只插着白玫瑰、我的玫瑰的那只花瓶。我心里又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不可抗拒的愿望，我想再尝试一次来提醒你："你愿意给我一朵你的白玫瑰吗？"——"当然乐意，"你说着马上就取了一朵。"可是这些花也许是一个女人、一个爱你的女人送给你的吧？"我说道。"也许是，"你说，"我不知道，是人家送给我的，我不知道是谁送的；所以我才这么喜欢它们。"我盯着看你："也许是一个被你遗忘的女人送的！"你脸上露出一副惊愕的神气。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你："认出我来，认出我来吧！"我的目光叫道。可是你的眼睛微笑着，亲切然而一无所知。你又吻了我一下。可是你没有认出我来。

我快步向门口走去，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可不能叫你看见我落泪。在前屋我几乎和你的仆人约翰撞个满怀，我出去时走得太急了。他胆怯地赶快跳到一边，一把拉开通向走廊的门，让我出去，就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就在我正面看他、噙着眼泪看这形容苍老的老人的这一刹那，他的眼睛突然一亮。就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就在这一瞬间老人认出我来了，可他从我童年时代起就没有看见过我呢。为了他认出我，我恨不得跪倒在他面前，吻他的双手。我只是把你用来鞭笞我的钞票匆忙地从暖手筒里掏出来，塞在他的手里。他哆嗦着，惊慌失措地抬眼看我——他在这一秒钟里对我的了解比你一辈子对我的了解还多。所

有的人都娇纵我，宠爱我，大家对我都好——只有你，只有你把我忘得干干净净，只有你，只有你从来也没认出我！

我的孩子昨天死了，我们的孩子——现在我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爱，只除了你。可你是我的什么人呢，你从来也没有认出我是谁，你从我身边走过，犹如从一道河边走过，你碰到我的身上犹如碰在一块石头身上，你总是走啊，走啊，不断向前走啊，可是叫我永远等着。曾经有一度我以为把你抓住了，在孩子身上抓住了你，你这飘忽不定的人儿。可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夜之间他就残忍地撇开我走了，一去永不复返。我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孤苦伶仃。我一无所有，你身上的东西我一无所有——再也没有孩子了，没有一句话，没有一行字，没有一丝回忆，要是有人在你面前提到我的名字，你也会像陌生人似的充耳不闻。既然我对你来说虽生犹死，我又何必不乐于死去，既然你已离我而去，我又何必不远远走开？不，亲爱的，我不是埋怨你，我不想把我的悲苦抛进你欢乐的生活。不要担心我会继续逼着你——请原谅我，此时此刻，我的孩子死了，躺在那里，没人理睬，总得让我一吐心中的积郁。就这一次我得和你说说，然后我再默默地回到我的黑暗中去，就像这些年来我一直默默地呆在你的身边一样。可是只要我活着，你永远也听不到我这呼喊——只有等我死去，你才会收到我的这份遗嘱，收到一个女人的遗嘱，她爱你胜过所有的人，而你从来也没认出她来，她始终在等着你，而你从来也不去叫她。也许说不定你在这以后会来叫我，而我将第一次对你不忠，我已经死了，再也不会听见你的呼唤：我没有给你留下一张照片，没有给你留下一个印记，就像你

也什么都没给我留下一样；今后你将永远也认不出我，永远也认不出我。我活着命运如此，我死后命运也将依然如此。我不想叫你在我最后的时刻来看我，我走了，你不知道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的相貌。我死得很轻松，因为你在远处并不感到我的死。要是我的死会使你痛苦，那我就咽不下最后一口气。

我再也写不下去了……我头晕得厉害……我的四肢疼痛，我在发烧……我想我得马上躺下去。也许一会儿这劲头就会过去，也许命运对我开一次恩，我用不着亲眼看着他们如何把孩子抬走……我实在写不下去了，别了，亲爱的，别了，我感谢你……过去那样，就很好，不管怎么着，很好……我要为此感谢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心里很舒服：要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现在知道了，不，你只是感觉到，我是多么爱你，而这爱情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牵累。我不会使你若有所失——这使我感到安慰。你那美好光明的生活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我的死并不给你增添痛苦……这使我感到安慰，你啊，我亲爱的。

可是谁……谁还会在你的生日给你送白玫瑰呢？啊，花瓶将要空空地供在那里，一年一度在你四周吹拂的微弱的气息，我的轻微的呼吸，也将就此消散！亲爱的，听我说，我求求你……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请求……为了让我高兴高兴，每年你过生日的时候，——过生日的那天，每个人总想到他自己——去买些玫瑰花，插在花瓶里。照我说的去做吧，亲爱的，就像别人一年一度为一个亲爱的死者做一台弥撒一样。可我已经不相信天主，不要人家给我做弥撒，我只相信你，我只爱你，只愿在你身上继续活下去……唉，一年就只活那么一天，只是默默地，完全是不声

不响地活那么一天，就像我从前活在你的身边一样……我求你，照我说的去做，亲爱的……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请求，也是最后一个请求……我感谢你……我爱你，我爱你……永别了……

他两手哆嗦，把信放下。然后，他长时间地凝神沉思。他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一个邻家的小姑娘，一个少女，一个夜总会的女人，可是这些回忆，朦胧不清，混乱不堪，就像哗哗流淌的河水底下的一块石头，闪烁不定，变幻莫测。阴影不时涌来，又倏忽散去，始终构不成一个图形。他感觉到一些感情上的蛛丝马迹，可是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他仿佛觉得，所有这些形象他都梦见过，常常在深沉的梦里见到过，然而也只是梦见过而已。

他的目光忽然落到他面前书桌上的那只蓝花瓶上。瓶里是空的，这些年来第一次在他生日这一天花瓶是空的，没有插花。他悚然一惊，仿佛觉得有一扇看不见的门突然被打开了，阴冷的穿堂风从另外一个世界吹进了他寂静的房间。他感觉到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百感千愁一时涌上他的心头，他隐约想起了那个看不见的女人，她飘浮不定，然而热烈奔放，犹如远方传来的一阵乐声。